

纳兰三元初作品
邪兵谱

邪兵谱

黄泉引路人之二

一个神秘
而古老的
职业：
走于阴阳
两界，喷
吐鬼灵之
魂相，
所到之处
皆有星光
之文，世
人畏而避
之……

纳兰三元初 XICBIQPU

唐装南疆刀：
查地阴邪，刀：
神功高深，火系士草等个谓所谱，
属可师制。

十国谱枪：
查地日市，枪：
国物不焚，暗系等个谓所谱，
属可师制。

包州士何箭：
查地系市箭，暗系等个谓所谱，
属可师制。

埃美短箭：
查地系市箭，暗系等个谓所谱，
属可师制。

武



邪無譜

纳兰元初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跳下围墙落地的那一刻,由于地上泥泞湿滑,抱着摄像机的唐考险些一头栽倒在地上!幸好先落地的丁岚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摄像机的背带,唐考才没摔得鼻子眼睛一般平。

“你的小脑是不是有问题啊?平衡能力这么差?”即使现在气氛紧张,丁岚还是忍不住要出言嘲讽。

“嘘……”平日肯定会反唇相讥的唐考今天却挂出了免战牌,“别让宇文老师听见,他知道了肯定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两人蹑手蹑脚地在一排临时建筑的背后行进,几番探头探脑的观察之后,他们发现了站在塔吊下的宇文和奥斯丁,只是距离甚远,仅能看到两个影影绰绰的黑影,丁岚拍了拍唐考,轻声说道:“就在这里吧?再近就要被发现了!”唐考扭头看了看四周,觉得有点眼熟,这不就是易南行拘禁张月晨的那间小屋吗?

当时曾被唐考一脚踹开的木门,此刻也只是虚掩着,两人悄无声息地钻进屋内,庆幸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掩体。紧接着,唐考手脚麻利地取出脚架,迅速将摄像机架在了小屋的窗前,从两扇窗户间探出的摄像机镜头便对准了塔吊的方向。

丁岚打开夜景取景器,不由叹了一口气,他无奈地发现,人眼可以分辨的微光,在液晶屏上却是一片漆黑的,唐考不死心地将画面放大了数倍,仍是无济于事。

“没办法,以后这份纪录片就算传出去,也只能拿来当鬼片看了。”唐考摇了摇头,打开了摄像机的红外夜摄模式。模式的切换真是立竿见影,宇文瘦长的身影顿时出现在液晶屏幕上,只是画面一片泛绿,显得有些鬼气森森,宇文和奥斯丁又长时间没有什么动作,看上去还真像两个飘零流落的孤魂野鬼。

从取景器里能看出宇文和奥斯丁二人是在交谈,只是距离太远,无法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等了好一会儿,柏叶一直没有出现,唐考和丁岚开始觉得偷窥有点单调了。回头看看屋内那张仅剩两块床板的木床,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与易南行最后一次见面的夜晚。

“唉！如果老易没有挖出那几件古怪兵器，我们现在恐怕连电影都拍完了。”唐考叹息道。

“哪有这么快？你的女主角在哪里呀？”丁岚冷哼一声。

“张月晨如果没有受伤，还是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女主角啊！对了，她现在怎么样了？”

“嗯，恢复得比预料的快许多，医生都有点吃惊，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可以勉强下地了，只是还不能随意走动。”

“你应该多去陪陪她，毕竟人家现在弄成这样，你多少也有一点责任。当然，我也知道和你这种花花公子说责任什么的，纯属对牛弹琴，嘿嘿！”

“少来！我每个星期都会去医院陪她的！”丁岚粗野地向唐考竖了一下中指。

“可我怎么觉得你对人家宇文老师的小师妹有点意思啊？”唐考调笑道。

“谁会稀罕那种母夜叉？”丁岚一翻白眼，“我纯属看在宇文老师的分儿上，忍气吞声而已。”

“嘘！柏叶来了！”唐考突然一翻身。

果然，柏叶伸宏的身影出现在液晶屏上，丁岚抬手看了看手表，此刻正是10点整，柏叶是踩着约定时间到场的。看柏叶一如往昔神情自若的模样，唐考怎么也不会想到方才柏叶在围墙外曾与方欣情绪激动地对过话。

柏叶与奥斯丁和宇文分别打了招呼之后，有意无意地朝唐考所处的方向望了一眼，唐考和丁岚都从取景器里看见了柏叶望向自己藏身的方向，二人心里不禁一寒，难道柏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行踪？

“既然两位都已经来了，我们这就开始吧。”这边，宇文已经做好了准备，平平地伸出双手，“你们可以同时将邪兵交于我的手中。”

“宇文老师，一旦邪兵进入你的手中，立刻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甚至有干扰脑波的能量出现，你能够同时掌控两把邪兵吗？”柏叶似乎有些担心。

“呵呵，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我了，总该对我有点信心吧？”宇文淡淡一笑。

奥斯丁见事已至此，便不再啰唆，将十字枪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从体内抽了出来，这一幕宇文已经见过，也不觉得奇怪，那两个开始用摄像机偷偷拍摄的家伙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十字枪现形，周身立刻现出一圈蓝芒，宇文虽然还未接触到十字枪，却也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而身旁的玄罡也同样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威胁，开始对着奥斯丁狂吠起来，似乎对这柄曾经伤害过它的长枪抱有极大的敌意。宇文口中轻声念诵着无定咒，将手掌按在玄罡的头上，玄罡这才逐渐平静下来。

柏叶见奥斯丁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也抽出了赛施尔长刀，长刀现身之际，金铁交击之声大作，就连躲在小屋里的丁岚唐考也可清晰耳闻。为了方便宇文同时拿取两把邪兵，柏叶和奥斯丁便走得靠近了一些，那赛施尔长刀身上散发的黑色气焰与十字枪周身的蓝色光芒甫一接触，立刻绞缠在一起，在柏叶和奥斯丁之间形成了一团暗蓝色的瘴气，似乎相互间产生了某种感应。

宇文向前走上两步，开始近距离地观察这两柄邪兵，奥斯丁见宇文接近，手腕微微一动，那原本是平横的十字枪刃锋立刻锵的一声竖立起来！宇文知道奥斯丁此举本是好意，怕长枪的两支小刃划伤了自己，可唐考他们看在眼里，却是替宇文捏了一把汗，生怕奥斯丁突然横枪一斩，这么近的距离，宇文可就躲不开了。

宇文站在两把邪兵之间，缓缓地扫视着十字枪，当他看到枪刃时，脸上虽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吃了一惊。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十字枪，宇文发现枪刃根部铸有一个圆形徽记，这徽记用的是凹陷的阴文蚀刻，图案则是一头半狮半虎的异兽！

古代铸造兵器时，常会刻上铸兵工匠的名字，如果是有名的兵器作坊，还会打上独有的徽章印记，以示其与众不同。十字枪上有个徽记，本该是件寻常的事情，可让宇文吃惊的是，自己藏于家中的那柄克力士剑，在接近护手处的刀刃上也有一个与眼前这圆形徽记一模一样的阴文蚀刻！克力士剑与十字枪各属马来和日本，两地相隔数千里，为何会使用了相同的徽记？

宇文压住心中的疑问，又将视线转向柏叶手中的赛施尔长刀，柏叶见宇文的目光在长刀上来回扫视，一贯沉着的他居然微微有些紧张，只是宇文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长刀上，见刀刃周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徽记，宇文心中略略有些失望，并未注意到柏叶神情的微妙变化。

可在远处一边偷拍一边监视的丁岚却注意到了柏叶细小的神情变化，他疑惑地问道：“老唐，你注意到没有，宇文老师在检查那把长刀的时候，这小日本好像有点紧张！”

“嗯！我也看到了，有那么一瞬间，这家伙突然露出就像是小偷被失主抓住手一样的表情，实在有点可疑！”唐考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隋凌死后，他手里的赛施尔长刀曾被柏叶用赝品偷梁换柱，莫非……这家伙又用一把假赛施尔长刀来欺骗宇文老师？”丁岚的脑袋里冒出一个念头。

“不会吧！”唐考皱着眉毛分析道，“上次那把刀就没能骗过宇文老师的眼睛，柏叶不会愚蠢到还用这一招吧？还有你看这刀上散发的气焰，不是邪兵恐怕没法做到这样的效果。”唐考还不知道这邪兵上散发的气焰乃是附着于兵器上的虚灵，若不是使用了红外夜摄模式，这诡异的气焰他们是看不见的。



宇文确认两者的邪兵都没有什么问题之后，右手五指便慢慢地捏住了赛施尔长刀的刀背，左手则握住了十字枪的枪柄。在宇文的目光示意下，柏叶和奥斯丁几乎同时松开了手中的邪兵。

刹那间！本是在邪兵周身环绕的一黑一蓝两轮气芒，竟然像两条陡然受惊的毒蛇一般，极快地沿着宇文的手臂向上攀爬，迅速朝他的头部冲去！宇文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仿佛降下一层浓黑的夜幕，近在咫尺的柏叶和奥斯丁也变成了两个模糊的黑影，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充斥了全身，而那两件邪兵就像有生命一般，正拼命地想往宇文的身体里钻！宇文心中暗叫不妙，当初控制那柄克力士剑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如此力道的冲击，自己这次太过托大，恐怕要吃苦头了。现在这邪兵能量暴增，难道是因为吸取了柏叶和奥斯丁的力量？

但此刻宇文还来不及细细思考，他只能强迫自己不去受到邪兵力量的诱惑，不断地默念静心咒，努力让自己的灵台保持一片空明。双手接触邪兵之处逐渐显现出一团白色光芒，慢慢地克制住了两团邪芒的上涌。

失去邪兵后的柏叶与奥斯丁，神情间居然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萎靡，就好像那邪兵本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却是有如壮士断臂，连带着一块血肉也被邪兵拖走了。

宇文凝神聚气良久，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两柄邪兵对鲜血的渴望，眼前的暗影遮幕也一点点地散去了，他微微松了一口气，正要双臂交叉，将两件邪兵分别交还给柏叶和奥斯丁时，宇文竟看见赛施尔长刀那精致的象牙刀柄上，同样蚀刻着一个圆形的徽记，徽记内嵌金丝勾勒出那半狮半虎的异兽形态，与十字枪上的那只完全无异！刚才只因柏叶握住了刀柄，他才没能看见这个徽记。宇文惊讶之下，不禁忘记了继续默念静心之咒。此消彼长，邪兵异芒顿时开始反噬，宇文握着十字枪的那只手就如握住了一条冰柱，从手心至肩头都感到冰寒刺骨，并且手臂也逐渐失去了知觉，变得麻木起来，而捏着长刀的这只手却又是另一番感受，宇文只觉得整条手臂都插入了一团具有强烈腐蚀性的腐烂泥沼之中，无论做多么轻微的摆动，都感觉受到了巨大的黏稠阻力，与此同时，手臂还如被无数蚂蚁噬咬一般奇痛难耐。

所幸柏叶与奥斯丁都不再有耐心继续等待，看到宇文脸上神情痛苦，他们便立刻交换了站位，各自抓住了自己需要的那柄邪兵。

两位邪兵宿主的血肉顿时吸引了邪兵的注意，分流了宇文承受的冲击，宇文闷哼一声，使尽全力抗住邪兵力量的一波反噬后，猛地撤开了握着邪兵的双手，一股巨大的反震之力一下将他掀翻在地。事起突然，玄罡也有些慌乱起来，它连忙快步跑到宇文的身边，将额头顶在宇文的腹部，替宇文分担残留在体内正横冲直撞的邪

兵能量。宇文挣扎着坐起身来，勉强压制体内的气血翻腾，口鼻之间却冒出一股无法抑止的腥味，宇文再三强压，唇边还是缓缓流出一股鲜血。

而此刻的柏叶和奥斯丁正像两个瘾君子一般，急不可耐地将邪兵纳入了各自的体内，完全没有去关注宇文的死活，当十字枪和长刀终于与他们融为一体之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满意的呻吟。

宇文看着二人收纳邪兵的情景，不禁微微一叹，抬手拭去了唇边的血迹。柏叶和奥斯丁已经对邪兵的力量产生了有如毒品一般的依赖性，恐怕很难离开那邪兵的控制了。

柏叶伸宏取得十字枪之后，不顾地上泥泞污秽，立刻就地盘腿打坐，闭眼休整。片刻之后，他便容光焕发，精神状态似乎比交换邪兵之前更胜一筹。而奥斯丁将战刀并入腿中之后，竟然展开双臂，如同一个大十字架一般在原地高速旋转起来，似乎正使用旋转产生的旋涡离心力将邪兵能量分散到体内各处。二人一动一静，各自处理邪兵能量的方式截然不同，倒是让躲在暗处偷拍的两个年轻人开了眼界。

柏叶吐纳完毕，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笑吟吟地望着宇文，宇文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只觉得柏叶的笑容中另有一番深意，但他又摇了摇头，希望这只是自己的错觉。

这时，奥斯丁也停止了旋转，可他似乎并不像柏叶那样满意，而是带着困惑的神情抬眼看了看宇文，又看了看柏叶，神情间颇有些迷茫。

“今天多亏有宇文老师的援手，否则单凭我们两人，似乎是无法完成这邪兵的交换了。”柏叶的口气倒是颇为诚恳。

“不必再说这些场面话，如果你愿意告诉我那份伊朗考古文献的具体内容，我就感激不尽了。”宇文冷冷地说道。

柏叶一愣，回头看了奥斯丁一眼，后者此刻仍在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

“那份文献的内容虽然指引着我们来到这里，但目前邪兵已经现世，文献也就没有继续深究的价值了，宇文老师不必为此挂怀。”柏叶答道。

宇文半信半疑地看着面前这个日本人，不知他的话究竟有几成可信。

“如果老师没什么事的话，学生我就要先行退场了。”柏叶似乎不想在工地久留。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邀约奥斯丁同行。

宇文突然拉住了柏叶的衣袖，沉声说道：“邪兵的暗影力量过于霸道，你太过沉沦，恐怕会反遭其害。”

柏叶微微一笑，说道：“宇文老师是想劝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呵呵，老师多虑了，光明与黑暗，本就是相辅相成，没有今夜的连绵细雨，又哪里有明日的艳



阳高照？”

宇文正要开口，站在一旁的奥斯丁突然叫喊起来：“宇文老师，别急着走，我还有重要的事与你说。”

宇文诧异地望了奥斯丁一眼，当他再回过头来时，柏叶的身影却早已消失了，这个日本学生神出鬼没，着实让人难以琢磨。

“宇文老师，虽然我一直以来对黄泉引路人的实力保持怀疑，可老师在为人行事上，却是让我十分佩服的，因为老师所做的一切，似乎从来不是为了你自己。”奥斯丁走到宇文跟前，开口所说的却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宇文有些纳闷，不知奥斯丁究竟想表达什么，只好应付地笑了一下。

“我们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都坚信，死亡为恶神阿里曼所创，万物死亡之后，遗体都是不净的，而其中生前最正直善良的人，其尸体最为肮脏，因为正直的人集中了善神奥尔马兹达创造的诸多善端，恶魔们为了用死亡战胜他，就必须全力以赴，他死亡时所受到的污染，也就最为严重。”

宇文眼神一动，微笑着说道：“说这些干什么，打算吸纳我加入你们的拜火教吗？”

奥斯丁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像宇文老师这样的人死了，尸体上沾染的尸毒是最多的。所以，我希望老师过世之后，我能够亲手为老师举行最高级别的净礼，借用神兽玄罡的力量，实施‘九夜之净’。”说话间，奥斯丁从腰后取出那从不离身的金铃，轻轻一摇，铃声竟极为悦耳，可随着铃声的消失，奥斯丁身后陡然现出一个身裹白衣的巨大恶魔虚影！而就在宇文愕然地注视着那恶魔虚影时，奥斯丁眼中杀机骤现，赛施尔长刀就如奔雷一般向宇文迎面劈来！

这一刀来到太过突然，宇文完全是条件反射地从手中现出虚灵枪来格挡，仓促间，也只来得及拉出一截枪头，如短剑一般勉强架住了赛施尔长刀。

“奥斯丁！你疯了吗？”宇文虽然早已觉得奥斯丁言行蹊跷，可奥斯丁突然间出手袭击，还是让他大吃一惊，不知奥斯丁为何会在这个时刻对自己起了杀心。

“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希望我的最后一个对手才是老师，但现在形势所迫，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老师不要怪我！”奥斯丁口口声声说是迫不得已，手上的攻势却半点没有减弱，那一轮快刀如暴风骤雨般接连向宇文斩去！

宇文仓皇应战，手上金枪甚至一直来不及完全显现，硬接到第四刀，胸口间匆忙聚集的一股气劲终被耗尽，灵力后继不足，虚灵枪竟然被硬生生地击碎，宇文后退不及，胸前衣衫也被长刀罡劲划破。赛施尔长刀握在奥斯丁的手中，其威力又与在隋凌手中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过还等不及宇文心中感叹，第五刀又如一勾陨落的弯月般斜斜地从空中飞

来,可宇文手中已无兵器可挡。就在这危急时分,被骤变惊呆的玄罡终于反应过来,一跃而起,重重地撞在宇文的腰间,玄罡身大力沉,宇文在这一撞之下,整个身躯顿时横飞了出去,险险避过了那凌厉的刀光。

宇文落地之后,冲劲尚未消去,他又就势向一旁翻滚了几圈,待到宇文重新站起身时,浑身上下都已裹满了黑色的泥浆,甚是狼狈不堪。虽然腰间被玄罡这么大力一撞,真是痛彻心肺,但宇文也总算因此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又从容地将虚灵枪重新握在了手中。

奥斯丁见宇文仍是使用虚灵金枪防守,微微一怔,便举刀直指宇文,高声叫道:“宇文老师,拔剑吧,不用克力士剑,你是打不败我的!”

宇文轻轻一笑,纵然脸上布满了飞溅的泥点,也没能掩饰住他的温和俊朗。“直到现在了,你还是以为克力士剑在我的身上吗?”

“宇文老师就算拥有邪兵也坚持不肯使用,还是在顾虑邪兵的力量不够光明吗?如果你真是这么想,那也太过迂腐了吧?”奥斯丁始终不相信克力士剑不在宇文的身上,不过他所说的倒也不错,宇文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使用那柄克力士剑。

宇文也算明白了,其实奥斯丁想要的无非就是那把克力士剑,可在确认邪兵背后的秘密之前,自己也是断然不可能交出手中邪兵的。他不禁微微叹了一口气,说道:“听你的口气,我们迟早也要有个了断的,也不必拖延了,就在今晚吧!”

“如此,甚好!”奥斯丁发出一声长啸,身后那白衣恶魔猛地撕开裹体的白布,露出一截狰狞丑陋的黑色身躯,那躯体上竟密布着扭曲惨号的人脸,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而奥斯丁手中赛施尔长刀的黑色气焰也随之冲天而起!

宇文认得那白衣恶魔的名号,惊惧之余,不禁高声叫道:“古波斯不净人的一生,都是在对抗尸魔纳什,可你竟然妄图借尸魔的力量,难道是向恶神妥协了吗?”

“世界的进程总是由善恶二元相互推动,待到我走向裁判之桥的那一天,阿胡拉·玛兹达大神也会涤清我的罪恶。”说完,奥斯丁闭上双眼不再理睬宇文,左手轻摇金铃的同时,口中也开始念念有词。

尸魔纳什的幻象竟随着铃声逐渐缩小,当它缩至常人大小时,纳什丑陋的脸上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伸出两条如枯枝一般的手臂,紧紧地从身后抱拥住奥斯丁,人与魔终于合为一体了!

宇文知道自己已无法避免这一战,只好抖擞精神,将手中的虚灵长枪对准了奥斯丁!玄罡也站在宇文的右斜前方,喉间发出低沉的喘息,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奥斯丁猛地睁开双眼,左眼竟与恶魔纳什血红的眼睛重合在一起,闪现出妖异的光芒,正当他举起战刀蓄劲而发的瞬间,一支飞箭撕开了细密的雨幕,迅捷地射



向奥斯丁！

奥斯丁不曾提防到身后还有人，加上风雨声掩盖了飞箭的轻响，当他察觉有危险时，箭头离他的后脑已不过半步了，不过人魔一体的奥斯丁又怎会轻易被一支普通飞箭射中？只见他极快地将长刀反背在身后，飞箭叮的一声射中了战刀护手，又被向下反弹，轻巧地插入稀烂的泥地。

宇文一眼望去，便认出那支箭是唐考所用的练习箭，唐考和丁岚肯定又没有听自己的劝阻，偷偷跟过来了，只是这一箭让奥斯丁微微分了一下心，倒是创造了一个进攻机会，宇文一秒钟也没浪费，就在奥斯丁诧异的视线还未离开地上那支飞箭时，他与玄罡已经同时攻了上去！

虚灵金枪宛如游龙一般向奥斯丁胸前急刺，奥斯丁长刀尚且背在身后，但他也不急于抽刀抵挡，只是微微一侧身，让过枪尖的同时，用左腋夹住了虚灵枪的枪杆，然后奥斯丁快步前冲，顺着枪杆滑向宇文的跟前，让宇文想利用长兵器优势拉开距离的算盘落了空。

奥斯丁眼看宇文已处于长刀攻击的范围之内，右手便抽刀向宇文的脖颈斩去，可宇文也早已做好了随机应变的准备，只见他手腕一抖，虚灵枪竟自行从中间断开，断裂之处在宇文的掌控之下又化出一个枪尖，宇文顺势将手中短枪向左一荡，尖刃又直向奥斯丁持刀的手腕刺去！

奥斯丁左眼凶光暴现，手上斜斩之势不减，恶魔纳什的魔爪却从奥斯丁手臂幻化而出，魔爪伸出两根瘦骨嶙峋的指头举重若轻地在虚灵枪尖上一弹，宇文顿时感到一股力量将虚灵枪推开了，眼看长刀就要劈中自己，宇文只好弯腰向下一蹲，看着锋刃从自己头顶擦过，只是这样躲闪太过难看，也无法再有后续的反击。

可那只魔爪的力量并非如此简单，奥斯丁斜斩的这一刀本来刀势未尽，应该继续向宇文身旁滑去，那魔爪居然反扣住奥斯丁的手臂用力一拉，硬生生让长刀停留在宇文的头顶，奥斯丁心神电转，手中的赛施尔长刀顿时转为锋刃向下，恶魔之手再顺势向下一坠，战刀便直直地向宇文天灵盖劈来！

宇文也没料到尸魔附体的奥斯丁会有如两个人协同攻击，这迎面而来的一刀却是万万也躲不开了！所幸玄罡机敏，从一旁猛地人立而起，两只前爪一下搭在了奥斯丁的右臂上，满口利齿的狼吻迅猛无匹地向奥斯丁的手腕咬去。

奥斯丁似乎对玄罡颇有些忌惮，也不敢硬承玄罡的那张血盆大口，只得放弃了击杀宇文的绝好机会，被迫收住战刀下劈之势，抬起右肘将玄罡用力撞开。

宇文惊魂未定，连忙借机向后翻滚。奥斯丁正要跨步追击，第二支飞箭又直直地向他飞来了，这一次却是瞄准了他的肩头。

奥斯丁反手一刀，那飞箭便被削成了两段，虽然飞箭势弱无法近身，可奥斯丁还是对它的连番骚扰颇为生气，不禁发出了一声怒吼。

这两箭确实是唐考所射。奥斯丁之前突然发难，他也在摄像机的液晶屏上看得一清二楚，丁岚还没来得及拉住他，唐考就已经举着随身背来的弓箭冲出了小屋，只是风雨交加，干扰了他的视线，第一箭并未命中目标，还是丁岚通过摄像机才看见的。

因为害怕误伤宇文，这第二支箭唐考也是等待了许久，直到丁岚在液晶屏上看见宇文已从奥斯丁身旁躲开，他才放开了弓弦。可这第二箭又落了空，唐考不禁有些心慌，急急忙忙地将第三支羽箭架上了弓弦，但还没等他拉弓瞄准，身旁突然有人伸手抓住了唐考的手腕！唐考一扭头，抓住他的人竟是柏叶仲宏！



第二十九章

断刃

DUANREN

柏叶的突然出现，不免让唐考大吃一惊，只怕柏叶是来帮助奥斯丁清除障碍的，慌乱之间，唐考的脑海中闪现出自己第一次与柏叶见面时被摔得天旋地转的场景，可明知自己不是柏叶的对手，他还是本能地将持于手中的长箭向柏叶咽喉用力插去。

长箭疾刺咽喉，对常人而言，定然是非常凶险的杀着，可在柏叶的眼中，只觉得唐考的动作慢得有些可笑，他右手压住唐考握弓的那只手臂，左手轻巧地一翻，快如闪电地抓住了刺向自己的那支细长羽箭。唐考出手受阻，箭头只能停留在距离柏叶咽喉不过二十公分的位置，他心有不甘，立刻聚力于手掌，猛地向那支羽箭尾部拍去，只盼望光滑的箭杆能挣脱柏叶掌中的摩擦力，继续向前突进。可那支箭就像插进了石缝之中，唐考一掌拍去，长箭未能深入半分，自己的掌心倒被箭尾戳伤了。唐考又惊又痛，脸上的肌肉顿时变得扭曲起来。

一直躲藏在小屋里的丁岚眼睁睁地看着唐考被擒，苦于手无寸铁，不知该如何反抗，但看见唐考手上受伤而流下刺目的鲜血时，惊恐之余，他居然不顾一切地提起身边那台摄像机冲出了小屋。

那台摄像机的下方还拖着一具金属质地的三脚架，丁岚便紧紧抱住那拢在一起的三条铁腿，就像抡起一柄巨大的铁锤，用力向柏叶的头部砸去。

柏叶感觉到脑后有风声呼啸，却连头也没有回，握住羽箭的左手猛地向后一挥，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横着飞来的摄像机重重地撞在了柏叶的肘关节上，厚实的玻璃镜头竟被撞成了碎片！

撞击产生的剧烈震动顺着脚架传递到丁岚的手上，他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抱于怀中的三脚架不禁脱手而出，连着脚架的摄像机也随之砸在了地上，眼看是没法再用了。见心爱的摄像机转眼成了废物，唐考好一阵心疼，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几乎忘了手上仍在流血，可当他正要继续挥拳向柏叶打去时，柏叶却开口说出一句让丁岚和唐考都愕然不已的话。

“你这样射，是射不中奥斯丁的！”柏叶摊开手掌，将夺来的羽箭举到了唐考的面前。

奥斯丁挥刀斩断飞箭之后，似乎颇为恼怒，宇文担心他追究飞箭的来路而对唐考不利，刚从战刀下逃开的他只得再次挺枪与奥斯丁缠斗在一起，不过宇文后续的进击也不敢过于深入，虚灵枪只是在奥斯丁身躯的外围游走，那枪尖虽如毒蛇吐信一般极快地点向奥斯丁的几处要害，可奥斯丁一旦撩刀格挡，便察觉宇文所使出的都是虚招，虚灵枪总是在即将接触赛施尔长刀时迅速收枪自保，始终与奥斯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宇文放弃了刚才的短兵相接，是怕两人身体近距离接触时，那恶魔纳什又会以什么难以防范的怪异角度出手，若稍有不慎，锋利的长刀就会破体而出。不过宇文由攻势转为守势，玄罡却没有因此而退缩，反倒放开了手脚，一张狼吻专盯住奥斯丁的四肢关节处袭击。

面对玄罡的猛攻，奥斯丁似乎有些束手束脚，附体于奥斯丁身上的尸魔纳什居然一直没有现身攻击玄罡，长刀的挥斩也欠缺了一点气势。宇文心中暗地奇怪，突然想起了一桩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记载，此教中人对犬类总是抱有独特的敬意，在不净人举行葬礼时，为了消除尸毒，净化尸体，常要举行好几次“犬视”仪式，他们相信只有用大狗来看管尸体，才能赶走缠住死尸的恶魔纳什。看来自己让玄罡上阵，倒是误打误撞克制了奥斯丁体内的尸魔。

奥斯丁对付玄罡感到有些棘手，便加紧了对宇文的进攻，但他每每感觉到宇文身前出现可取的空当时，投身而入换来的却常是玄罡的尖牙利爪，当他掉转长刀逼退灵动的玄罡时，宇文的长枪又会突如其来地奔袭奥斯丁的空门。几番交锋后，奥斯丁心中也暗暗有些吃惊，单论宇文的武功，本该不是自己的对手，而玄罡经历前夜一战，也不过是自己的手下败将，可现在面前的一人一犬相互配合之下，却进退自如，配合默契，攻守之间刚柔相济，看宇文与玄罡进退之间站位不断交替，居然隐隐含有太极八卦中虚极生实、实极生虚的意象。

黄泉引路人通晓阴阳，太极又与佛家轮回之道颇有共性，宇文能触类旁通领悟道家的太极八卦倒也不足为怪，那玄罡不过是一条大犬，怎也能领会如此巧妙的意象？奥斯丁心中疑惑不已，他在中国留学了好几年，专心研习了不少中国古文化，也算是半个中国通了，可太极八卦因为难以在现实之中见到实例，在他的心目中也就一直存有三分神秘，如今居然能在宇文和玄罡的身上初见端倪，奥斯丁的内心深处也微微有些激动。惊讶之余，他也不禁开始重新审视面前这位黄泉引路人。



见奥斯丁的神情略显讶异，宇文心里却在暗叫侥幸。两年前的断龙台事件中，宇文曾见异人布下后天八卦阵困住一条孽龙，这阴阳两仪化为万千气象的威力一直让宇文印象深刻。至此之后，他便尝试将自己对太极八卦阵法的领悟揉入与玄罡的协同作战之中。玄罡本非凡物，心性通灵，又曾伴随别离先生多年而见多识广，略加练习便能明白太极奥妙。倒是宇文自己常为生计困扰，疏于演练，现在勉强使用，居然能牵制住奥斯丁，实在是难得的好运了。不过宇文自己也明白，对付奥斯丁这样的实战高手，仅凭阵法的机巧恐怕也抵挡不了多久。

果然，奥斯丁很快识破宇文身法巧妙的根源全在脚下，动静之间，宇文与玄罡各自的站位总是暗中对应日离月坎、雷震风巽的镜位。在被宇文虚灵长枪的一轮抢攻逼开五步之后，奥斯丁的唇边居然露出一个信心十足的微笑，只见他左手探入风衣内兜，以极快的手法抽出一柄银光闪闪的蝴蝶折刀，五指随即巧妙地挑动那镂空的金属刀柄，那折刀真如一只翻飞的蝴蝶般在奥斯丁手上晃过，顿时露出一截寒光闪闪的短锋。

宇文微微一愣，不知奥斯丁为何放弃手中锋利战刀不用而拿出一柄防身的折刀，不过面对诡异的不净人，宇文也只能小心防范他的一举一动，双眼紧盯奥斯丁握着折刀的左手。奥斯丁发出一声粗重的鼻息，左眼再次放出妖异的邪芒，尸魔黑色的手臂刷地一下从奥斯丁腋下探出，怪异地扭曲着与奥斯丁的左臂纠缠在一起。刹那间，不祥的黑色覆盖了奥斯丁的整条左臂，并且那条手臂几乎膨胀了一倍有余，化为一条肌肉虬结的粗壮怪臂。

就是这样一只怪手，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蝴蝶刀高举过头！宇文一惊之下，右手立即展开一面虚灵冰盾挡在胸前，但在眨眼间，宇文便感觉到脚上传来一阵剧痛。

那柄蝴蝶刀已经深深地扎入了宇文的脚背，几乎将他的右脚钉在了地上！

宇文甚至没有看见奥斯丁何时抛出的飞刀！当他再次将目光投向奥斯丁时，奥斯丁正低头轻轻地舔了一下自己左手的拇指，冷笑着回望宇文，那条怪异的手臂也不知在何时恢复了正常，借助恶魔纳什的力量，奥斯丁竟达到了肉眼无法企及的速度。

宇文的脸色一下变得有些苍白，他忍住剧痛蹲下身子，弯腰握住了蝴蝶刀的刀柄，异常冰凉的感觉从金属质地的刀柄传入宇文的手心，微微缓和了一点脚上的疼痛。玄罡见宇文受伤，立刻纵身护在他的身前，圆睁的双眼喷出两股怒火，死死地盯住了奥斯丁。

宇文一咬牙，猛地将蝴蝶刀从自己的脚背上拔了出来，一串血珠挂上宇文苍白

的脸,和雨点混合之后又缓缓拉长,变成几条红色的细线。

站得笔直的奥斯丁右手平平地举起赛施尔长刀,在夜色之中犹如一尊雕塑,熟悉的持刀姿势让宇文想起了隋凌,只是不知自己今夜是否还能从那柄战刀下安然退离。

雨点变得越来越密集,宇文脚边一摊暗红色水洼的颜色也渐渐地淡去,受伤的他已无力再灵活地踏出太极步,如何才能抵挡奥斯丁的冲锋呢?

奥斯丁仰首看了看天空,黑云之中隐隐有电光闪过,雷雨似乎正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随着一声轻微但沉闷的雷声响起,奥斯丁仿佛一头陡然发力的猎豹向宇文冲来。几乎同时,玄罡也发出一声咆哮,狂奔向前迎向了奥斯丁,宇文站在原地未动,却奋力将还沾染着自己鲜血的蝴蝶刀猛地掷向前方!

蝴蝶刀比玄罡先一步到达奥斯丁的眼前,就在奥斯丁挥刀击飞蝴蝶刀的同时,玄罡在离奥斯丁还有三步远的位置一跃而起,张口向奥斯丁的咽喉噬去,来不及收刀的奥斯丁竟完全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毫不犹豫地抬起左臂迎向玄罡的利齿,用血肉之躯堵住了玄罡的狼吻!

尖牙插入手臂的刹那,奥斯丁的眉毛微微地跳动了一下,他忍痛将玄罡从半空中向侧面推开,脚下速度不减,竟拖着玄罡巨大的身躯继续向前突进,刃锋向上的战刀斜斜地向宇文划去。

奥斯丁如此剽悍,宇文也始料不及,正要用力挺枪前刺,以攻代守,可手臂上使出的力量其实全是由双腿蹬踏地面而来,脚上稍一用力,痛楚便不由分说地袭击了宇文。他脚下一歪,差点失去了平衡,待到宇文勉力站稳时,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反击时机,此时再想向后退开避过这凶险的一击,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宇文睁大的双眼中已经映出了赛施尔长刀的赤色光芒。

毫无征兆地,一支长箭穿透了奥斯丁的右肩,在某种异常力量的驱使下,箭头轻易地撕开肌肉,又钻碎了肩骨,奥斯丁挥舞着长刀的右臂突然失去了力量,划向宇文的刀锋也失去了准头,险险从宇文胸前擦过。与此同时,半空骤然响起一个炸雷,仍挂在奥斯丁左臂上的玄罡双耳一竖,一下松开了口,迅捷地跳到宇文的身后,宇文还未有所反应,便觉得眼前白光一闪,一道电光以雷霆万钧之势直落在他身前!

“好家伙!躲闪得真快,才相隔两天,我这天雷诀已经连续两次被人躲过了,看来不服老也不行了啊!”熟悉的声音在宇文身后响起,不用看,宇文也知道是救兵到了。

就在刚才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奥斯丁的身影已经退出了十步之外,本是细雨不息的夜晚突然有雷云聚集,奥斯丁早已有三分警觉,能躲开无为子的天雷倒也不



足为奇，可射穿肩头的那支细箭却着实让奥斯丁吃了大亏，贯通伤带出的鲜血润透了黑色风衣，右臂稍有动作便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奥斯丁心中明白，以唐考的力量，这一箭绝无可能射中自己，定是另有高人从中作梗，可眼前蓦然多出一个无为子，使得他无暇去关注自己的身后。

在奥斯丁身后的黑暗中，唐考正为自己一箭中的而兴奋地举起了拳头，可当他回头去看柏叶时，柏叶又如鬼魅一般消失在空气之中了，只有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在唐考耳边飘过——“出去吧，外面还有人在等着你！”

唐考一下回想起柏叶摊开手心将羽箭举到自己面前时的场景，那时的自己真是大吃了一惊，因为在那支羽箭上，竟有一条青气环绕，而细看那青气前端，居然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小鬼正动作敏捷地顺着箭杆上下爬行。唐考不知道柏叶是在自己的羽箭上凭依了式神，可柏叶那不容置疑的眼神让他半信半疑地接过了羽箭。就在他忍住手心疼痛拉弓瞄准时，柏叶又在唐考身后念起了九字真言。一旁的丁岚便惊讶地看见唐考身前出现了一个口径有常人手臂粗细的圆形通道，这通道本身是透明无形的，只是它将空中落下的雨点全都隔离开来，才让丁岚用肉眼一窥全貌。

“请让飞箭从这条通道中过去！”柏叶低声吩咐道，唐考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调整了箭头指向的方位，让箭尖对准了通道的圆心。

柏叶所使用的，正是真言宗的火水风四象中的风附之术，这条通道不但隔离了雨点，更隔离了声音，唐考的羽箭顺着通道直射奥斯丁，奥斯丁却丝毫没有察觉背后的危险，而那式神小鬼附着于羽箭之上，也大大增强了飞箭的力量，鬼力与风怒的双重协助，让那并不锋利的练习箭头瞬间贯穿了奥斯丁的肩膀。

天空中开始电闪雷鸣，仿佛有种力量将方圆百里的云层都挤压成了一团，让雨水全都倾倒在这片工地上，工地中心挖出的基坑，很快便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塘。奥斯丁半跪在泥地上，用依然坚定的目光望着从宇文身后走出的老人，他用力地咬住了下嘴唇，似乎正在强忍肩头伤处的痛楚。

“原来年轻人打架也挺精彩的，看得我都差点忘记出手了，害你挨了这一刀。”无为子看了宇文一眼，他嘴上说得自在，神色却并不轻松，宇文明白，无为子这么说的意思，是指他也没有把握挡住奥斯丁的飞刀。

奥斯丁低头看了看穿肩而过的细箭，微微叹了一口气，将长刀贴近肩头轻轻一削，半截羽箭便连着箭头掉在了地上。他缓缓站起身来，略微活动了一下右臂，又抬手抓住箭尾，将肩后剩下的半截羽箭猛地拔了出来，然后高声对宇文二人叫道：“我们重新开始吧！”

“嗯！古波斯人的后裔，果然有沙漠骑士的剽悍风范。”无为子颇为赞赏地看着

奥斯丁,随即左手掐住雷印,面朝东南巽方深吸了一口气,入下丹田闭定。

面对无为子,奥斯丁的神情极为严肃,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赛施尔长刀,眼神十分复杂。宇文望着奥斯丁线条坚毅的脸,非常希望知道此刻的他究竟在想什么,可那深邃的蓝眼睛里,却什么也看不清。

突然,奥斯丁决然地抬起了头,眼神又重新变得清澈无比,似乎已在内心深处下定了决心。他再次拿出金铃轻轻摇动,随着铃声荡漾,纳什的黑色身影又离开了奥斯丁的身躯,在半空之中浮动。奥斯丁口中念念有词,赛施尔长刀上的赤色气焰竟然逆流而上,笼罩了奥斯丁的全身。

“拜火教的招魂铃!”无为子一见奥斯丁摇铃施法,顿时面色凛然如临大敌,手中青符一展,也将上古魔兽樗机招至身旁待命。宇文行动不便,却也将斗大一个虚灵火球握在了手中,静心等待双方动手的那一刻。

赤色气焰裹住奥斯丁的周身,竟渐渐化为一个人形,也和尸魔纳什的灵体一样飘浮了起来,奥斯丁手上金铃摇摆得越来越快,铃声也越来越急促,人形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宇文一眼望去,便认出是个一身戎装的古代武士,再看那身锁甲的样式,分明是个古波斯高阶骑士。宇文顿时想起莫非所绘图画上的波斯胡人,难道这就是附着于赛施尔长刀上的邪灵真身?奥斯丁的招魂铃居然能将邪兵上的附灵也引出来纳为己用?

让人紧张不已的铃声突然停顿下来,红色的骑士浮影和黑色的纳什灵体全都在瞬间落回奥斯丁的身上,奥斯丁眼中猝然精光四射,双眼同时变成纯白色的魔瞳。奥斯丁手中长刀一展,一股来源不明的风沙顿时裹挟了奥斯丁的全身,将他完全覆盖了起来,宇文他们只能看见一个巨大的沙团在凌空旋转。无为子不敢贸然冲入沙团,思忖片刻,他便一挥大手,那樗机立即起身向那团漫天飞舞的黄沙扑去!

宇文心中咯噔一下,突然想起柏叶曾经用赛施尔长刀刺伤过樗机,而那时的柏叶,还仅仅只是将长刀作为一把利器来使用。他正要出声提醒无为子,奥斯丁已如一支离弦之箭般从黄沙的裹挟中猛地飞冲而出!

樗机张开一张气吞万里的血盆大口,完全没将面前这个外国人放在眼里,奥斯丁笔直地向它冲去,看上去正如羊入虎口。可让宇文和无为子没有料到的是,奥斯丁居然没有向樗机挥刀,他眼中魔瞳一闪,真的一头撞进了樗机的大嘴之中!

樗机大概没有想到这人会如此主动地投入它的口中,愣立片刻之后,它正要合拢大嘴咬断那露出嘴外的大半截身体,一截闪亮的刀锋竟刷地一下从它的后颈破体而出!樗机痛嚎一声,口中竟喷出一股淡黄色的血液。

“糟了!”无为子浑身一震,左手法印立刻推出,口中暴喝一声,“妖雷诀!”一条



光芒璀璨的电柱从他手心喷出，“啪嚓”一声砸在樗机的脊梁上。

可那强大的电流似乎被樗机巨大的身躯屏蔽掉了，钻入樗机口中的奥斯丁丝毫未受影响，一声不吭将长刀旋转了一周，无为子眼睁睁地看着那截露出樗机体外的半截刀锋划过，竟将樗机偌大的一个头颅给削了下来。

樗机的身躯一歪，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奥斯丁从容地将身体从斩断的头颅中退了出来，他身上的风衣在钻入樗机口中时被尖牙划破了许多地方，现在已变成一身破碎的布条。奥斯丁看了看自己身上，顺手将破烂的衣衫都扯了下来，宇文这才看清他肩头的箭伤不轻，前后都是一个肌肉外翻的血窟窿，左手小臂被玄罡噬咬的牙痕也深可见骨，而右手腕部用纱布包扎的地方，此刻也渗出一片刺眼的红色，看来玄罡前夜确实伤到了他的手腕。可就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竟然仍能发挥出惊人的力量，将上古魔兽一刀削首！可怜那樗机的头颅被随意地甩在一旁，它的那副人脸上，还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无为子手下上古魔兽瞬间被斩，他的脸上却没有半点表情，宇文怕老人受到了刺激，赶紧伸手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无为子突然转身盯着宇文，极其严肃地对宇文说道：“不净人手中邪兵的力量超出了我的预料，恐怕合你我二人之力，也不一定能挡得住他了，只是现在无路可退，你我竭尽全力一击，或有一线生机。”

就连身负五雷大法的无为子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宇文心下不禁有些惶然，但他仍是冷静地答道：“一切都听前辈的吩咐。”

“好！那你就站到我身前，尽你所能挡住他的一刀就是了！”无为子猛地将宇文推向了前方。宇文脚下一阵生痛，待他站稳脚跟时，宇文忽然发现奥斯丁从眼前消失了，正当他惊诧万分地扫视四周时，无为子在他身后一拍他的肩膀，说道：“在天上！”

宇文一仰首，奥斯丁屈膝弓身，就如一颗坠落的流星般从空中落下，双手紧握的赛施尔长刀高举过头，借助下落之势直向宇文劈来。这一刀，已是生死攸关之际，宇文心中别无它念，只管将双臂往天空一推，浑身灵力催至极点，虚灵金枪青芒暴射，硬生生地架住了战刀！

“没有用的！”奥斯丁的牙缝间冷冷地迸出几个字，身后再次浮现出尸魔纳什的黑影，在纳什的狞笑下，宇文只觉得手上承受的力量陡然倍增，刀锋已经嵌入枪杆数分，一旦金枪失守，只怕自己和身后的无为子都难逃一死了。

无为子站在宇文身后，双手合扣在一起构成法印，一声怒吼：“云雷诀！”随即用自己的肩膀重重地顶在宇文的背部，宇文顿时感到身后涌来一股浩然正气，老人正将他的灵力渡入自己的体内，二人灵力融合在一起，宇文手上负压立刻减轻了不少。

“你们两人一起归天，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了！”奥斯丁脸上肌肉一阵扭曲，那神秘的波斯骑士虚影忽然现形于两件交叉的兵器上，几乎和宇文的脸碰在了一起！

一股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尽数施于赛施尔长刀上，宇文的虚灵枪再也无力抵挡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锋一点一点地破开枪杆，而身后无为子老人沉重的喘息声也让宇文明白，后继的灵力也所余无几了。

“真的要死了吗？”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宇文，“总算……解脱了吧！”宇文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宇文听见一个极其细微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块坚冰迸开了一条细小的裂缝。宇文猛地睁开双眼，看见的却是奥斯丁一副绝望的神情。

“当”的一声颤响，赛施尔长刀竟然断成了两截！

长刀断裂，宇文手上忽然一轻，无为子来不及回撤的云雷诀之力便排山倒海地向奥斯丁涌去！一片炸雷响过之后，奥斯丁就像风雨中的一片落叶般飘了出去。

突如其来的形势逆转，让宇文和无为子都愕然地张大了嘴。他们怎么也无法想像，锋利无比的赛施尔长刀竟会突然间断了？

奥斯丁砰的一声落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宇文和无为子犹豫片刻，还是决定走上前去查看。被无为子的云雷诀击中之后，奥斯丁浑身上下都是焦黑的灼伤，无为子一声长叹，弯腰掐住奥斯丁的脉搏，片刻之后，他摇头说道：“内息紊乱，真气已散，没救了。”

无为子话音未落，奥斯丁居然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面前的二人，竟低声笑了起来。

“年轻人，你很厉害啊，若不是邪兵断裂，你已经赢了！”无为子由衷地赞叹道。

“算计了这么久，我还是被柏叶算计了。”奥斯丁的声音里甚是苦涩。

“柏叶？他又如何算计了你？难道长刀的断裂也是……”宇文一惊。

“刀上有伤……”奥斯丁缓缓说出最后几个字，也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这个身怀绝技的古波斯人后裔，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复兴琐罗亚斯德教的理想，就将尸骨留在了异国他乡。

宇文细细地咀嚼着奥斯丁的遗言，心里忽然全明白了。

柏叶与奥斯丁表面上虽然结成了同盟，但实际上依然是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二人的目标都是要拿到所有的邪兵，各持一柄邪兵的二人，总有一天要正面交锋，只是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两个聪明人都在等待时机。

而当宇文答应替二人做邪兵交换中介时，柏叶便在长刀上做了手脚，使邪兵受到了隐性的损伤，这就是柏叶为什么在与无为子交手时仅仅只是将长刀作为普通

的利器使用的原因,因为柏叶知道,如果使用了邪兵自身的力量,受损的长刀恐怕会承受不住灵力的压迫而断裂。邪兵交换之后,奥斯丁同样察觉了这一点,可手中长刀受损,一下将他与柏叶之间的平衡打破了,奥斯丁并无把握能胜过柏叶手中完好无损的十字枪,所以奥斯丁在交换邪兵之后有些神不守舍。情急之下,奥斯丁便想到了落入宇文手中的克力士长剑,如果能将宇文干掉而夺得克力士长剑的话,他才有机会与柏叶重新回到平衡,这便是奥斯丁为什么突然袭击宇文的原因,只是后来无为子参战,奥斯丁被迫使出了邪兵自身的灵力,在那段时间里,赛施尔长刀随时都有可能会断裂,这时的奥斯丁,已经是在赌命。可惜,他输了。

生与死,也不过就是转念之间。

想到这里,宇文忽然记起那柄受损的长刀,奥斯丁被云雷诀轰飞之后,长刀已经脱手而出。可当宇文急匆匆地转身回去寻找时,断成两截的赛施尔长刀竟消失不见了!



刀断人亡……

奥斯丁静静地躺在地上，雨水渐渐将他脸上溅染的泥浆冲刷洗净，露出一张线条清晰的面孔。

可刀呢？

宇文拖着伤腿趴在地上，不停地探手在黑糊糊的积水中四处摸索，但他遍寻方圆数十米，却一无所获。无疑，有人乘奥斯丁弥留之际取走了断刀。宇文和无为子对视了一眼，脑海中同时浮现出柏叶的脸。

无为子强行运力，想感应四周的灵力波动，可奥斯丁那最后一刀凶险之极，他竭尽全力使出的云雷诀，已毫无保留地耗尽了最后一点灵力，现在只觉得体内空荡荡的，像个被掏空了的葫芦。努力尝试了几次之后，无为子心有不甘地发出一声长吼，用力地一跺脚，在脚下溅起一片碎乱的水花。

宇文翻身坐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一声不吭地看着奥斯丁正渐渐变得冰冷的躯体。玄罡慢慢走到宇文身旁，低头嗅了嗅他仍在流血的伤处，刚才殊死拼斗的三人间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力场，它已无法介入其中，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接近宇文。

带着惊恐而彷徨的神情，唐考和丁岚也缓缓地 from 黑影中走了出来，地上那具尸体和弃在一旁的两截断箭，让唐考忽然意识到，自己也间接地杀死了一个人。

“射中奥斯丁的那一箭，是你射的吧？”宇文突然抬头望着唐考。

唐考慢慢点了点头，又用力摇起了头。

“唉！我就知道，咱们全都成了柏叶手中的棋子。”宇文苦笑了一下，“奥斯丁如此强悍勇猛，一定是琐罗亚斯德教中年轻一代的个中翘楚，身份恐怕不会太简单。柏叶仲宏这番从容离去，很可能会将今夜之事放出风声，这么一来，我们与琐罗亚斯德教之间，也算是结下梁子了。”

“拜火教要找什么麻烦，也是以后的事情，没必要现在去担心，难道黄泉引路人

还会怕了他们不成？倒是这位小伙子的遗体，不能就这样扔在这里吧？”无为子虽然刚才命悬一线，险些丧命于奥斯丁的刀下，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恨恼奥斯丁，反倒对这勇猛的年轻人有三分敬重与惋惜。

“这个自然……”宇文虽恼怒奥斯丁太过冷血，随意杀害无辜的人，可他无意间瞥到地上那团破碎的风衣间露出半包苏烟，心里不知为何也微微悸动了一下。

“你们两个过来！”无为子忽然毫不客气地对唐考与丁岚吆喝起来。

唐考与丁岚面面相觑，他们两人都不认识无为子，没想到这高大的老人会对他们颐指气使，不由得都望向了宇文。宇文有些虚弱地对二人点了点头，唐考他们才犹豫地走到了老人身前。

“这工地里别的没有，工具倒是不缺，你们俩去找个合适地方挖个深坑，把他埋了吧。”无为子不容置疑地指了指地上的奥斯丁。

“埋尸体？”丁岚瞪大了眼睛。

“不行吗？难道要你们脚上有伤的宇文老师来干这活？”无为子的眼睛瞪得更大。

面前这老人虽然看来糟糠，可一旦板起面孔，顿时显现出一派不怒自威的宗师气度，吓得唐考赶紧拉着丁岚走开。

无为子卸去召雷令，天空中雷云也渐渐变得稀薄，原先密集的雨点又恢复了淅淅沥沥的绵软。唐考从塔吊背后找来两把铁锹，站在奥斯丁身旁的丁岚接过一把，却挠着头皮看了看四周，不知该如何下手。

玄罡见两个年轻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忍不住跳了出来，四处探寻了一下，最终在一处貌似规划办公室的房屋旁边，用爪子刨开一块土质较为松软的地面。唐考顿时明白了，玄罡是在为他们找寻挖坑的地方，他连忙对丁岚打手势，二人合力将奥斯丁抬了过去。

“我们是不是在干违法的事情啊？”丁岚一边铲起泥土，一边看着土坑旁的尸体，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呵呵，看起来是有点像在杀人越货。”唐考说话时故作轻松，心里其实也是一片乱麻。

一直守在土坑旁的玄罡听着二人的议论，突然龇牙发出一声低沉的叱吼，把两个年轻人吓了一跳，不禁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还真是狗仗人势，把自己当监工了！”丁岚嘀咕着，渐渐熟悉了手上的那柄铁锹，铲土的动作也变得熟练起来。

不远处，宇文挣扎着站起身来，与无为子并肩而立，看着正卖力挖坑的两个年轻人。

“没想到邪兵竟有这样不凡的威力，那日本人本来就颇有能耐，现在又持有十字枪，恐怕会很难制服啊！”神情严肃的无为子突然开口道。

“是的，我们最好避开与他正面交锋。”宇文微微活动了一下脚，仍是一片钻心的疼痛，“不知他取走断刀，究竟有什么用途。”

“我说，你是不是应该给萧别离那老家伙发个信？我可不习惯躲来躲去的，如果他能赶来助你一臂之力，对付这个叫什么松叶柏叶的家伙就不成问题了。”

宇文眼中光芒陡然一暗，竟一直沉默不语。

“怎么？你怕他赶不过来吗？现在坐飞机这么方便，只要他不是藏在什么深山老林里，还不是一天就到了。”无为子见宇文半天没吭声，忍不住开口催促。

宇文踌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对不起，前辈，我对你隐瞒了一件事。”

“嗯？”

“我已经叛出师门了！”宇文的声音异常低沉。

“啊？”即使无为子早有心理准备，也忍不住惊叫起来，“你是做了什么错事？被萧别离赶出来的吗？”

“不是，我是自己逃出来的。”宇文神情黯然，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不该看的东西？”无为子细想片刻，仍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宇文沉吟良久，老人刚才曾与自己并肩战斗，也算生死与共，若再继续隐瞒，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于是，一页封存已久的记忆之书，就此打开。

“前辈也见到了，我虽然自幼跟着师父学艺，但生性驽钝，灵武两道的修炼都十分勉强，到后来，那些比我后入门的师弟们都大大地超越了我。我16岁那年，耐心极好的师父也无奈放弃，不再尝试教授我更多的法术，只要求我能时不时练习一下五行之术即可。”说话间，宇文抬头看了看天空，眼神中甚是迷茫，“师父家后院中有个清净的书房，内有藏书万册，天文地理，玄怪异志，各色书籍极多，几乎包罗万象。我虽不爱习练灵武，却对书中世界有莫大兴趣，稍有闲暇，便背着师父跑到那书房中读书，师父见我如此，知道我不是修炼功法的料子，也便由得我去了。”

“莫非……你就是在书房中，看到了你不该看的东西？”无为子插话道。

“嗯，那是一本已经有些残缺不全的羊皮藏经，藏文我原先是不懂的，但经文旁有师父另外起笔撰写的一卷汉译本，我看着有趣，就对照着两本经文，想借此机会学懂藏文。”

宇文说得轻松，无为子听着却大为吃惊，那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支，除了中国境内的藏族外，在尼泊尔、不丹、印度境内也有一部分人使用藏语，藏文写出来

颇为繁杂，又细分为有头字和无头字，有头字相当于汉文中的楷书，无头字则相当于我们日常手写的行书，另外还有简化过以方便记录的丘文，同属藏文而不同用途的字，具体的形体差距很大，一个生长在汉语体系中的孩子，是很难学习藏文的。可听宇文说话的口气，竟似通过两卷藏汉互译的经文便懂得了藏文，又如何不让无为子吃惊呢？

见无为子脸上表情诧异，宇文不禁微微一叹，说道：“前辈一定会笑我自不量力，可我那时不过十四五岁，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什么叫困难，只是凭着一时兴趣，每天晚上都去看那两卷经文，如果能将一句藏文与一句汉文相互间完全对应明白，我便会高兴好一阵子。”

“原来你只是将这两卷书之间的互译，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游戏。”无为子似有所悟地摸了摸头顶。

“但后来经文内容越来越复杂，单是弄懂师父所写的汉文已经不太容易，更何况那本藏经。我本想放弃之后更换另一种游戏，可又觉得之前已经取得的成绩就此放弃未免有些可惜，中止两天之后，我决定还是继续玩下去。”

宇文说到此时，无为子已不再插话，只是全神贯注地接着听下去。

“我开始在师父的书房中寻找其他可以辅助学习藏文的书，但书房中大多数都是汉文书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梵文的佛经。藏文经卷，竟然就只有师父书桌上这一本！无奈之下，我查阅了一些与藏文相关的典籍，却发觉藏文的起源，竟是当年吐蕃王朝的大臣吐弥桑布扎赴天竺求学之后，根据天竺梵文‘兰扎体’改仿，创建了藏文正楷字体。前辈大概也知道，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师父信佛多年，一直都是看梵文佛典，我打小时候起，师父便在练功之余教我阅读佛经，所以这梵文我倒能识得不少。而当我得知藏文是由梵文改制而成时，心中突发奇想，抱着游戏心态，不由自主地尝试将那卷藏经根据其字形还原为梵文。谁知如此一来，由梵文倒推其经书含义，我竟然发现师父所撰写的汉译本有不少错误！许多内容的译注与原意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藏文经书……残破的羊皮纸……那本藏经可是叫《大藏密要》？”无为子突然开口询问。

“没错，封面确实是用汉文隶书所写的《大藏密要》，只是内容全为藏文。”

“当年别离先生躲在敦煌研习佛经，我想知道他修炼进展如何，曾私下向一个服侍他的小沙弥打听他平日都看些什么书，那小沙弥说，你师父许多时候都是在研读《大藏密要》。当时我还奇怪，这《大藏密要》是唐天竺三藏金刚智所译，又由维扬福国寺僧人元度所集写，但仍是一寻常佛经，值得如此研读吗？可今天听你这么一

说,这本集子难道还另有玄机?”无为子不禁皱起了两道白眉。

“嘿嘿……”宇文发出一声苦笑,接着说道,“其实那只是师父掩人耳目所做的伪装,那本经卷的内容并非真正的《大藏密要》,只是我那时并不知道。年少轻狂的我,无意中发现藏经秘密之后,便很希望向师父显摆,于是自作聪明地在师父的汉译本上作出圈改,然后怕师父猜到我如何破解,又将梵文草稿尽数烧去。不过这般一折腾,我将那一卷经文全部圈改完毕,也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可这两年里,师父仿佛就从来没有去动过那卷藏经。”

“难道就是因为你圈改了萧别离的经书,他便迁怒于你?”无为子问道。

“师父如果真的迁怒于我,那倒是好事了!”宇文长叹了一口气,“两年后的某一天,我又一次窜入书房翻看杂书,突然发现那两卷经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本《大藏密要》和师父所写的译本,这一本看来似乎是延续上一部的下册。那时的我十分失落,以为师父连看也未看就将上册经书收藏了起来,我少年心性发作,一鼓作气将这下册经书也依葫芦画瓢地转为梵文,然后又在师父的译本上大肆圈改。这次倒是进展迅速,只用了一年便将译本完成。”

“哈哈……你说你不喜欢学习法术,可像你这样用心重构两卷经书,一定已经将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中!对吧?”无为子大笑起来。

宇文沉默不语,似乎被无为子说中了心事。

“啊哟!我的手!”正在挖坑的丁岚突然痛叫了一声,惊动了在不远处的宇文和无为子,二人抬眼望去,原来是丁岚不慎被铁锹把柄上的一根木刺扎到了手指。

“不就是根刺嘛,大呼小叫的!”唐考不屑地瞪了丁岚一眼。

“我靠,十指连心啊!等我拔出来扎你手上,看你叫不叫!”丁岚摸索了一下,忍痛将细小的木刺拔了出来,还接连在受伤的手指上吹了几口气。

宇文望着丁岚,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扎在手上的刺,还可以拔去,扎入脑海中的记忆,却永远也消失不了……”

“莫非这两卷藏经,竟有极大的危害?”无为子正色问道。

宇文并未直接回答无为子的问题,接着说道:“18岁那年的冬天,师父叫我去书房见他,我一走进书房,便看到他手中拿着那两汉两藏四卷经文。我心中还暗暗高兴,想到就算师父将我大骂一顿也好,至少他已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可师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当着我的面,将四卷经书全都扔进了火盆!只一瞬间,火苗就将那书卷舔食干净,仅留下一堆灰烬。我惊愕地望着那堆灰烬,将那上下两卷经书在心中极快地回想了一遍,然后我便察觉,自己已经将《大藏密要》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了。接着,师父神情庄严地抬手点了点我的脑门,便将我推出了书房。从此以后的好

几年，师父再也没有提起关于这两卷经书的事情。”

唐考忽然跳出所挖的土坑，比画着奥斯丁的尸体，对宇文做了个往下扔的手势，宇文知道他们已经将土坑挖好，便点了点头。

看着奥斯丁修长的身躯被唐考和丁岚合力推入坑中，宇文微微摇了摇头，又接着对无为子说道：“时光飞逝，我24岁那年，师父突然叫我与六师弟一同去执行一个任务，目标就在青海昆仑山。”

阴冷的空气中，宇文每次开口说话都会哈出一团白气。一团团雾气中包裹的，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往事。

“这是我第一次以黄泉引路人的身份出行，六师弟比我小三岁，对第一次出去执行任务非常兴奋，可我却是在出行的前一天心神不宁，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师父夜里到我房间，交给我一封打上火漆的密信，吩咐我到危急时刻便可拆开，我才放心睡了一个安稳觉。经过好几天长途跋涉，我带着玄罡与六师弟赶到昆仑山北面的格尔木市，刚下火车，就有道家的朋友前来接应。”

“道家的朋友？难道是混元派的后人？”无为子微微吃了一惊。

“嗯！”宇文点了点头，“道教混元派自从明朝末年将道场设在昆仑山脚下，这么多年来已经逐渐势微，那时，只剩有不到十人。其实这件任务，就是他们向我师父提出委托的。”

宇文话音未落，无为子突然出手紧紧抓住了宇文的手臂：“六年前，道家混元派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因无人知晓事情的全貌，而成了一桩术门悬案。这……可是与你有关？”宇文见老人神情有些激动，心下不禁有些不安，可他转念一想，还是决定将真相和盘托出。

“前辈请放手，我会向你一一解释。”宇文的脸上颇为镇静。

无为子一怔，随即发觉自己的失态，赶紧放开了手。

“现代社会的混元派后人，已经几乎不再靠做道场法事谋生，他们所过的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只依靠每年4月到9月间上山采集珍稀草药为生。自从格尔木这个因为修建青藏铁路而作为中继点催生的城市出现之后，他们才渐渐增加了与外界的联系。某一天，昆仑山口西面的玉虚峰中段发生了一场小型雪崩，两位上山采药的混元派门人发现雪崩的位置露出一个巨大的山洞，而当他们想入内一探究竟时，却只能深入不到五十米的位置，就被一个巨大的异灵结界所阻拦！混元派掌门……”

“云鹭子！”无为子突然插嘴道。

“对，就是云鹭道人！”宇文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无为子，又接着说道，“掌门云

鹭子试探多次,只觉得洞内邪气逼人,不知里面究竟藏了什么阴邪的东西。偏那结界又不是中土法门所布,云鹭子无法一探虚实,只怕耽搁时间会有异物现世,便委托见多识广的别离先生相助。可我师父自己并没有亲自动身,只派遣我与六师弟前往。我自忖此事非同一般,别离先生一定会随后赶到,而叫我与六师弟打先锋,大概是觉得我读书甚多,可以先看看这神秘结界的来路。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哪有那般简单。”

说着,宇文从衣兜里拿出香烟,想替自己点上一支,可捏着火机的那只手却一直在微微颤抖,他试着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打燃火机。宇文有些烦躁地把火机放回衣兜,又将唇上香烟扯将下来,在手心里用力揉成了碎丝。

“那时已经是10月间,昆仑山上寒风四起,空气稀薄,六师弟还没有上到半山腰,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高原反应,而跟随我们的玄罡也不复往日的神骏,有些萎靡不振。我们与混元派门人共11人,清晨出发,走走停停,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走到那个巨大的山洞口。道士们点燃了火把,而我与六师弟则举起了电筒,钻入山洞后,我很快便看到云鹭子所说的那个奇怪结界。这结界是不规则的锯齿状,上下翻滚着封闭了整个洞口,呈现出一片暗紫色,而当云鹭道人试图借用符咒力量接触结界时,结界内部就会发出雷鸣一般的怪响,符咒也会随之化为灰烬。”

“混元派虽然已经破落了,但他们的当家掌门云鹭子却是一位符门好手,如果连他都破不开这结界,就着实有些诡异了。”无为子似乎与云鹭子是旧相识。

“其实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诡异!”宇文轻轻咬了一下自己的食指,仿佛这样可以让自己镇定一些,“我虽然看了不少异书,却看不出这结界来历,只有壮着胆子伸手去触碰那暗紫色结界,希望能感应到它究竟源于何种力量。谁知道我刚一接触,那一排带状锯齿就‘啵’的一声消失了,而洞中不知何处便传来一个苍老的人声,混元派的道人们听不懂这声音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我与六师弟却听得明明白白,那分明是有人在用英文说——‘The Key!’”

“The Key?”无为子一愣,“这又关钥匙什么事情?”

“唉!你的问题,正是我这六年来每天都在思考的。”宇文叹道,“闯过结界,我们便得以深入了二十余米,可居然又看见了第二道结界,这次我继续将手搭在结界上,随着又一声‘The Key’的响起,结界再次不攻而破!正当混元派的门人发出一声欢呼时,洞中突然飞出一只怪鸟!这只怪鸟双翅透明,长长的尖嘴就像一把长剑,展开翅膀后足有两米多宽,身上黄黑相间,看上去活像一只大马蜂!”

“昆仑有鸟焉,其状若蜂,蜚鸟兽则死,蜚木则枯,名曰钦原。你们是撞上钦原了吧?”无为子问道。

“是的，我们撞上的就是钦原这毒鸟，它快如闪电地一扑，就将一个道士蜚翻在地，那道士还没哼叫一声就断了气，脸上现出一片死黑色。剧变陡生，初出茅庐的我与六师弟顿时慌乱成一团，与其余道人一同在洞内四散逃避，幸好玄罡处变不惊，借着洞壁攀至高处，飞身而起，从半空中将那怪鸟钦原扑落在地上，云鹭子立刻手持两张火昧符冲上前去，符灵一涌，瞬间将钦原烧成了一堆焦肉。”

宇文的叙述口气平静，无为子却仿佛看到了当年那洞中惊险的一幕。

“这怪鸟钦原，恐怕是当年留下结界的人故意封闭在结界中的，云鹭子只怕如果继续深入，会有更多看不见的危险，便提出先退出山洞。可我们打开两层结界之后，在火光的照耀下，第三层结界赫然就在前方不到十米的地方。那泛起蓝色幽光的结界后面，似乎有许多亮光在闪耀，巨大的好奇心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除了云鹭子之外，其他道士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后退，他们全然忘记了地上那具乌黑的尸体。而我在其余道人热切的目光期盼下，也慢慢走到了结界前。不出所料，随着第三声‘The Key’的响起，最后一层屏障消失了，首先映入我眼中的，是一个竖立起来的足有五六米宽的黑色旋涡，这旋涡的外围闪耀着金光，中心却是一片无法看透的暗色虚空，整个旋涡就像一个不知通向何处的巨大通道！而当我们一行人还没有从震惊中苏醒时，一股飓风忽然从旋涡里呼啸而出，刹那间将所有的火把都吹灭了！山洞里瞬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说到这里，宇文停顿了一下，作了一次深呼吸之后，他似乎才有了重新叙述的勇气。

“我和六师弟连忙打开手电筒，却发现电筒的光根本照不亮两步之外，那沉下来的黑暗竟像有形的固体一般，就连光线也无法穿越。我身旁的云鹭子高呼一声快逃，猛地推了我与六师弟一把，我们两人懵懵懂懂地转过身去，开始往洞口奔跑，还没跑出五步，身后就响起了一片混元火符的炸响，好像有什么可怖的怪物从那旋涡中出现了，而所有的混元派道士都在竭尽全力地攻击那怪物，我不甘心就这样逃走，转身对着黑暗投出了好几柄虚灵金枪，却有如石沉大海一般毫无反应，而六师弟专修虚灵火，便一口气向那黑暗深处轰出数十个大火球，可惜依然无用。随着一声又一声凄厉惨叫的响起，混元火符的炸响也开始变得稀落，我与六师弟都明白，道士们正一个接一个地被怪物杀害。忽然间，满脸是血的云鹭子一下出现在我们电筒的光照之下，他脸上扭曲可怖的神情将我们都吓得倒退了一步。‘还不快走！’云鹭子留下最后一句话，便被一股无形力量再次拽入黑暗之中。我再也无心对抗那洞中的怪物，连忙拉着六师弟的手臂往外逃，可在距离洞口已不过十余米时，六师弟突然发出一声惨叫，某种力量将他从我手中拖了回去。我高喊着他的名字，黑暗中

却没有人应。就在我精神几乎崩溃的同时,我感觉到玄罡从我脚边擦过,冲进了洞中。随着一阵玄罡的狂吠与剧烈撕打的声音,玄罡竟然将六师弟拖回到我的脚边,只是六师弟已经面色苍白昏迷不醒。惊喜之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六师弟扛起来就往洞外跑。”

听到这里,无为子的脸色极为肃穆,虽然宇文现在仍站在他的面前,可就连云鹭子也没能逃出的地方,当时的两个年轻人真的能脱离死地吗?

“刚逃出洞口,我就被脚下石头重重地绊了一跤,连带着把六师弟也摔了出去,可当我借着洞外微弱亮光一望之下,手脚顿时变得一片冰凉,六师弟的右腿不见了!他的大腿根部一片血肉模糊,皮肉怪异地向外翻起,好像是某种力量强行将他的一条腿撕了下来!我冲上前去抱住师弟,感觉到他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而就在我的身后,玄罡正对着山洞发出连声吼叫,一种从未听过的怪异喘息声缓缓地接近了洞口。危急时刻,我撕开了师父给我的信封,上面所写的,竟然是一小段我极为熟悉的梵语经文!信件尾部,是师父的手笔——将此段经文用鲜血写于小六身上,合二人之力,无坚不摧!”

“难道……你用的是血铜降魔咒!”无为子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宇文凄然一笑,答道:“正是那藏密禁咒——金刚血铜降魔咒!可我那时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哪里明白得了这许多,只顾着用手蘸取六师弟伤腿上的鲜血,将那数十字梵文写在六师弟的脸上。刚将血书完成,我心中突然冒出花费三年时间所修改的那两卷藏经的内容,无意识之间,两卷藏经的文字竟融会贯通,让我瞬间领悟了禁咒的精要。紧接着,我无师自通地扶起六师弟,让他面朝山洞,右掌贴于他的脑后,口中开始默念经文,就在洞口缓缓现出一个巨大黑影时,我也发动了血铜禁咒。”

“我明白了!”无为子不禁发出一声喟叹,“相传藏密经要所持,本名为金刚乘,金刚者,无坚不摧,乘,则是指载体,藏密强调的素来是‘身心不二’,若要发挥出强大的力量,便要有相应的载体来牺牲。这金刚血铜降魔咒之所以被后世之人禁用,大概就是因为它的每次发动,都要用人命来做载体。虽然威力无比,却屠戮过重,实在不应是佛门中人所为。”

“毕竟这世间一切,终需遵循能量守恒的定律。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六师弟变成一缕轻烟,从我手中慢慢散去……”宇文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

“那洞中怪物究竟是何方神圣?”无为子轻轻一叹,岔开宇文的回忆。

宇文回想起往事,心中仍是一片迷茫:“这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至今不得而知,血铜禁咒威力巨大,瞬间就将其轰回虚空之中,而那山洞的剧烈震荡,也引发了第二次雪崩,将洞口完全掩埋。若不是玄罡反应快捷,拖着我从某个极危险的山崖

处滑下山坡,只怕我也被埋了。我顺着雪坡滚下半山腰,昏迷了大半夜,玄罡用它的身躯替我保暖,才没冻死在山上。而当我伤痕累累地回到格尔木时,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师父。他一直跟随着我,用洞穿一切的目光看见了整个事情的发生,却没有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看到我之后,师父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回家吧!”

“回家吧!”唐考和丁岚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总算都搞定了!”

宇文看了一眼埋葬奥斯丁的土坑,现在那里已经被填平了,就连掘出的浮土,也被玄罡用爪子均匀地铺散开来,等这场雨停了之后,这里不会留下任何挖掘的痕迹。

“走吧,我们回家!”宇文对着两个年轻人微微一笑,眼神中又恢复了一片清澈和坚定。

无为子轻轻地摇了摇头,乘两个年轻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悄悄对宇文说道:“我已经明白你为什么叛出师门了,The Key!”



“The Key……”宇文细细咀嚼着这个与自己有莫大关系的英文单词，在唐考的搀扶下慢慢向工地的围墙走去，可走到墙边，宇文看了看那一人多高的围墙，拖着伤腿的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你们两个，忘了是怎么进来的吗？”无为子拿眼角余光一扫两个年轻人，他在现身之前，一直藏身在起重机高处俯瞰整个工地，唐考和丁岚带着折叠梯翻墙进来，自然也没有瞒过无为子的眼睛。

“啊！老师稍等。”丁岚一溜烟地跑了。

“哟！我的摄像机还在地上！”唐考也一拍脑门，撇开宇文向丁岚追去。

见丁岚唐考不在一旁，无为子又开口问道：“宇文，你是什么时候从别离先生那里出来的。”他能感觉得出，宇文对别离先生的师徒感情依然存在，所以便不再使用“叛出师门”这样的字眼。

“嗯，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昆仑山事件之后，我回到师父家中立刻大病了一场，整日昏昏欲睡，而且一旦见到年纪尚小的莫菲睁着大眼睛问我六师兄到哪里去了，我便会心如刀绞，头痛欲裂！莫菲除了爱缠着我之外，平日能陪着她玩得开心的，就是我这六师弟了。病去如抽丝，这场病整整调养了半年才渐渐平复。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我想了许多，师父对昆仑山事件从不作出解释，可我总觉得师父是用一种近乎阴谋的方式让我学会了这有如邪恶诅咒一般的禁咒。那卷藏经的下册，一定是他故意放在我的视线之内的。六师弟的死，让我自觉罪孽深重，但此事与师父也有直接的关系，他怎么就忍心……看着六师弟死在我的手下……半年里，我每天都在尝试忘却那两卷经文，甚至故意让自己受凉发烧，以为发高烧把脑袋烧糊涂了，就可以忘记那禁咒，可那金刚禁咒就如附骨之蛆一般如影随形，无论如何也忘不掉。终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便在某天夜里，偷偷带着玄罡逃了出来！”

无为子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说道：“难得玄罡愿意跟着你在外飘零流落，其实别离先生只要问问他的外孙女莫菲，就能知道你躲在何处，可你师父没有派人出来

寻你,大概是默许你下山了。你真正逃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愿意做别人的The Key吧?”

宇文微微一愣,在他内心深处,确实有这样的反叛心理,不甘心在别离先生的巨大阴影之下,一举一动都受到控制,只是师父将他一手养大,待他恩重如山,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而已。

无为子站定脚步,抬头说道:“关于昆仑山那古怪结界,我也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信息。不过你曾经提到那结界上有带状锯齿上下翻滚,以我对道家符门的研究来看,传统的封印术都是利用阴阳交融的力量来合成,讲究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圆滑过渡,分散内外力量的冲击,所以封印结界上显现的都是水纹一样的流畅线条。你看到的那种锯齿状结界,似乎是一种生猛的锁扣力量,至少证明了它不是传统的东亚封印术,再加上你无意解封时听见的那声‘The Key’,恐怕你得将探寻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了。”

宇文点了点头,答道:“多谢前辈指点。只是我身处中国,接触化外方术的机会实在不多,此事也只能留在心底,慢慢打探吧。”

“至于那血铜禁咒,似乎已经成了你的心中顽疾,其实所谓心结,皆是人心的自我束缚,你师父别离先生一生信佛,便是被所谓的慈悲之心所困,他能够认识到佛家那条普度众生的大船上,并不能给每个人都留下位置,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自我突破。或许你该尝试理解一下道家以人性为本源的修行方式,当你对自我和外物的认识再提高一个层次时,大概就能顺利解开心结了。”

无为子的一番话有些晦涩,宇文并不是十分明白,可这世间事,又有谁能做到透析一切呢?

无为子顿了一顿,又说道:“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再与别离先生联系,我也不会勉强,那柏叶再怎么厉害,我与你一肩担当就是。但我有言在先,你可别指望我会替你向别离这老家伙求情,我这辈子已经输他太多,唯一还能炫耀一下的,就是30年前他曾求我东渡日本助他一臂之力。我可不想让他有机会还我的人情,哈哈……”

宇文不禁晒然一笑,无为子老大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如小孩子一般与别离先生斗气,可转念一想,自己不也一样吗?心中与师父间的隔阂,似乎已经很难消除了。

“宇文老师,这梯子不是很稳当,请小心一点。”说话间,丁岚已将折叠梯架在围墙边,唐考则先行一步,抱着他那台已经成了废物的摄像机骑上墙头,四处张望。

“哎?你们怎么也在?”唐考突然看着围墙外,轻轻惊呼了一声。

宇文顺着梯子慢慢爬上墙头,往外一看,墙下正绽开一银一蓝两把雨伞,蓝伞

下是面露焦虑神色的温雅与方欣,莫菲则神态平静地独自撑着一把银色雨伞。

宇文勉强从围墙上跃下,单脚着地虽然不痛,却差点向前扑了出去,幸好温雅眼明手快扶住了宇文。见宇文安然落地,唐考与丁岚也先后跳了下来,玄罡却是不知从哪里找到围墙不甚严实的地方,早已钻出墙外,绕行到莫菲身旁等待多时了。

“那位老人家好奇怪,一眨眼就不见了!”丁岚悄悄对宇文说道。

宇文微微点了点头,并不觉得奇怪,无为子似乎习惯了独来独往,知道墙外有其他人在,自然不愿意跟着宇文出来,而且只要稍事歇息,这高墙也拦不住他。

“你受伤了啊?”温雅看着宇文的脚发出一声惊叫。

“没事,踩到钉子了。”宇文笑容僵硬地胡扯道。

“在工地上踩到钉子?那得赶紧打破伤风预防针啊!”温雅一撩耳边的长发,拿出手机开始拨打120。

“就是就是,生锈的钉子很危险的!”方欣也在一旁焦急地附和道,其实她现在更希望能将柏叶告诉自己的那件事向宇文老师求证,可眼下这么多人,似乎又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不用叫救护车这么夸张吧?”宇文伸手去拉温雅,“去校医院包扎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等等,我给校医院的朋友打个电话,让她先准备一下。”温雅态度坚决地甩开宇文的手。

丁岚落地的地方,正在莫菲面前不远,他一边将折叠梯收了起来,一边故作惊诧地对莫菲说道:“哟?你还不放心我,来接我了吗?”

莫菲使劲给了丁岚一个大白眼,绕开他走到了宇文的身旁。

“你又不听话,做不该做的事情了啊!”宇文望着莫菲,摇了摇手指,意思是指莫菲又在用感应能力跟踪他了。他脸上微笑的神情就像是在逗弄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可我担心你啊!宇文哥哥……”莫菲的眼睛里一下渗出了眼泪,顿时吓得宇文手足无措起来,他想伸手去替莫菲抹去眼泪,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上黑糊糊地沾着不少泥点,又触电一般把手缩了回来。

温雅在一旁看着莫菲,微微叹了一口气。

“唉!怎么女生全都去围宇文老师啊?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这么有魅力?”丁岚假装不满地长吁短叹起来。

丁岚的话一下提醒了方欣,她赶紧扭头去看唐考的情况,怕唐考也跟着丁岚多心。可唐考根本就没去关心方欣的动向,倒是一脸懊恼地蹲在墙边,正心痛地检查着那台肯定修不好了的摄像机。方欣站在他面前老半天,他连头也没抬,气得方欣在他的后脑勺上狠狠地敲了个暴栗。



“你是说……宇文老师是被刀扎伤的？”温雅手里提着一兜水果，有些惊讶地望着她的朋友——一个有些发胖的护士。

“对啊！我给他做的清创，他脚上伤口的形状扁平，又是上宽下窄的贯通伤，怎么可能是踩到钉子了嘛？”胖护士语气肯定地回答，接着，她又有些暧昧地低声问道，“哎，老实交代，他是不是为了你和别人打架了啊？”

“胡说什么啊？”温雅抬手轻轻打了胖护士一下。

“好了好了，不是就不是呗。”胖护士嬉笑起来，“他脚上的伤问题不大，就是今天有点发烧，他昨天晚上来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大概是为谁淋雨了吧？嘻嘻……”

“不要这么三八行不行啊？”温雅瞪了护士一眼。

“呵呵，不说了不说了，我要下班啦，昨天被你半夜叫到医院来，觉都没睡好。”胖护士摆了摆手，端着几个输液剩下的空瓶走远了。

温雅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便转身向病房走去。

刚走进病房，温雅便看见宇文已经穿戴整齐下了床，拄着一只单拐站在门边，似乎正要出门。

“你这是干什么？准备去哪儿？”温雅低头一看，宇文的右脚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只能套上一只大拖鞋。

“下午是我们班的课外活动，参观校博物馆，我得去带他们入馆。”宇文说话中气十足，若不是脸上还有些病态的绯红，温雅肯定会以为他的烧已经退了。

“你还在发烧啊！叫丁岚唐考他们去通知一下，改天参观不就得了？”温雅探手想去摸宇文的额头，却被他轻巧地让过了。

“现在都快3点了，学生们肯定已经在博物馆门前集合，我要是失约不去，岂不是耽搁了几十个人的时间？”

“可你的脚……”

“谢谢温老师的关心，在博物馆里走动不了多久，没关系的。”宇文虽然腿脚不方便，却一闪身便绕过温雅出了门。

“哎，你等等，我和你一起去！”温雅急急忙忙地将手中水果扔在宇文的病床上，追了上去。

当宇文一瘸一拐地赶到博物馆时，方欣正准备对集合的学生们宣布老师受伤的消息。看到宇文拄着拐杖的身影出现在学生身后时，丁岚摇了摇头，叹道：“真是身残志坚啊！”

“你又乱用什么成语？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唐考习惯性地拍了一下丁岚的脑袋。

“我是替你惋惜啊！”丁岚抱着脑袋对唐考叫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今天下午宇文老师来不了，就约了方欣出去玩。”

“偷听电话你还有理了啊？方欣约我出去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孤男寡女还有什么好谈的啊？嘿嘿……”丁岚发出一阵奸笑。

“造反了你啊？”唐考一扬拳头，丁岚哧溜一下躲远了。

“不好意思，让同学们久等了……”宇文话还没说完，班上的女学生们全都拥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追问起伤情来。

“宇文老师脚上有伤，不便长时间行走，我们还是赶紧进博物馆吧。”幸好温雅出来说话，才把宇文从女学生的重重包围中拖了出来。

宇文在温雅的陪同之下，慢慢走到博物馆门前的门卫办公室，他隔着玻璃窗往内一望，不禁大吃一惊！

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看报纸的老人，不正是无为子吗？

无为子的目光从眼镜后面探了出来，在宇文脸上一扫，不动声色地拉开了玻璃窗。

“前……”宇文险些开口叫了一声前辈。

“钱什么钱？这里又不用买门票，上面安排今天开馆三个小时，你可要抓紧一点时间，过了6点我就要关灯断电了。”无为子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宇文还真是没料到，行踪神秘的无为子居然会是校博物馆的看门人，他发了一会儿愣，才想起温雅还站在身边，连忙掩饰自己的失态，对无为子说了声谢谢。

无为子取出一把钥匙，插入桌子旁边的电控台，摁下一个按钮之后，博物馆那古色古香的木门后面，铁栅栏缓缓地升了起来。

“78……79……8……”无为子站在大门前，正亲自清点进入博物馆的人数，可他数到最后一个人时，声音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馆内的宇文听到老人的声音一顿，也探头出来看了一眼。

最后一个学生，竟然是柏叶伸宏！

“今天博物馆只对中文系的学生开放，我这里不欢迎你进去，请回吧。”无为子抬起大手，下了逐客令。

“我来这里，是得到了学校领导批准的，本来他们还想专门派人陪同我来参观，是我觉得那样太麻烦，主动要求跟着宇文老师的班级一起来的。”柏叶淡淡一笑，从衣衫中拿出一张纸条，递到老人面前。

无为子看了一眼柏叶手中的纸条，上面红艳艳的学校公章让他无法理直气壮

地阻止柏叶的进入。

“既然有学校的批准,就让他一起来吧。”宇文突然在无为子身旁开了腔,随后又面向柏叶补充了一句,“请你跟随其他同学,不要擅自行动。”

无为子面无表情地侧过身子,让出一条路,柏叶恭敬地向老人鞠了一躬,走进了校博物馆。

看着柏叶的背影,无为子低声对宇文说道:“我要守住大门,不方便跟你一同进去,你可得把他盯紧一点,别让这家伙弄出什么麻烦。”

宇文微微点了一下头。

走进博物馆的正厅,一个悬挂在大厅正中,顶天立地的仿制玉璋顿时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而四周的说明性画板则简洁地介绍了一下校博物馆藏品的基本情况。

“璋者,祭祀之礼器,这东西除了祭神之外,也是古代天子祭祀山川时所用的仪物,祭祀的山川越大,所用的玉璋就越大。现在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玉璋,大约有一百六十公分长……”宇文开始用温和有力的声音为学生们讲解起来。

“哇!如果是用现在这么大的玉璋,岂不是可以用来祭祀地球?”丁岚指着空中悬挂的那个仿璋叫了起来。

宇文微微一笑,说道:“玉璋除了祭祀自然,也可以用来祭神,如果真有这么大的玉璋,恐怕是用来祭祀外星人的。”

学生们一下被逗乐了,厅内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时间不多,让我们继续前行。”宇文抬手指了指内厅,学生们便开始三三两两地向内厅走去。

“你们两个给我过来!”宇文对唐考丁岚招了招手。

“干什么?”两个年轻人凑了上来。

“给我看住那家伙!”宇文用嘴朝前方一努,指着跟在学生队伍最后端的柏叶,“如果他有什么异常举止便立刻告诉我!还有,如果他想在什么地方长时间逗留,你们就上去催他走开。”

唐考和丁岚这时才察觉柏叶也进了博物馆,二人不禁有些紧张起来。而一直跟在宇文身后的温雅并不认识柏叶,便对宇文的安排感到有些奇怪。

不过柏叶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看他的神情,倒似真的对馆中文物十分感兴趣,每一件古物的说明性文字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馆中陈列并非按照朝代来区分,而是以藏品的种类来归纳摆放。转眼间,学生们便步入了古代书画的陈列区。S大的考古学在国内颇有声名,这馆中藏物丰厚便

是其实力的表现。单是书画区,就有上自唐宋,下迄明清的两千多幅藏品。

以方欣为首的一群女学生似乎对一副唐朝时期的宫廷礼乐画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正唧唧喳喳地谈论着什么,不一会儿,方欣便大声地问了宇文一个问题:“宇文老师,这幅画上的演奏者,用的是什么乐器啊?”

“哦,他们用的都是琵琶。”宇文看了一眼画作便开口答道。

“真的是琵琶吗?可他们都是横抱着的啊?”

宇文不禁笑了起来,说道:“唐朝时期的琵琶,就是横着弹的。”说着,他将自己手边的单拐横举了起来,就像抱着一把吉他。

“可是……白……”方欣又想发问,却被宇文打断了。

“你是想说白居易所写的那句名诗——‘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吧?”

方欣周围的女生们都点了点头。

“其实这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琵琶是竖着弹的,所以很方便把脸藏起来。大概那位琵琶乐伎真的是很害羞,所以出场后才用琵琶挡着脸,白老先生这么写,除了想一睹芳容之外,同时也是急于希望这位乐伎能赶紧将琵琶横放下来开始演奏啊。”

“哦……”女生们都发出一声惊叹。

“琵琶这乐器,最初是从波斯传过来的,名字也还不叫琵琶,叫‘柳琴’,乐器的个头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波斯商人们常常是一边骑着骆驼赶路,一边抱着柳琴弹奏唱歌解闷。后来传到古都长安,演变过程中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若大家有机会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就可看到一尊三彩骆驼载乐俑,那乐俑便是将琵琶横弹的。”宇文接着延伸讲解起来。

宇文所提及的内容甚是有趣,不但学生们听得认真,就连温雅也站在一旁听得颇为神往。

“其实,我们身边还有现成的一位琵琶横弹的证人哦!”宇文突然话锋一转,学生们都觉得有些奇怪,现在还有什么人可以作证呢?大家不禁有些议论纷纷。

“大家都知道,我们班上有位日本同学吧,今天他也参加了我们的课外活动。”宇文忽然把手一抬,指着站在人群最后的柏叶,学生们顿时顺着宇文手指的方向,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柏叶。

“呃?是我吗?”柏叶很是惊讶。

“麻烦你过来一下。”宇文对着柏叶招了招手,学生们立刻在柏叶面前让出了一条通道。



柏叶苦笑着摇了摇头,快步走到了宇文的身边,其他学生都很期待地看着宇文老师,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唯独方欣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捂住了嘴,因为她又想起了柏叶昨夜给她说的那番让人惊恐的话。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站到前面来吗?”宇文的口气十分平稳,就好像电视上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在与上台的嘉宾谈话。

柏叶又是何等人物,立刻明白了宇文的意思。他微笑着转身面向人群,高高举起一只手来,说道:“我证明,唐朝时期,琵琶都是横抱着弹的。因为在1300年前,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使曾经将琵琶这个乐器从中国传到了日本,日本现在的筑前琵琶,还有平家乐器,包括雅乐里所用的琵琶,全都还保留着唐朝时期的弹奏方式,都是横抱着,用拨子一边弹奏一边演唱!”

柏叶的证言让大学生们都开了眼界,人群中自发地响起了一片掌声。

“一柄古琵琶,从波斯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日本,在这样的文化贯通性下,又何必非要分出个你我来呢?大家的目光,不妨都看得更远一些。”宇文的这一席话传到柏叶的耳中,似乎又另含了一番深意,柏叶的身躯不禁微微一震。

“好了,现在大家请继续往前走,下一个馆区,我们将看到中国古代璀璨的石刻文化,在那里,我们将会看见‘东方的维纳斯’。”宇文将单拐撑在腋下,拍了拍手。

当学生们都拥入隔壁的房间时,书画区就只剩下了宇文和柏叶,唐考和丁岚则站在两个分馆间的门楣下,警觉地望着柏叶。

宇文看着柏叶,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如你所愿,奥斯丁已经无法再参与邪兵的竞争。你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我了吧?”

柏叶目光沉稳地望着四周,说道:“宇文老师不必如此多虑,你我都知道,尚有第四把邪兵没有现身,我们现在大打出手,未必是件好事。不过老师请放心,邪兵在我的手中,至少不会频繁引发血戮事件。”

宇文微微点了点头,神情复杂地说道:“赛施尔长刀已断,我原本希望能将它与奥斯丁合葬在一起。你为什么仍要拿走?难道断刀也还能继续发挥力量?”

“这……恕我不能再多说了,就让大家都过一下难得的平稳生活吧。”说完,柏叶就快步走开,跟上了其余的学生。

石刻艺术厅中,藏品主要以汉代画像石砖和唐代佛教石刻群为主,走进厅中,四周一座座千姿百态的石佛像,让人恍如步入了香火旺盛的佛院,而其中一尊高约两米的观音站姿石像特别引人注目,虽然历经历史长河的洗刷,佛像的两只手已经不翼而飞,但石像的宝冠、发髻、璎珞、肌肤,无一不是雕工细致,纹理均匀,而那观音面容端庄秀丽,更不愧‘东方维纳斯’的称号。

柏叶在观音像前站立了许久,最后竟双手合十拜了一拜。宇文本想上前去再与柏叶搭话,却被一群男生拽到了石刻艺术厅对面的金属器物展区。

这边的藏品分类做得略微有些芜杂,各色青铜酒樽与方鼎摆放在一起,而其中又混杂有式样各异的金属箭头。唐考一看到那些千百年前的箭头,便将宇文交给他的监视任务甩在了脑后,蹲在玻璃展柜前看得目不转睛。至于那些把宇文拖到一边的男生们,则是希望他能解说一下在展区东角竖立的展柜中并排陈列的许多兵器!毕竟男生们对兵器的兴趣始终要比书画石像什么的大一些。

宇文凝望着那组锈迹斑斑长短不一的刀剑,神情间竟渐渐变得严肃起来,沉吟良久,才开口说道:“这些铁质兵器都是唐代器物,埋于地下已有千年,锈蚀严重,早已不复当年的锋利,铁器的保存对环境的要求颇为严格,当年的宝刀利剑大多变成了废铁,反倒不如更早期的青铜兵器,出土时仍能寒光四射,锋利依旧。”

男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本以为宇文老师能说出一些关于古代神兵利器的逸闻趣事,现在不禁脸上都现出了失望的神情。宇文见他们这副模样,又有些不忍,便继续说道:“其实兵器的锋利程度虽然会影响士兵的作战能力,不过兵器的式样改变有时候会更加能够影响到战争的最终结局。就比如——你们眼前的这把拍刃!”

宇文用手背轻轻敲了一下展柜,示意学生们看着柜内一柄几乎有一丈长的大刀。这刀双面开刃,与传统大刀の様样颇有不同。

“《旧唐书》卷五六《阚稜传》中曾对阚稜有这样的记载描述——‘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拍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及伏威据有江淮之地,稜数有战功,署为左将军。’这个阚稜所用的武器,样式大概就和你们现在看到的大刀差不多。至于他所跟随的军阀势力,恐怕你们不少男生都听说过,名叫杜伏威!”

“杜伏威?不就是寇仲和徐子陵的老爹吗?”还在蹲着看箭头的唐考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男生们全都笑了起来,黄易所著的《大唐双龙传》在爱看武侠小说的男生中流传甚广,杜伏威这个人物在书中给人留下的印象颇深。

宇文温和一笑,接着说道:“这个阚稜在杜伏威手下统领步兵,而他的军中步兵所用的武器也以长刀居多,他能屡建战功,除了自身的勇猛,恐怕与兵器也有不少关系。这拍刃足有三米长,正常情况挥舞起来是很笨拙的,要靠它杀人如麻,大概阚稜的对手多数是骑兵!”

“骑兵冲锋一直是步兵的克星,若要想抵抗,武器一定得够长。”丁岚也不知何时跑了过来,插上了一句。

“嗯,杜伏威所处的年代还是隋末唐初各地军阀混战的年代,杜伏威代表的南方势力在与北方军阀作战时,马骑方面与北方相比差距很大,当被迫用步兵与骑兵



进行对抗时，便对武器进行了改制，拍刃长刀的威力肯定让北方军阀吃了不少苦头。唐初李世民一统中原之后，又长期与善于骑射的北方游牧民族发生战争，中原骑兵马少不精，李世民又吸取了军阀混战时的教训，从拍刃演化出有名的长兵器陌刀，发挥了自己步兵数量的优势，一步步扭转战局，李世民能成为北方民族口中的‘天可汗’，兵器改制的作用功不可没！”

听着宇文精彩的解说，男生们又忍不住鼓起了掌，可宇文脸上的神情，却仍然有些严肃。唐考靠近宇文身边悄悄问道：“宇文老师，你为什么一直板着脸啊，解说得像评书一样，他们都很喜欢听的啊。”

宇文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看到馆中关于这批武器出土的记载说明，觉得有些奇怪，你所看见的，仅是博物馆兵器藏品的一部分，而这批武器，居然都是 S 大建校初期修建校舍时发掘出来的……”

还没等宇文说出这些武器有什么古怪之处，展厅中突然响起一片金铁交加的鸣响，那些柜中陈列的金属器物，竟然全都在发出共鸣震动，就连展厅上方的好几盏照明灯也一下闪烁昏暗起来！

异像陡生，学生们顿时愣立当场，宇文抬头放眼往展厅四处一望，眼前出现的景象不禁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在踏进展厅门槛不过一步的地方，柏叶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



最先发现柏叶倒下的人并不是宇文，而是就站在展厅门前的方欣。大概只犹豫了三秒钟，方欣就抛开了害怕，迈步奔上前去，想将柏叶从地上扶起来。

“不要碰他！”宇文突然发出一声高喊，与此同时，他已甩开手中单拐，踮着受伤的右脚，歪歪斜斜地朝柏叶跑去。

方欣还没从宇文的喊叫声中反应过来，却已经动手将面朝下扑倒的柏叶翻转过来并扶为坐姿。可当她低头定睛一看，又发出一声尖叫，猛地放开了手，任由柏叶仰面倒了下去。

柏叶那张白净的脸仿佛变成一片透明的玻璃，竟可清晰地看见皮下毛细血管尽数扩张开来，细红的血丝有如一棵千年老树的枝叶藤蔓般密布柏叶的脸庞，再加上柏叶双手都捂住了胸口，面容扭曲，双眼翻白，看上去真有说不出的狰狞与恐怖。

就在柏叶的后脑勺即将着地的瞬间，方欣身旁忽然探出一只大手，一把拽住了柏叶胸前衣襟。方欣只来得及用眼角余光看见人影一晃，柏叶的身躯便被人极快地拖出了展厅。

拖走柏叶的人正是无为子，看来他仍是放心不下，一直偷偷跟在了学生们的身后。尽管须发尽白，无为子单手提走柏叶却似乎毫不费力，而当柏叶一离开展厅，那些刚才还全都在嗡嗡作响的金属器物又瞬间安静了下来，棚顶的照明灯光也不再闪烁了。

见展厅恢复正常，无为子便不客气地将柏叶往过廊立柱旁一扔，柏叶的脑袋重重地撞在立柱上，额角顿时显现出一块淤青，可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毫不动弹，不过那脸上纵横交错的血丝却渐渐淡去了。

跛着腿的宇文追了出来，学生们也随之跟出了展厅，只是全都站得远远的，不敢走近，睁大眼睛有些惊恐地望着老人与柏叶。宇文靠近之后，猛地跪倒在柏叶身边，抬手去试柏叶的鼻息，又将手按在柏叶胸前。只一瞬间，宇文的神情忽然变得有

些焦灼，他的手下，竟然已经感受不到心跳了。

顾不得许多，宇文赶紧将柏叶放平并掰开他的嘴，正要对柏叶实施人工呼吸，他却被无为子伸手拦住：“为什么要救他？这小子暴病而卒，你我都省心了！”无为子低声斥道。

“他并没有直接伤害过什么人，还罪不至死，我怎么能……”

“妇人之仁！你若……”无为子出言打断了宇文，可他自己的话还没说完，眼前突然一暗，一片不知从何而来的阴影覆盖在柏叶的身上。

宇文和无为子都是一惊，同时抬起头来望向空中，可就在他们这么一抬头的刹那，一个瘦削的黑影陡然从柏叶身旁粗大的混凝土立柱后绕出，颇有力量地一拳击中柏叶胸前的心脏部位！

柏叶喉中发出一声嘶哑的喘息，竟呼地一下坐了起来！而那黑影也就此消失在空气之中。宇文抬头察觉头上空无一物，便知自己被引开了注意力，当他立刻低头时，却只来得及看见那黑影消失前的一瞬露出一张清秀女孩面孔，这分明就是当初在夜间潜入温雅房间窥探自己的式神！只是这式神动作敏捷，身法奇快，又利用身材高大的无为子挡住了学生的视线，远处观望的学生们居然没有一人看见她的现身。

“哼，原来是式神护主，居然还声东击西搞什么障眼法，这小子潜意识里就觉得我们想害他！”无为子留下一声冷哼，转身大步走出了宇文的视线。

宇文不禁苦笑了一下，无为子刚才确实想对柏叶置之不顾，柏叶心有防范，倒也没什么错。

脸色发青的柏叶开始大声地咳嗽，坐在地上的他肩膀不住地耸动，看起来很像一个突发急病的病人。式神的那一拳，相当于医学上的胸外施压，让他已经停止跳动的的心脏又重新收缩扩张起来。宇文见他呼吸顺畅，已无大碍，便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手，对学生们喊道：“没事了没事了，柏叶心脏不太好，大家继续参观，6点整我们在大门集合。”

学生们又观望了片刻，只觉得事情发生得有些蹊跷，可又说不出什么，最后还是三三两两地散开了。唐考与丁岚默不作声地走到宇文跟前，递过宇文刚才丢开的单拐，两人投向柏叶的目光依然带着深深敌意。

宇文将单拐撑在腋下站稳，对柏叶低声问道：“刚才是因为你体内邪兵与展厅里的那些古代铁器产生共鸣，震击了你的心脏，对吧？”

“咳……好像……咳咳……是这样……”柏叶的眼神呆滞，目光发散，正抬起来抹去嘴边涎水的那只手也有些不自觉地发抖。心脏骤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非

常危险的事情。

“看来老人家说得没错，这里确实不欢迎你来参观。”宇文的笑容中透出一丝冷厉，“你事事占尽先机，也没想到邪兵会与古代铁器共鸣吧？这毛病倒是挺致命的。”

咳嗽慢慢止住了，柏叶的脸上逐渐恢复了一些血色，他转脸看着宇文，神情间不但没有半点把柄落入他人手中的沮丧，反倒有三分因为兴奋而抑制不住的激动。“宇文老师……咳……事情可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说完，柏叶便缓步向出口走去。

宇文微微一怔，目送柏叶的背影消失，直觉告诉他，柏叶的神态中并没有故弄玄虚的成分，他的眉头又慢慢地皱成了一个川字。

“原来邪兵会和古代铁器产生共鸣，那我们拿着一件古董出去，在学校里四处转一转，不就能找到第四把邪兵了？而且对付小日本也很有效。”丁岚心直口快，立刻将心中想法说了出来。

“说得轻巧，这里的东​​西是能随便拿出去的吗？”唐考已经习惯了给丁岚泼冷水。校博物馆的防盗保安系统是好几年前更新的，虽然有些陈旧，但仍然很有效，与展柜内侧玻璃近距离平行安装的多个红外探测器和展厅四个角落的高音警报器相连，任何破坏展柜的手段都会引动警报。

宇文一声不吭，对两个年轻人的话不置可否，转身再次走进了金属器物展厅，依次将所有的藏品都看了一遍，目光最后还是落在了那一大批古兵器上。

“老师，你的意思是……与邪兵产生共鸣的东西，是这些兵器？”一直跟在宇文身后的唐考忍不住问道。

“柏叶的身体一退出展厅，共鸣就消失了，感觉引发邪兵与铁器间的共鸣，存在一种必须的绝对距离，而且这距离不算短，如果硬说是那些酒樽方鼎引起的异响，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能与刀剑产生共鸣的，应该还是刀剑！”

“可这里这么多兵器，究竟仅是其中一件引发的共鸣呢？还是全都有份？如果是单件兵器的话……难道第四柄邪兵就藏在这里？”丁岚把脑袋顶在光洁透明的玻璃展柜上，望着柜中陈列的近百件兵器，颇有些无奈地问道。

“不对呀！邪兵出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而这里的陈列展品已经锁在柜中很久了，怎会有邪兵放在柜中，除非……”宇文说话间心中陡然一凛，想起了看守博物馆的无为子，难道是他将第四柄邪兵放进了展柜中？可再转念细想，又觉得不对，老人应该没有理由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之前交换邪兵时，赛施尔长刀与十字枪曾经非常接近，也没见两件兵刃间有什么古怪的共鸣，引发怪响的，未必就是邪兵。只是柏叶猝然间倒地，无为子的举动也有些紧张过头，莫非这博物馆中还另有不为人知的

秘密？

“刚才柏叶好像并不担心我们会用古代兵器对付他，恐怕就已经证明了能够引发怪响的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展品，我们即使知道存在某件铁器可以克制他，也无法做到一一验证！”唐考的分析颇有道理，宇文也不由微微点了点头。

学生们大多已经退出展厅，只剩下宇文和两个年轻人仍滞留在展柜前低声对话，温雅秀眉微蹙，远远地望着宇文，无论她如何努力地去接近这个英俊而神秘的男人，她与他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是越来越远了。

天色已近黄昏，馆内广播中响起一个柔和的女声：“博物馆今日参观时间已结束，请大家有秩序地离开……”宇文看了看丁岚腕上的手表，离6点还差15分钟，无为子提前下了逐客令，难道是有话要对自己说？

他赶紧与温雅联手，张罗着将仍沉浸在古物中意犹未尽的大学生们全部赶到正厅中，在迅速清点人数之后，宇文把学生们尽数扫地出门，就连温雅老师，也被他一并推了出去。

“你脚上有伤，不回医院休息啊？”温雅有点着急了，也不顾学生们都还在身边，隔着慢慢垂下的铁栅栏对宇文叫了起来。

“温老师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要请教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宇文说话的同时，注意到自己身后不远的地方，无为子已从一扇隐蔽的侧门走进了馆中。

“哎！你连晚饭也不吃了啊？”温雅不复往日的矜持，仍攀着铁栏对着宇文高喊，可宇文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作孽唷……”丁岚站在温雅身后怪声怪气地说话，唐考也帮腔搭调地发出咯咯怪笑。

温雅猛地一回头，狠狠地瞪了两个捣蛋鬼一眼，气哼哼地转身走了，高跟鞋用力地砸在大理石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嘿嘿！得罪温大美女，你死定了！”见温雅走远，唐考拍了拍丁岚。

“哈哈……你我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蚱蜢，彼此彼此啦！”丁岚一边笑，一边握紧了手中的一把钥匙。这是宇文宿舍的钥匙，宇文刚才吩咐给两人的任务，便是要将温雅气走，再把莫菲从宾馆中接出来，先行一步，到教师宿舍中等待。今天，又是莫菲作画的日子了。

“你们两个又在搞什么名堂？怎么温老师气鼓鼓地先走了？”方欣突然出现在二人的身边，唐考不由一愣，两人的计划中，似乎没有预想过要带着方欣，他不由得叹起气来。

“叹什么气啊！嫌我碍手碍脚？”方欣好像一眼看穿了唐考的想法，作势对唐考

挥了挥粉拳，唐考居然条件反射般缩了一下脖子，看得丁岚连连摇头叹气。

“你摇什么脑袋？”方欣斜眼瞟了丁岚一眼，“张月晨明天出院！打你手机一直打不通，打到我这里来了！”

“啊？明天出院？怎么提前了？”丁岚一下瞪大了眼睛，连忙掏出你的手机，“我忘记开机了！”

见丁岚慌张地跑到一旁给张月晨打电话，方欣便伸手将唐考拉到博物馆侧面一个没人的地方。

“干什么？”唐考居然一脸的紧张。

“你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啊？”方欣嗔道，“我们不是约了今天有正经事要谈吗？”

“哦……”唐考僵硬地笑了一下。

可方欣随后所说的话，就让唐考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怎么也无法相信，柏叶竟与宇文有杀父之仇，而威猛的玄罡居然还是杀人的直接凶手。“黄泉引路人”这个称呼，也让唐考忍不住心惊肉跳。唐考很想让方欣不要去相信柏叶的鬼话，可这段往事听起来太过离奇，反倒不像是故意编造的谎言了。

转叙完柏叶的话，方欣的神情终于放松了许多，这两天心里一直憋着这个秘密，又一直找不到人分担压力，可把她郁闷坏了。

“就算真是这样，宇文老师也是无辜的啊，他那时还只是一个两岁小孩，杀人的是他的师父啊！难道真要父债子还，师债徒弟还？”唐考很是愤愤不平。

“如果柏叶歇斯底里地要找宇文老师报仇，我还不觉得奇怪，偏偏他现在整天行踪诡异，偶尔露面又和正常人一样，让我心里更加觉得恐怖啊，只怕厄运随时会突然降临到老师的头上。”方欣焦急地揉搓着自己的羊皮小背包，手心因紧张而流汗，在黑色的皮包上留下一条不明显的水印。

“宇文老师知道这件事吗？”

方欣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柏叶接近他的原因，我也没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话。”

唐考抬头看了一眼高大的博物馆侧墙，外墙上的青色浮雕是一条面目狰狞的盘龙，龙头向下低垂，正对着唐考露出一嘴阴森的利齿。

此刻宇文正在博物馆内与无为子交谈，言谈间，两人的声调竟然不断地升高起来。

“前辈，柏叶心脏突然从内部遭受冲击，肯定是他体内邪兵与展厅内某件东西产生了共鸣，究竟那是件什么东西，前辈心中应该清楚。”

“我留你下来，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多问，此事与你无关。”

“可柏叶心怀不轨，说不定就是冲着这东西来的……”

“他若真的敢来打博物馆的主意，我让他有命来，没命走！”无为子一吹胡子。

宇文见老人实在顽固，只好放低声音旁敲侧击：“我手中还有一柄克力士剑，我能不能把长剑带到博物馆里，测试一下这共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行！”无为子居然一口回绝，“我事先并不知道会有共鸣产生，否则我绝对不会让柏叶入馆，而从明天起，我就不允许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前辈真要看着再有无辜的人卷进这场争斗吗？”温和的宇文再次提升了音量。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除非你答应接替我的位置，在S大守着这博物馆苟度余生，我才能告诉你真相！可这你能做到吗？”无为子的声音突然有如一声惊雷，在宇文的耳边震响。

宇文愣怔了好久，才完全明白了无为子的话。

“唉……当年我曾经发下毒誓，只能对能够接替我位置的人说明真相，若将此事泄漏于外人，必将遭受五雷轰顶！”无为子的声音，又慢慢变得低沉起来。

宇文沉默不语，回想起老人的过往，这样一个惯于闲云野鹤、周游天下的高人，又怎会甘心藏身于S大，数十年不见露面。若不是有张无形的桎梏将他枷锁在此，无为子恐怕也不会心情抑郁，夜夜饮酒买醉了。

“世道变了，人也老了，其实……现在还有什么守得住的呢？”说话间，一贯气宇轩昂的老人仿佛突然苍老了十岁，“我唯一的弟子早就不知所终，不过留他也无用，他那样浮躁的心境，也学不会我的雷法。这找人接班一事，其实已经无望，我努力站好这最后一班岗，也就是了。”

宇文忽然间只觉得面前这身负绝学的老人有说不出的可怜，虽然自己并不知道老人看守的究竟是什么邪物，但他既然曾与老人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现在心中所想的，就全是如何为老人分担一点责任。

“前辈，若你不嫌弃我没用，学不会你的五雷大法，我愿意接替你的位置，看守这馆中物事。”宇文把心一横，自忖反正性命也不长久，在这清静校园度过最后十年，似乎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可话一出口，他便转念一想，要是无为子答应下来，自己从此不离校园半步，那可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看见她了。

“算了吧，你这样的徒弟，我还真有点看不上呢。别离先生拿你当宝贝，我可没这兴趣。”无为子这几句话说得太过直爽，硬得宇文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看守什么啊！”无为子眼中光芒渐渐黯淡，他慢慢走到窗边，隔着窗户抬手指了指远处几栋陈旧的老建筑，“这些老房子，迟早都要被拆光的，修建成一栋栋新

大楼,那些屋梁上鸱吻形状的灵动仪,也保不了多久啦,早晚有一天,都会被砸成碎片。时代变迁,是你我的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年轻人又何必为它们抱残守缺,这么多人守了这么多年,该来的,就让它来吧!”





“我说……手机真是忘记开了……下午？参观博物馆，方欣没告诉你吗？……哪有什么爱慕学长的可爱师妹？现在的女孩子谁和你玩这个……明天早上9点？行！我来接你……说好了，肯定没问题……拜……”

挂掉电话，丁岚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在电话中反复解释了好几次自己为什么没开手机，总算让张月晨相信自己不是去泡了一天的妞。

“最近都乱成这样了，谁还有心思去泡妞？”丁岚对着手机做了个鬼脸，回头去找唐考与方欣。

“嘴！一眨眼工夫两个都不见了？”丁岚挠了挠脑袋，四周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丁岚正要用手机去拨唐考的电话，可转念一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别是躲草丛里卿卿我我去了吧？算了算了，难得你们俩有机会单独在一块儿。”

莫非歇息的宾馆距离博物馆也就十分钟的路程，丁岚没耐心继续等唐考出现，便一溜烟小跑先去了宾馆。

在宇文的吩咐下，最近两天莫非外出的接送都成了丁岚的任务，不过丁岚似乎并没有把这事当成苦差，反而还常常自作主张，超额完成任务，在宇文自顾不暇的时候，把莫非一日三餐的安排也揽到了自己身上。

丁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为莫非感兴趣，若论相貌，莫非虽然长得也还算可人，但比起丁岚的前几任女友，都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她那任何时候都苍白无比的脸色，看起来简直比还在住院的张月晨更像一个病人。更遑论莫非那乖张的脾气，大概每个接近她的人都会觉得头痛。如果硬要说莫非有什么特质让丁岚印象深刻的话，恐怕就是因为她面对丁岚永远都是一副冷漠的扑克脸吧！

轻车熟路来到莫非房间门前，丁岚正要敲门，突然隐约听见房内有争吵的声音。丁岚一惊，不知该敲门还是该走开，他愣立了片刻，好奇心占了上风，便将耳朵贴在了门上。

仔细听去，却只有莫非一人言辞激烈的声音，大概是在电话中与人争吵，可惜

这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丁岚只能断断续续地听见一些类似于“自由”、“限制”、“走自己的路”什么的话语,到后来,莫菲的声音又渐渐低了下去,丁岚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丁岚小心地从门前退开,回到宾馆大厅中,在沙发上坐着抽了一支烟,才再次向莫菲的房间走去。

敲开房门,莫菲从门缝中探出头发凌乱的脑袋,颇有些不满地看了丁岚一眼,丁岚见她眼圈微红,似乎刚才小哭了一场,心里一下有点乱,想出言安慰莫菲,却又怕她察觉自己刚才偷听。

“宇文哥哥在哪里?”莫菲难得地主动开口与丁岚说话。

“哦,他有事,说要晚一点回宿舍,让我先来接你。”

“他不和我一起吃饭吗?”

“呃……他没说来不来……”丁岚小心地斟酌着用词,生怕莫菲把门一摔,再也不出来了。

“嗯……好吧,你等我一会儿。”莫菲转身走进房间,居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门关上,只是将门虚掩了起来。

丁岚在门外足足等了20分钟,莫菲才收拾停当出了门。她跨出门外的瞬间,丁岚不由得呆了一呆,一向不施脂粉的莫菲竟然化了淡妆!在宾馆走廊昏黄的灯光下,莫菲原先略显单薄的双唇此刻闪现出一抹颇有光泽的玫瑰红,精心勾勒过的眼线也让她的大眼睛看起来立体了许多,只可惜那张清秀脸庞的苍白,用腮红也难以掩盖。

“今天晚上吃西餐你不介意吧?”丁岚所说的虽然是问句,却使用了十分肯定的语气。依他这两天照顾莫菲饮食的经验,你若真心向她询问意见,这小妮子肯定是条件反射般事事反对,但若是你早已安排停当,只待她入席,她也就顺其自然了。

果然,莫菲对丁岚的问话不置可否,却自然地跟在丁岚身后慢慢向外走去。

丁岚与莫菲刚走出宾馆大门,便被唐考看见了,方才在博物馆旁与方欣的谈话让他过于震惊,几乎忘记了接莫菲这事,直到现在才匆匆赶来。眼看丁岚就在十米开外,唐考正要招手,方欣居然一把拉住他的手,拖到路边一辆轿车后面躲藏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唐考很是不解。

“嘘……你没看见莫菲化了妆吗?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就不要去做电灯泡了吧?”方欣一脸偷窥成功的兴奋。

“你这近视眼什么视力啊?莫菲真的化了妆?”唐考不屑地看了方欣一眼。

“我戴了眼镜,视力就纠正到5.5了!”方欣不服气地一推鼻梁上的眼镜。

“就算莫非化了妆吧，可瞎子也看得出莫非喜欢的是宇文老师！她这妆又不是为丁岚化的。”唐考可不会随便上当。

“你不是说今天宇文老师不会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吗？宇文老师不在，我可不想和莫非一起吃饭，就让丁岚去对付这怪女生吧。”方欣终于说了老实话。

唐考微微叹了一口气：“今天丁岚请的是西餐啊！”

“明天我请你吃西餐还不行吗？快发短信给丁岚，就说我们有事去其他地方了！”方欣怒了，使劲拍了唐考一把。

就在两人躲在车后嘀咕时，丁岚与莫非并肩从车前经过，慢慢走远了。

S大校外有一家诺兰西餐厅，据说是法式风味，丁岚觉得其实也一般，但S大的留学生和外教们喜欢在那里吃饭，倒也搞得小有名气。

莫非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一直注视着窗外，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开胃红酒，盘中的蟹肉芝士却几乎没动。丁岚知道她是在等宇文，可她注定要失望了，宇文说过不会来的，丁岚不忍告诉她实情，也就把盘里的鲜嫩鹅肝放在一边，陪着她慢慢喝咖啡。

丁岚并不知道，宇文是否正往这边行走，莫非是可以非常准确地感应到的。她早已察觉，宇文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宇文哥哥平时对你们很好吗？”莫非突然转过头来。

“呃……”丁岚没想到莫非会对自己说话，“他一直把我们当朋友的，没什么架子。”

“他对谁都没什么架子的……”莫非的声音很小，听起来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们原来都在同一个老师门下学习吗？学……那种法术？”丁岚举起一只手，怪模怪样地做了个施法的手势。

莫非口气淡淡地答道：“我只是挂个名，我外公不会教我任何法术的，他说女孩子不需要学这些。”

“宇文老师的师父是你的外公？”丁岚啧啧称奇，“真像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我不看武侠小说的。”莫非颇认真地说道。

“呵呵，没什么，武侠小说里写的还没有宇文老师遇上的事情精彩。”丁岚笑了起来。

“精彩？宇文哥哥的痛苦，你们了解不到的。”莫非摇了摇头。

丁岚慢慢收起了笑容，其实就算是宇文在与他和唐考开玩笑而哈哈大笑的时候，他们也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宇文身上流露出的忧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宇文老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但这大概也是他们两人愿意跟随宇文老师的原因之一。

“宇文哥哥总觉得我还小，什么都不愿意和我说，其实他心里想什么，我大概能

感应到一半吧,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莫非秀眉一挑,又把头转向了窗外。

丁岚一愣,这才突然想起,面前这女孩子在第一次来到S大的时候,曾经准确地带着自己找到了宇文老师,难道她真的有传说中的读心之术?那自己现在心中所想岂不是也被她知道了?丁岚的神情一下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莫非不经意地斜眼看了看丁岚,丁岚立即双眼一闭,拼命想让自己做到一种什么也不想的状态。

“你紧张什么,我对你的想法可没有什么兴趣。再说了,除宇文哥哥之外,我对别人是没有任何感应的。”莫非白了丁岚一眼。

“原来如此……”丁岚长吁了一口气。

“回去吧,宇文哥哥已经在他的宿舍里等我们了。”莫非突然站起身来往外走。

“哎?我还没吃完哪!”丁岚往嘴里胡乱扒了几口鹅肝,抓起大衣追了出去。

当丁岚他们回到教师宿舍时,唐考和方欣已经先到了,正和宇文一起研究那柄克力士剑上的圆形徽记。宇文解开虚灵冰封,方欣则小心地将一张白纸盖在剑刃上,手腕悬空,用铅笔将那半狮半虎的异兽徽记拓印下来。

“今天晚上是西餐好吃,还是秀色可餐?”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邪兵身上,唐考却在一旁揶揄地朝丁岚挤了挤眼睛。

“命苦,什么都没吃到!”丁岚还在可惜那些被白白浪费了的鹅肝和蟹肉。

“已经出现的三柄邪兵上都有这个徽记,恐怕我们得去查查它的来历。”宇文从方欣手中接过拓印白纸,对拓印效果感到满意。

“我明天去图书馆查一下资料吧,好像那里有个为考古专业提供的特别查阅专区。”唐考自告奋勇地接下任务。

“嗯,S大的考古专业在国内考古界也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不然那博物馆中也不会有如此多藏品,说不定还真能查到一点与之相关的东西,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宇文点了点头。

莫非从进门之后就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站在玄罡身旁,不停地抚弄大犬背上光滑浓密的长毛。

“小莫!”宇文只顾集中精神控制手中邪兵,背对着莫非叫了一声。

“嗯哼?”莫非的声音中夹着三分不满。

宇文循着声音扭转头来,脸上顿时微微一怔,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莫非脸上化了淡妆。停顿两秒之后,宇文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眼前的莫非确实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总是拽着他的衣角四处乱跑的跟屁虫。

“你准备好了吗，莫非？”宇文颇为郑重地说道。

“早就准备好了。”宇文不再叫自己小莫，莫非心中突然有些激动，快步走到了写字台前。

宇文神情严肃，双手托起克力士剑，放到莫非触手可及的位置。

莫非毫不犹豫地将手搭在了剑刃上！

即使心中早有准备，通灵状态下的莫非还是将方欣吓得倒退了一步。这次莫非睁大的双眼不是翻转为白色，而是完全变为一种通透的亮黑色，那充满邪性的目光仿佛洞穿了时间与空间，直达千年之前。

随着铅笔在白纸上的游走，千年前的一幕再现于众人眼前。

克力士剑的主人，也就是为后世之人提供视角方向的那个男人，第一次出现在画面之中！不过宇文他们能看见的，也仅是他的一双手。这双大手正握着一把长柄铁叉，几乎占据了画面左侧一半的空间，左手的虎口处，文有一只栩栩如生的蝎子，而画面下方是一个坑口与地面平行的直筒形坑洞，坑中似乎倒满了半凝固状态的液态物质。虽然画面是静态的，但莫非笔下的那双手肌肉虬结，青筋暴突，仿佛用上了十二分的力气，在一旁观看的唐考等人分明可以感觉到那手中紧握的铁叉正插在坑洞中用力地搅拌。

画面的右侧，虽然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还是已在前两幅画中出现过的三名外国人，只是这次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赤裸着上身，露出精壮健美的身躯，那波斯胡人高举一柄方头铁锤，正与日本人一左一右围在一个巨大的铁台前，看那架势，两人似乎在反复用力锻打置于铁台上的一截铁条。铁台四周另有四个军士打扮的中国人，每人手中各持两把蒲扇，正拼命对着台上那截铁条扇风。那不知来历，长袍短裤的外国人，此刻也将身上长袍脱下围系在腰间，单手举起一柄铁钳，夹起另外一截黑糊糊的铁条，向锻造台走去。

整幅画面，分明就是一座集冶炼锻造为一体的铸铁工坊！

眼看莫非在纸上涂下最后一笔，又顺手将画架上已完成的素描扯将下来。丁岚连忙上前一步，接过素描的同时，抬手扶住了莫非的肩膀，他只怕莫非又会像第一次那样，作画后精疲力竭向后摔倒。

谁知莫非猛地一卸左肩，将丁岚扶在她肩上的手甩开，右手又拿起一支铅笔，居然在下一张白纸上继续画了起来！丁岚惊诧地看了宇文一眼，不知莫非为什么还要继续画下去。

宇文愣了一下，凑到莫非耳边低声叫道：“莫非！你已经画完一张了，再画下去你的身体会承受不了的！”

可莫菲对宇文的警告充耳不闻,没有瞳仁的黑色眼睛里,看不出她有任何思想上的波动。

“你不能再画了!”丁岚突然伸手抓住莫菲的右臂。

“放开我!”莫菲陡然间发出一声尖叫,浑身上下隐隐有光芒闪现,她扭头怒视丁岚,那双大眼睛里深邃的黑色忽然向外辐射开来,眼眶四周顿时绽开深黑色的裂纹。

丁岚大吃一惊,抓住莫菲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放开了。

节外生枝,宇文也有点措手不及,他腾出一只手来对丁岚连连摆手,示意丁岚退后,自己尽量放低声音,继续在莫菲耳边劝说。但莫菲再也没有理睬任何人,手下只顾极快地作画,第四幅素描很快初露端倪。

不知莫菲是否已经是在超越身体承受极限的状态下作画,这第四幅作品的笔触明显凌乱了许多,不复前三幅作品的写实风范,倒像是一幅宏大作品的起步草稿。

宇文的目光刚与画架上的作品相遇,就再也挪不开了,与莫菲的反常相比,这第四幅画的具体内容更让人惊惧不已。

画面的背景,是铅笔涂抹的大块黑色,只是在几乎同一水平面上,莫菲留出许多细小的空白点,仔细一看,那些空白点都是成对的出现,分明就是人的眼睛!而大块的黑色,就是密集的人群正从四面八方围上前来!

画面的中心,则是一场惨烈的搏杀!那剽悍的波斯胡人正用臂弯钳住一个兵士的脖颈,可无论是胡人还是那兵士,身上都各自插上了好几支飞箭。白衣的日本男人站在距离波斯人不远的地方,手中有一柄夺来的大刀,似乎刚将一个士兵砍翻在地,可他身旁却出现一个手持长刀浑身铠甲的军官,斜空一斩,将日本人手中大刀截为两段,连带着日本人的胸腹也一下破开,在空中溅涌出一簇血花,那军官手中所持的,正是赛施尔长刀!

另一个全副盔甲的军官,正高举十字长枪,满脸杀气地向已经被推倒在地的长袍外国人刺去,看那外国人赤手空拳倒在地上,面对长枪只能无助地挥舞着双手。

曾在第二幅素描中出现过的俊秀中国官员,现在也依然穿着他的那身文官服饰,正面容淡定地向画面右侧走去,他的手中,倒提着染血的克力士长剑。

地上,已经倒下十余个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诛杀中丢掉性命的中国士兵,尸堆中,有一只断手,断手的虎口上,文有一只蝎子。

宇文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张充满杀气的画所吸引,竟没注意到极度透支体力的莫菲已是摇摇欲坠,口鼻间都在往外流渗鲜血。丁岚无心去看莫菲的作品,一颗心全放到了莫菲的身上,现在一看情势不对,也顾不得许多了,他猛地冲上前去,将莫

菲拦腰抱住，硬生生把她从画架前拖开！

忽然间，画架前光华尽敛，铅笔翻转着掉在了地上，折断了笔尖。

宇文这才陡然反应过来，转身去看被丁岚抱到沙发上的莫菲。所幸丁岚及时动手，莫菲虽然气息微弱，却很快睁开了眼睛。

“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的身体承受不了长时间通灵作画啊！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外公交代啊！”宇文心中好一阵后怕。

莫菲睁着大眼睛，说道：“我只是想多给你画一幅画，能多一点帮助也好，我不能留在这里了，我已经订了……明天上午的机票……”

围在莫菲身旁的众人都是一愣，怎么莫菲突然就要回家了？不是说可以留到周五吗？

“今天大师兄给我打电话，叫我赶紧回去……否则，外公会知道我出来找你的……这次分手，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见面了。”勉力说完这句话，莫菲又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宇文咬着下嘴唇，神情颇为痛苦，在屋里来回转了两圈，突然重重一拳砸在书桌上。

丁岚也终于明白，他在宾馆门前偷听到的那个电话，便是那个什么大师兄打来的。

唐考走到宇文身边，低声说道：“莫菲如此努力，也是为了我们能赶紧解决邪兵的问题，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该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两幅画上吧？”

宇文使劲抹了一把脸，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唐考，突然笑了一下，说道：“没想到你已经比我更冷静了，看来你以后一定会成为神箭手！”

唐考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是否冷静也是因人而异的，我只是不怎么喜欢莫菲而已。”

“你说话倒是耿直，也不管人家女孩子受不受得了。”宇文回头看了莫菲一眼，后者正平躺在沙发上休息，看莫菲脸上神情逐渐放松下来，宇文也慢慢放心了。

“这四张作品连在一起看，好像还是无法明白他们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会让那位中国官员对他们起了杀心？甚至动用了军队来剿灭他们？”唐考的注意力完全转到了那四张素描上。

“奥斯丁曾经对我说过，在他们挖掘出的一份古籍中，曾经提及一个古波斯阿巴斯王朝的骑士奇怪地死在了中国，并遗失了他的战刀。这个骑士，应该就是画中这位波斯胡人！当年这场剿杀中，肯定有个波斯奴隶侥幸逃脱了，并辗转逃回了波斯。柏叶和奥斯丁之所以能找到S大来，便是因为这个奴隶留下的那份日记中，提

到了这场残酷的搏杀。”宇文终于能够将一些零星的信息拼凑在一起。

“看第二幅图，他们好像是在向那位中国官员展示自己国家所生产的锋利刀剑，难道在第三幅图中，他们就是在打造兵器吗？”方欣指了指第三幅图。

“这里很明显是在打造兵器，但这么多人一起干活，好像只是在锻造一把兵刃，效率是不是太低下了一点？而且……这几个帮忙打扇的，怎么穿的好像是军服？”丁岚见莫非呼吸逐渐平稳，便也走到书桌边加入了讨论。

“穿军服并不奇怪，因为这里并不是普通百姓的铁匠铺，而是当时的军工厂——军器监！”宇文突然语气肯定地将手放在第三幅图上。

“军器监？”

“不错，唐朝专司军队武器打造的机构，就叫军器监，下面又因职能不同，还细分为弩坊署和甲坊署。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千年以前，就是一个军工厂！还记得我在博物馆中，曾经说过那批出土的兵器有点奇怪吗？”

唐考和丁岚连连点头，白天宇文还没来得及详细说明，就被突然晕倒的柏叶打断了。

“这批出土的兵器都是S大建校时无意中掘出的，大约有各式兵器两千多件，博物馆中有兵器出土时的现场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出，出土兵器都是分类摆放的，不同兵器间有高墙相隔，这里又不是墓葬坑群，兵器肯定不是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偏又发现如此多数量的兵器，恐怕只能认为是军器监的储备仓库被发掘出来了。”

“即便如此，也没什么奇怪啊，发现一个仓库而已。”

“发现仓库倒不稀奇，发现一个装满了重要物资的仓库就奇怪了。唐朝再怎么发达，金属冶炼锻造也不是什么轻松活路，一把质地上乘的横刀，官价可以卖到2500文钱。这么值钱的军用物资，为什么会被人轻易遗弃在这里呢？当年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宇文不禁发出一声长叹。

“老师的意思是……这一切都与这几幅图上展示的事件有关？可几个外国人怎么会在中国的军器监里打造兵器？难道他们做下什么错事，才遭此灭顶之灾？”唐考满脸的疑惑。

“不知道，这个公式中的未知数太多，要求解，实在太难了！”宇文沉重地摇摇头，“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确定，在画上的事件发生之前，四柄邪兵还没有被邪灵附体，都只是普通的锋利刀剑而已，恐怕正是因为这四个外国人的惨死，才让它们变成了邪兵！”



翌日，宇文和丁岚一同将莫菲送到了机场。

更换登机牌之后，莫菲默默地望着宇文，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去吧，回大学以后别再耍小姐脾气了，找个男朋友。”宇文笑吟吟地看着莫菲，“哥哥不在身边，你可要把好关，起码也得是个像丁岚这么帅的！”

“他？”莫菲对着丁岚翻了个白眼。

“行了行了，都快走了，还不给人家一点好脸色看啊？”宇文见丁岚脸色有些发灰，赶紧打圆场。

“宇文哥哥，你还要在这里留多久呢？我……我总觉得这所学校以后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

宇文突然抬起手来打断了莫菲，大概他觉得这样的动作有点太生硬，又温和地对莫菲说道：“你能够看到过去，已经非常辛苦了，就不要再尝试去看尚未发生的事情了！答应我！听见了吗？”

莫菲眼中闪现出一点泪花，微微点了点头。

“还有，以后不要再有事没事都乱用你的感应能力，这样我也会觉得轻松一些。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再也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也不要太伤心。”

莫菲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丁岚见莫菲哭得伤心，自己的鼻子也不禁有些发酸。他还没有意识到，莫菲已经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这个花花公子平生第一次没有想从一个女孩那里得到什么，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去保护她，希望她能从此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要截止登机了，快去吧！”宇文不由分说地将莫菲往安检门的方向推去。

莫菲忍住眼泪穿过了安检门，在融入登机旅客的人群之前，她回头看了丁岚一眼，竟然笑着对丁岚挥了挥手。

“嗨！可以啊！莫菲居然对着你笑了！”宇文猛地一拍丁岚的肩膀，后者不禁傻乎乎地乐了起来。可丁岚还没开心多久，脸色一下风云突变。

“糟了，已经9点半了！我答应9点钟要去接张月晨的！”



丁岚驾驶着他的跑车风驰电掣地赶回医院，张月晨的病房却早已经收拾干净了，丁岚问正更换床铺的护士张月晨什么时候离开的，护士也说不清楚，只说一般的病人在出院这天多少都有些兴奋开心，唯独她清晨起来就有些郁郁寡欢，神情落寞。

看来张月晨还在为自己昨天没有接她的电话生气，今天又没能准时来接她，只能等到回学校见面后好好赔个不是了。丁岚有些无奈地看了空荡荡的病房一眼，转身走出了房门。

与此同时，从清晨起就一直躲在图书馆里查阅考古资料的唐考终于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找出一本与西亚古文明考古相关的书籍。莫菲留下的四张素描和克力士剑上那个圆形徽记勾起了唐考的极大兴趣，使得最近逃课有些频繁的他再次放弃了上午的课程。不过S大的图书馆里关于中国本土考古的资料颇为丰富，但对国外的考古研究就极为稀少了，唐考费了半天力气，吃了一肚皮书架上的积灰，才翻出这么一本《西亚考古史》。

可在闷头苦读之后，唐考失望地合上了书卷，书中似乎并没有他所需要的内容，所谓的西亚考古史，重点并非是西亚的历史，而是世界各国在西亚考古学方面发展的历史。唐考忍不住重重地打了个呵欠，声音之大，惹得书桌斜对面一个正写论文的女孩子厌恶地白了他一眼。

唐考对飞来的白眼无动于衷，正要起身将书放回书架，身后突然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唐考一扭头，顿时面露惊讶的神情，一个瓜子脸的漂亮女孩正站在他的身后。

“哟！张月晨！出院了啊？”唐考一边说话，一边探头往张月晨的背后看去。

“不用看了，丁岚没和我在一起。”张月晨微微地一撇嘴。

“嘿嘿，怎么刚出院就到处走啊？”

“就是因为刚出院，所以得赶紧运动一下啊，你看我这细胳膊细腿的，在医院躺了那么久，肌肉都萎缩了，不做恢复运动是不行的！”张月晨伸出自己的手臂，调皮地吐了一下舌头。



“那好办，叫丁岚早上陪你去操场锻炼吧，他大一的时候有一次踢球被铲伤了腿，也是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左腿比右腿细了一圈，哈哈……后来他每天早上去操场上做单脚跳，不出三个星期就又开始踢球了。”

“他真愿意陪我做恢复锻炼就好了！”张月晨轻轻叹了一口气，不过她眉宇间掠过的一丝惆怅很快就消失了，“丁岚说你准备把电影继续拍完，等我出院了，还是让我当女主角，是真的吗？”

“呃……”唐考不禁愣了一下，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的电影梦几乎就被无限期搁置了起来，直到张月晨提起这事，他才想起那堆被塞在床下的素材磁带。“是啊……合适的女主角太难找，就等着你回来了。”

“太好了……”张月晨轻轻地一拍掌，脸上满是笑容。“上次和丁岚赌气，一直没来参加拍摄，害你白白工作了那么久，其实我挺后悔的。”

唐考淡淡一笑，见她这么高兴，又有些不忍心说出现在的实际情况了。

“可是你缺课这么久，如果继续跟着我们拍电影，恐怕会耽误你的学习，要是期末考试挂了……”

“不会的不会的……”张月晨连连摆动她白皙的小手，“我这个学期主课不多，选修课我暂时放弃，等下学期多选修几门补上就可以了。”

唐考轻皱了一下眉头，低声说道：“张月晨，如果你跟着我们拍电影只是为了多接触丁岚的话，我可不认为你这样的状态适合做我的女主角。”

张月晨脸上笑容一滞，沉默了片刻，她才轻声说道：“我和丁岚已经分过一次手了，虽然现在又走在了一起，可谁知道呢？也许这种状况随时会结束的，如果我能留下一部与他共同主演的电影，这份记忆才会永恒吧！”

永恒？唐考大概已经听到丁岚对其他女孩子说这个词不下十次了，他不禁苦笑了一下，但至少在此时此刻，他还是稍稍为张月晨的痴情感动了，“好吧，我们一旦准备好开机，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原来给你的剧本要保留好，你不会已经扔了吧？”

“放心吧，我保存得很好，再怎么，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剧本呀。”

“嗯，说不定我以后真的成了名导演，这手写的第一部剧本原稿可是要卖大价钱的！”

“啊！那你可得好好干，我说不定以后要靠你这剧本换钱养老呢！”

两人对视一眼，不禁都笑了起来。张月晨含笑低头的瞬间，唐考看见她头上依然戴着丁岚赠送的名牌水晶头饰，这顿时让唐考回想起了那个险象环生的夜晚，当初他们就是依靠照片上的头饰，才找到了失踪的张月晨。同样是一片痴情，丁岚虽然花心，但总算还与张月晨有过一段甜蜜的时间，而易南行的付出，却是注定没有

结果。

“我是来找同学借笔记的，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要查资料写论文吗？”张月晨问道。

“呵呵，哪有那个闲情雅致？就是不想上课，逃出来看闲书而已。”

“《西亚考古史》？学长看的闲书都这么特别啊？”张月晨瞟了一眼唐考手中的书，嫣然一笑。

“嘿嘿……”唐考干笑了两声，不想再过多解释。

“好吧，我也不打扰学长看书了，你看这一桌的人，全都被我们吵走了。”张月晨示意唐考看四周，唐考才发觉刚才那位向他翻白眼的女生已经搬到另一桌去了，而自己身后的墙上，还写着斗大一个“静”字。

唐考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与张月晨挥手告别。

就在张月晨走下图书馆的环形阶梯时，宇文也恰好拄着单拐拉着扶梯走了上来。两人擦肩而过之后，宇文不禁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目送张月晨远去的唐考自然也看见了宇文，他赶紧向宇文招手。

“刚才下楼那女孩子你认识吗？”宇文走到唐考身边开口问道。

“认识啊，她就是丁岚的女朋友张月晨嘛，就是被易南行绑架的那个。”

“哦！难怪我觉得有点面熟，原来是在你们工作室的电脑上见过她。”

“漂亮的女生总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否则我也不会选她做电影的女主角了。”唐考打趣道。

“可我就因为这个女孩子浪费了不少时间！丁岚这家伙刚才把我从机场送回来，到医院附近的十字路口居然就把我扔下车了，说他要来接张月晨，叫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来。我人生地不熟的，又坐错车了，折腾到现在才回来。”宇文想想就生气。

聪明如宇文老师，居然也会犯迷路乘错车这样的低级错误，唐考不禁哑然失笑。

“算了，不说这个，你查阅资料有什么发现吗？”宇文将唐考拉到僻静的一角。

“我翻了一上午，有用的资料实在太少了，不过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发现。”唐考的笑容中颇有几分得意。

“哦？快说你发现了什么？”宇文可不想听唐考卖关子。

唐考从放在桌上的文件夹里取出几张A4幅面的白纸，递给了宇文：“这些是我分别在几本研究汉砖的文献上复印下来的，都是汉砖绘像的拓片。”

宇文仔细一看，这些拓片图案全是一些张牙舞爪的异兽，虽然大小不一，姿势各异，但都与那克力士剑徽记中半狮半虎的怪兽有六七分相似。

“关于这些野兽的名称，不同的资料上说法还不太一样，甚至有人说这家伙是

麒麟,可我这样对考古一窍不通的人也知道麒麟是有角的啊!”唐考耸了耸肩。

“呵呵,有角的也不一定就是麒麟啊,当年还有人认为长颈鹿就是传说中的麒麟,我看应该再单开一门考古生物学了,你的资料中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比较统一的说法?”

“嗯!有一块汉砖上附有文字说明,说这异兽叫什么……驺虞!”

“驺虞?”宇文低头想了一下,“驺虞是传说中的一种仁兽啊。据古文中所载,驺虞,白虎黑文,尾长于躯,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有至信之德则应之。”

“白虎黑文,那还是老虎咯?可这玩意儿看起来还有点像狮子啊。”

“呵呵,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怪不得原来一直有人说驺虞就是狻猊,而按辞海中的解释,狻猊却是狮子。说不定真正的驺虞就是半狮半虎的怪物,被后世之人误传,就拆成了两半,一半保留了原有的解释,说驺虞是白虎,而另一半则化成了狻猊,变成了狮子。”宇文博古通今,说得唐考连连点头。

“那说这东西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是什么意思啊?”

“传说驺虞不会主动捕猎活着的动物,非自亡者不食,走路时也不肯践踏到活着的花草。所以就被人们称为仁兽,如果有人在野外看见这种动物,便是祥瑞了。当然,他们相信若不是当朝出现了有大才大德的人,也是无法看见驺虞的,这就叫有至信之德则应之。”

“嘁!非自亡者不食,不就是食腐动物吗?秃鹫也只吃死物,怎么没人说它是仁禽?而且在专事伤人的刀剑上铸下仁兽的徽记,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唐考颇有些不屑。

“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位铸剑工匠的本意,恐怕是要持刀之人每次挥刀时,都能想到不杀生的仁兽驺虞,一念之间,说不定能消除不少杀戮啊!”宇文正色说道。

“可你看这邪兵出世之后,死的人还少吗?什么仁者无敌,又有谁真的听进去了?”唐考摇了摇头。

宇文沉吟片刻,说道:“人心深处的兽性,本来就难以用道德来束缚,不过让人费解的是,怎么会在三件外国兵器上,看见中国古代仁兽的形象呢?”

“这会不会是那画上的中国官员在夺得邪兵之后打上去的呢?”

“看这阴文徽记下陷之处边缘圆滑,似乎不是后期补刻的,倒像是打造之初就一体铸成。你看第三幅素描上的场景,这四位外国人明显都是精于铸造的工匠,他们居然可以非常熟练地使用中国的单室式炒炼法来炼钢,恐怕都与中国有极大的渊源啊。”

“什么叫单室式炒炼法啊?”宇文所说的东西越来越深奥,唐考已经有些跟不上

他的思路。

“喏，这画上的人，不是在搅动脚下坑中的溶铁吗？”宇文打开唐考随身带来的文件夹，指着其中一幅素描说道：“这坑是一种地炉，筑于地面以下，状如缶形或直筒形，炉口与地面平行。冶炼时先放入木炭，然后放入生铁，上面再盖上煤末之类的燃料。之后再点火、送风、封闭炉口。当生铁接近熔化时，启开炉口，用铁棍不断地搅动金属，这就是古籍记载的炒钢法了。随着炒炼的进行，碳分不断降低，金属熔点升高，生铁便粘结成一个海绵状固体块。嗯，就是这个老外用铁钳夹出炉外的玩意儿，最后再反复锤打锻造成形。”

宇文竟然对古代冶炼工艺都如此熟悉，听得唐考咋舌不已。他皱了皱眉头，叹道：“唉，说到这几个老外，关于他们的资料实在稀少，大概中国历史太过悠久，中国考古学家对本土的研究都已经忙不过来了，顾不上去研究其他国家的考古发现。凭这四张素描上情景的描绘，最后一柄尚未现身的邪兵应该属于那位死在十字枪下的可怜人。我只不过想通过他的服装样式来推测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却总也找不到佐证资料。从那人的衣着上看，似乎不是东亚民族。西亚这边已经有了一位波斯胡人，这人又是从何而来呢？”

“难怪你在看《西亚考古史》啊！”宇文看着唐考手中的书，微微一笑。

“唉，可惜没有我要的资料。”唐考有些丧气地将手中的书插回书架。

“你是凭直觉认为，这第四个人也是西亚人吗？”宇文环抱双臂靠在一面书架上。

“嗯！不仅是服装，莫非的画工了得，仔细看看，就会发觉这人高鼻深目，相貌与东方人有些不一样。怎么了？考古不也是从猜测开始吗？”

“我在想……西亚是欧洲与东方联络的通道，那里的民族交融性很强，如果西亚的资料难找，为什么不看看欧洲的资料？或许有所提及呢？”

“啪！”唐考打了一个响指，“有道理！我们就从最接近亚洲大陆的希腊看起吧！”

宇文另辟蹊径的调查建议，竟然真的因此找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在一本论述古希腊服装演变历史的书中，宇文和唐考发现一种叫 CHITON 的服装，是用大块布料横向对折之后，缝合套头而成，款式虽然非常简陋，却和画中那老外的长袍十分相似。不过那老外大概是为了行动方便，又将长袍下端两侧剪开，就如中国传统的旗袍一样两侧开衩，露出了贴身的束腰衣褂和两条毛腿。

“这……这家伙竟是个希腊人？”唐考有些纳闷地抬起头来。

“也不一定，你看这文中所述，古波斯北部的高加索地区与希腊只有一海之隔，在服装文化上也相互有所影响，这人也有可能是高加索人啊！”

“高加索人！”唐考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就算是高加索人，也够远的了，千里

迢迢来到唐朝时的中国,不容易啊!”

“唐朝时的中国,可是天朝上国啊,就像你们现在为了去美国拼命考托福 GRE 一样,那时的老外能来中国一次也是毕生梦想啊!呵呵……”宇文笑了起来。

“这么说,画上这最后一柄邪兵,就是产自高加索或者希腊了?那里又有什么特产的神兵利器呢?”唐考看着第二幅素描上手持短剑斩向大刀的老外。

“希腊铁兵我不是很了解,高加索的话,那里出产古代兵器可是收藏家们垂涎三尺的极品!高加索铁剑,分为长刀恰西克(chacheka)和短剑坎查(kanjal)两类,都是极为锋利的杀人利器!”

“这老外拿的是短剑,难道就是你所说的坎查短剑?”

“多半是了,坎查短剑的剑刃宽而薄,双边开刃,双刃锋均笔直平行,犀利如剃刀边缘,在接近刀尖处才缩窄,呈锐叶状。不过相比于刃身,刀尖处一般都要特别加厚加重,这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刺入人体了。”

“为了更好地杀人,铸剑工匠可真是费尽心思啊!”唐考叹道。

“说到这坎查,其实还有更有趣的发现,目前出土的最早时期的坎查短剑,形状与我们周朝时期的青铜短剑极为相似,尾端的空心圆环和剑柄的形制以及剑身的宽度都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怀疑远古时期,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与中国有了接触。至于坎查的母语发音(kanjal),听起来很像我们所说的‘干将’,就更让人惊奇了。”

“不会吧?坎查短剑真的与我们的干将莫邪有关系?”唐考睁大了眼睛。

“呵呵,考古嘛,猜测而已啦!”宇文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到目前为止,四柄邪兵我们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可调查得越深,邪兵身后的浓雾就越密集了。”唐考有些无奈地摸了摸额头,“四个不同国家的能工巧匠,带着他们冶炼工艺的巅峰之作,吃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最终却被人一股脑儿杀了个精光,用的还是他们最得意的兵器。也难怪这邪兵上血迹斑斑,怨灵重重了。”唐考神情黯然地坐回桌边,有些发愣。

宇文凝视着莫非留下的最后一幅素描,无论他何时打开这张画,都会被画上渗出的杀气刺得浑身一寒。若要解除邪兵上的怨灵,恐怕只能查明当年这场杀戮身后的渊源,才能想法一一化解了。

转眼已经过了中午 12 点,图书馆里的学生们几乎都去食堂吃饭了,空荡荡的阅读大厅里只剩下各式各样的课本和书包,它们都是被留下来占座位的。

宇文和唐考都有心事,也就没什么食欲,谁也没有提出离开图书馆。眼见四周无人,唐考踌躇半天,终于开口问道:“宇文老师,你听说过黄泉引路人吗?”

宇文浑身一震，望着唐考的眼神中流露出异样的神色。

“你听谁提起过黄泉引路人？”

“这……都是柏叶对方欣所说，方欣又转告我的，她不知真假，又不敢直接来问你，就把这麻烦事扔给了我。”唐考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轻松一些，无奈那脸上的笑容实在有些勉强。

“柏叶……他都说了些什么？”

唐考慢慢将柏叶的家仇与宇文的牵连说了一遍，言谈中他一直盯着宇文，见宇文脸上神色由愕然转为震惊，唐考心中明白，柏叶所言恐怕不会是虚构的。

“真言宗与我师父这笔旧账，我也是最近才得知，只是我没想到……我还欠了柏叶一笔血债……”宇文望着窗外，天上的乌云渐渐遮挡了阳光。

“宇文老师不必这样自责吧，这事又不是你所能控制的，我倒觉得柏叶有些无理取闹，他真有本事，就该去找你师父报仇啊。”唐考劝解道。

“我师父隐居已久，柏叶是不可能找到他的。这次机缘巧合遇上我这元凶，没道理会放过吧。”宇文苦笑了一下，“他认出我之后这么久，都还没有直接对我动手，也算给足面子了。”

“他哪有这么好的心，利用你去对付竞争对手奥斯丁，希望你们两败俱伤，已经够毒辣了吧！虽然现在你安然无恙，他说不定又在暗地里打什么鬼主意了。”

“嘿嘿，黄泉引路人的命不值钱，他要来拿也无妨，只是这邪兵背后定然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不可能轻易放弃。”宇文暗暗捏紧了拳头。

突然，丁岚气喘吁吁地从楼梯前冲了过来，完全不顾图书馆管理员异样的目光，高声叫道：“啊呀！你们在这里啊？怎么把手机都关了？”

“在图书馆看书，自然应该关掉手机啊！”唐考有些愕然。

“开振动不就行了？你装什么文明模范啊？”不知丁岚是遇上了什么事情，惹得他有些气急败坏起来。

“行了行了，究竟出什么事了？”宇文按住丁岚的肩头。

丁岚吞了一下口水，努力让自己平静一些，说道：“我刚才过来的路上，看见综合教学楼的工地前，停了七八辆工程车，下来一大群工人。”

“啊？怎么这个时候工地突然要恢复施工？”宇文一惊。

丁岚急了，又不敢大声说话，闷声闷气地叫道：“别忘了我们还在工地上埋了一具尸体啊！”



第三十五章

秘阵

WIZHEN

忽如一夜春风来，那片早已停工多日的死寂工地上，突然又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宇文带着两个学生在工地大门前张望，看着一辆辆工程车进进出出地装卸建筑材料，心里不禁都有些不安。

“奥斯丁的尸体是埋在工地临时管理办公室旁边的，如果他们要等到工程完工时才拆除这些临时建筑的话，就应该不会很快发现尸体吧？”丁岚自言自语地说道。

唐考所想的就更远了一些：“老师，你不是说过这片工地是日本人贷款投资，借用修建教学楼的名义来挖掘邪兵的吗？现在邪兵已经被挖走了，怎么他们还愿意继续拿钱出来建楼？”

“说不定是学校筹集到资金了，自行出资的呢？不管有没有日本人的贷款，S大总是要把这栋综合教学楼修起来吧？”丁岚说道。

“如果是学校自己拿的钱，那块牌子就该被拆下来了！”唐考抬手一指工地大门上方。那块用中日两国语言写着“理科综合教学楼日元贷款项目”的牌子已经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原来学生们投掷上去的污物稀泥也已无影无踪。

“不管怎么说，这个贷款项目签订的合同总是有效的，工地恢复施工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时候恢复施工，时间上有点蹊跷。”宇文抓了抓脑袋，又接着说道，“如果日本人当初不是偶然地选取这块地方施工，那现在恢复施工，恐怕也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柏叶的个人意见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日方的行为！”

“嗯！”两个年轻人同时点起了头。

“柏叶不会指使工人把尸体挖出来陷害我们吧？他肯定知道我们把奥斯丁埋在哪里。而且那个坑是我和唐考一起挖的，如果警察来调查，说不定会找到我们掉在那里的头发什么的，要是查一查DNA……”丁岚一下有些紧张起来。

“你是《CSI 犯罪现场鉴证》看多了吧？”唐考不以为然地说道。

“柏叶不会笨到利用警方来牵制我们，毕竟还有一柄邪兵在我们手上，如果我们被警察缠住而出什么意外，让邪兵落到警察手里，对他没有半点好处。”宇文也微



微一笑，“我估计他一直没有动我们的邪兵，只是想利用我们的力量来分担邪兵的压力，这玩意儿可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一个人体内只能容纳一柄邪兵，如果手上多一柄，就要分流一部分灵力来控制它，或者像我这样拿法器镇住。在第四柄邪兵现身前，柏叶不会急着拿走所有的邪兵。”

“我们又不是超市门口代存包裹的，他还真放心把邪兵放在我们这里呀！要是我们带着这柄克力士剑跑了，他上哪里去找我们？”丁岚耸了耸肩膀。

“丁岚，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今天早上我们俩送莫菲上飞机时，我在机场看见了柏叶，他似乎一直在跟踪我们，如果我们有心让莫菲将邪兵带走的话，恐怕柏叶会立刻动手的。”宇文有些无奈地一摊手。

“在学校里也一直跟着我们？”唐考有些不相信地看了看四周。

“学校里他没有这么做，似乎只要我们不离开学校，他就不会在意我们。”

“他怎么可能跟踪到我们每一个人啊？”丁岚有些不相信，“难道我们只要一走出S大，柏叶就会马上察觉？”

“他跟踪的不是人，而是这个……”宇文突然背转身去，将身上衣服撩开，克力士剑赫然出现在丁岚和唐考的眼前，宇文竟然将邪兵用细绳贴身缚于背上！从早晨出发到现在，他就一直在暗中运力抵抗邪兵急于融入体内的力量，现在宇文背上那些与克力士剑直接接触的皮肤开始变成了灰白色，似乎皮下的血气已经透过皮肤被那邪兵吸去。

“宇文老师，你……你这是干什么？”唐考惊问道。

“我只是想做一个试验，证明柏叶是否有跟踪邪兵的能力，顺便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让莫菲把邪兵带走，交给她的外公——也就是我的师父。把剑贴身背着，也只是方便我施法控制邪兵，以免它会突然与周围的金属器物发生共鸣。可惜柏叶十分警觉，我带着邪兵接近校门，他立刻就察觉了。也许，整个S大的边缘都已经被他布下了式神结界吧！不过这大概也能证明，在柏叶的监视下，第四柄邪兵也还没有离开S大的范围。”宇文放下身上衣服，又将克力士剑遮挡起来。

“机场过关检查得很严，就连随身携带的小瑞士军刀都过不了关，你这么大一把剑怎么可能过得去啊？”丁岚问道。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宇文眼中锐芒一闪，“机场偶尔会有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用轮椅推行着过安检，而轮椅和推轮椅一同上飞机的陪护医务人员是由机场提供的，过安检门的时候，金属轮椅肯定会让警报响起来，但安检人员一般不会对那金属轮椅进行检查。我可以事先寻找机会，将邪兵藏在这样一个轮椅的下面，过关之后，在候机厅里莫菲再伺机将邪兵取出。当然，前提是恰好有这样一位老

人需要上飞机。”

丁岚突然回想起来,上午送莫非的时候,好像确实看到附近有一个病恹恹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等着过关,这么说来,宇文的运气还不错,可他为什么还是把邪兵背回来了呢?

“就在我准备接近那位老人的时候,柏叶也看穿了我的计划,他在远处暗中出手,用十字枪的力量一下切断了那张轮椅的轮轴!轮椅被损坏的同时,我也发现了柏叶的身影,有他在暗处作梗,我也只好暂时死心了。”宇文摇了摇头。

听了宇文这一番话,丁岚不由惊愕地张大了嘴。上午自己一直跟随在宇文左右,却完全没有察觉老师有将邪兵暗度陈仓的想法,而柏叶和宇文老师在暗中已经交手了一个回合,自己也全然不知。自己一贯自负聪明,这次未免显得太迟钝了一点,大概那个时候,自己的心思都放在了莫非的身上吧。

这时,一个没戴安全帽的黑脸膛汉子从工地里走了出来,坐在路边花坛上歇息。宇文见他衣着还算规整,腋下还夹着一叠建筑图纸,想来至少应该是个工头,便假装随意地拄着拐杖向那汉子慢慢走去。

黑脸汉子见宇文靠了过来,倒也没在意,只顾眯缝着眼睛看路上来来往往的女学生们。

“大哥辛苦了。”宇文突然从兜里拿出香烟,给那汉子递上一支。

黑脸汉子有点诧异,不过还是接过了宇文的香烟。宇文也大咧咧地坐在花坛边,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这工程……大概得做多久啊?”宇文吐出一个烟圈。

“你是学校的老师?”黑脸汉子打量了一下宇文。

宇文点了点头。

“怎么?怕吵啊?无论哪里施工都是这样吵的。忍一忍不就有新楼用了?”黑脸汉子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烟熏的黄牙。

“嘿嘿,就在这附近教学楼上课,大家都习惯了清静,工地天天叮叮咚咚的,学生上课质量不好,要被扣奖金的。”

“那我可没办法,总不能先弄个隔音罩子把这工地罩起来吧,哈哈……”汉子把脸转了过去,不再答理宇文。

“要是资金一步到位,一口气把楼建起来了,忍忍也就过了,就怕像原来一样弄到一半就停工。”宇文继续向那汉子搭话。

“你们这教学楼的资金到不到位我可不知道,不过我管的这一块倒挺直爽,一次就预付了80%,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己先垫钱施工了。”

“嗯？你不管建教学楼吗？”宇文警觉地问道。

“我倒是不明白你们学校什么意思，这次我带的工程队，就只是在地基坑外建一座两层高的临时厂房，说是要放什么机械设备，其他的大活都被中建公司的人拿了，我还得看看能不能在他们手下讨点剩饭来吃啊。”

“临时厂房？机械设备？”宇文一听，便觉得其中另有玄机，“就算只是修个临时厂房，也挺辛苦吧？”

“嘿嘿……你们读书人不懂这一行，修厂房要求不高，又是临时的，四百多平方米的厂房顶多三个星期就搞定了。”

“既然这么简单，怎么不让中建公司的人一并做了呢？为什么还要单独找你们的工程队来做啊？”

“管这么多干吗？有钱赚不就行了？”黑脸汉子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转身钻进了工地。

说话的人没了，宇文也没急着走开，仍然坐在那里抽烟沉思。在远处观望的唐考和丁岚不知道宇文究竟打听到了什么，便忍不住快步跑了过来。

“这次恢复施工，不知为何要单建一个大约四百平方米的临时厂房，恐怕这又是柏叶的主意了，也不知道他要这块地方来干什么？”宇文简要地说明了刚才获得的消息。

“修建厂房需要多少时间呢？”唐考若有所思地问道，“要想知道柏叶的目的，也只有等那厂房建好了。”

“听那工头的意思，大概要三周，现在这情况，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被那个小日本牵着鼻子走呢？他有什么目的？下一步准备干什么？我们一点边都摸不到，难道我们就不可以主动出击？他要三个星期来建厂房我们就等三个星期？我们也太被动了！”丁岚终于按捺不住爆发了。

“不等，我们又能干什么呢？”宇文苦笑了一下，“奥斯丁的力量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我与无为子前辈合力对抗他，如果不是赛施尔长刀受损在先，也差点丢了性命，而柏叶心思缜密，机巧远胜奥斯丁，手中的十字枪又完好无损，你觉得我们和他正面交锋，有几成胜算？”

“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个人啊，难道他还能躲过子弹不成？”丁岚嘀咕道。

“可我们也没有子弹来对付他啊！现在我们比他更害怕见到警察，那个埋在工地里的死人就能让我们解释不清。而柏叶聪明就聪明在他做任何事都循规蹈矩，连去博物馆参观他都找校领导开了放行条，不便出现的地方他干脆就用式神来做替身，就算你我都知道他心怀鬼胎，只要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是清白的！”宇文的口

气突然变得非常严肃。

丁岚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等吧！不止是我们在等待，柏叶也同样在等待。这世上的事情，大多需要用来梳理，有时候……被动，其实就是最好的主动。”宇文长叹一声，从花坛边站起身来，拍了拍丁岚的背。

转眼之间，等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周半，11月的秋风带着一丝寒意，预兆着冬天即将来临。

这段时间里，宇文除了照常上课之外，便是大量查阅史料，寻找与那四幅素描相关的事件记载，可唐朝时期所有关于军器监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到这件事。宇文只是觉得奇怪，一次剿灭四个外国人的军事行动，算不上是什么军机大事，但也足够古怪了，为什么就没有什么见证人留下一点文字记载呢？虽然宇文在事件调查上一无所获，脚上的刀伤倒是痊愈了，原先他是安排唐考与丁岚二人每天晚上轮流去观察工地上的动向，现在他可以不用单拐了，最近两天便是他亲自去监视的。当然，脚伤痊愈对宇文来说，还有另一个好处，他总算能把以照顾他起居为名而纠缠不清的温雅老师甩开了。

而柏叶除了每周两次准时出现在宇文的课堂上，其余时间却是不离留学生宿舍半步，完全没有什么准备兴风作浪的意思，乖得实在有些不像话。不过宇文相信，柏叶的式神肯定会无时无刻地以某种形象在校园中四处游荡，直到第四柄邪兵的出现。

奥斯丁的失踪终于引起了留学生管理处的注意，最初管理处想联系奥斯丁的家长，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因为耐不住寂寞，偷偷跑回家去了，然而他们却意外地发现奥斯丁留下的那些家庭电话都无法接通。多方寻找未果之后，管理处报了警。警察们仔细查证之后，终于明白了，这个自称是希腊人的老外，一切身份都是虚构的，他遗留在宿舍里的护照、来华签证申请表、出入境证件都不是真的。由此看来，他的失踪几乎就是必然的。不过他潜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警察们很难明白，也很不愿意去弄明白，在确认了责任不在己方之后，他们选择了沉默。不过这些幕后的事情，宇文他们是没有机会知道了。

刚开始的几天，丁岚还有些紧张工地上那具尸体，可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建筑工人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动那块地方。丁岚便放心了，又没心没肺地到处玩耍起来。而一贯沉得住气的唐考，却有些焦急起来，不知为什么，他的内心深处总是隐隐期待着事态的爆发，可四周却平静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大脑里那根总

是处于绷紧状态的弦,也开始有些疲惫了。到了第二个周末,唐考甚至在考虑是不是真的应该和张月晨商量商量,恢复电影的拍摄了。

第三周的星期五晚上,宇文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看到的東西。

一辆货运公司的重型卡车在深夜时分驶入了工地,留守在工地上的一队工人很快将车上好几个封装严密的货箱搬进了临时厂房,那黑脸工头果然守时,还没用三周就把临时厂房完工了。

货物卸下之后,工人们并没有急于拆开封装,相互间招呼了一下,便关掉照明灯光,一同退出了厂房。一直躲藏在厂房背面窗外偷窥的宇文不敢太造次,直到最后一个工人走出工地,夜间值班室的灯光也熄灭之后,他才悄悄潜入了临时厂房。

宇文不敢开灯,只能借着窗外的微弱月光,小心地端详着厂房内的一切。

四个足有三米高的大木箱立在厂房正中,围成一个半圆形,投在地上的黑影活像四条巨汉,另外又有五个一米见方的小木箱散乱地放在四周。宇文围着那几个大箱子转了两圈,用小手电照了照,黄白色的木板箱上只印有一个大大的箭头指着上方,表明这几个木箱不能倒置,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标志能指明这箱内装了些什么。宇文用手嘣嘣地敲了几下箱壁,又搭手试了试木箱的分量,沉重的木箱完全不能挪动半分。

宇文皱着眉想了想,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那几个小箱子上。他随便拣中一个小的,摸了摸边角处的铁钉头,又用手电照了照四周,找出一把工人们遗留在厂房内的铁撬。

有工具在手,宇文毫不费力地撬开一个小木箱,揭开木盖板,下面全是剪成碎条状的海绵。宇文把手插进海绵中四处摸索,竟掏出两件硬邦邦的金属器物!

宇文定睛一看,这两件东西,一件是金刚羯磨杵,一件却是心经手摇铃,二者都是佛门法器,分属诛魔和息灾两大法门。宇文没想到箱子里会翻出这样的东西,不禁愣立了片刻,他又把双手一起探入箱中,而这一次,他居然抱出一个光灿灿的日式铜磬!

这个柏叶,究竟在搞什么鬼?弄这么多法器到这里来,难道要做一场全盘的水陆大会?宇文挠了挠脑袋,将几件法器重新塞回木箱中,他正要用铁撬将那箱盖钉回原样时,外面值班室的灯光却亮了!

宇文一惊,不敢再敲打木箱,蹑步跑到窗边探头望去,好像是外面来了一个人,正与值班室的老人交谈着什么。二人寥寥说了几句,值班老人便又熄灯睡觉去了,另外一人却径直往临时厂房这边走了过来,看那黑影的形体高矮,竟有几分像是柏叶伸宏。

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柏叶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出现?是来审视刚刚运到的法器吗?宇文来不及细想,匆忙地将撬开的木板搭在箱子上,便跳出了后窗。他并不急于逃走,而是蹲在窗台下继续偷听屋内的动静。

随着“啪嚓”一声,厂房里一下变得灯火通明,进屋的人顺手就推上了电闸。宇文凝神闭气,一边默念静心咒,一边悄悄地向屋内张望,生怕屋里的人察觉了自己的存在。

进门的果然是柏叶伸宏,在这夜凉如水的深秋,他也仅穿了一件单薄的灰色衬衣。柏叶神情淡定地在厂房内走了一圈,似乎在查看房内是否还有其他人。宇文虽然一直默念静心咒,心脏还是不自然地加快了跳动,柏叶只要一动那个木箱,就会发现有人过来了。

突然,柏叶闪电般探出双手,十字枪极快地在空中一旋,就在这长枪的一挥之下,那五个小木箱的顶盖全都被掀开了!在窗外看到这一切的宇文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样柏叶就不会发现其中一个箱子的顶盖已经被人动过了。

柏叶不慌不忙地将箱中法器一件件拿了出来,五个木箱里竟然放了三十多件各式法器,除了宇文刚才看见的金刚杵和手摇铃,还有大量的长明铜灯、莲花座和胜利幢,足足铺了一地,更有几大捆法绳和纸幡散乱地摊在四周,看得宇文眼花缭乱。

最后一个木箱里提出来的,却是一个又沉又大的铁皮桶。柏叶刚用十字枪将桶盖削开,厂房里立刻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血腥味。宇文在窗外也嗅到了些许刺鼻的血腥气息,心中不禁有些迷惑不解,如果柏叶是要用这些法器布下一个法阵的话,这桶鲜血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柏叶小心地将木箱和碎海绵清理到厂房墙边,又将各式法器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摆开,饶是宇文见多识广,一时间也看不出这些法器布下的究竟是什么阵势。柏叶拉开那浅黄色的法绳,在绳上穿满了纸幡,接着又在厂房中央围出一个巨大的四方形,足有四个拳击场那么大。而那几个尚未拆封的大木箱,就处于这四方形的中心。

柏叶千里迢迢从日本将法器送到中国,精心布下法阵,却颇为随意地从厂房门外提来一把用过的长拖把,塞进那大铁桶中饱满一蘸。接着,宇文便吃惊地看着柏叶提着那血淋淋的拖把,开始在地上龙飞凤舞地画下巨大的花符。

那桶中鲜血被柏叶这样四处泼洒,厂房里的血腥味就更加厚重了,而且血红色的符文上方,竟然像蒸发的水气一般,升腾起一层淡淡的红雾。宇文使劲抽了抽鼻子,暗暗惊呼道:“好家伙!用的居然是山魈血!这么大一桶,得杀多少只山魈啊?”

山魃又名山泉，形似人，黑色多毛，逢人便笑，其实只是一种猴类，据说山魃常与阴间恶鬼混在一起玩耍，也算是通灵的兽类了。在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正月初一燃草，放爆竹以避山魃恶鬼”这样的记载。可怜被柏叶看中其血中的邪性，招此杀生之祸。

柏叶用拖把画出的血字越来越多，宇文仔细辨认了半天，通晓梵文的他却完全看不懂柏叶笔下的符文，只能看出那些巨大的文字笔画间有意无意地将摆放在地上的三十余件法器串在了一起。这么一个怪异的法阵，用的又是山魃血，只怕带来的不会是什么好事，宇文开始暗自思忖，是否应该出手阻止柏叶的行为了。

柏叶从内向外画去，地上的血字一直延伸到距离四面墙下仅有四五米的地方，他重重地画下最后一钩，桶中的鲜血也耗尽了。柏叶歪着脑袋看了看地上，似乎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他哈哈一笑，将手中的拖把往墙边一扔，居然在法阵外围就地盘腿坐下了。

只见柏叶口中念念有词，手指尖端处竟又垂下细长的红线。宇文曾经见过柏叶用这一招式神术变幻出凶猛的白虎，心下不由一紧，不知这次柏叶又要幻化出什么式神。

随着垂在地面上的红线不住地跳动，那原先用来装鲜血的铁皮空桶居然也跳将起来，翻滚着落到法阵中央，砸出“当啷”一声脆响。

柏叶忽然暴喝了一声：“起！”那铁桶居然呼地一下拉长了，幻化出一个上身赤裸，腰围布裙，高大魁伟，并一脸愤怒的怒目金刚！

“力士那罗延！”在窗外偷看的宇文忍不住低低地叫了一声，所幸没有被柏叶听见。

那罗延(Nryana)在梵语中，有坚硬无比、金刚不坏的意思，自古便是佛门的护教力士。柏叶幻化出来的这尊金刚力士足有三米高，浑身饱满虬结的肌肉还散发着铁器般的乌黑光泽，不过这也难怪，毕竟是用铁皮桶幻化出来的式神。

力士那罗延在柏叶的控制之下，张开蒲扇般的大手，轻而易举地将四个大木箱的板壁拆了下来，露出一层塑料薄膜的衬里。当宇文看清那塑料薄膜包裹着的内容时，他吃惊的程度比看见柏叶幻化出一个金刚力士还大得多。

那四个箱子里面所装的，竟然是好几件个头不小的精密机械部件！

那罗延将手中拆下的木板随手一甩，三米高两米宽的厚重板壁就像几块泡沫一般飘了出去，撞在水泥墙上变成了碎片，虽然这那罗延只是一个式神，但它的力量也着实有如真正的金刚般惊人。

如果柏叶只是借用式神的力量拆开巨大的木箱，宇文倒也不觉得奇怪，接下来



发生的事情,便让宇文感到十分诡异了。粗野豪迈的力士那罗延竟然将那几件沉重无比的机械部件搬到一起,顺手操起从木箱中散落出来的几件工具,开始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对这些部件进行精密的组装!

一个鲜血绘成的法阵上,四散着大量佛门法器,法阵的中央,站着一个怒目圆睁的金刚力士,而这金刚力士,竟然在组装一台大型电子设备!宇文看着这匪夷所思的场景,只觉得有说不出的怪诞!

坐在法阵外围的柏叶此刻正双目紧闭,满头汗珠,似乎将全身灵力都贯注在这尊金刚身上了,其实,真正在进行组装的,应该还是柏叶本人。式神,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看着柏叶的现状,宇文心中十分清楚,此时的柏叶正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式神的力量越强大,本体的力量就越弱小。如果这时宇文对柏叶发动攻击,恐怕柏叶完全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但宇文犹豫再三,还是将手中青芒四射的虚灵枪收了起来。一来,他始终不愿意乘人之危;二来,好奇心也在驱使他停手,毕竟宇文也想知道,这个金刚力士究竟组装的是什么东西?

大约耗费了四十分钟,那罗延终于停下了手上的活路。随着柏叶疲惫地长吐了一口气,高大的那罗延也仰天倒了下去,待到落地震起的尘土消散时,金刚力士又重新变成了一个铁皮桶。

柏叶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口中念叨着经文,顺手拿起法阵中的一个日式铜磬敲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越的震响。可就在敲打的一瞬间,柏叶仿佛发现了什么,他一把抱起那个日式铜磬,在灯光下细看了一遍,随即,柏叶脸上露出了微笑。

“宇文老师,出来吧,躲着看什么呢?”柏叶突然将手拢在嘴边,放声喊了一嗓子。

宇文大吃一惊,不知道柏叶怎么会察觉到他的存在。但他转念一想,就很快明白了,自己刚才也摸过那个铜磬,一定是将指纹留在了上面,而式神倒地时溅起的飞尘洒落在铜磬上,便将指纹显现了出来,柏叶心细如发,对自己的指纹一定非常熟悉,一看到那铜磬上有陌生的指纹,便立刻察觉这里有外人。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宇文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他纵身一跳,从窗外跳进了厂房,笑着向柏叶走去:“柏叶同学,你好有雅兴啊,这三更半夜的,还躲在这里一边修炼,一边做科学实验啊?”

柏叶淡淡一笑,说道:“宇文老师来得正好,这科学实验还没有做完,正等着你来指导呢。”

宇文嘴上说着话,目光却一直注视着房间中央的那台机器,刚才在屋外隔得太远,看不清这机器上写的文字,现在有机会接近机器了,宇文终于看清了那上面写

的是什么。

那台机器上分别用英文和日文写着相同的内容——大功率准分子激光焊接器。

刹那间,宇文全明白了。柏叶想做的事情,是将那柄已经断为两截的赛施尔长刀重新焊接起来,而这地上的大型法阵,却是为召唤刀上的邪灵而准备的招魂阵!



第三十六章

尸变

SHIBIAN

当宇文明白柏叶的意图之后，惊愕之情一下溢之于表。真言宗的和尚们向来是以退魔术而闻名于世，看地上那些佛门法器所构成绳缚架势，方寸间透出一股凛然正气，俨然是真言宗缚魔索阵法的缩小版本。可这地上用鲜血绘成充满邪气的招魂阵，无疑又是阴阳道中揽收地灵以便召唤亡魂的血祭邪法。一正一邪两大法阵，竟然在柏叶脚下完美重合！

雨夜一战，塞施尔长刀断为两截，长刀上所附着的邪灵也随风散去，而柏叶的目的，自然是想用邪阵招魂，使那邪灵凝聚成形，再用缚魔索将邪灵固定在法阵中心，焊接断刀的同时强制将邪灵重新注入长刀。可宇文所知甚博，却也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同时驾驭正邪双阵。姑且不论双阵同时发动时如何一边控制阵中邪灵，一边分心焊接长刀，单是平衡体内正邪两团气劲，便已经极不容易了。以柏叶这样的年纪，怎会有如此不凡的修为？

“宇文老师不用担心，虽然这裂轮招魂阵所用的山魈之血邪气极烈，但我这孔雀明王缚魔金刚索也足以压制了。”柏叶颇不经意地向宇文介绍，那口气轻松得就像是在说做菜时可用豆腐分担火腿过重的咸味。

宇文神色凝重地在那法阵外围观望了片刻，说道：“你为了重铸塞施尔长刀，倒是煞费苦心，可这正邪双阵力场重合，并非阴阳术中奇偶互转那么简单，你就这么有把握控制？”

柏叶笑道：“老师肯定是误会了，术法之修，讲究一灵贯通，正邪双生双息，却是术界大忌，我再有天大本领，也不敢一人同时驱动两大法阵啊。缚魔索至阳，裂轮阵至阴，若是让那正邪气劲在我体内相撞，我岂不是要神魂俱灭？倒也不是我自负，只怕天下术士还没有哪一位能有这样的能力吧？”

宇文冷冷地看了柏叶一眼，应道：“我并不奇怪你架设双阵，只是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不应该有这样超凡的修为，不过你天资聪颖，若是假与时日，同时驾驭正邪双阵也不是没有可能，别离先生六十大寿时，还曾经出手戏耍，同时驱动三阵，两奇一

偶三生三息,让一帮做学生的叹为观止啊。”

宇文这么一说,其实也是胡说八道了,别离先生当年确实尝试过以一己之力同时掌控双阵,但那双阵都没有什么威力,只是好看的花架子而已。宇文诈取柏叶,是怕柏叶有心向师父寻仇,先放出大话来,让柏叶心有顾虑而已。

柏叶虽是半信半疑,但神情还是谦卑了一些:“别离先生是老前辈,实力深不可测,若说天下真有人能共驱阴阳,恐怕也只能是别离先生这样的高人了!只是不明白,别离先生如何解决心脏处动脉血与静脉血平稳过渡的问题?”

正邪气灵,就如人体内的动脉与静脉一般,裹挟着鲜血在人的身体里循环,但正灵走向与人体血液流动方向相同,发于心,收于表。邪灵则与鲜血逆路而行,反向循环,所以术士们都只能专修一脉,若是硬要两脉灵力并行,在心脏血液轮回处必然会有所冲突,那恐怕只有暂停体内血液循环才能做到了。柏叶所问的问题,便是同时驱动双阵的关键,修行浅薄的宇文哪里回答得出来,他眼珠一转,答道:“我资历低浅,还无法得知别离先生法术的秘要。不过世间事难有绝对,肺动脉中就流淌着静脉血,至于如何均衡灵力,你若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还是当面询问吧。”

“别离先生退隐山林,早已闲云野鹤不问世事,真不知我何时才有缘得见。”柏叶脸上居然露出心驰神往的神情。宇文虽觉得自己有些小人之心,也还是忍不住心中暗想,如果当年真是师父害死了柏叶的父亲,柏叶若有缘见到老头,只怕来不及探讨灵法,便要动手出刀了吧!

“且不说这些,你既然也不能同时驱动双阵,那这台已经准备停当的大戏,又由谁来唱啊?”宇文右手一晃,指向地上那颇为壮观的法阵。

“老师难道忘了我还有式神吗?”柏叶看来似乎胸有成竹。

“胡扯!式神自身没有血肉,顶多只是你思想的延伸,如何能承担驱动法阵的力量?”

“式神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但若有合适的灵媒,就另当别论了。”柏叶双掌并拢,用力搓了一搓。

“灵媒?”宇文一愣。

突然,一阵细碎的响动从远处传来,伴随着嘎嘎两声凄厉的老鸱怪叫,仿佛有人在工地的细沙碎石上行走,宇文侧耳倾听,那声音又突然消失了。宇文扭头去看柏叶,柏叶的脸上却挂着神秘莫测的微笑。

稍过片刻,一串单调的脚步声在厂房外响起,并一步步地接近了大门。声音传到宇文耳中,他只觉得来人步伐有些沉重,速度也比常人慢了不少。宇文手中不由暗暗蓄力,一边盯着大门,一边用眼角余光监视柏叶的异动。这位不期而至的来客,

看来便是柏叶找来共同驱阵的帮手了。

随着“吱呀”一声，厂房的大铁门被门外的来客缓缓推开。当灯光照射到来人的脸时，宇文的胸口仿佛被人重重地捶了一拳，只觉得呼吸也不顺畅起来。

来人竟然是早已死去多日的奥斯丁！

宇文目瞪口呆地看着奥斯丁缓步向自己走来，人死不能复生，那夜自己曾亲手确认了奥斯丁的死亡，他为何还能站在自己面前？然而，随着奥斯丁的逐渐接近，宇文心中情绪也由惊惧转成了愤怒。

奥斯丁，确实已经死了，现在宇文所看到的，只是柏叶用尸行术操控的一具尸体！宇文最初听见的那阵声音，便是奥斯丁的尸身从埋葬他的泥土中爬出时发出的响动。

灯光下，奥斯丁那原本顺滑漂亮的棕色头发已经毫无光泽，活像一丛枯草，两鬓间还粘挂着点点潮湿的黑色泥土，曾经充满迷人魅力的蓝色眼睛，此刻也只是呆滞地瞪着前方，变成一对黯淡无光的玻璃珠，那张英俊的脸上，竟现出可怖的青色尸斑！看着曾经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具僵尸，即使他生前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宇文现在的心中也只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

“柏叶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你利用了活着的奥斯丁，把他推向了绝路，现在他已经死了，你居然还不放过他？”宇文忽然暴跳如雷怒斥柏叶。

“杀他的是你，不是我，我又没什么心理负担。”柏叶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我现在只不过借用一下他的尸身做灵媒而已，等事情完毕，我自然会让他入土为安。”

“你……”宇文怒火攻心，脸上顿时现出一片红潮，但他深知当前状况不可乱了方寸，无论柏叶如何，他也得努力去克制心头的一团怒气。想到这一层，宇文用力抓扯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目光开始冷静地在步伐僵硬的奥斯丁身上来回扫动。

“奥斯丁已经死了两周有余，虽然出现了尸斑，尸身却基本没有腐坏，估计是你早就有心借用他的尸身，在埋葬尸体的地方做了手脚吧？”宇文扭头瞪着柏叶。

“自从我在塞施尔长刀上用激光切割做下眼睛无法分辨的细微损伤时起，我便开始为今天做准备了，你们埋下尸体的第二天，我就用地灵术在地下将尸体与水气隔绝，并降低了地下的温度。世事如棋，多想几步总是有好处的。”柏叶的声音中微微有几分得意。

“塞施尔长刀因你而断，奥斯丁可是死在你的手中了，你就没有一点良心不安吗？”宇文低下了头，不忍再去看奥斯丁，额前乱发遮挡了他的脸，柏叶也看不见他

现在究竟是什么表情。

“良心不安？我们并排站在教室里的那一天起，便注定是一出三国演义了，尔虞我诈又有什么稀奇？”柏叶冷笑道，“你以为奥斯丁不想将我致之于死地吗？他明知道可以另行用血饲喂邪兵，却还是提着十字枪四处去杀人，说穿了，不就是为了先行一步发现十字枪的攻防弱点吗？这样他才可以在邪兵交换之后将我一举击败。”

“无论如何，奥斯丁是光明正大地做恶人，从来不为他的杀人恶行找借口，相比之下，他的坦诚倒远远胜过某些人的阴险诡计。”宇文的语气中颇有嘲讽之意。

柏叶倒也不生气，继续说道：“同样是竞争手段，讨论哪一种更符合道德观念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只要看谁最先达到目的，也就是了。奥斯丁曾经与我谈起他的故国目前所处的严峻环境，国力有限，对抗中难免处于下风，就算取得邪兵相助，似乎也难以改变大局，迫不得已，他便要思考如何将那邪兵用于恐怖主义行动之中了。”

“奥斯丁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他取得邪兵的目的是想要恢复琐罗亚斯德教的往日荣光，怎么会去替阿拉伯人做事？而且恐怖主义行为只会伤害无辜，毫无可取之处，他参与邪兵争夺，难道就想做一个恐怖分子？”宇文猛地抬起了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嘿嘿，别看奥斯丁平日冷血得厉害，一旦提到他的故国，心性仿佛就变了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故国人民的安全高于教派之争，若真的打起来了，他肯定会去帮忙的。奥斯丁当时还说，如果宇文老师在场，定会说出一些谴责他的陈词滥调，其实宇文老师在第一天上课时所说的聂政刺韩王的故事，不就是典型的个人恐怖主义吗？为何宇文老师会认为聂政是个英雄呢？再算上刺杀秦王未遂的荆柯、张良，《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要离，中国人观念中的英雄们，有不少都是恐怖分子呢。”柏叶哈哈一笑。

“宇文老师如果不介意，就请站开一些，我这就要施法招魂了。”柏叶忽然把笑容一收，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

“嘿嘿，我怎么会不介意呢？”宇文手下“嚓”的一声，长枪陡然现形，戟指柏叶的胸膛，“我可不喜欢在你施法的关键时刻偷袭你，你还是把断刀交还给我吧，我会给奥斯丁的遗物找一个合适的去处。”

“刚才我在使用式神那罗延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偷袭我的最佳时机。老师为人还是太善良，黄泉引路人这个职业，恐怕并不适合你。”柏叶摇了摇头，从衣兜中拿出一个手机，随意地按动了几下，开始给宇文播放一段不是很清晰的视频。

在手机那不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间放有一张大床的卧室,卧室里很是黑暗,只有床头的一盏小台灯放出昏黄的灯光。宇文脑海中微光一闪,只觉得这房间有三分面熟,但怎么也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了。

视频镜头慢慢向床头推动,已可模糊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当镜头靠近台灯时,宇文的眉毛微微跳动了一下。

床上躺着的竟然是熟睡中的温雅!只见温雅神情安宁,一条白皙的手臂搭在被子外面,连带露出了浑圆的肩头,靠近手边的地上还铺着一本折页杂志。

原来这里是温雅老师的宿舍!宇文不禁暗暗心惊,难怪自己觉得有些面熟,那次醉酒之后,自己不就是躺在这张床上吗?

镜头继续移动着,居然缓缓探到了床下,床下一片黑暗,摄像的人又推亮了一支手电,电筒光照下,一枚黑黝黝的工业火雷管出现在宇文眼前!这枚火雷管被人用胶带紧紧粘在床板下,一条被特意剪短了的导火索贴着雷管垂了下来。镜头再向床下深入了一些,宇文更加吃惊地看见,一个火红色的独角小鬼正牢牢地抱住雷管,手电筒的光惊动了小鬼,它竟然扭头对着镜头做了个狰狞的鬼脸,露出一口东倒西歪的烂牙。

“中国黑市上的东西还真是价廉物美,这样一枚威力巨大的火雷管,要价也不过区区 25 元,和一个火灵魅绑定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意念控制炸弹了。”柏叶将手机收进衣兜。

“你弄错了,我和这女人没关系。”宇文面无表情,手上的长枪更无半点震动。

“真的没有关系吗?那我现在就炸死她好了。”柏叶的嘴角微微一翘,神情中露出几分顽皮。

宇文沉默许久,突然放下了长枪,他怒视柏叶的那双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了。

“我一直认为黄泉引路人见惯了生死,不会被这样无聊的威胁所胁迫,没想到宇文老师会这样特别,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黄泉引路人吗?”柏叶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

“你这样不尊重生命,也算得上是真言宗的佛教徒吗?”宇文的声音异常低沉。

“我所尊重的,只是我认为有价值的那些生命!比如你,和我自己!”柏叶一字一顿,“千万不要妄想在我施法之后偷袭我,更不要想在我施法完成之前离开这里,雷管的引爆对我来说,只需要心念间的一动!”

宇文被迫向后退开了几步,眼睁睁地看着柏叶做施法前的最后准备。

在柏叶的操纵下,奥斯丁的尸体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傀儡灵媒,慢慢走进法阵中央,在那台激光焊接机旁站定了。猝然间,一个俏丽女孩的身影出现在奥斯丁的身后,这个女孩形貌的式神宇文已经见过多次,她的力量似乎非常接近柏叶的本体。

柏叶左手用力一握，那女孩便从身后将奥斯丁抱住，紧接着，式神便和奥斯丁的躯体渐渐重合在一起。宇文神态漠然地看着这一切，柏叶居然可以用式神潜入人体来控制对方，宇文的心中隐约猜到当初桀骜不驯的隋凌为什么会被警方宣布为自杀了。

柏叶尝试着操纵奥斯丁的身体做了几个简单动作，刚才的奥斯丁只是受尸行术控制，连走路都很笨拙，此刻被式神附体之后，却扭腰踢腿，动作流畅得完全不像一个死人。柏叶不禁赞叹道：“果然不愧是古波斯‘不净人’，生前就已经将身体调整到和灵力结合的最佳状态，我的式神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他的身躯。”说完，柏叶又转头看着宇文问道，“中国古代湘西一带曾经传说有一种赶尸之术，可让那些客死异乡的死人自行走动，千里迢迢走回故乡再行埋葬。我这式神附体之术与赶尸术相比，也不逊色吧？”

宇文冷冷地看着柏叶，道：“赶尸术怎敢与柏叶同学的式神相比？那都是一些流落江湖的人弄出来的障眼把戏而已，每次赶尸，都是将尸体四肢头颅剃下，再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各自背上几块，一行人浑身上下罩上黑袍，一路吆喝赶尸，让常人不敢接近，等到达目的地，也借口不得惊动死者，不许死者家属接近，一切入棺细节，都由赶尸人操办，等将尸块重新缝合，穿上寿衣置入棺木之后，才让家属瞻仰遗容，落叶归根。”

宇文的一席话，让柏叶不禁喟叹起来：“原来世间俗人，竟也有这样的手段。”

“控制裂轮招魂阵，需要灵力在招魂者体内周转，可奥斯丁体内血液早已经凝固，你怎么引导这团邪灵气劲？”宇文对柏叶的精心策划仍有一些细节不太明了，现在既然无力改变什么，他索性问个明白。

“血液虽然已经不再流动，但他体内筋络血管仍在，我在奥之院研习医道多年，这人体血管的走向，在我的大脑里已经有一个完整的模型，我只须控制式神之灵在奥斯丁体内按照血管走向循环，也就可模拟他本人施法了。”柏叶微笑着指了指自己的额头，似乎在证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那你所控制的邪灵气劲，也要在奥斯丁的心脏处模拟出气劲搏动的效果吧？”宇文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自然，怎么？问得如此详细，宇文老师也想学这门法术吗？”柏叶微微有些诧异。

“没什么，只是原来看书时留下的坏毛病，喜欢追根究底而已。”宇文把头转向了另一边，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此时此刻，就在学校的另一端，宇文的那间教师宿舍里，捆绑在那把克力士剑

上镇压邪灵的定灵珠突然闪现出微弱的蓝色光芒，而包裹着克力士剑的虚灵冰也发出“咔嚓”一声，出现了裂痕。一直懒洋洋地卧在客厅里的玄罡双耳陡然一竖，似乎察觉了定灵珠的异动。它快步走到卫生间前，用头顶开卫生间的门，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浴缸中的克力士剑，忽然闪电般扭转身躯，加速奔跑冲回客厅。只见一条矫健的黑色身影一跃而起，从那八楼高的窗户跳了出去！

柏叶这边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在那台巨大的激光焊接机通电运转之后，柏叶才走到厂房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里，打开一个铁皮工具箱，那柄断为两截的塞施尔长刀竟然就这样和十余把锤子扳手堆放在一起。宇文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懊恼不已，早知道柏叶会把邪兵藏在厂房里，自己刚才独自闯入时就应该好好搜查一下了。

柏叶取出断刀，走到宇文跟前轻轻叹息了一声，说道：“我们原来一直以为最优质的大马士革钢刀是在17世纪才出现的，可这柄精美绝伦的长刀锻造时间竟然可以追溯到9世纪！可惜，被我弄坏了。”

在白炽灯的照耀下，宇文可以清晰地看见断刀的刀刃上排列着精美的大麻花纹，这是印度特产的乌兹(wootz)钢打造出来的刀剑上所独有的花纹，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一条条梯状的纹路，这种纹路常被称做穆罕默德梯，据说死于拥有穆罕默德梯花纹的刀剑下的亡魂就有机会升入天堂，而这柄长刀断裂的部位，就恰好是在一条穆罕默德梯上。

柏叶抬手指着断刃处笑道：“我把穆罕默德梯都给破坏了，以后岂不是没有机会上天堂了？”

宇文心中却另有触动，不禁低声说道：“你我这样的人，还指望以后能上天堂吗？”

沉默了短短的一瞬间，二人同时放声大笑起来。

柏叶手脚麻利地将断刀卡上焊接台，又用观测仪调整了许久，这才跳下激光焊接机，与奥斯丁背靠而立，宇文则站到法阵之外静心观看。

先动起来的，是奥斯丁，只见他双手十指交叉置于胸前，忽然掌心外翻向外用力一推，地上的招魂血阵猛地闪烁起一片红光，那股本已经淡去不少的血腥味又变得浓烈刺鼻起来。

宇文捂着鼻子向后退了一步，眼睛却一直盯着法阵中央，那块血纹最密集的区域，应该就是刀上邪灵现身之处。奥斯丁突然分开双手，握拳收于身体两侧，仰天长啸起来，可他虽然张大了嘴，宇文却没有听见半点声音，宇文心中不禁微微一沉，死人，确实是不会再发出任何声音了。

不管如何，那裂轮招魂阵却是如柏叶所想，开始急速运转起来。置于焊接台上

的断刀也不知何时起变得通体透亮,每条花纹都溢出湛蓝色的光芒。

猝然间,一个浑身锁甲的波斯骑士虚影从地下猛地蹿向半空,动作竟与地上的奥斯丁一致,都是仰首望天的模样,可惜它被圆盔遮挡的脸部区域只是一片暗影,宇文始终无法看清这波斯骑士的面容。

亡魂现身,柏叶的孔雀明王缚魔金刚索也同时启动了,地上那三十余件法器全都叮叮当当地跃动起来,法绳所框住的四方形区域也现出一片金光,那半空中的波斯骑士似乎对地上的金光十分忌惮,就仿佛被人用锁链绑住一般,痛苦地挣扎起来。

柏叶脸上肌肉不住地颤动,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地顺着鬓角滑落,一心二用同时驱动正邪两大法阵,饶是柏叶这样的天才,也有些难以承受了。

波斯骑士的虚影在缚魔索的压迫下,已经开始扭曲变形了,突然,那骑士大叫了一声,口中吐出的两个音节颇为怪异,宇文乍一耳闻,不禁愣了一下,但他仍将那两个音节牢牢地记在了脑中。

就在发出这声呼喊之后,波斯骑士便在金光的逼压下,收缩为一个拳头大小的黑色气团,柏叶突然圆睁双眼,顺手抓起地上的两只手摇金铃使劲摇动起来,随着铃声的节奏,那黑色气团也从半空中落下笼罩在断刀上,只一瞬间,气团便消失不见了。

柏叶连忙抓住时机,快步跨上激光焊接机的操作台上,透过两个显微镜一样的目镜观察仪,开始进行塞施尔长刀的焊接。

柏叶专心致志地对付台上的长刀,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奥斯丁躯体异常地抽搐起来,就在他刚刚完成焊工的那一刹那,奥斯丁的身上竟然现出了尸魔纳什的身影,那浑身白布的怪物抬起巨爪,一把将潜入奥斯丁体内的式神拉扯了出来,枯枝般扭曲的爪子,紧紧地扼住了那个俏丽女孩的咽喉。

当柏叶察觉身后有变时,纳什的另一只手臂已经探到了他的胸前,迅猛地勒住了柏叶的脖子,力大无比的纳什,竟把柏叶硬生生从操作台上拽了下来。双手同时控制了式神与宿主,纳什那丑陋无比的怪脸上开始现出狰狞的笑容!

剧变陡生,柏叶完全没有想到已经是死人的奥斯丁,居然还能召唤出尸魔。他立刻奋力反抗,却发觉刚才同时驱动双阵,耗费灵力太多,这一挣之下,勒在脖子上的那只怪爪竟纹丝不动!

就在柏叶心慌意乱之际,却看见宇文面容沉着地快步跨上焊接台,小心地将那柄刚刚焊接完成的塞施尔长刀取了下来,接着,宇文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厂房大门!

柏叶心神电转,终于明白了宇文刚才所问的最后一个问题的含义,他不禁发出

一声极不甘心的吼叫！

宇文倒提着长刀一路飞奔，直向教师宿舍跑去，可就在宿舍楼刚刚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时，随着一声轰隆巨响，某栋宿舍的二楼阳台处喷出了漫天的火光！



雷管爆炸的声音惊醒了附近宿舍里的老师们,伴随着不满的念叨,几栋宿舍楼的灯光相继点亮了。当老师们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却发现某间宿舍正透出火舌与浓烟时,他们慌忙地拨打了火警电话。

就在出事的宿舍楼下,赤着一双脚的温雅身披白色睡裙,顶着凌乱的长发,目瞪口呆地抬头看着二楼,只是短短瞬间,她那小小的家已经陷入一片大火之中。

大约三分钟之前,酣然入梦的温雅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玻璃碎裂声所惊醒,她茫然地从床上坐起身,发现阳台前的窗户被人砸碎了,满地的碎玻璃渣泛起一片微光。还没有等温雅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一个巨大的黑影缓缓出现在她的床尾处。温雅使劲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谁知黑影却极为敏捷地跃上床来,猛地把头凑到了温雅面前。借着睡前忘记关掉的床头灯,温雅终于看清了黑影的真面目,那竟是一条黑色的大狼狗!这巨狼喘出一口粗重的鼻息,把温雅额前垂下的几缕长发吹得飘立起来,随之,细长的狼吻忽然张开,白得发亮的尖牙上滴下黏稠的涎水,将温雅面前的棉被也打湿了一大片。

温雅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翻身跳下床来,也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进厨房中躲藏,慌乱之余,她还不忘顺手在砧板附近抽出一把剔骨尖刀,颤巍巍地举在胸前防身。可那身形巨大的黑狼狗快步跟进厨房,凶神恶煞地对着温雅一声长嚎,就吓得温雅手中的尖刀“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温雅走投无路,被那巨狼逼得一步步退到了门边,当她摸到身后的门把手时,她终于不顾一切地拉开门锁,冲出了家门。

她一口气跑下二楼,还没有站稳脚跟,一条黑影便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正巧伏在温雅面前,温雅惊恐万分,正要高喊救命,上空一声巨响,温雅的家中就此发生了爆炸!

望着二楼家中蔓延而出的火苗,温雅足足愣立了一分钟,才蓦然惊悟自己捡回了一条命。再去看那半空中落下的黑狼狗,此时竟不再是张牙舞爪的凶恶模样,火光映照下,黑狼狗威武地坐立在温雅面前,面无表情地仰望着空中的浓烟,如黑色

玛瑙一般纯净通透的眼睛中，有细微的火焰在闪烁。

“是你救了我吗？”温雅喃喃地念道，全然忘记了上面那正燃烧的房间里有自己大部分的财产。她慢慢地探出了手，想去抚摸那条黑狼狗的头，可那黑狼狗把头一偏，避过了温雅的手，接着放低身子，绕过温雅跑到了她的身后。

温雅一回头，不禁吃了一惊，她身后的黑暗中不知何时出现一个高高的男人，男人将左手背在身后，似乎在隐藏什么，但温雅分明看见男人的右肩后面露出一条细长的刀刃，而那条黑狼就站在那男人的身边，此刻，一人一狼都用某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温雅。

“宇文！”当温雅认出那男人是谁时，立刻有些激动地冲了上去。

“请离我远一点！”一只有力的手按住了温雅的肩头，阻止了她的继续接近，“我不想让别人误会。”

宇文冰冷的声调让温雅愣住了。她不自然地低了一下头，看着自己脏兮兮的光脚，不知为何，她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偷窥宇文和丁岚交谈的事，那次自己好像也是这样赤着脚吧。

“学校里不安全，你暂时不要住在学校里，去外面找个酒店什么地方住下。”宇文大概也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太过生硬，不禁微微降低了一些音量，不过他说话时仍然警觉地观望着四周。

“可我现在……”温雅看了看自己身上，除了一件薄薄的睡衣，什么都没有了。

宇文随着温雅的目光望去，那间睡衣下难以掩藏的曲线玲珑的身体，似乎让他突然感受到手下的温润细腻，宇文心头一震，便如触电般放开了温雅的肩头。

“赶紧去找个认识的女老师家先住着，这里很快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其他的事，我会替你安排的。记住！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会失火，你就说是液化气瓶漏了！”就像在验证宇文的话一样，二楼又是一声闷响，发生了第二次爆炸！不过这一次爆炸的威力小了许多，声音也不甚响亮，大概温雅厨房里的液化气所剩无几了。

温雅没有说话，只是低头看着宇文的右手，想起这只手曾经捂住了自己的嘴，想起自己在这只手上嗅到的淡淡烟草味。

附近高呼救火的声音越来越多，远处也隐隐传来救火车的尖叫，宇文的目光也有些游离起来，转身便要离开。

“等等！”温雅不甘心地一把拉住宇文，“是你救了我吗？”

宇文微微用力，挣脱了温雅的手。他看着温雅的眼睛迟疑片刻，低声说道：“是我害了你！”

说完，宇文扭身就走，与那匹动作矫健的黑狼狗一同消失在黑暗之中。

夜风凉浸入骨,宇文却在奔跑中出了一身汗,那位波斯骑士的精魂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狂躁中平息下来,宇文手上这柄塞施尔长刀也就一直在向外辐射某种意识的力量,控制这柄邪兵着实耗费了他不少精神。

离开温雅的宿舍之后,宇文马不停蹄地向博物馆跑去。还没赶到博物馆的大门,他就远远望见门前的看守小屋里亮着灯,无为子老人披着一件大衣站在小窗旁,神情凝重地望着工地的方向。

“刚才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到工地那边有一线不受控制的灵能破空而起?而且这股灵力颇为精纯,让我想起已经魂归黄泉的不净人。现在这团气劲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你在捣鬼吗?”宇文还没来得及说话,无为子倒先把问题扔了过来。

宇文喘了一口气,拣重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略略说了一遍。

“你是说不净人死后尸魔依然会附体,如果不施行净礼便难以让尸魔离开?”无为子捻住长须皱眉问道。

“是的,奥斯丁曾经对我说过此事,他们把这种死后依然尸魔附体的情况叫做‘污染’。”

“所以柏叶利用奥斯丁的尸体作法,在奥斯丁心脏部位模拟他生前施法时的灵力搏动,反倒将沉睡的尸魔纳什给激活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不过你能在短时间内看出破绽,倒也不容易了。”无为子难得地赞叹了一下宇文。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并没有十分把握,但魔由心生,这起落间也不是全无联系,柏叶虽借我们的手除去奥斯丁,却没想到奥斯丁死后仍能报回一箭之仇,因果轮回,也是他的报应吧!”宇文微微叹了一口气。

“又拿你师父那套是非因果来说事,我可不信这一套,事在人为,你为什么就不能认为这是你的推动呢?若你当时就指出威胁所在,那日本人肯定不会去冒险施法,说到底,是你替奥斯丁报了一箭之仇。”无为子突然举起食指直指宇文的面门,语气颇为严厉。

“前辈,这……”宇文不禁苦笑起来,隐隐能体会到为何当年无为子会与自己的师父分道扬镳了。

“你师父授予你大无畏的精神,却要你屈服命运的安排,你不觉得矛盾吗?”无为子微笑道。

宇文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正与身旁玄罡的目光相触,后者坦荡的视线让他心中某处突突跳动了几下。

“你说柏叶被尸魔所困,可现在尸魔之灵已经完全消失殆尽,莫非柏叶已经脱

身了？”无为子肃然挺直腰板，目光远眺。

宇文将思绪拉回现实中，开口应道：“柏叶手段不凡，我没想到尸魔也无法致他于死地，刚才他能分心引爆雷管，肯定已有把握脱困，柏叶心高气傲，我此番激怒了他，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卷土重来。我现在赶到这里，就是想把这柄塞施尔长刀托付给前辈。”

宇文将身后长刀擎出，刀身一颤，隐隐发出龙吟之声。

无为子眯着眼睛审视这威力巨大的邪兵，忍不住问道：“宇文，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始终不肯把这邪兵纳入体内？如果借助邪兵的力量，你与柏叶正面一战也未必落于下风。当初你得到那柄克力士剑时，我就有此疑问了。”

宇文正色说道：“晚辈修行不深，实在没有把握能在体内压制邪兵的血欲，特别是在见过柏叶与奥斯丁对邪兵力量有如毒品般的贪恋之后，我就更加对它们敬而远之了。而且，我这脑海中还藏有不该拥有的禁咒，若我发了狂，只怕这身边人都要遭殃。”

“那你把邪兵交给我，是要考验老头子面对诱惑时的毅力吗？”无为子一吹胡子，做了个怒目圆睁的怪相，脸上却挂着不合时宜的笑容。

“晚辈岂敢！只是我确实无力在体外同时压制两柄邪兵，这才将邪兵托付给前辈，不管这邪兵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分散它们的力量总是好的。另外，柏叶曾在这间博物馆内晕倒，醒后又似乎顿悟了什么，我怕他迟早会来这里寻事，前辈不肯将馆中秘密示人，至少也该留下这柄长刀，才有机会与柏叶对抗。以前辈的修为，就算借助了邪兵的力量，也应该不会被邪兵反控吧！”

“好你个宇文树学！这么说你是觉得老头子定然不是那小日本的对对手咯？告诉你！我才不需要什么邪兵助阵，那日本人要来，我也只会用五雷法招呼他！”无为子突然把脸一沉，这次却是真的发怒了。

宇文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的老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句话得罪了无为子，为什么老人可以劝说自己使用邪兵，他本人却又如此抗拒呢？宇文还想再说点什么，无为子一挥大手，截断了宇文的话头。

“多说无益，你愿意把邪兵交给我保管，我自然会用雷法将它锁在馆内，不过要我使用它的力量，却是不可能的。”老人斩钉截铁的语气不容宇文再多说什么了。

宇文沉吟片刻，还是将手中长刀推到无为子的面前，低声说道：“这柄长刀，就交给前辈保管了，如何处置，都任由前辈。”

无为子盯着塞施尔长刀看了好一阵，才叹了一口气，抬手接过邪兵。

“夜已深，前辈休息吧。”宇文退后一步，准备就此离开。

无为子没有回应，只是低头观看手中邪兵。可就在宇文转身走出几步之后，他又突然出声叫住了宇文。

“宇文，不是我冥顽不化，自高自大，只是神霄派自古便有祖训，我身一气相关合，心印相传付有缘。传承雷法之人必须心智一体，不容二意，我本是正一教门人，神霄派当年出了桩大事，才让我半路接力，越派相承，我散去数十年修为，方能引入前祖五雷大法，如果现在再让邪兵入体，只怕浑身立刻脉断络绝！”

宇文听得愕然咋舌，这才明白老人的心思，起初他还以为老人是以一派宗师自居，为了面子才不用邪兵，现在听来，原来另有隐因。

“说白了，我就像个已经装满了酒的酒桶，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东西，若强行灌水，只会让酒质受损。不像你，宇文，你的心思不在术法上，耽误了修行，其实你这个桶的容量，是远远超过了我的。关于我这馆中的秘密，容我再想一想，合适的时候，会告诉你的。”说完，老人就顺手关上了窗户。

宇文和玄罡愣立在小屋外，站了许久，才转身散去。

天明之时，屋外下起了淅沥小雨，宇文一夜未眠，只在宿舍中盘腿冥想，待到8点整，校园里响起了上课铃，宇文才蓦然惊觉，缓缓站起身来，撩开窗帘观望远处的教学楼。二教楼前的大路上，迟到的学生们都慌张地往楼门前赶，远远望去，就只见许多红蓝白色的雨伞挤成了一团。不过也有例外，操场边的小路上，就有两把黑伞不慌不忙地往前移动，看那伞下的人影，走路姿势颇为熟悉，视力上佳的宇文不禁咧嘴一笑，这两人定是唐考丁岚，也只有他们这两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才会无视上课铃的敲响，我行我素地悠然散步。

突然间，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宇文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在这个时候，会有谁来找他呢？宇文低头看了看趴在脚边的玄罡，后者对敲门声无动于衷，依然在埋头睡大觉，由此看来，门外的人并无敌意。

宇文拉开房门，门外站的居然是温雅！只见她穿了一件极不合身的白衬衫，腿上的牛仔裤也短了一大截，脚上居然套着一双粉红色的拖鞋。看平日最注重形象的温老师现在穿成这样，宇文也忍不住扑哧一笑。

“笑什么笑？李老师的个子不高，她的衣服自然也就只有这么大了！”温雅一瞪眼，自顾自地走进了宇文房中。

“你来做什么？”宇文忽然想起昨夜的事情，声音也变得冷淡了不少。

“我家被一把火烧个精光，是你说要为我安排住处的，现在居然问我来做什么？”温雅不满地哼了一声。

“哦，那……我这就打电话预订酒店。”

“算了，住处的事不急，你先帮我一个忙吧。”

“嗯？你要我做什么？”

温雅没有马上说出自己的要求，只是伸手使劲扯了扯自己的衣领，解开了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唉！这衣服太小了，胸口这么紧，快把我闷死了。”

“我这里还有点钱，你先拿去买身衣服吧，这衣服……是不太适合你。”宇文把目光从温雅胸前错开，伸手去摸钱包。

“谁要你的钱了？你那几百块钱还不够我买件外套。”温雅口气有些不屑，眼睛里却含着一丝笑意，“我这样子，实在没法见人，麻烦你去我的办公室一趟，帮我把写字台上的柜锁撬开，里面有我的银行卡，再请你去银行取 5000 块钱出来，密码我这就写给你。”

“这样啊！”宇文挠了挠脑袋，勉强答应了下来。

“还有！取了钱，你可不可以去一趟市中心？帮我把这张单子上列出的衣服都买下来，品牌式样和尺寸大小我都详细写明了，你照着买就是。”温雅居然从牛仔裤里摸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打印纸。

宇文哪里知道温雅还有这么多麻烦事情，条件反射般一口回绝道：“你找错人了！我怎么会买女人的衣服？”

“昨天晚上你自己说过，是你害了我！我现在也不去追究我家为什么会起火爆炸了，可叫你帮我这么一点小忙你都不愿意！”温雅把脸一板，大有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势头。

说到昨夜那场爆炸，宇文也有些理亏，将温雅这样的普通人卷进是非之中，他本就有些愧疚，再回想起以前温雅也确实帮了自己不少忙，他只好脸色难看地接过了温雅手中的清单。

“我就在这里等你，你快去快回！”温雅大大咧咧地坐在宇文的烂沙发上。

宇文忍气吞声地走到门边，只觉得要他现在立刻去面对一头上古魔兽，也好过去面对商场里的女装专柜售货员。趴在窗下的玄罡此刻也抬起头来望着宇文，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哎！对了……”沙发上的温雅忽然叫了起来，“你说我在学校里不安全，可我会什么会不安全啊？”

宇文猛地折返回来，盯着温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答道：“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吗？就是因为你老缠着我，所以你家才会爆炸，请珍惜生命，远离我和毒品！我出去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开门，等我把衣服买回来，你就马上离开这里！”说

完,他快步冲出门外,咣的一声砸上了房门。

温雅呆了一下,望着紧闭的房门,神情变得落寞无比。

外语系的教师办公室是公用的,虽然老师们都已经知道温雅家昨夜失火,但宇文还是不得不顶着办公室里其他女老师的异样目光,用随身的小刀将温雅的办公桌撬开,并拿走里面的银行卡。在他走出办公室时,身后传来了女老师们唧唧喳喳的议论声,大概用不了一天,学校里的人就都会知道宇文和温雅的关系不一般了。

小雨一直不停,没有打伞的宇文缩着脖子,心情郁闷地向校东区的大门走去,那边有一家工商银行可以取钱。途经综合楼工地,他心中不禁一沉,工地上依然人来人往,忙于施工,似乎谁也没有察觉昨夜这里发生了一场不见兵刃的暗战。

正巧有一辆运送水泥的工程车要入场,宇文便乘守门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爬上工程车潜入了工地。当他趴在昨夜偷窥的老地方再次探视临时厂房内部时,宇文惊讶地发现,厂房里已经堆满了建筑材料。大包的水泥整齐地砌放在四周,几十吨钢模板规整地摆在厂房的中央。昨夜还放在这里的激光焊接机和满地的法器都已经不知所踪,地上用山魃血画下的巨大法阵现在也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就连奥斯丁的遗体也不知被柏叶移到何处去了。

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可柏叶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才从尸魔纳什的手中逃脱的呢?

宇文仔细回想着昨夜的一切细节,奥斯丁已死,激活的尸魔只会处于不受控制的狂暴状态,在尸魔制住柏叶时,宇文甚至不敢乘机给柏叶最后一击,就是害怕心智混乱的尸魔胡乱攻击误伤了自己。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柏叶也还是逃脱了,难道他真是命不该绝?

从工地出来,正碰上中文系从三教楼下课,宇文远远地就望见方欣和几个女生打着伞嬉笑着走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男生,只是不见唐考和丁岚的身影。宇文心中突然灵机一动,迎面向方欣走去。

“哟!宇文老师,今天好像没有你的课啊,是不是睡晕头了?”方欣身旁的几个女学生一如既往地调笑着宇文。

“去去去,我找你们班长有点事情。”宇文挥手像赶苍蝇一样把那几个女生赶开,只留下方欣一人。

“嘿嘿,你平时有事不都是找唐考商量的吗?怎么今天找上我了?”方欣笑道。

“今天的事情唐考帮不上忙,你下午没课吧?”

方欣摇了摇头。

“我这有一张清单，你照这上面列出来的细项，把所有衣服都买回来，钱我这里
有，你取现金或者刷卡都行。密码我已经写在纸上了，没问题吧？”宇文把温雅给他
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在方欣手中。

方欣好奇地看了看那张银行卡，正要开口问话，宇文却已经抢先开了口：“什么
都别问，就当是帮我一个忙，这些东西都是有特殊用处的。”

“宇文老师，这卡是温雅老师的吧？”

“啊？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的钱。”

方欣不禁掩嘴一笑，说道：“可这卡后面分明写着温雅老师的名字啊，而且如果
这卡不是你的，我刷卡之后签你的名字，是不行的哦。”

“咳咳……就算是温雅老师的吧，你照买就是了。”宇文的语气颇为急促。

方欣又将那张折好的清单打开，随意地看了一下，突然间，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呵呵，宇文老师，你可真厉害啊，我们的温雅老师居然这么信任你，就连内衣尺寸
也写得一清二楚，这清单上的衣物都是她让你去买的吧？”

宇文再也挂不住了，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方大小姐，您就帮帮我吧，昨天晚
上温老师家失火了，衣服全都烧了个精光，她现在赖在我家里不肯走，可我……总
不能真叫我去帮她买内衣吧？”

“啧啧，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丁岚啊，他肯定愿意去。”

“丁岚？那个大嘴巴的家伙哪里靠得住啊？我可不想搞得满城皆知。等等，你会
替我保密的吧？”

“保密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封口费嘛……”方欣假装不在意地看了看四周。

“红砖阁！两百元的标准！”

“三百元！”

“方大小姐，你哪吃得了这么多啊？”

“我吃不完请客也不行？”

“好好好……三百就三百吧！”宇文一狠心，咬牙答应了。

“一言为定！”方欣拿着清单和银行卡兴高采烈地走了。



市中心的商业区里,方欣已经来来回回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小腿渐渐有些酸软的她现在才明白过来,自己低估了这个购物任务的难度。虽然同为女性,但温雅老师和方欣的年龄差距也就决定了她们两人着装风格的差异。再加上方欣还只是一个大学生,平日零花钱也不多,所购衣物的价格自然不能和身为大学教师的温雅相比。看看手上这张衣物清单上列出的品牌,绝大多数方欣从未购买过,现在一时间要她把这些不熟悉的专柜都找到,还真不太容易。

好不容易将清单上的衣服买了个八九不离十,方欣的两只手上也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纸袋。某品牌的衬衫已经没有温雅要求的那种颜色,心生不耐的方欣索性自作主张地换了一种颜色。“反正拿去交差的也是宇文老师,就算温雅有所怪罪,谅宇文老师也不敢说是我的错。”方欣有些幸灾乐祸地想着。

商场二楼有家星巴克,疲惫的方欣推开门,找个靠边的座位,将手上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大包小包的纸袋一下就占满了沙发,把路过的服务生给吓了一跳。

“买东西这么辛苦,这杯咖啡也该找宇文老师报销才对!”方欣一边小口地啜饮手上的星冰乐,一边自言自语。既然已经答应了要为宇文老师保密,她也就不便把唐考叫来帮忙拎包,这堆衣服再怎么重,也只能自己提回去了。

忽然,方欣身后的沙发里传来一声细微的女孩抽泣,耳尖的方欣一下竖起了耳朵,悄悄扭过头。可隔着沙发靠背,方欣只能看见那年轻女孩的一头黑亮长发,再看女孩周围,并无其他的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女孩一人躲在星巴克里悄悄哭泣呢?被人欺负了,还是和男友吵架了?方欣的好奇心一下涌了上来,女人的八卦心态尽露无余。

那女孩轻轻地抽了几下鼻子,将一团擦拭过眼泪揉得皱巴巴的纸巾扔在桌上,侧脸去看墙上所挂的一幅抽象画。就这么一侧身,女孩的头上露出一个天鹅形状的水晶头饰。

方欣微微一惊,低声叫道:“张月晨!”

女孩猛地回过头来，一张精致漂亮的脸出现在方欣面前，还真的是张月晨。

“你怎么啦？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方欣见张月晨的眼睛有些红肿，不禁生起气来，“是不是丁岚那小子又欺负你啦？”

“不是的……他没做什么……”张月晨微微有些惊慌。

“嘿嘿，那个家伙我还不了解吗？说话向来不考虑别人感受的，坐过来吧，我陪你说说话。”其实方欣与张月晨并没有什么深交，只是作为学生会的干部，和张月晨所在的系级有过一些工作来往，见过几面，最近又因为丁岚的关系，张月晨曾向方欣讨要过手机的号码，偶尔会在找不到丁岚时打电话来打听一下丁岚的动向。不过方欣向来热心，否则又怎么会成为学生会的模范干部？碰上纯情学妹被丁岚这种不良学长欺负，总要过问一下的。

张月晨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端起自己的那杯拿铁咖啡坐到了方欣的对面。

可真等张月晨坐过来了，方欣却又想不出该说什么了。因为唐考的缘故，丁岚对自己向来还算礼貌，要自己说点批判他的话，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两个女生之间不禁出现一阵奇怪的沉默。

“学姐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大血拼啊？”倒是张月晨先开了口。

“哦，这个嘛！我有点购物狂，嘿嘿……”方欣见张月晨的目光在那堆纸袋上扫动，只好给了一个很勉强的解释。还好张月晨的心思并没有真的放在纸袋上，很快又神情郁郁地端起马克杯喝了一大口咖啡。

“今天下午没课，丁岚没陪你一起出来？”方欣刚一开口，就发觉自己说的话很愚蠢。

“就在刚才我坐的那个座位上，他和我吵了一架，先走了。”张月晨眼中又微微泛起了泪光。

“唉！丁岚这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对女孩子向来有点那个……不怎么在乎。”方欣一边说话，一边在心中想，丁岚在学校也算是有点名气的花花公子了，张月晨和他在一起之前，不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那堆前女友，若是因为这个和丁岚生气，那便是自寻烦恼了。

“丁岚有点花心，我是知道的，不过我也知道，他和那些女生们都是逢场作戏，现在也没什么来往了。”

看张月晨还在为丁岚辩解，方欣不禁苦笑起来，大概每个和丁岚好的女生，都会认为他和别的女生是逢场作戏，只有和自己是真心相爱。不过丁岚虽然花心，却有一条是好的，他从来不脚踏两条船同时和两个女生谈恋爱。他的每一个新女友，都是在和上任女友分手之后才认识的。

“可我最近发现,就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他好像真的爱上某个女生了。以前我问他关于他的前女朋友的事情,他都很随意地告诉我那些女孩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什么什么时候好上的又什么什么时候分了手,但这次我问他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一个女生,他却缄口无言,什么也不肯说。”张月晨说着说着,就低下了头。

一听张月晨这么说,方欣顿时明白了,她劝慰道:“也许是你多心了呢?如果他真的没有认识什么其他的女生,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呀。”

“可我的室友明明看见他和一个女生从学校的招待所里一同走出来!”张月晨猛地抬起头来,加重了语气,“而且还不止一次见过他陪那女生吃饭!”

“哈哈,月晨,你这次真的是误会了,你说的那个女生,是我们班历史老师宇文树学的师妹,名字叫莫菲,她是从北京过来探望我们老师的。宇文老师最近有点忙,照顾不过来了,怕他这个师妹闷得慌,才叫丁岚去陪莫菲在学校附近转悠的,而且这个女生来我们学校总共也才几天时间,现在已经回北京去了,丁岚不可能和她有什么呀。”

听了方欣的一席话,张月晨不禁沉默了。

“这事情就这么回事,你的室友倒是没看错,不过确实是误会一场。”方欣开始为丁岚的这起桃色事件下结论了。

“如果真的就这么简单,丁岚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和我明说呢?难道请你们作证就这么困难?我每次提起那个女生,他的眼神都会变得奇怪起来,我与他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点感觉我还是感觉得到的!”张月晨突然开口反驳,而且口气居然更加固执了。

“月晨,我见过那位叫莫菲的女生,她说话特别没有礼貌,相貌脾气什么的,都与你差得远了,丁岚怎么可能喜欢上那样的女生啊?”话虽然这么说,方欣的脑海中却忽然闪过莫菲最后一次作画时的场景。当莫菲竭尽全力作画以至于开始口鼻流血时,是丁岚将她拦腰抱住从画架前强行拖开的……难道丁岚这家伙真的对莫菲动了心?方欣的心中也开始有些犯嘀咕了。

“方欣姐,你和唐考学长的关系怎么样呢?”张月晨猝然间转移了话题,问得方欣一下有些措手不及。

“我……我和唐考?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啊?普通朋友呗。”方欣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其实我挺羡慕方欣姐的,唐考学长看起来很有内涵的,他的心里好像装了许多事,却又不是假作深沉,和其他男生相比,明显成熟许多啊!呃,我可不是因为他找我拍电影才这么夸他的。”

“唐考很成熟吗？我怎么没这感觉。不过他说话做事什么的，是要比其他男生老练不少。”方欣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还说和唐考学长没关系呢，稍微一提，方欣姐就露馅了。”张月晨微微一笑。

“啊，你这小妮子，居然绕着弯儿来套我的话！”方欣佯装恼怒地瞪了张月晨一眼，嘴角却微微翘了起来。

“唉！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啊！”谈话的气氛刚有些好转，张月晨的眼神又黯淡下去了，发出一声轻叹。

现在的方欣，已经不太敢为丁岚打包票了，出于对莫非性格的反感，她一直没有去关注莫非的日常生活，自然也不会去留心丁岚对莫非的态度，可现在回想起丁岚与莫非在一起的每一个场景，又觉得模模糊糊有些暧昧了。为什么张月晨多说了几句，我也开始觉得丁岚不可信了呢？难道还真是三人成虎？方欣用力摇了摇头，想将某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想象甩出脑海。

张月晨抬起食指，轻轻地抚摩着咖啡杯的杯沿，若有所思地说道：“其实，我并不在乎丁岚对其他女生逢场作戏，就算他对我也只是虚情假意，我也不会生气。可是，我却不能容忍丁岚真的爱上一个女生！爱到我每次提起这个像影子一样的女生，他都会流露出怅然若失的神情！我真的不能容忍了。”说到最后，张月晨的声音里竟然隐约有了三分寒意。方欣心中一震，只觉得面前这漂亮女孩的心态有些不正常，可究竟是哪不对，她一时间也说不上来。

“月晨，凡事还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吧，你为什么不想想你以前和丁岚一同拍电影的时光呢？那段属于你和他特有的日子，其他女生可都是没有的，那个叫莫非的女生更没有你和丁岚这样的感情基础。说起这事，我可真的有点嫉妒你了，唐考就从来没想过请我去做他的电影女主角啊！”方欣此言倒是不虚，前段时间她在唐考的工作室里看过一些电影的素材样片，那时候她就问过唐考，大家在一起学习这么久了，为什么就没想过请她来参加电影的拍摄。本来方欣还以为唐考是不愿意看着自己在镜头里和丁岚谈情说爱，可唐考居然毫不犹豫地说是因为方欣没有张月晨漂亮，方欣一怒之下，又给了唐考一顿好打。

“嗯，方欣姐，谢谢你安慰我。”张月晨颇有礼貌地又对方欣点了点头，“可我还是不明白，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丁岚在乎我呢？”说着说着，张月晨的精神世界仿佛又飘到了另一个地方。

“你现在要回学校吗？我们一起回去？”方欣终于放弃了安慰张月晨的努力，不过感情这种事情，本来也很难让一个旁观者能左右。

张月晨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投向了窗外，窗外的人行天桥上，行人来来往往，偶

然擦肩相撞,也不过略微回一下头,脚步却是丝毫不曾放慢的。

“那……我还有点事,先回去了。”方欣开始整理自己的那一堆纸袋。

“方欣姐,我和丁岚从学校出来逛街的时候,唐考学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出来的,不过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这里,自己背着一个大包乘坐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公共汽车,我听丁岚说,他好像去了一个叫九阳箭馆的地方,你现在是要去找他吗?”张月晨忽然转过头来说道。

“我找他干吗?他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方欣习惯成自然地答道。

“哦,没什么,我随便问问。”张月晨又扭过头去,不再看方欣了。

从商场里出来,不知是否因为和张月晨谈话的原因,方欣还真起了去见唐考一面的心,唐考这家伙做事向来特立独行,很少会对方欣汇报自己的动向。这次方欣难得地抓住了他的行踪,便有些忍不住想去看看了。“等我抓到这家伙,就可以让他帮我提口袋了,只要我不说,谅他也不敢打听我为什么买这么多衣服。”方欣在心中给自己找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抬手拦停了一辆的士。

九阳箭馆,顾名思义,自然是取了后羿射九日的典故,原来是一家装修高档的娱乐箭馆,箭道和用弓都选自有名的国际品牌,另外还附属了钢琴吧和茶坊这样的休闲服务。刚开张那会儿还挺热闹,不过这两年射箭运动已经很不景气了,箭道缩减到只剩两条,其余的空间全改建成了休闲茶吧,射箭反倒成了茶吧的附属,估计要不了多久,这最后两条箭道也会被拆掉吧。

方欣提着一堆纸袋艰难地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看着眼前早已灰暗不堪的九阳箭馆招牌和堂前一溜嬉笑打闹喝奶茶的高中生,她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这里还能射箭吗?要是唐考不在这里,可就白来了。

还好,刚走进大堂,方欣便看见靠里深处仅存的两条箭道前,站立着一个孤单的身影。方欣悄悄地从唐考身后慢慢接近,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想吓唬唐考一下。酒水吧台的老板从柜台后面懒洋洋地探出头来,看方欣没有过去买饮料的意思,又慢条斯理地坐了回去。

聚精会神练习射箭的唐考,此刻大概已经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方欣手上提着那些沙沙作响的纸袋经过他的身后,他也完全没有察觉到,只是颇为机械地提箭、引弓、瞄准、放弦,就连呼吸的节奏也趋向了某种规律。

方欣将手上那些累赘找个角落放下,又悄悄站在唐考身后一步的地方,好奇地看了一会儿,只见唐考连射了17箭,竟然全中靶心,箭靶红心上密密麻麻地扎上了一把练习箭,最后几箭,居然是硬朝那把羽箭中央挤进去的。

方欣惊叹之余，不禁起了恶作剧之心，她悄悄地上前一步，让自己几乎贴在了侧身站立的唐考身后。正引弓瞄准的唐考忽然闻到身后一股熟悉的淡香，心神微荡的他顿时想起了一个人，持弓的那只手也极细微地颤了一颤，手中羽箭脱弦而去。这第18支箭，居然只中了一个六环。

唐考正惊愕地看着靶上那支离群索居的箭，身后却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

“咦？怎么是你？”唐考看见方欣，脸上神情更加诧异了。

“哈哈，为什么我一来你就射不准了，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做贼心虚啊？”方欣秀眉一挑，笑靥如花。

“嘿嘿……”唐考有些不自在地干笑了两声，不由得在心中暗骂自己修行不够，一点细微的干扰就让自己发挥失常，让方欣看了笑话。

看唐考一脸窘迫的样子，方欣也不好继续笑话他了，再说刚才也是她故意去干扰人家的。她转身看了看四周，岔开了话题：“这箭馆看大门那边还挺有气势的，怎么里面破落成这样了，你以前来过吗？”

“上大学以前常来，进了S大以后就来得少了。现在很少有人玩射箭，别说这里破落，再过一些日子，这最后两条箭道也要拆了。”唐考也随着方欣的目光环顾四周，神情间颇有惋惜之意。

“你是把射箭作为固定的锻炼项目吗？丁岚经常念叨你不肯和他一起去踢球，还说你缺乏锻炼，迟早一身肥膘，嘻嘻……”

“哈哈，他一点都没说错啊，我确实不怎么爱运动，之所以喜欢射箭，也就是因为射箭的运动量很小，更像是某种修身养性的活动。反正我又不像丁岚，需要保养身材和脸蛋。”

“最近两个星期，没课的下午就不见你的踪影，你都是来这里练习吗？”方欣抬眼去看唐考。

唐考点了点头。

方欣又接着问道：“我记得你以前有空都是折腾你的电影，最近干吗突然间加大练习量了？”

唐考用指尖轻轻拨动弓弦，低声说道：“你也是知道的，最近宇文老师身边总有怪事发生，虽然学校里很平静，但我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事情，如果陡生不测，说不定还用得上我这副弓箭，所以就常来练习了。只是这里练习射的是定靶，没有机会射动靶，真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射不射得准。”

“射动靶……”当方欣明白唐考的意思后，背上不禁一股寒意涌来，“你可别吓我啊，我可不想你有机会用上弓箭！”

“谁知道呢？这段时间以来，宇文老师嘴上虽然不说，却一直都是如临大敌的状态，虽然他除了柏叶之外，也不知道还该防备谁，可他仍然很小心地关注着周围的动向。我没什么特殊的本领，也不指望能帮得上宇文老师什么忙，如果真有那么一刻，需要我去保护谁的话，我能依赖的，就是手中的弓箭了。”唐考手中微微用力，握紧了那支长弓。

“你是希望能够保护某个人，才来练箭的吗？”方欣心中一动，温柔地直视着唐考的眼睛。

面对方欣直坦的眼神，唐考有些不自在地偏过了头，可在短短瞬间之后，他又猛地把头转了回来，坚定地接受了方欣的目光。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闷雷，把屋顶上的一群鸽子吓得四散飞去，只留下几片碎羽从空中缓缓落下。滚滚雷声也惊动了箭馆中的两个年轻人，方欣放眼向窗外望去，只看见西北方大块黑云滚动，眼看着就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兆。

“不是吧，昨天的天气预报明明说今天不会下雨的，怎么转眼间天就黑了？”方欣惊讶地说道。

“你手上还有这么多东西，真要下起大雨就麻烦了，赶紧走吧，我帮你拿东西。”唐考已经开始在收拾弓箭了。

“嘿嘿，你真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看你吗？其实我就是来找一个免费的搬运工的。”方欣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谁说我这搬运工不要钱的？回去你起码得请我吃顿饭吧？”

“吃饭还不好说？我保证回去以后有人请我们吃饭！”

“嗯？又是哪个仰慕者要请你吃晚餐啊？我跟着去合适吗？”

“嘿嘿，别问这么多了，反正是个你我都认识的冤大头。”

两个年轻人笑闹着从箭馆中跑了出来。

温雅坐在宇文的沙发上，只耐心等待了10分钟，便好奇地站起身来四处张望了，不过宇文的宿舍里空荡荡的，有趣的东西实在不多。

温雅一开始还有些忌惮那条趴在窗下的黑狼狗，还怕宇文将它留在家中，就是为了看守自己。可当她小心翼翼地走到宇文的卧室门前时，玄罡却依然耷拉着眼皮，对温雅不理不睬。温雅这才稍稍放了一点心，打开了宇文卧室里的灯。

一张极为朴素的单人床上，是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灰白色的床单一尘不染，整洁得不像一个单身男人的卧室。床头旁边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台陈旧的电脑，在这个液晶显示器已经全面普及的年代里，那台电脑配的居然还是一个15吋的

CRT 显示器,也不知是宇文从哪里淘来的二手货。

温雅百无聊赖地在卧室里转了一圈,原本还以为可以从卧室这种私密的地方得以窥探宇文树学的内心世界,可这里却没有任何能证明卧室主人生活趣味的东西。她无奈地打开了床头边的电脑,显示器闪动了几下,开始进入 windows2000 的界面。

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想来这电脑也应该被宇文设了密码,可等了一会儿,电脑居然直接显示出了桌面,宇文难得地没有为电脑设下防线。温雅一下兴奋起来了,准备在电脑上大势侵入一番:“看看我们亲爱的宇文老师,都在硬盘上保存了什么东西。”温雅一边念叨,一边抓起了鼠标。

可 5 分钟之后,温雅彻底地失望了,电脑的硬盘里除了常用的一些软件,并没有隐藏其他任何东西,虽然也安装了 QQ 和 MSN,但宇文的习惯似乎是网吧模式,每次使用之后都删掉了所有的交流内容。文档选项中,上一次操作所使用过的文件的快捷方式也已经被全部清空。温雅打开了 IE 浏览器,网页收藏夹中空无一物,就好像这台电脑的主人上网没有任何偏好一般。温雅不死心,又打开了历史浏览选项,可那里无论是昨天前天,还是上周上上周,依然是空荡荡的。

难道宇文从来不用这台电脑的?温雅低头把键盘举了起来,对着窗外的日光照了照,和大多数人的电脑键盘一样,那些不常用的按键上积聚了一层细灰,而常用的 26 个字母键和空白回车什么的,都明显比其他键位干净许多。

看来宇文还是经常使用这台电脑的,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有清理自己上网和使用痕迹的习惯呢?难道在家里用电脑也会觉得不安全?温雅歪着脑袋想了一下,只能将其归结为宇文老师的一大怪癖。

宇文的内心世界禁闭得如此厉害,温雅无奈之下,也只好在网上闲逛着打发时间了。一转眼,学校里打响了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可出门的宇文还没有回来,温雅揉了揉饥肠辘辘的肚子,窜进厨房里想找点吃的。大概玄罡也有些肚饿了,一翻身从窗下站起身来,跟在温雅的身后也踱入厨房之中。

可温雅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也只找到几包方便面,她对着尾随而来的玄罡做了一个鬼脸,说道:“你也看到啦,你家主人简直就是个小气鬼!居然冰箱也舍不得买一个,厨房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就这么几包破方便面。如果让我住在这里,我保证这里天天堆满了好吃的!”

玄罡面无表情地看着温雅,既不走开,也不叫嚷。温雅看它这副模样,便撕开了一包方便面,放到玄罡的鼻下:“你吃吗?要吃我也给你泡一包。”

嗅到一股浓烈的味精气息,玄罡脸上顿时露出厌恶的神情,转身跑回了客厅。

“真挑食，你不吃我吃！”温雅一边嘀咕，一边架起水壶烧开水。

在等待水烧开的时间内，温雅又拉开了卫生间的门，她刚要进去，玄罡突然如风一般出现在她的面前，看它那严肃的神情，似乎要阻止温雅进去。温雅见玄罡又露出狰狞的面容，心下还是有些害怕，连忙钻进卫生间，砰的一声锁死了门。

玄罡猛然间变得狂躁不安起来，一边狂吠，一边用尖利的爪子去挠那门锁，弄出一些让人牙酸的声音，温雅不知道外面这条大狼究竟是怎么了，更加不敢开门，她向后连退了几步，便退到了浴缸旁边，一回头，竟看见了一样让人吃惊的东西！

那是一把像蛇一样弯曲的长剑，剑刃封闭在巨大的冰块之中，剑柄上还缠绕着一串黑色的珠子。

温雅极度好奇地将手放在晶莹剔透的冰块上，她的手竟然穿过了那块冰，直接触碰到了坚硬的剑刃，那种冰凉的触感让她像触电一般缩回了手。温雅惊讶地看着这柄奇怪的武器，全然忘记了门外正用力撞击木门的玄罡，她抓住剑柄微微用力摇了一下，长剑就像被焊死了一样，纹丝不动。

最后，她用手指挑起那串光滑的珠子，专注地看了好一会儿，卫生间里有些昏暗的灯光照耀下，那黑色珠串上竟反射出极为绚丽的柔光。温雅心中一动，竟鬼使神差地轻轻一扯，将那珠串从剑柄上扯了下来！



方欣帮忙拿走那有如烫手山芋般的清单和银行卡之后，宇文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可想到家里还坐着一个温雅，他又开始有些头痛起来。自己身边有如一层浓雾弥漫，似乎处处都暗藏危机，酒醉那天，便有式神随着自己潜入温雅卧房，昨夜那起爆炸，更险些让温雅香消玉殒。本还以为她能知难而退，谁知这温雅心性不似寻常女子，一意孤行起来，自己拿她也是无可奈何。

站在路边古槐下抽了两支烟，宇文又忆起昨夜在厂房中现身的古波斯骑士之灵，那亡魂被禁锢之前喊出的两个音节，虽然发音有些怪异，但一字一顿，不像波斯古语，听起来，倒似乎是汉语中的一个“告”字和一个“方”字。若把这两个字的发音放在一起，无论平仄如何变化，好像都没有能与之对应的汉语词语。宇文凌晨时分在家中盘腿冥想，便是在思索这两字的含义，这两个音节如果不是一个词，那最大的可能，就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了。依照莫非留下的画稿，这波斯人似乎是死于某位中国官员的诛杀，倘若这波斯亡魂心中怨恨不灭，它口中呼喊的，恐怕是仇人的名字。难道那画中的俊雅中国官员，名字的发音叫“高方”？

关于亡魂呼喊的线索，宇文也就只能追溯至此，一夜冥思，他在心中将曾经阅读过的古籍中与唐朝时期相关的人名梳理了一遍，唐代渤海高氏，与中原望族常有联姻，朝中做官的人姓高的倒也不少，却怎么也想不起有个叫高方的人。莫非这高方只是个无名之辈？可看那画中人的服饰，虽然只是官居五品，却能调动兵将，率军而行，这人的身份好像又没那么简单。

掐灭烟头扔进垃圾筒，宇文索性去了图书馆，希望能从图书馆收藏的史料中翻查出一点关于唐代高氏有用的资料，可一番追寻，仍是无果，就仿佛历史上并没有高方这个人。直到图书馆里自习的学生们都三三两两离去，相约去食堂吃中饭，宇文才想起家里还有个温大美女正眼巴巴地等着自己。自己家中厨房空荡荡的，温雅再怎么无礼，总不好让她饿肚子，宇文摇头叹了口气，慢悠悠地走出了图书馆。

大学食堂的饭菜，能称得上美味的实在不多，不过第二食堂的肉包子还勉强过

得了关,每次抬出蒸笼,都有学生排长队购买。此时,宇文也夹杂在学生中间,慢慢向食堂窗口移去,既然温雅不便出门,买几个肉包带回去,也不算怠慢吧。

足足排了十分钟的队,宇文才挪动到窗口边,刚把热腾腾的包子拿在手中,灵台穴处竟陡然承受了某种非自然感应力的冲击,那股力量有如电击一般刺激了他的心脏。

“糟了,定灵珠!”宇文来不及细想,扭身将手中包子塞在身后排队的一位女生手中,拔腿就往宿舍跑去。那女生莫名其妙地被一位不认识的帅哥送上一袋免费肉包子,不禁脸上一红,宇文已经跑出老远了,她才对着宇文的背影高呼起来:“哎!我吃不了这么多啊!”

宇文一口气冲上宿舍八楼,推开虚掩的房门,眼前的情景让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厨房里一片狼藉,灶台上的锅盆碗筷全被掀翻在地,一地的白色碎瓷片上竟然还溅有几处鲜红的血点,看上去甚是触目惊心,而架在火炉上的开水壶也早已经烧干了底,正冒起一股黑烟,使得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焦糊味。卫生间的门大大地敞开着,黑色定灵珠被孤零零地遗弃在浴缸中,克力士剑却不见了!宇文拾起定灵珠,关掉液化气灶,又快步冲进里屋,客厅与卧室倒还保持了原样,可温雅与玄罡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宇文将定灵珠紧紧握在手中,用力地咬着自己的拇指,心中甚是后悔,温雅能看见虚灵的事情,他是早就察觉的,可这样的温雅总会让他回忆起某些往事,为了不受干扰,他便刻意地让自己不去注意温雅的特质,并尽量把她当做一个普通人,没想到一时疏忽,竟造成这样的后果。

定灵珠乃是具有强大灵力的佛门法器,可随宇文的心意转换五行属性,当它与虚灵冰结合而处于封印状态时,很难有人用术法将它破开,但若是接触它的人本身蕴有一点灵光,又是无心所致,不以解除封印为目的,反倒有可能无意地将定灵珠的属性推向另一个极端。宇文几乎可以想象得出来,当温雅看见那柄克力士剑时,对长剑的兴趣远不如那发出绚丽柔光的珠串,大概在她心中的第一反应,便是将这珠串当成了一副绝佳的饰物,就这样机缘巧合,无意间破去了虚灵坚冰,所谓百炼钢瞬间化为绕指柔,大概就是如此了。只是克力士剑陡然脱困,一定会全力蛊惑温雅,一旦温雅接触到那柄邪兵,难免就会被它侵入体内,而变成邪兵宿主!

突然,宇文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略微有些紧张地蹲下身子拉开灶台下的橱柜,不出所料,最近一次丁岚送来的血浆还剩下四袋,宇文便将它们收藏在橱柜深处,而现在柜里只剩下四张挑破了的软扁空袋,地面碎瓷上沾染的血迹,应该是从刚刚吮吸过鲜血的克力士剑上滴落的。看来邪兵刚附入温雅体内,就对鲜血展现出异常

的渴望！

宇文忐忑不安地关上橱柜门，忽然察觉橱柜的塑料拉手不如往日那样光滑，他仔细一看，拉手上居然留下了一个犬类的牙痕，原来是玄罡将橱柜拉开指引温雅找到了剩余的血浆！如此看来，玄罡此刻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而是出于某种目的，跟随温雅一同离开了这里。有玄罡在一旁监视，温雅暂时还不会做出什么危害普通人的事情，压在宇文心上的大石头总算放低了一点。

可这位新任的邪兵宿主，现在身在何处呢？宇文不是玄罡，无法凭借气味追踪一个消失的人，他缓缓直起腰身，看了看混乱的四周，眼中现出一片茫然。

“扑通……扑通……扑通……”

温雅浑浑噩噩地在南门附近的小树林间穿行，四周的一切声响都已经充耳不闻，只有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有如雷鸣般在耳边震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色的浅纱，总有几分看不真切。

不经意间，封裹克力士剑的冰块瞬间碎裂崩塌的景象又一次在温雅眼前闪过。“宇文，我弄坏了你的东西，你不会怪我吧？我真的是无意的。”她停下脚步，扶住身边的一棵小树，一边微微喘气，一边抬头看了看空中，那太阳竟也像被乌云遮挡了一般，只有一圈暗淡的光晕。

“高少监有令，请四位贵客随我入内！”

忽然，一个浑厚威武的男声在温雅的脑海中陡然响起，这声音余音绵长，遥远得仿佛从地平线那边传来，偏又异常清晰，好似这人就在温雅的耳边。

“高少监？谁是高少监？”温雅喃喃地念道。她只觉得小腿一阵发麻，虽然手扶着小树，也几乎站立不住了，脚一软，便坐在了地上。

“你这剑上怎么如此粗糙不平，是锻工的火候还不足吗？”再次响起的，却是另一个怪异沙哑的声音。

“粗糙……火候……什么跟什么啊？”温雅皱紧了眉头。

“此刃纹若流云，锋芒暗蕴，实乃上品！”转眼间，又换了一个文绉绉的声音。

温雅发觉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人接入广播电台一般，开始不断出现各种奇怪的人声。她啊地叫了一声，不禁堵住双耳，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可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那些声音钻进温雅的耳中，很快，温雅又听见了一阵剧烈的争吵声，好几个语速急促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除了偶尔夹杂的几句汉语，其余的竟然全是温雅听不懂的外国话。

“别吵了！”温雅终于忍受不住，大声呼喊起来。

小树林里静悄悄的,学校南门附近行人稀少,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位漂亮的女老师正神情颓然地坐在草丛中,只在距离温雅不远的石凳后面,隐藏着玄罡犀利的目光。

争吵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节奏的金属敲打声。温雅明明紧闭了双眼,却奇怪地感觉到,自己“看见”了一幅怪异的景象。

那是一截长不过三尺的火红色铁条,在三柄大铁锤的轮流敲打下,发出铿锵有力的“当当”声响。随着每柄重锤的落下,铁条上便溅起星星点点的火花,更为奇怪的是,铁条亮红色的表面每次被击打之后,竟会鼓起一个细小的气泡,气泡破裂的同时,就发出啞啦一声怪响,升腾起一线寥落的青烟。过了一会儿,温雅四周的声响变得丰富起来,除了打铁的声音,更伴有粗野汉子的喝骂,巨大风箱张合的呼呼声,以及疲惫沉重的喘息。

温雅开始左右转动脑袋,期望能看见更多的东西,但她的视角却始终固定在某个方向,无论她如何去“看”,眼前总是只有那截正被锻打的铁条。

“是幻觉吗?”温雅微微用力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可神经末梢传来的剧烈痛感并没有去除她眼前的景象。只是那截铁条开始莫名地晃动起来,产生了一片模糊的红色残影,当那片令人心不安的红色再次变得清晰时,竟变成了一摊正四处流淌的鲜血。温雅吃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想大声叫喊,喉咙却仿佛被破布堵住一般,发不出半点声音。

“居心叵测,抗令不为,留你等何用?”有如半空中炸响的惊雷,一声怒吼震得温雅头皮发麻,随着视线的上移,那摊鲜血的源头也出现在她的眼前,血,是从好几具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古代军士身上流下的!

还没等温雅看清这些身披皮甲死状惨烈的军士究竟是什么人,身旁忽然蹿出一个全身铁铠的武官,双手紧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挥舞着向她迎面砍来,温雅还来不及反应该如何躲闪,眼前的视角却急剧变换起来,斜下探出的一条腿猛地蹬踏在那武官的腰腹处,出脚力量之大,让温雅瞬间听见了武官肋骨断裂的声音。那武官负痛弯腰,身躯虽然不能再继续往前冲,手中大刀却换成单手抓持,依然来势汹汹,劈头盖面地从半空中斜划下来。危急时刻,温雅的视线再次转换,就好像自己亲力而为那样,不但巧妙地一侧身躲过了大刀,整个人更凌空飞起,向那武官扑去。温雅只觉得自己越是靠近那武官,武官脸上的神情就愈加惊恐起来。

突然,一条手臂如闪电般伸出,两只细长的手指毫不犹豫地刺进那武官的双眼之中,陡然溅起的鲜血竟让温雅感同身受地脸上一热。如此剧烈残忍的打斗,直把温雅吓得魂飞魄散。可更让人吃惊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武官虽然发出一声短促嘶哑

的惨叫，却剽悍无比地放开手中大刀，双手同时牢牢地扣住了插伤他的那只手臂！那只手臂剧烈挣扎了一下，想用力挣脱，可惜晃动了几次都没能将插进武官眼眶中的两只手指拔出来。

紧接着，右侧闪过一张剑眉星目的俊秀脸庞，那张面孔一晃即逝，温雅微微一愣，只记得这人眼神异常锐利，旋即，一柄蛇形怪剑不知从何处晃出，从下至上贴近了那只手臂，剑刃微微颤动之后，便浪出一轮耀眼的光芒。

那只手臂被轻易地从小臂根部一分为二，断臂向天空中喷洒的鲜血，遮住了刺眼的日光。

眼前的“景象”使温雅心中压抑到了极点，陡然间，她难以抑制地发出一声长号，从地上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身后拔出了克力士长剑，用力往身旁一斩。

两棵无辜的小树被拦腰斩断，枝叶交错，簌簌有声地在温雅身边滑落。

温雅愣立了一会儿，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

宇文已经沿着学校的几条主干道绕校走了好几圈，遇上认识的学生就上前去打听温雅的下落，可惜谁也不知道此刻温雅身在何方。眼看天边一团乌云逐渐聚集，空气也逐渐变得潮湿闷热，一场大雨将至，温雅却依然去向不明，宇文的心中不禁焦急起来。柏叶已经在学校外围布下结界，如果一无所知的温雅带着克力士剑走出校外，一定会被柏叶所察觉，若让柏叶先于自己找到温雅，只怕温雅的处境就会变得十分危险了。

第三次从博物馆门前经过时，无为子老人突然从馆内走出截住了宇文。

“看你三番两次失魂落魄地从我这里经过，究竟出什么事了？”老人用敏锐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宇文。

“前辈，我一时疏忽，弄丢了一柄邪兵，能借用你的灵力帮我追踪一下邪兵宿主吗？”宇文脑中灵光一闪，忽然想起无为子曾经一路追踪过柏叶。

“你又在胡说什么？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灵力波动，我是完全感觉不到的。难怪你一脸惊慌匆匆忙忙的，原来是把邪兵弄丢了啊！”无为子居然还呵呵一笑。

“前辈不要取笑了，现在情况有点危急，被邪兵附体的宿主是一个普通的女老师，我怕她会有危险。”

“上次是别离先生的孙女，这次又是哪里来的女老师？你小子总是这么纠缠不清可不行。照你原先的说法，邪兵宿主不去伤害周围的人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宿主自身怎么会有危险？”

“唉,到目前为止,这些邪兵宿主又有哪一个是有善终的?在暗处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的柏叶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柄脱离我们控制的邪兵啊!”宇文无奈地把手一摊。

宇文说到这里,无为子神情忽然有了变化,他面色严肃地沉吟许久,开口说道:“你又提到了柏叶和邪兵,有些事情,我想差不多是时候告诉你了。你先处理手头的事情,无论是否找回邪兵,今天晚上9点,来这里找我。”

还没等宇文答话,无为子已经转身走上了博物馆门前的台阶。

“哎!前辈!”宇文叫出了声。

“你还有什么事?”老人停住了脚步,却没有转过身来。

“我……”宇文一时语塞,心中虽然有许多疑问,一下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了。

无为子轻声笑了一下,忽然侧身指着天边滚滚而来的乌云说道:“你知道雷电究竟与什么有关吗?”

宇文一怔,不知道无为子为什么会突然问起了这个:“雷电产生的原因比较多,晚辈倾向于冷热空气摩擦形成电荷的说法。”

无为子笑道:“很久以前,我曾经写信给你师父,说我正参修五雷大法。你师父在回信中说,这雷电力量的大小是与雷雨云中冰晶含量的多寡有关的,微小的冰晶浮到云层上空,大块一点的冰球则落到云层下部,两者所携带的正负电荷便在云层中形成高达百万伏的电压,而雷电产生的频率,就取决于冰晶的数量。你师父还曾经戏言,只要他出手,便可让我体验雷神因陀罗的强大威力。唉!如果别离先生此刻就在你我身边的话,以他五行之术的巅峰修为,一定能够施法强行增加雷云中冰晶的含量,那样我也可以有机会施展毕生功力了。”

宇文抬头看了看乌云,自己虽然也曾修行五行之术,但灵力是会随着距离的增长而自然减弱的,若要增加高空中雨云的冰晶含量,真是谈何容易。师父如果不是吹牛,那这份力透云端的功力可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前辈,你这么说,难道是察觉了什么危险吗?莫非……柏叶又出现了?”想到这一层,宇文顿时警觉起来。

无为子未置可否,沉默片刻之后,低声说道:“你晚上来就是了。”说完,快步走进了博物馆。

当温雅从草丛中幽幽醒转时,天色已经变得十分昏暗,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这才想起自己是晕倒在这里了。

温雅站起身来,拍了拍粘在裤子上的细草。昏迷前的一瞬间,她好像听见有一个男人附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话。可那些当时听来十分清晰的话语,在醒来之后却

几乎全忘记了，温雅试着回忆了一下，只觉得脑袋有些发胀，起初所听到的一切只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影子。她唯一还有印象的，就是那男人说话的口音很是奇怪，发音基本不分平仄，倒和那些初学中文的老外有些相似。

她把手探到自己背上摸索了一下，脊背处一片光滑，只是冷风吹进单薄的衬衣里，让温雅不禁打了个喷嚏。她实在难以想象，昏迷前自己竟然从背上抽出了那柄蛇形怪剑。而现在那蛇剑又不见了踪影，看来它又像先前一样，自行附入自己体内去了。

“难道真是黄粱一梦？”温雅按住自己的胸口，自言自语道。可昏迷之前的幻听和幻觉依然牢牢地印在她的脑海中，特别是最后看见的那一幕厮杀，让温雅现在还有些心有余悸。另外，现在的她居然能感觉到有一种异样的心跳正在体内搏动，和自己正常的脉搏此起彼伏，就像……就像有另一个人潜伏在自己的身体里！

温雅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她突然十分迫切地想见到宇文，关于这柄怪剑，关于那些幻觉，也许只有宇文树学才能解释她所碰上的一切。

“温雅老师！真的是你吗？太好了！”忽然间，一个声音在温雅身后响起。温雅一惊，连忙回头。

一个面容秀气的陌生女孩站在温雅面前，正微笑着望着她。

“你是……”温雅觉得有些奇怪。

“我是宇文老师的学生，是宇文老师叫我来的，他现在正四处找你呢。”女孩子的笑容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宇文老师真的在四处找我？”温雅心中微微一甜。

“是啊，你快跟我过去吧。”女孩子大方地伸手过来牵住了温雅。

温雅跟在那女孩的身后走出了树林，冷清的大路上依然没有行人，只偶尔有一两只老鸱在空中掠过，留下几声凄哑的叫声。

沿着大路往前走了几步，温雅看了看阴冷的四周，突然停下了脚步。

“老师怎么啦？”女孩有些不解地回头看着温雅。

“你怎么会想到来这里找我呢？”温雅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南门这边出去，就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凉河沟，平日里很少会有人走到这边来，更不要说有女学生独自一人过来了。你不害怕吗？”

女孩微微愣了一下，很快又开口说道：“我不是一个人过来的，那边还有一个男生，他在另外一片树林里找你呢。”说完，她抬手一指远处。

温雅将信将疑地顺着女孩的手指方向望去，远处还真的有一个身影正对她们挥着手。温雅睁大眼睛辨认了一下那个正挥手的男生，猛地退后了两步：“不对！宇

文老师不会委托他不熟悉的学生做事,你们两个我都不认识,明显都不是宇文老师班上的学生,他怎么可能会叫你们来找我?”

“温雅老师果然机警,要瞒着你还真不容易。”女孩眼中有异样的光芒闪过,说话忽然变成了男子的声音。那远处的男生也不再往温雅这边走动,而是就近靠在了路边一棵大树上,摆出一副好整以暇的姿态。

温雅吃了一惊,正要转身逃走,那女孩竟动作轻盈地先行一步,绕到温雅身前挡住了去路:“温雅老师,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躺在树林里,可我知道,你好像拿了你不该拿的东西。这东西对你有害无益,你还是把它交给我吧。”

看着一个秀气的女孩竟用男人的声音说话,温雅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就算我拿了什么,要交还也只会交还给宇文,与你有什么关系,快走开!”

“本来还想留你做个钓饵,引宇文上钩,可你拿走的东西关系重大,又不愿意交出来,我恐怕不能放你离开这里了!”女孩的声音陡然变得凶狠起来,五指如钩,迅猛无比地向温雅咽喉抓去。

所幸温雅的运动神经比常人优秀许多,她条件反射般往后一仰,居然躲过了那女孩的一爪。一击未能得手,不但女孩愣了一下,就连在远处观望的男生也猛地动了起来,不再保持那悠闲自在的姿态。

不用说,这一旁观战的男生定是柏叶无疑。柏叶曾在整个S大外围布下了式神结界,以防邪兵离开学校,温雅无意解开封印,自觉是做了对不起宇文的错事,浑浑噩噩地只想往人少的地方躲,却不知自己走到南门边缘的树林中,已经触动了柏叶的结界。柏叶火速赶来,居然找到了昏迷的温雅,这让他大感意外,虽不知温雅和宇文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还是生起了利用温雅的念头。不过现在已被温雅识破,柏叶无奈,也只有对温雅起了杀心,但他还是不愿亲自动手,能够不在犯罪现场留下自己的痕迹,那是最好不过了。

可一不可二,以柏叶的修为,又怎么会让温雅从他手下连续躲过,他精神一振,操纵式神再次发起了攻击。眼看那式神眼中凶光暴现,竟腾空而起,有如一只饿鹰般向温雅扑去,来势之猛,直胜过先前数倍!

温雅哪里躲得开这样凌厉的攻势,左右晃动了两下,都逃不过空中那只手钩的攻击范围,她吓得把眼一闭,只能听天由命了。

柏叶脸上露出一丝狞笑,正要使出杀招,脑后忽然有一股劲风挟裹着腥味袭来!柏叶大吃一惊,背后的压迫感极为强烈,就像有一只巨大的猛兽在他身后人立起来,随时会一爪击碎他的天灵盖。不过他处变不惊,左手依然保持控制式神,急速转身的同时右手已经祭起不动明王护咒,谅那偷袭他的野兽再强,也不可能将他一

举击溃。

但柏叶想错了,他转身后所看到的第一眼事物,竟然是一条向他迎面扑来的黑狼狗!那双锐利的狼眼,强壮有力的利爪,还有那张开的血盆大口,瞬间勾起了柏叶幼年时的惨痛记忆!撕破父亲咽喉的,不就是眼前这张布满森然利齿的狼吻吗?

柏叶喉间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竟狼狈不堪地往后连退了数步。本已势在必得的式神陡然失去了柏叶的控制,居然一个筋斗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温雅呆呆地等了两秒钟,发觉自己仍旧安然无恙,她怯生生地睁开眼睛,刚才还凶恶无比的女孩此刻竟跌坐在地上,呆愣有如一具木偶。温雅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抬眼望向远处的男生,却看见那男生正被一匹张牙舞爪的大狼狗逼得向路边退开。她定睛一看,那只身形巨大的黑狼狗,不就是昨夜救了自己的玄罡吗?

玄罡暂时逼退柏叶,又仰首对温雅发出一阵焦急的吼叫。温雅微微一愣,顿时明白玄罡是要自己立刻逃离此处,顾不得许多,她转身就往学校南门跑去。

柏叶终究不是普通人,虽然对玄罡有一种无可名状的畏惧,但他依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鼓起了勇气。在内心深处,柏叶不断提醒自己,面对杀死自己父亲的野兽,恐惧是没有意义的,他咬紧牙关压制心中的阴影,猛地振臂而起,从体内拉出了十字枪。

面对十字枪刃上的寒芒,曾经吃过大亏的玄罡也有些犹豫起来,没有宇文在身边,正面交锋恐怕难以对付这锐利无比的邪兵。玄罡并非有勇无谋,眼见温雅已经跑远,它便开始小步地往校区的方向后退,期望能将柏叶引开,离温雅越远越好。

玄罡佯装退却,柏叶索性提起十字枪发起了一轮强攻,玄罡本意是要引开柏叶,左躲右闪之际,干脆用上苦肉计,让十字枪戳伤了自己的左肩,它故意发出一声惨嚎,转身就往校区急奔。可柏叶又怎么会看不出玄罡的意图,一边是脱离控制的邪兵,一边是咬死父亲的野兽,孰轻孰重,他心中自有一杆秤来衡量。柏叶冷笑了一声,并不追赶玄罡,而是站在路边闭目凝神,暗自施展自己的式神之术。

温雅脚上穿的还是那双不合脚的拖鞋,虽然心中焦急,却怎么也跑不快,好不容易跑到了南门,她却远远地看见两扇巨大的栅栏铁门被人拉拢关上了!温雅不禁暗叫奇怪,虽然她几乎不从南门出入,但这里主要是让运送建筑材料的工程车进出,两扇铁门从来不锁,她也是知道的。温雅不死心,还想着是哪家的顽皮孩子把门虚掩了,可当她走近那扇铁门时,眼前出现的一切打消了她的侥幸念头。

铁门并没有上锁,但整个铁门的栅栏上竟爬满了拳头般大小模样各不相同的狰狞小鬼!这些小鬼牢牢地抱住了铁栏,相互间又彼此勾住各自的手足,用一种奇

怪的力量将南门封闭了起来，大概柏叶将布于校园外围结界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到南门这里了！

温雅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鬼，心中顿时泛起一阵恶心，她忍住心中不适，想伸手去试推那扇铁门，一个铁灰色的双角小鬼竟然扭头便向温雅的手指噬来，直吓得温雅如触电般收回了手。

“嘿嘿，温雅老师还是不要乱跑了，你是逃不出S大的。”铁门上空居然响起了柏叶的冷笑。

“恶魔，离我远一点！宇文老师很快就会赶到了！”温雅虽然心中极为害怕，却还不忘拿宇文来吓唬人。

“宇文老师？哈哈……如果不是因为他，你又怎么会被我盯上？若不是你取走邪兵，留你等何用？”

“留你等何用……留你等何用……”温雅喃喃地念叨着柏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体内那种异样的振动忽然变得剧烈起来。

猝然间，温雅只觉得体内的血液一下变得沸腾起来，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力量猛地涌上她的全身。她口中发出低沉的怒喝，本能地从身后拔出了克力士剑，那蛇形剑刃上顿时显现出赤红色的气焰，一高一低有节奏地闪动着，就像一个武学高手平稳的吐纳呼吸。

温雅后退了一步，脚下陡然发力腾空而起，举起手中利剑向那被结界封锁的铁门斩去。

柏叶赶到南门时，两扇巨大的栅栏铁门都已被利刃破损，断口处异常平滑的铁杆掉得满地都是。那些构成结界的灵魅竟已全部形神俱灭，无论柏叶如何去感应，也召不回半个小鬼，以后恐怕再也不能布下围绕学校的侦测结界了。柏叶郁闷地皱着眉头，抬眼望着南门外一片荒凉的河沟，公路两旁的野草都长到了半人高，哪里还见得到温雅的身影？

天空中轰隆作响的雷声，引得柏叶心情更加烦躁起来，最近连续两天，先是在宇文的手上吃了闷亏，丢失了塞施尔长刀，接着又放跑了温雅，未能得到克力士长剑。一向心高气傲却隐忍不发的柏叶，此刻也有些恼羞成怒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猛地擎出十字长枪左右挥舞，隔着数米的距离，一口气将校门右侧的小树斩断了十余株，可怜那些小树被枪劲掀翻，全都倒飞了出去，露出一片空地出来。

一通发泄之后，眼尖的柏叶忽然发现林中那片只剩下断桩的空地上，竟然显现出几个浅浅的脚印，他微微一愣，连忙扑上前去细看。

那是一双女人拖鞋留下的脚印！刚才小雨初落时润湿了林间的泥土，有人悄悄地
从林间穿过，却不经意地留下了这几个脚印。

“好狡猾的温雅老师啊，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破门，却没有逃出去，又悄悄潜回了
学校，看来你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宇文老师啊。只不过……你放弃的恐怕是离开学校的
最后机会了。”柏叶轻轻地搓捻手中的泥土，低声念叨着。

原本细润的雨点开始变得大滴起来，雨线逐渐变得稠密，慢慢冲淡了那几个浅
浅的脚印。



天完全黑了，雷声有一阵没一阵的，声音也有点发闷，像是在铁皮罐里点燃的炮仗，雨下得不是很大，不愿意带雨伞的懒男生们顶着几张报纸也就可以勉强抵挡着跑回宿舍了。

校博物馆四周的路灯坏了几盏，馆内又不像其他开放自习的教学楼那样灯火通明，在这样的雨夜里便显得有些阴森可怖，偶尔有学生从附近经过，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无为子独自一人坐在博物馆大门前的看守小屋里，也不开灯，桌上搁了一瓶二锅头 and 一盘卤花生，就这么颇为寂寞地在那里自斟自饮。远处偶尔有脚步声响起，老人便会抬起头来看一眼窗外。

9点一刻，有人轻轻地敲了敲小屋的窗户。

“前辈，真对不起，我来晚了。”宇文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抑郁，找寻了这么久，始终没有温雅和玄罡的消息，他身上的衬衣已经找不到半根干纱，头发也是湿漉漉的，不时滴下水来，也不知道他在雨中走动了多久。

“外面太冷，博物馆里面有空调，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无为子倒也没怪宇文来晚了，提起桌上的酒瓶，起身推开了小屋的门。

走进博物馆，无为子打开一间侧厅的照明，又不知从何处拿出一件灰色的旧布褂，顺手扔给了宇文：“想换就换上，不想换就拿这衣服擦擦你的脑袋，这展厅地板沾上水就滑得厉害。”

宇文接过布褂，微微愣了一下，一抬手将布褂给抖开，居然是一件旧道袍！

“前辈，这……”

“没关系的，这是我以前的衣服，虽然十多年没穿了，但隔上几个月总会洗上一次的。”

宇文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将身上的湿衣服脱了下来，换上了旧道袍。无为子身材高大，不但个头不输于宇文，身形也比宇文魁梧了许多，宇文穿上无为子的道

袍，浑身上下松垮垮的，举手抬足都觉得衣袖带风。

无为子上下打量着宇文，笑道：“原来的正一教同门都说我外形粗野，穿上道袍也不像个出家人，这身道袍笼在你的身上，倒还真有几分仙风道骨。如果把头发留长一些，束上九梁巾，你就可以出去化缘放卦，吃穿不愁了。哈哈……”

“前辈取笑了，可惜我身为黄泉引路人，干的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活，修真之路，恐怕与我无缘了，呵呵……”宇文的口气略略有些不以为意。

无为子眼中光芒微微一敛，叹道：“你始终忘不了自己曾是黄泉引路人，既然无缘，也罢。”

宇文忽然明白了，老人让自己穿上道袍，其实是有心试探自己是否愿意承接他的衣钵，上次自己曾经说过愿意代替无为子看守这博物馆，无为子却没有应允，难道老人最终还是改变了想法？

“前辈，你如果想要我替你守护这……”

“不必了！此事其实并不适合你，强求无缘之事，终究无益！”无为子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宇文的话头，“我今天叫你来，只是为了回答你曾经提出的问题。”

“莫非前辈要告诉我这馆中所藏的究竟为何物？”宇文刚才还在为自己无意间让老人失望而心存愧疚，现在一听无为子要告诉他真相，又一下来了精神。

“这件事的源头，是唐朝末年的一起惨案。”无为子抓起酒瓶，咕咚灌下一大口二锅头，就此打开了话匣子，“唐乾符年间，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隶属当朝军器监的地方军工作坊，专司蜀郡驻军的兵器制造，你看这馆中记录的出土文物挖掘情况，也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吧？”

宇文点了点头，脚下这块土地是当年的军器监，他是早就猜到了的。

“唐朝的蜀郡，因为地理位置上的原因，受战乱的影响也相对偏小，当时市井的繁荣程度，曾为蜀地赢来“扬一益二”的美誉。城市发达，蜀郡军器监的生产力自然也不弱，不但为本地军队打造兵器，同时也对中央军队有军备供应。出于此地的重要性，甲坊署和弩坊署两个分部下面，除了冶炼锻造的两千多工匠之外，另外还驻扎了五千兵士。”

宇文一边侧耳倾听，一边微微点头。无为子所说的“扬一益二”，指的是唐朝中后期中国最繁荣城市的排名，江南扬州排第一，蜀地益州则排名第二。虽然现代都市的繁华重心已经偏转，但宇文在脑海中想象那当年蜀郡的繁华，还是颇为神往。

“这件惨案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蜀郡军器监中，至于时间，则是在乾符六年的冬天。那时候，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正在承受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冲击。”说到这里，无为子顿了一顿，晃了晃手中酒瓶，“真是乱世生妖孽，事件似乎是一步一步地扩大

的。最初,是两个专事冶炼生铁的工匠发了失心疯,两人在工作时突然互相殴打起来,其中一人把另一人推进了炽热的冶炼坑,掉进坑中的人立刻烧成了灰烬,与那坑中火红的铁水混融在一起。其余的工匠惊恐之余,扑上去按住了杀人的那个家伙,奇怪的是,这家伙明明是个山西老表,被工匠按住极力挣扎时,却说了一口谁也听不懂的怪话。工匠们连忙叫营外守卫的军士进来帮忙绑住这个疯子,可那疯子一看见身穿军服的人,立刻狂躁不已,并且变得力大无比,口中大呼小叫着将众人甩开,抢过火炉边的一柄铁锤就向走进作坊的军士砸去,那队兵士共有五个人,当场就被砸死了一个!剩下四人反应还算是机敏,不等那疯子再次反扑,就将他乱刀剁翻在地,那疯子临死前奄奄一息,说的还是一口怪话,但有一个老兵却愣住了,告诉大伙这疯子讲的是南蛮话,说他是驃信酋龙手下亲兵,要见李自孝将军。”

“驃信酋龙?”听到这个奇怪的名字,宇文顿时一怔,“难道是当时占据西南边陲的南诏国之王,谥号景庄皇帝的那个驃信酋龙?”

“嗯,就是这个驃信酋龙。”无为子点了点头。

“你说这件惨案是发生在乾符六年,可那驃信酋龙在乾符四年就已经归天了啊?”宇文十分不解。

“呵呵,这些旧事你倒记得挺清楚。”无为子笑道,“奇怪就是奇怪在这里,南诏王驃信酋龙大举侵蜀的时候,还是懿宗皇帝在位的咸通十年,当时定边节度使李师望为了激怒南诏求功,擅自杀死了南诏使节杨酋庆,驃信酋龙一怒之下,率军攻打西川,一路势如破竹,无往不胜,就这么一直攻到了成都城下。那时候的成都城防御工事非常脆弱,城内又一下涌入大量逃难的百姓,粮食和饮水都成了大问题,大概许多人都以为,成都是保不住了,就连成都城里的守将也开始偷偷勾结南诏军,预备等南诏军攻城时就焚烧东仓,里应外合把成都拱手送给南诏,只是后来这叛将与敌人勾结的事情无端暴露,成都城才逃过了这一劫。”

“那发疯的工匠口中所说的李自孝将军,就是当年与南诏勾结的那个叛将吧?事情暴露之后,这位李自孝将军也被城内守军所诛杀。后来在节度使卢耽的带领下,成都军民一直苦苦抵抗南诏的攻城,直到朝廷援军赶来,才将南诏大军击败,保住成都不受战火洗掠。可对于乾符六年的工匠来说,这些都是十年前的旧事了,怎么会有个发狂的家伙说自己是驃信酋龙的亲兵,还说要想见李自孝?”宇文微微皱起了眉头。

无为子没有回答宇文的问题,而是继续说了下去:“工匠发狂的事情才过去了两天,军器监中又出了一件大事,晚上夜深人静时,忽然有十余个工匠结队而行,拿着刚刚打造出来的锋利长刀,潜入了驻军营地,其间曾有一队夜间巡逻的军士碰上

他们，可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竟然会被十几个只知道打铁的乡巴佬给尽数杀了！那些工匠杀人之后，开始在军营中四处放火，趁营地中一片混乱之际，又杀了不少尚在睡梦中的士兵。所幸营中守将临危不乱，迅速集合兵将反击，这些工匠虽然异常勇猛，终归只有十余人，又没有披甲，哪里敌得过营中全副武装的几千士兵，被包围之后，奋力抵抗了一阵，也就全部被削去了脑袋。但这些工匠在厮杀的过程中，口中叫骂的都是川籍乡音，又自称是唐军‘突将’，让围攻的兵士们都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起来。”

“突将？不会吧！乾符二年，蜀中突将叛乱，不是都被高骈杀光了吗？”宇文不禁瞪大了眼睛，对此感到十分诧异。

也难怪宇文如此惊讶，无为子所说的突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突击队，是南诏围困成都城的时候，守城节度使卢耽用高薪厚禄在军营和民间征集而来的勇士。当时大概募集到三千人，基本都是蜀籍原住民，统一称做“突将”。在后来的成都保卫战中，英勇的突将为击败南诏作出了卓越贡献。五年后，南诏又派兵前来进犯西川，朝廷就任命曾经大败南诏军的名将高骈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驻任成都，南诏军听说名将高骈来守城，心中害怕，便主动退军了。高骈到成都走马上任之后，得意之余，竟然取消了突将们的高薪，还说蜀中军士向来胆小，能打胜仗全靠自己祈求九天玄女保佑。蜀军突将心生不满，备感羞辱，后来就发生了一次叛乱，突将们一直冲进了高骈的府邸，高骈躲进厕所之中，才幸免遇难。最后还是宦官出面打圆场，保证恢复突将原有的俸禄，突将们才退回了营地。高骈怀恨在心，便在暗中收集所有突将的姓名，两个月后，高骈率领手下从原驻地带来的天平军，将所有突将堵截在各自家中，一家老小全部杀尽！一时间血流成河，哭声震天！事后，高骈又下令将数千具尸体用大车拖到江边，尽数投入江中，这场屠杀，当初参与了叛乱的突将没有一个逃脱。

“是啊，就是因为五年前的突将叛乱已定，而这守卫军器监的恰好正是当年的天平军，有不少人都参与过那场血腥镇压，五年后突然冒出十几个平日安分守己的工匠自称突将，冲进营地报复性地杀人，那些天平军将士又怎会不心生惧意呢？”无为子叹了一口气，“至此，军器监中开始人心惶惶，工匠们都无心冶炼锻造了，人们议论纷纷，说监中有妖邪作乱，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还会有怪事发生。军器监的统领官员高方也觉得事有蹊跷……”

“等等！前辈，你说的那位官员叫什么名字？”宇文忽然浑身一震，出言打断了无为子。

“呃？那位少监名叫高方，就是高骈的儿子。”无为子一愣，不知宇文为何如此敏感。

“高方……高方……难怪查不到你，原来你是高骈的儿子……”宇文的神情变得有些激动起来。“前辈，你接着说。”

无为子纳闷地看了宇文一眼，又接着说道：“这位高少监不像他老子那样信奉鬼神之事，但也觉得事有蹊跷，有幕僚建议请几位道家高人来营地中查看一下，是否真是撞上了什么邪物，高方曾经与雷霆火师汪真君的嫡传弟子朱执中道长有一面之缘，觉得这人好像与那些装神弄鬼的游方道士还不太一样，便派人去请朱执中道长。朱执中当时正在修炼汪真君所留下的《雷霆奥旨》，已经初有所成，听说这件事之后也觉得奇怪，立马带着几个徒弟赶往蜀地，可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等朱执中千里迢迢赶到蜀郡军器监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军器监所在地是在高骈所扩建的成都罗城的外围，与城区相隔甚远，朱执中带着徒弟沿着官道步行，距离军器监还有一里地，就在官道上看见了几具尸体，从衣着上看，这些死人中既有工匠，也有守兵，仔细检查死因，却是互相残杀而死，士兵的长枪捅穿了工匠的肚子，而工匠手中的大刀又几乎砍断了另一个士兵的脖子，几具尸体的死状都如此惨烈，朱执中甚是不忍目睹，可等他继续往前行走，路边的尸体居然越来越多，待到走进军器监大门，朱执中简直快要窒息了，只见尸横遍地，满地鲜血，几千具尸体铺满了整个作坊和营地！朱执中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道士，唐末乱世，四方游历的他也见识过不少两军对垒殊死大战后遗留下的战场，可无论任何一个战场，都总会有胜败之分，总会有人想要逃走，但在朱执中眼前展现的一切，却看不出有任何一具尸体在生前起过退却的念头，每个人都怀有极大的仇恨去屠戮别人，相互厮杀直到呼吸停止。”

说到这里，无为子叹了一口气，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宇文，似乎在心中思索着什么。宇文被老人看得心中有些发毛，忍不住开口提醒道：“前辈，那军器监中，难道就一个活人都没有了么？”

无为子一怔，又继续说道：“刚跨进大门，几个小道士脚上所穿的聚云布履都浸透了鲜血，小道士们胆战心惊，不敢再继续向深入，朱执中道长就独自一人走进内室。穿过几道门梁，他终于在大堂中看到了高方，唉！偌大一个军器监，也就只剩下高方一个活人了。只见高方穿戴着整齐的官服，神情呆滞，眼神空洞，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堂正中，双手放在身前的案桌上，动作机械地来回抚摸着——一把黑黝黝的横刀。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太过诡异，朱道长也不敢擅自接近高方，只站在远处喊了两声高少监，高方转动脖子，盯着朱执中看了半晌，口中喃喃地说道：‘他们没有骗我……’朱执中不明白高方念叨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的注意力却渐渐被那桌上的横刀吸引过去了，这柄刀外观极为普通，就是完全符合军制，每个士兵都会佩戴的那



种横刀,可是稍微走近两步,就可看出那刀钝得十分厉害,刀身也极为粗糙,全然没有常见的刀剑那样闪亮的锋芒。朱道长灵台通明,隐隐约约猜到了一点缘由,但还没等他作出反应,就见到那横刀上有一丝蓝光晃过,接着他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看来这柄横刀就是造成这起惨案的原因了!”宇文猛地一击掌,叫出了声。

无为子面无表情地看了宇文一眼,续道:“也不知过了多久,朱执中恍然醒来,发觉自己竟然站在了室外,可自己是怎么从大堂里走出来的,居然完全想不起来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下,立刻发出了痛彻心肺的号叫,跟随自己一同过来的四个徒弟,此刻全都死在了他的脚边!而且每个人的身上都是焦黑一片,分明是被自己的雷法所击毙!他再回头去看身后,高方不知何时也跟着他走到了室外,用那柄黑色的钝刀戳穿了自己的咽喉,已经断气多时了。”

“朱道长一定是被那黑色邪兵蛊惑,邪灵附体,在无意识状态下大开杀戒,掌毙了自己的四个弟子吧?”宇文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猜得不错,至于高方的自杀,想来是他不忍心看到朱道长对自己的徒弟下毒手,再加上自觉罪孽深重,就引刀自裁了,他这一死,朱道长也就恢复了正常。朱执中大概猜到个中缘由,虽然不知道这柄黑色怪刀从何而来,却也实在不敢再去触碰那邪物了。强行忍住悲痛,朱执中道长在营地正中挖了一个深坑,又用细绳做了个套索,远远地将那黑色横刀套住,从高方的尸身上拔下来,拖到深坑中埋了。此后几日,军器监闹厉鬼,守军全部被杀的传闻就传遍了成都城。这件惨案实在太过骇异,那些丢掉性命的工匠都有家人在城中,却没有哪一家人敢去那死气沉沉的郊外找寻亲人的尸身,高骈当时已经被调任到扬州,身任淮南节度使,知道这件事之后虽然悲痛万分,也只敢派几个胆大的亲信回来寻回高方的尸身,而其余那些死难的天平军将士,本就不是蜀地之人,更加没有人问及,就这样被弃于成都郊外,任由鸟兽分食了。”说到最后,无为子说话的语气愈发地沉重起来。

“这件事实在有些匪夷所思,难怪正史中从未提及过此事。术界考古中虽然略有一点提及,却也含糊其辞,让人不明就里。”宇文叹道。

“大概是那天所见到的事情过于惨烈,朱执中道长就此留在了蜀郡近郊的青城山,小心地关注着那片邪地的变化,他害怕以后总有一天,这邪物会破土而出,又重现当年的悲剧。后来朱执中道长又收下弟子王文卿,将五雷大法传授于他,并秘令交代,要他接替自己看护成都城郊外这片邪地。王文卿将五雷法开山祖师汪真君的教义发扬光大,终于正式创建了道教神霄派,而此后的一千多年,神霄派每一代弟子,都会留下一人专事监护理有那柄邪剑的土地。而成都城几经扩建,又几经劫

难，原来的郊野地貌有了很大改变，当年闹鬼废弃的军器监也被人遗忘，逐渐被埋入地下。”

“难得这一千多年中，一直都相安无事，直到S大的建造，为建高楼深挖地基，才把这地下废弃了千年的军器监给挖了出来，看来这柄凶器，也被一同挖掘出来了吧？而且，应该就陈列在这座博物馆中。”宇文忽然发觉身边有这样危险的东西，神情一下严肃起来，忍不住要站起身来环顾四周。

“话虽是这么说……”无为子不禁苦笑起来，“我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文字记录的，仅凭神霄派门人以口相授，代代相传，其中究竟有什么夸大或者疏漏，我们这些现代人，也是不得而知了。而那柄邪刀究竟是什么样子，除了当年的朱执中道长，也没有谁亲眼见过。S大建校初期的这次发掘，共挖出各式兵器两千余件，绝大多数都是长兵器，横刀虽然不多，但也有一百柄左右，这些铁质兵器在地下埋得太久，全都锈迹斑斑，完全看不出最初的形貌，具体这些兵器是如何出土的，也没有留下详细资料，那柄邪刀被混进普通横刀之中，我们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想来邪刀出土时，也被考古人员触摸过，可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我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怀疑馆藏中并没有那柄邪刀。直到那天柏叶在参观展厅时引起异样的金属共鸣，我才相信这柄怪刀确实已经出土了，并且就混在展厅的那堆兵器之中。可我们如何将它区分出来呢？”

“我们可以将那些展品一件一件地拿出来，能和邪兵产生共鸣的，就是那把怪刀了！”宇文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你觉得我这个看大门的糟老头子，手里会有那些展柜的钥匙吗？”无为子冷笑起来。

“真要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那几个展柜也拦不住我们啊。”宇文颇不在意地敲了敲身边的玻璃展柜。

无为子忽然长吁了一口气，低声说道：“以后如何处理这柄怪刀，就是你的事情了，今天晚上，我的任务是要保住这柄怪刀，别让某些心怀鬼胎的人给取了。”

宇文一惊，顿时想起了柏叶：“怎么？难道柏叶今晚来？”

无为子神情严峻地看着窗外，并无答话，宇文这时才察觉，不知何时起，窗外雷声大作，连绵细雨也已经变成了一场疯狂肆虐的暴风雨。老人沉默许久之后，缓缓开口应道：“今天上午，柏叶已经来对我下了战书，午夜12点，以邪刀为注，生死相搏！”

“啊！”宇文目瞪口呆，没想到柏叶会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无为子，“前辈，我与你同去，上次你我合力击败奥斯丁，今天也一定可以打败柏叶。”



“呵呵，你也要去吗？你来看，那是什么？”无为子忽然抬手指着窗外。

宇文把脑袋凑到窗边，正要顺着无为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突然，他的后颈一麻，一股强大的电流封闭了他的几处脊神经。宇文顿时手脚无力，软倒在地上，他睁大眼睛瞪着无为子，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你去干什么？白白送死吗？柏叶的十字枪上可没有裂痕！还是把小命留着，用你那脑袋瓜想一想，如何拿回那些邪兵吧。”无为子笑着将宇文从地上提了起来。宇文心中焦急万分，无奈浑身都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无为子把自己放在展厅休息室的沙发上。

“别为我担心，你以为我不烦吗？神霄派日渐衰落，到头来，竟然找不到一个愿意留守此地的弟子，上任神霄派掌门无奈之下，把我这正一教的老道士给抓了壮丁，他曾经帮过我的大忙，我实在拗不过他的苦苦哀求，只好舍身留在这里，这一守，就是20年了。我年岁已高，又后继无人，以后的事情也不是我能监管得了的，还是顺其自然吧。你交于我的赛施尔长刀，我已经用雷法封锁，就藏在你沙发脚下的暗箱里……”

无为子话还没说完，屋外就传来一个颇为文雅的声音，在一片雷鸣中居然也十分清晰：“无为子老先生，今天天气不怎么样，你要不要推后我们约定的时间呢？”

“不用了！这样的天气正合适！”无为子朗声应道，豪迈的声音穿越了暴雨，丝毫不逊于柏叶。

“那倒也是，老先生的五雷大法，在这样的天气里可是如鱼得水啊。”柏叶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起伏，平静得有如一潭死水。

无为子回头看了宇文一眼，低声说道：“再会，宇文！”

话音刚落，老人矫健的身影就冲出了博物馆！

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脑海中混乱不堪的宇文忽然想起，无为子曾经发下毒誓，如果将神霄派的秘密泄漏给外人，必将遭受五雷轰顶，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像被一片薄薄的小刀刺了一下！



大雨滂沱，沉甸甸的雨点砸在无为子的脸上，隐隐有些生痛。老人微微仰起头颅，锐利的目光穿透了厚重的雨帘，不远处的大路边，有个看似单薄的人影靠在一株大梧桐树下。

“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躲雨，这可是简单的生活常识，你就不怕被雷劈吗？”无为子气贯丹田，声音就像有形的利箭般向那人影射去。

“呵呵，有老先生这样的雷神在场，我相信天上的雷是不会乱劈的。”柏叶的声音不大，却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无为子团团围住。

“又不是第一次交手，这些客套话就免了吧。”无为子双掌一翻，食中二指交叠，拇指压上，小指与无名指收拢掐住掌心，布下役使总雷局。

“稍等！”树下人影微微动了一动，“我还有一事要请问无为子老先生！”

无为子一怔，掌心处的亮光便收敛了一些。

“老先生可曾去过日本？”

“唔……”无为子微微沉吟，暗自揣度柏叶的用心，“我曾经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是我自行去游山玩水，第二次则是受静安寺持松上师之托。持松上师曾三登高野山，与你们真言宗高僧交流显密二宗的义理。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占领上海，持松上师一怒之下，发誓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半步，但后来又辗转听闻日本许多老友过世，上师心中始终挂念，便托我东渡，去你们的奥之院吊唁他的老友。至于第三次嘛……嘿嘿……不说也罢。”

“老先生最后一次去日本，可是在30年前？”柏叶语气急促地追问道。

“柏叶伸宏，就别绕弯子了吧，30年前大阪港口一战，日方术士折损甚多，你又是哪一家亡者的后人？”老人语气平缓，一锤定音。

“我父亲修为浅薄，不是什么有名的术者，说出名姓来，老先生肯定没听说过，而且他不是折在老先生手里，我也不是来找您寻仇的。我只是有些奇怪，当年您与别离先生血战大阪港，据幸存者所言，您的拿手绝技除了召唤魔兽之外，运炼纯熟

的玄冰符咒更是致命，好几位阴阳师和金刚寺僧人都是被悬空而起的冰箭刺穿要害，或是被突然涌入肺部的一口海水给活活呛死了。可如今的您却改修五雷大法，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道家门派本来就杂，法术修行也是各有各的益处，我修行什么，都是我的自由吧？”说话间，无为子掌心又开始雷光大盛。

“可据我所知，玄冰符隶属水部，而雷法则归属火部，两者之间水火不容，老先生若要修行五雷大法，必定要先散去全部玄冰气劲，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老先生舍去数十年的玄冰修为，改行雷法呢？”柏叶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中国人的事情，不用外国人来插手，来来来，废话少说，你我相约，可不是为了谈古论今！”无为子双目猛地一瞪，浑身上下都隐隐泛出淡淡电光，原本被雨水打湿而粘在脖颈上的白色长须竟然也在大雨中飘荡起来。

“如此说来，老先生的五雷大法修为最多不会超过三十年，再加上年事已高，精血枯竭，您所守护的馆中之物，恐怕今天就要易主了！”柏叶的声调一沉，竟似动了杀机。

猝然间，天上雷云旋动，一个巨大的旋涡云层出现在柏叶头顶上空，大路上被风雨吹打而凋落的树叶此刻也被一股龙卷风所擒，在柏叶周身高速旋转起来。

“总万法归一身，运一心应万法！”无为子口中轻念心诀，手上法印交替转换，陡然间，他双手一合一展，居然凭空拉出一条璀璨明亮的蓝紫色电弧！

“好一手雷凭意起，电随心动！”柏叶衷心一叹，旋即从身后亮出了十字枪，那十字枪甫一现身，就在这黑沉沉的深夜里燃起一团亮蓝色邪焰，映得柏叶那张神情肃杀的脸有如索魂鬼魅一般。

无为子见柏叶现出真容，立刻高呼一声：“无妄天雷！”空中随之响起一个炸雷，两条枝蔓状闪电划开夜空，交叉劈向柏叶所站立的位置。柏叶见天空中出现异象，心下早有防备，他正要向后急退离开雷击的范围，却陡然发觉笼罩周身的这团罡风收紧了许多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无为子用来限制自己行动的。被风势所压，柏叶的动作一下减缓了不少，要退出雷击范围之外，已经来不及了。柏叶临危不惧，猛地将手中长枪尾尖斜着往地上用力一插，自己则蹲下身子缩成一团，双臂交叉护住了自己的头部。

天雷落点极准，正是柏叶头部正上方，但柏叶藏身于十字枪下，那两条闪电便击中了十字枪的枪刃，邪兵“铮”的一声，刃上蓝焰暴长，竟与电光交融在一起，将绝大部分直击雷电都导入柏叶脚下的大地。然而即便如此，十字枪周身还是激起一片感应电流，以柏叶缩紧的身躯为中心，平地上猝然腾起一条巨大的火柱，那些曾经

在柏叶身边周旋的树叶刹那间被烧成了灰烬，他身旁的那棵梧桐树也一下燃了起来，不过雨下得这么大，梧桐树上燃起的火焰转瞬之间又被浇灭了。

蹲在地上的柏叶忽然身形一长，动作敏捷地拔起地上的长枪，快步向无为子冲来。眼看他上半身的衣衫一片焦黑，随着大幅度的奔跑动作，衣衫也一片片碎散开来，露出赤条条的精壮身躯。

无为子自然明白，柏叶临时架起十字枪做避雷针，虽然抵消了大部分直击雷的力量，但那邪兵周身的感应雷电也不是寻常人能承受得了的，如果柏叶不是祭起不动明王咒护体，只怕现在也只是一具尸体了。至于高温引起的火焰，虽然看上去可怕，但以柏叶对地火水风四象的运用，这条火柱反倒最不足为惧。眼看柏叶这么快就恢复正常反扑而来，无为子也抖擞了精神，将手中电弧的亮度催生到了极致。

两人之间还有十步距离时，柏叶便出手了，十字枪的无形罡劲分为三段，如连珠炮一般向无为子的头胸腹三处袭来，若是在平日的晴朗天气，这一招无声无息，定然极为凶险，但在这样的倾盆大雨下，无为子反倒占了天时，罡劲要穿越雨帘，也就不可能做到无影无形了。无为子眼中看得明白，手腕一抖，双手间的电弧就像一弯明月般垂直护在身前，只听见“啵啵啵”三声轻响，罡劲撞上电弧，被尽数化开了。

无为子凝神追踪无形罡劲的飞行轨迹，直到挡开第一轮攻击后才放眼去看柏叶，却陡然一惊，只觉自己是不是眼花了，那迎面扑来的柏叶不知何时竟变成了两个！虽然明知有一个柏叶肯定是式神幻化出来的，但在没有实际接触之前，无为子也难以分辨哪一个才是真身。瞬间思考之后，老人将浑身电劲贯于双足之下，施展出地雷诀，两团直径足有半米的球状闪电迅猛无比地从无为子脚下蹿出，冲劲十足地分别向两个柏叶撞去。无为子相信，眼前虽有两个柏叶，邪兵却只有一把，只要柏叶用邪兵抵挡球状闪电，便可立刻分辨出孰真孰假。

事态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之外，无为子正全神贯注地留心柏叶如何抵挡自己的攻击，可两个柏叶居然都完全不加抵抗，任由那球状闪电迎面撞去，只闻砰砰两声巨响，暗蕴灵力的球电瞬间击溃了两个柏叶，竟然两个都是式神幻象！

无为子大吃一惊，条件反射般转过身去，就在转身的那一刹那，老人耳边竟恍然响起雨滴打在金属器物上的轻响。待到他定睛看清身后的情况时，十字长枪距他面门已不过一尺，老人慌忙舞动双手间的电弧格挡，那明亮的电弧有如一条软体动物的触手般上下跃动，将枪刃团团绞缠，一股凭空生出的巨大力量硬生生抵消了十字枪势不可挡的冲劲。

两雄交锋，虽然只是瞬间过招，无为子和柏叶心中都是一震。无为子是惊叹柏叶战术运用的巧妙，第一轮无形快攻只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柏叶有机会从



容施展式神幻象，又利用了自己的惯性心理，正面突袭的两个柏叶都由式神幻化而成，真身却早已绕到了自己的身后。柏叶则是惊讶老人手中光亮刺眼的电弧，他也没能料到那段完全没有实体的电弧能够缠绕在自己的十字枪上，并且通过电流形成的强大电磁力场，两极相互排斥，将他势在必得的一枪给推开了，这样巧妙的武器，竟毫不逊色于传统的长刀利剑。

柏叶一击突刺不成，立刻就势收回了长枪，无为子这才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柏叶居然在手上戴了一副黑色的橡胶手套，看来他始终害怕老人在邪兵上借力施展雷法。无为子不禁微微一笑，现在天地间都被雨幕遮盖，若要导电，雨水也是极佳的导体，单凭一双橡胶手套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柏叶有不动明王咒护体，寻常雷击恐怕无法对他造成致命伤害。

“老先生果然不愧是五雷大法的传人，雷法运用得心应手，我之前在言语上有所怠慢，还望老先生见谅。”柏叶退后一步，拱手对无为子行了一个礼，“不过刚才我过于自负，尚未使出邪兵的真正力量，随后的这一轮进击，我将不再有所保留，老先生可要留心了！”

柏叶说话彬彬有礼，无为子却暗暗心惊，无论柏叶是否故弄玄虚，没有退路的无为子也只能全力以赴了。老人暗自催动五雷步罡咒，面朝巽地猛吸了一口气，随即闭气凝神，脚下按符诀划动。柏叶听闻头顶上空风雷滚动，忙抬头望去，可天空一片漆黑，只在云层中偶尔闪动的电光照耀下，能隐约看见雷云有序地层叠起来。

地雷和斗雷双诀，都是凭借施法者自身所聚积的雷电力量施展，无论修为有多深，施法者体内能聚积的电荷终究有限，只有天雷和云雷二诀可以直接借用天电，但它们的弱点就在于蓄势时间太长，在瞬息变换的战斗中不便及时施展。若是从前，无为子还可以用杵机抵挡对手，自己便可从容施法，眼下只能独力支撑，老人就怕柏叶快速抢攻，打断自己的施法。可柏叶明明已经看见天空中雷云蓄势待发，却依然不为所动，居然转身背对无为子，往前走了几步。

无为子微微一怔，虽然看不透柏叶的意图，但箭在弦上，也不得不发，老人手中电弧开始噼啪作响，在双手之间一个斗大的球状范围内，电弧激发的高温将落下的雨点也尽数蒸发了。那边的柏叶猛地回过头来，侧身而立，将十字枪平挑于肩上，右手扶住枪柄，左手则捏起一个法印，搭在枪刃上，枪尖则直指无为子。无为子细看柏叶左手所持法印，不禁大吃一惊，那分明是自己极为熟悉的天雷诀起手势！

“无为子老先生，你可知道奥斯丁为什么一直要用十字枪去杀人？因为他既找不到十字枪的弱点，也看不出十字枪的真正长处。他杀人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如何运用这柄长枪，可他到死也不明白，十字枪究竟强在何处。其实十字枪的真正力量是

模仿,以假乱真、喧宾夺主的模仿!”柏叶话音未落,他头顶上的云层居然也起了变化,那螺旋状云层搅起的巨大旋涡,竟与无为子起初作法时一模一样!而且这旋涡还在逐渐增大,开始与无为子上方层叠的雷云分庭抗礼。

难道刚才用无妄天雷击中十字枪,反倒让这邪物领会了雷法的奥妙?想到这一层,无为子额角上顿时起了一层冷汗。不能再等了,虽然不太相信柏叶在这须臾之间就真能学会天雷诀,但天上那透出一团邪气的旋涡还是让老人的心中极为不安。他深深吐出一口浊气,脚下陡然发力,整个身躯一跃而起,在半空中旋转着向柏叶大力撞去。

眼见无为子手中电弧离自己越来越近,柏叶右手托住枪尾用力一推,十字枪就如一支利箭般从柏叶身后飞出,枪尖再次与无为子手中电弧纠缠在一起,两股力量相互撞击,在黑夜里激起一片绚烂火光。无为子沉身低吼:“云浮千秋!”手上电光顿时化成一串球状闪电,就如云海波涛般连绵不绝地顺着长枪向柏叶滚去,眼看那串炸雷就要扑到自己身上,奥斯丁的死状一下浮现在柏叶眼前,强悍如奥斯丁,也丧命于无为子的云雷诀下。柏叶不敢怠慢,眼中闪现一星蓝光,身后陡然现出一个庞大的暗红色虚影!

“因陀罗!”无为子发出一声惊呼。柏叶身后虚影高大威猛,一身奢华王者装扮,手持金刚杵,却长着一副细眉长目的女人面孔,分明是佛教传说中女相帝王身的雷帝因陀罗。这虚影甫一现身,无为子手上爆出的一串球电全部停滞了下来,并且光芒黯淡,气焰湮灭,就像是一群慑于帝王威严气势而拜倒的臣民。

“老先生,孰强孰弱,一望便知了吧?呵呵……”柏叶不禁发出一阵狂妄的笑声。

无为子一咬牙,朗声说道:“借邪兵之力贗充神格,必遭天谴!”说完,老人鼓起全身力量,将云雷诀催至了顶峰,手中雷球再次光芒大盛,停顿在十字枪上的球电又缓缓向前滚动起来。

“好强的意志!”柏叶微微一叹。身后的雷帝因陀罗猛地抽出了金刚杵,威猛地朝老人一指。

“天雷无妄!”

随着柏叶的一声高呼,天空中一道紫色电光劈下,直奔十字枪锋刃而去。

刺眼的电光闪过,巨大的冲击波将老人震得倒飞了出去,又跌落在大道上。无为子想从泥水中挣扎着站起身来,努力了两次,没能直起腰身,反倒“哇”的一声呕出一口鲜血。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从指尖至小臂,已经是一片焦黑,刚才那股匪夷所思的电击力量几乎毁掉了老人的双手。

柏叶倒提着十字枪,缓缓走到无为子身旁,低声说道:“现在您终于知道,十字



枪是如何成倍增长宿主的力量了吧？”

无为子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就这么急于得到我那馆中所藏的东西？”

“本来我是打算最后再来找您的，但宇文老师咄咄逼人，硬将局面打乱，拿走我的塞施尔长刀，我怕控制不住局势，只好提前动手，先下手为强了。”柏叶眼神中居然透出一丝无奈。

“罢了，那不祥之物就藏在馆内东区……”无为子抬手虚指远处的博物馆，柏叶也随着他的手指方向放眼望去。

忽然间，无为子从地上一跃而起，动作之敏捷完全不像一个受了重伤的老人。乘柏叶完全没有防备，无为子一下蹿到柏叶身后，双臂猛地从柏叶腋下穿过，又双掌合拢，反扣住柏叶的后颈，将柏叶紧紧地锁住了。

“老人家还想垂死挣扎吗？”柏叶虽然被扣住，心中倒也不慌，刚才那一记天雷确实击中了无为子，老人受的伤总不会是假的。

“嘿嘿，没错，老人家性子犟，不服输，总要再试一试的。”无为子贴身锁住柏叶，又压迫了刚才被震断的肋骨，他强忍着喉中疯狂上涌的甜味，开始低声诵念法咒。

柏叶运劲一甩，想把老人甩开，可那双烧得焦黑的手臂却如铁箍一般纹丝不动，而且随着无为子的法咒运作，柏叶发现自己脚下竟然现出一个绽放蓝光的道家雷符。

难道这符咒无为子早就画在了地上，只因天黑自己才没有发现？老人受了雷击被弹出那么远，就是为了把自己引到这里来？一连串的念头在柏叶脑中闪过，被人算计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开始有些慌乱起来。紧接着，地上突然冒出一串电弧，就如拥有生命的树藤般将柏叶和无为子一同绑了起来，强大的电磁吸力使得柏叶完全无法挣脱身后老人的束缚，柏叶又一下想起了自己被尸神纳什困住的那一恐怖瞬间，虽然上次侥幸逃脱了，可现在还能走得了吗？

天空中的乌云渐渐散开，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洞中不断有细小的闪电划过，并越来越频繁，交织出一片电网。有那么一刹那，柏叶竟感觉到覆盖天地之间的雨幕停滞了一下。

情急之下，柏叶猛地倒转十字枪，用力插向自己的胸口，邪兵毫发无损地穿越了柏叶的身体，却有力地贯通了无为子的肺叶，无为子扑哧一声，从口中喷出一股血箭。

滚烫的鲜血溅在柏叶的后颈上，柏叶心中不禁一喜，但已经来不及了。无为子把头凑到柏叶耳边，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吼叫。

“崩雷诀！”

天晴了,久违的阳光穿越云层洒在大地上,慢慢晒干被雨水浸湿的泥土。

一夜的狂风暴雨,宇文的心也被撕咬了一整夜。行动恢复自由的那一瞬间,他立刻迫不及待地撞开博物馆大门向外奔去。

博物馆旁的林荫大道上,仿佛遭到了一枚空投炸弹的袭击,一块直径达20米的圆形焦黑印记覆盖在林荫道的中段上,黑印范围内的梧桐树无论大小,都被烧得只剩下半截枯黑的树桩。

偶尔有早起的学生经过这里,都张大了嘴,发出一声惊叫,并庆幸自己昨天没有有这样疯狂的暴雨夜晚外出。

宇文绕着这块黑色的焦土,脚步踉跄地来回走了两圈,脸上始终带着一种悲愤的神情。最后,他走到最接近这块黑土的一棵完整无损的梧桐树下,闭上眼睛,将手搭在树干上,开始施展御木之术。

梧桐厚重的枝叶渐渐左右摇摆起来,发出细碎的簌簌声,宇文按住树干的那只手开始抑止不住地颤抖起来,猛然间,宇文发出一声极为沙哑的号叫,就像一头山林间受伤的野兽。

“噗”的一声,宇文头顶忽然洒落许多枝叶,树冠上竟出现一个透光的空洞。

初升朝阳的光芒穿透了枝叶茂密的树冠,在那片黑色焦土上投射出一个金色光斑。这块光斑轮廓清晰地显现出两个被拉长了的人影——身材较为高大的一个人从身后紧紧地箍住了另一个人。

宇文望着焦土上那块还在随风摇摆的光斑,绝望地跪在了地上,慢慢低下头,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第四章

救伤

JIUSHANG

当唐考吃惊地看着处长跪于地的宇文时，丁岚正骂骂咧咧地在路边花坛上刮掉粘在鞋底上的一层厚厚烂泥。两人都是好晴不爱雨的性子，忍受了一夜暴风雨的呼啸，清晨，见太阳出来了，就从宿舍里跑出来享受阳光，晃悠着一直走到行人稀少的博物馆旁。

“老师，你这是在做什么？”唐考顾不上提醒还在折腾新皮鞋的丁岚，快步向宇文跑去。

面无表情的宇文并未理睬唐考，只是对着那片焦土连磕了三个头，便毅然站起身来。

“哇！昨晚上打的是什么雷啊？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啧啧……”丁岚沿着大道跟了过来，望着两侧被烧焦的残存树桩，他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叹。

“昨夜，无为子道长舍身与柏叶伸宏对决，驾鹤西去了。”宇文语气平静地说道，脸上已看不到初时的悲痛。

“不会吧！”唐考与丁岚同时发出一声惊呼。

宇文抬手一指焦土的中央，默不作声地走到一旁。心如明镜的两个年轻人看着地上那块人形的光斑，昨夜发生了什么，自然也能猜出七八分，二人不禁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

突然，唐考像是想起了什么，大步奔向路旁站在树下的宇文，口中有些焦急地叫道：“老师，既然无为子老先生与柏叶同归于尽，那柏叶手中的邪兵也收回了吗？”

宇文脸上神情遽然一震，目光直愣愣地看着距离自己脚边不远的一块泥地，沉声答道：“可惜前辈功亏一篑，还是让柏叶逃脱了。”

唐考一愣，顺着宇文的目光望去，大道旁被雨水浸润的稀湿泥地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痕迹，泥痕中部的泥土仿佛被重物推压过，与两旁的浮土相比压实了不少，而两旁的浮土边缘则是一些凌乱不堪的印记，一部分仿佛是用脚蹬出的浅坑，另一部分看上去就像是人的掌印——有人曾经从这里爬过！

这条爬行的痕迹一直延续到转往大操场方向的岔路上,除了岔路的水泥路面上遗留了一点黑色稀泥,就再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踪迹线索。唐考不由得咋舌,承受了这样威力巨大的雷击,柏叶还能挣扎着从这里爬行遁去,难道他真是金刚不坏之身?

宇文抬头望了一眼头上树冠的空洞,微微叹息,说了一句唐考和丁岚都听不太懂的话:“前辈,你既然一直教导我不要屈服天意,为何你最终还是被无谓的誓言所拘缚?”

方欣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生活习惯,那就是在每个有温暖阳光的周末早晨,带着一块胶麻质地的方垫到逸夫楼后面安静的空地上练习瑜伽,这种环保而又不张扬的健身方式一直是方欣保持苗条身材的绝招。但在今天,逸夫楼后座平日难得有人经过的空地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确切地说,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家伙。

当方欣看见自己熟悉的那片空地中央趴着一个上身赤裸不知死活的男人时,吓得手上的瑜伽垫都掉在了地上,若不是那人艰难地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只怕方欣早就一溜烟跑远了。

虽然那人的脸上一片乌黑,方欣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是柏叶伸宏。

“救救我……”柏叶的声音极其虚弱。

“你……你怎么弄成这样了?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方欣着急地一摸身上,才发觉自己换了运动服,没把手机带出来。

“不要叫救护车……”柏叶勉力支撑着想从地上爬起来,可他用尽全力也不过只是翻了个身,变为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

直到柏叶翻过身来,方欣才看清了他身上的伤势。只见柏叶胸前有一个巨大黑色印记,似乎是严重灼伤留下的,这黑印从胸腹之间呈枝蔓状向外扩散开来,那些宛如蛛网般细密的烧伤一直延伸到柏叶的四肢关节,所过之处皮肉焦黑外翻,就好像有一团烈火从他的体内往外喷吐燃烧。

“水……给我……水!”柏叶的目光突然落在方欣手上。方欣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带来的半瓶矿泉水,赶紧蹲下身子,把瑜伽垫折叠成一个长方块,塞到柏叶脑袋下做枕头,又将水瓶递到了柏叶唇边。

柏叶勉强灌下两口矿泉水,说话总算利索了一些:“昨天晚上,我被雷击中了。”

“被雷击了还不叫救护车?”方欣眉毛一竖,立马站起身来要走。

“别!”柏叶拉住了方欣的裤脚,“你……你真的愿意救我?”

方欣愣了一下,神情间微微有些犹豫,可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柏叶眼中有不易察觉的微光闪过,他轻声说道:“不用叫救护车,你只要不惊动

别人,把我送回留学生宿舍就可以了。”

“可这里距离留学生楼还有好长一截路,不找别人帮忙,我怎么把你送回去啊?而且你现在这个样子,无论谁看见都会被吓到。”方欣为难地说道。

柏叶看了看自己的身上,上身完全赤裸自然不必说,牛仔裤也已经被烧坏大半,只能勉强遮体。他有些羞愧地蜷缩了一下身体,说道:“你可以用自行车搭我回去……如果能再帮我找一套衣服,那就更好了。”

方欣用力咬住下嘴唇,露出一排洁白细密的贝齿,神情严肃地沉吟良久,终于下定决心说道:“好,你等着!”说完,她便快步跑开了。

柏叶吃力地扭转头,目光一直追随着方欣,直到她匀称美丽的背影从视线中完全消失。

方欣一口气跑回女生寝室,打算找同寝的同学借辆自行车,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打算将发现受伤的柏叶这件事告诉唐考。出于女性的直觉,她能感觉出唐考对柏叶的敌意,甚至也能隐隐察觉到宇文老师与柏叶的受伤有某种关联。现在只需给唐考打一个电话,男生们自然会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可面对这个曾经救了自己一命,又一直对自己十分友好的日本人,方欣实在有些不忍心打那个电话。

“只要我现在救了他,从今以后就再也不欠他什么了,他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方欣在心中暗暗念叨着,走进了宿舍大门。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有个女生在楼上等你半天了!”突然从楼梯上下来的纪薇,挡住了方欣的去路。

“嗯?是谁呀?”方欣脸上微微一红,仿佛被人撞破了心中秘密。

“不认识,不是住我们这栋楼的,好像是个低年级的师妹。”纪薇耸了耸肩。

“你来得正好,自行车借我!”方欣把手伸到了好友面前。

“我正要骑车出去买东西呢!”纪薇嘟起嘴,不情愿地拿出了车钥匙。

“叫你男朋友载你出去吧!”方欣一把抓过钥匙,心急火燎地跑上了楼。

“这么着急干什么?芳心大动啊?”纪薇把双手拢在嘴边喊了一嗓子,见方欣回头瞪了她一眼,又嬉笑着跑开了。

刚转出三楼的楼梯间,方欣便看到张月晨正站在自己的寝室门前,“原来是你呀?找我有事情吗?”方欣有些心不在焉地打开寝室房门。

“我……”张月晨跟着方欣走进寝室,踌躇了半天,才说道,“我有要紧的事情想和你谈谈……”

“是和丁岚那家伙有关吗?”

“唔……也算是吧!”

方欣不禁皱了皱眉头,逸夫楼后面还躺着一个急需救助的伤者,她现在怎么会有心去听张月晨和丁岚那些风花雪月的争执?

“月晨,我现在手上有很麻烦的事情要处理,我们可不可以晚一点再谈关于丁岚的事?”方欣有些慌张地在自己床下的箱子里翻找东西,并没有抬眼去看张月晨。

“可是……”

“啊!找到了!”方欣从箱子里翻出一件皱巴巴的耐克男式运动装。这衣服本是唐考的,昨天方欣和唐考刚回到学校就下起了大雨,唐考便脱下身上的运动服,让方欣顶着衣服跑回了宿舍,方欣怕其他女生看见了笑话自己,便乘人不注意,将潮湿的衣服揉成一团藏在了床下,打算等哪天寝室里没人的时候再拿出来清洗。现在遇上柏叶这桩事,方欣一时间也顾不上许多,就把这件衣服给找了出来。

“呃……我现在马上要出去一下,你看我们能不能晚上再约个时间见面?”方欣一边说话,一边把运动服塞进一个大塑料袋里。

“好吧!”张月晨勉强地答应了。

正在此时,方欣床头的手机响了:“天哪!”方欣一拍脑袋,有些不耐烦地抓起了手机。

“喂……温雅老师?你好……宇文老师?我昨天就想找他的,但一直没找到……什么?想和我见面?可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啊!”方欣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所有人都找上了自己?就因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学生会干部?“……外文楼教工休息室……好……我一有时间就会过去的。”

挂掉电话,方欣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床上,那里还摆放着昨天买的几大包衣服。夜里下大雨,宇文老师也不知为何没来找她,方欣只好把这些衣服带回了寝室。难道温雅老师就是因为没有衣服穿才被困在教工休息室?方欣灵机一动,对张月晨招了招手。

“你认识外语系的温雅老师吗?”

张月晨点了点头。

“那正好,麻烦你帮我一个忙,把这几包衣服送到外文楼教工休息室去,交给温雅老师,别说是我交给你的,就说是宇文老师请你帮忙带去的。宇文老师你知道吗?你应该见过,就是高高瘦瘦的那个。”方欣把几包衣物收拾成一堆。

“我知道,我经常听丁岚说起他。”张月晨好像并不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很主动地走过来提起了衣物。

“如果温雅老师问起其他什么事情,你说你都不知道就可以了。”方欣有点不放心,怕张月晨不注意说漏了嘴。

“没问题！我只管把东西送到，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张月晨答应得很干脆。

“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晚上我们约时间见面吧。”方欣抬起手来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留学生楼前，有一个布满绿色植物的小型庭院，一辆女式自行车缓缓滑行而来，绕过庭院中心的小池塘，随着轻微的刹车声，在大门前停下了。一个蓝眼睛的瑞士留学生从楼里出来，正看见一身清爽运动装扮的方欣轻巧地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他不禁用欣赏的声调吹了声口哨，方欣则回与他一个友好的笑容。

老外被漂亮的方欣吸引住眼球，几乎没有注意到自行车后座上还坐着一个阴沉沉的柏叶。穿着运动服的柏叶把头埋得很低，并且将运动衣上附带的帽子也拉拢来戴上，从正面走过的人很难看清他的脸。

等那瑞士留学生走远之后，方欣才低声对柏叶说道：“下来吧。”

柏叶晃晃悠悠地将双脚落到地上，方欣刚将自行车推开，柏叶就一下失去了重心，他探手想去抓住自行车的后架，可抓了个空，又一次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

“你真的不用去医院？”方欣有些惊慌地扶起柏叶。

“想不到……这天雷竟然这么厉害……”柏叶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自言自语着，他摇了摇头，一咬牙，竟然借着方欣的手臂站了起来。

方欣奇怪地发现自己手臂上被柏叶抓住的地方就像靠上了一团火炭，一股炽热的灼烧感顺着手臂传递上来。她皱着眉头忍受着不适，将柏叶慢慢扶进了留学生楼。楼里没什么人，管理员也正在埋头抄写着什么，谁也没注意到有人进来了。

虚弱的柏叶似乎已经将说话的力气用在了脚下，他颤抖着手指，指了指一楼走廊尽头的房间，方欣会意，半扶半抬地将柏叶推到了门前。柏叶用脚去撩开搁在门前脚下擦鞋底的地毯垫，露出了一把房门钥匙。这种西方人藏钥匙的习惯，大概是柏叶向楼里的其他外国留学生学的吧。

进到门中，方欣立刻开始为留学生宿舍的装修与设施感到愤愤不平：“这也太豪华了吧？都快赶上星级宾馆的标间了！为什么我们中国学生住的宿舍就那么破啊？”

柏叶费劲地咧了咧嘴，算是笑了一下：“帮我把浴缸里放满水好吗？”

方欣小心地将柏叶扶到床上平躺，又去卫生间开水龙头放水。卫生间的门正对着大床，柏叶见方欣放出来的是热水，又哑着嗓子补充道：“只要冷水就行了。”方欣回头看了柏叶一眼，虽然心中疑惑不解，倒也依言照办。

不一会儿，浴缸中就蓄了满满一池冷水，方欣以为柏叶是要洗澡，关掉水阀正

要出门回避,忽然柏叶叫了一声“小心”,方欣不由一怔,呆愣在卫生间的门外。

只听见“哗”的一声水响,一条半透明的水龙竟从浴缸内凌空而起,盘旋着从门内蹿了出来,就势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柏叶拦腰一卷!方欣吃惊地张大了嘴,眼睁睁看着这条水龙将柏叶拽进了浴缸,只在大床上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水痕。唐考曾经对方欣说过是一条水龙救了她的命,直到此时,方欣终于明白了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卫生间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声音之大,竟震得天花板上都掉下了白灰。远在大门边的管理员也被吓了一跳,慌不迭地去看留学生楼旁边的小锅炉房,还以为是烧热水的锅炉炸了。

一股炽热的水蒸气猛地从卫生间里涌了出来,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这股扑面而来的热浪又把惊魂未定的方欣吓得连退了好几步。足足过了三四分钟,白色雾气终于渐渐散去,房间内的摆设又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方欣这才壮起胆子,探头去看卫生间里面的情况。

刚才还注满冷水的浴缸,现在竟然完全干涸了!不知柏叶是释放了什么能量,刹那间就将那缸冷水完全蒸发成了水汽。此刻的柏叶蜷躺在浴缸中,头搁在浴缸边缘,虽然仍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但那双眼睛又恢复了从前的光芒。

“你……你没事吧?”从门边探出头来的方欣有些忐忑不安地问道。

“暂时没事了,我把被雷电劈中时硬冲入体内的热能全部释放出去了。”柏叶的声音又变得清亮起来。

“哦……那就好……”方欣的脑袋又从门边缩了回去。

“只可惜了我这块不动明王护心符……”柏叶发出一声轻叹,拉开运动服露出灼伤的胸膛,忽然,他忍住剧痛将拇指与食指插进胸前那块黑色的烧伤中,随着粗重的鼻息,柏叶居然从体内挖出一块已经被高温熔得走了形的黑色铁块,这不动明王护心符竟是用手术植入体内的!铁块厚度不过一指,熔化的边缘已经看不出它的本貌,只有中心部分隐约可辨识的不动尊刻像还可勉强显现当初的精美雕工。无为子的崩雷诀太过霸道,黑铁虽是从伤口内取出,却没有染上半点鲜血,只有几丝烧焦的皮肉沾在上面。血,早就蒸发了。

“无为子,你真不愧是五雷大法的传人,如果没有这不动明王护符,再加上十字枪隔离心火,我一定会与你一样,身承天雷,五内俱焚,整个身躯由内到外完全烧成灰烬。”回想起昨夜一役,柏叶仍是后怕不已。他若有所思地把玩着手中已成废铁的护心符,心中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挫败感,烦躁之下,随手便将那铁块扔进了垃圾筒。

眼见柏叶已无性命之忧，方欣不禁松了口气，自己总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她正想悄声离开，目光却被书桌前供奉的一柄武士刀所吸引住了。这柄刀上方的屋梁上特别安置了一盏射灯，明亮的灯光下，长刀漆黑的外鞘显现出龙鳞般的花纹，淡青色鲨鱼皮包裹的刀柄有一种迷人的质感。方欣慢慢走到那柄刀前，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抚摩了一下刀鞘。

“那是我父亲的遗物……”柏叶的声音突然从卫生间里传了出来。方欣触电般收回了手指，有些心虚地回头望去，可她发现这个角度，柏叶应该是看不见自己的，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触碰了刀呢？

“没关系，你可以随便观赏，不过要拔刀的话，请用刀架旁的葛麻巾托住刀锋，以免伤到自己。”柏叶又继续说道。

方欣并不想去拔出这柄长刀，她只是被这柄刀的华丽装饰迷住了。方欣轻轻将武士刀从刀架上托了起来，在灯光下细细观赏。看了一会儿，她发现那刀鞘靠近护手的这一端，刻着“二つ胴”的日文字样，并用金丝镶嵌其中。

“这刀鞘上刻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刀的名字？”方欣有些好奇地问道。

“唔……那是‘裁断铭’，具体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想知道的。”柏叶答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想知道呢？说吧。”方欣最讨厌别人卖关子。

“二つ胴的意思，就是说这把刀经过了试斩测验，能够一刀斩断两具上下堆叠的尸体。”柏叶的声音十分平静。

“呃……”方欣忽然觉得心中一阵恶心，武士刀险些从手上滑落下去。

“我说你不会愿意知道吧，呵呵……”柏叶轻轻地笑了起来。

方欣忙不迭地将长刀放回刀架，她仿佛已经嗅到了刀上传来的血腥味。

“再怎么漂亮的刀，也只是凶器而已，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它带过边境。”说到这里，柏叶顿了一顿，“你也应该知道我将它带到中国的原因吧！”

“我要回去了，再见！”方欣已经隐约猜到柏叶要说什么，她不愿再听下去，慌忙打断柏叶，快步走到房门边开门辞别。

“方欣！谢谢你，你再也不欠我什么了……”柏叶的声音隔着一堵墙传了过来。

“是的，我不欠你什么了……”方欣喃喃地说道。

很快，柏叶听见“砰”的一声，房门被用力地关上了，他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缓缓闭上了眼睛。



周末的午后,大学生们都选择到户外透透气,也不顾地面还没有完全干透,几个球场全挤满了人,校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不过也有不敢出门的,此刻的温雅就只能坐立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顶多偶尔掀开窗帘,从外文楼四楼的窗户往楼外张望一下。

在温雅看来,室外恐怕依然是危险的,说不定昨天遇上的那个女孩就隐藏在这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中寻找自己。大雨来临前的那场追杀,使温雅到现在仍然心有余悸,目前看来,藏身于教工休息室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宇文为什么就不愿意买个手机呢?要找到他真的很不容易啊!唐考和丁岚那两个家伙又一直不肯把手机号码告诉我,只能等方欣来帮忙传话了,可方欣怎么还不来呢?”温雅郁闷地靠在窗台上,翻看几张早已看烦了的报纸。

“没想到那个叫柏叶的日本学生,居然会有这样不凡的力量,他追杀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这柄怪剑吗?”想到这里,温雅又忍不住从背后抽出了那柄克力士剑,研究了一整夜,她似乎已经习惯了从身体里取出这柄奇怪的长剑。

虽然一剑斩开布满小鬼的铁门时那种充斥体内的力量感让温雅颇为兴奋,可这柄怪剑所带来的,并不只是力量——刚持有怪剑时断断续续出现在温雅脑海中的那些场景片断,昨夜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大量出现的凌乱场景,现在已经可以大致串连起来了,温雅隐隐地感觉到,这柄长剑的前主人就附身于这把剑上,不知为何,他的魂魄正主动地与她沟通接触,将多年前的曲折往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现在她的眼前。

从今天清晨开始,温雅便使劲地回忆着,将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用纸笔记录了下来,她期望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够给宇文一点帮助,也算是对自己私下乱动东西闯大祸的补偿吧。

“咚……咚咚!”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温雅心中一紧,手中长剑立刻举到了胸前。

“谁呀？”

“温雅老师，是我，张月晨，是宇文老师叫我来的。”

又是一个以宇文的名义出现的女生！温雅狐疑地靠近了门边，正犹豫是否要开门。

“宇文老师叫我帮他把您的衣服送过来。”门外的张月晨又补充了一句。

自己赖着宇文帮忙买衣服的事情，应该不会有其他人知道，温雅终于放心了，抬手取下了门上的反锁链条。

张月晨刚走进门，就被温雅举在手中的怪剑吓得后退了一步，花容失色地叫道：“老师您怎么啦？”

温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忘记把长剑收回了，可在外人面前又不便直接将克力士剑收入体内，她只好讪讪地笑了笑，说道：“我朋友送我的工艺品，我正舞着玩呢。”

张月晨把提在手中的几个大塑料袋放在了休息室的桌子上，说道：“老师，衣服就放在这里吧？”

“嗯嗯……放那里就行了。”温雅有些心不在焉地应道。

放好东西后，张月晨的视线又一次转到了温雅手中的克力士剑上：“好奇怪的剑呀，我可以看看吗？”

温雅迟疑了一会儿，小心地将长剑托在手中：“就这么看吧，这东西非常锋利，怕你碰到划伤了手。”

张月晨弯腰低头凑近克力士剑，似乎被剑刃上凸起的细密花纹所吸引住了，“哇……好漂亮的花纹啊！就像豆蔻花一样……”她喃喃自语着，忍不住抬起了手想去触摸剑刃。

温雅察觉到张月晨的动作有异，立刻敏感地将把持克力士剑的双手缩了回来。张月晨有些愕然地抬头看了温雅一眼，原本勾在耳后的一缕长发便垂了下来，这缕秀发随着空气流动微微一荡，竟轻轻地搭在了克力士剑的剑刃上。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剑刃边缘猝然间升腾起赤炎色的焰芒，刹那间中断了那缕头发！

温雅和张月晨同时愣住了，两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断发缓缓飘落在地上。

“啊哈，我还是赶紧把衣服换上吧，最难受的就是穿别人的衣服了！”温雅急中生智岔开话题，一把抱起桌上的衣物，快步躲进了休息室的隔间。

足足用了20分钟，温雅才穿戴整齐地从隔间里走了出来，只见她一身烟灰色的套裙，内衬白色高领线衣，纤细的脚踝下是一双细纹的小羊皮高跟鞋。忍受了一整天不合身衣装的折磨，温雅终于又恢复了柔美典雅的教师气质，当然，那柄克力

士剑也被她小心地收入了体内。

出乎温雅预料的是,虽然自己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时间,但张月晨并没有觉得不耐而离开,却在饶有兴趣地翻阅着放在桌上的记录温雅梦中通灵场景的小记事本。温雅心中微微有些不安,立刻走上前去,颇用力地将那记事本闭上了。

“呵呵,温雅老师,你是在写小说吗?很好看呢!”张月晨见温雅一副紧张的模样,不禁掩嘴轻笑起来。

“嘿嘿,无聊了,随手胡乱写的。”温雅尴尬地笑了一下,将记事本拿起来藏在了身后。

“呵……没事了吧,那我先回去了。”张月晨轻轻打了个呵欠,转身往门外走去。

“哎,等等!”温雅像是想起了什么,“宇文老师除了叫你带衣服过来,没再说其他什么话了吗?”

“没有……”张月晨想起了方欣的叮嘱,老实地摇了摇头。

“他还是生气了……”温雅轻声地自言自语道。突然,她又抬起头来对张月晨说道,“既然宇文老师叫你帮忙送衣服过来,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吧?”

“我……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张月晨有些紧张地答道。

“呵呵,是他叫你不要说的吧?没关系,一会儿如果你见到宇文老师,就请告诉他,我遇到了他的日本学生,发生了很麻烦的事情,希望他能立刻来这里找我。”

“就是在这里吗?”张月晨看了看四周。

“对!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等他,直到他来!”温雅十分肯定地说道。

博物馆内,金属器物展区门前,宇文正神情严峻地盯着平放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塞施尔长刀,唐考和丁岚则各自带着一副棉布手套,轮流从柜门大敞的玻璃展柜中把一件又一件的古代铁兵器搬运出来,与塞施尔长刀搁置在一起。

“不是这件……不是这件……不是……不是……”宇文的眉头越来越紧锁,可塞施尔长刀却迟迟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共鸣震动。

“老大,歇口气吧,从早上到现在,我们就一直没消停过。”丁岚抬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青铜戈,一边喘气一边抱怨。

“你这笨蛋,这是青铜的,我要你搬的是铁器!”宇文瞪了丁岚一眼。

“都锈成这样了,谁还分得清是铁的还是青铜的啊?”丁岚还在嘴硬。

“宇文老师,这是最后一件铁兵器了。”唐考举起一把铁质箭头的飞箭。

“唉!你们歇会儿吧。”看着毫无反应的塞施尔长刀,宇文无奈地摇了摇头。

“啊哟……累死了!”唐考和丁岚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传说中的邪物就藏在这个博物馆里，无为子用生命来换取了它的安全，而宇文似乎还来不及悲伤，就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守护它的任务，不过他不是神霄派的门人，更没有义务留守在这里。宇文首先要做的，就是主动出击，抢在柏叶之前将这件东西找寻出来。

老人似乎早已料到了有这么一天，宇文他们很容易就在无为子的看守小屋中找到了博物馆的展厅布置平面图、强弱电施工图以及最关键的安全警报系统文档，当然，还少不了一份博物馆工作人员轮班表。从轮班表上看，明天上午这里将会有例行检查和清洁扫除，一旦学校发现无为子老人失踪，肯定会立刻指派其他人接手博物馆的看守工作，也就是说，留给宇文他们的无人看守时间只有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了。

有了图纸和文档的指引，博物馆的警报系统自然形同虚设，不过等宇文将警报系统的两套独立电源从强电系统中分离出来并截断时，也已经耗费了整个上午的时间。

如何完好无损地打开那些巨大的玻璃展柜变成了另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因为无为子无法给他们留下展柜的钥匙。三个人的一番激烈争论之后，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用无坚不摧的塞施尔长刀去破坏就是了，至于被发现后怎么办，丁岚自然有他的答案——等学校发现被破坏的仅仅只是展柜而不是展品，他们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宇文本以为剩下的事情很好解决，只需要将兵器们一件件拿出来通过塞施尔长刀的共鸣测试就行了。可眼下看来，事情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会找不到呢？”宇文不甘心地从地上提起邪兵，一步跨进了展厅。他的脚还没落地，展厅中陈列的金属器物就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共鸣震动，而那柄塞施尔长刀也有如突然拥有了生命般光华四射，振动不已，几乎要从宇文的手中飞跃出去。可待到宇文退后一步，将邪兵拿出展厅的大门，一切又陡然恢复了平静。

“那东西……一定就在这展厅里！”宇文斩钉截铁地说道。

“问题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试验过了，无论长枪短剑，没有一样能够和邪兵产生反应……难道引起共鸣会是这个青铜鼎？这玩意儿我们可搬不动。”丁岚沮丧地说道。

“不可能，无为子前辈说得很明确，当年的朱执中道长看见的是一把横刀，就算千百年来传言有误，至少也应该还是件兵器！”

“老师用邪兵把这些展柜的锁都破坏掉了，要是明天被发现是我们干的，你不可以拿钱出来赔偿啊？”唐考悄悄凑到丁岚耳边问道。



“又是我做冤大头啊？”丁岚的反应很强烈，“你们至少也要承担一部分吧？”

“可你看宇文老师这样……你觉得他有钱赔吗？”

“乌鸦嘴，全校这么多人，为什么就一定会发现是我们干的啊？”

宇文没有听见两个年轻人的胡扯，他一直在皱着眉头看展厅内的文物出土说明，猛然间，他回头问道：“当时挖掘出来的兵器有两千多件，除了展出的这一部分，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

丁岚耸了耸肩，说道：“大概被学校偷偷卖到文物市场去了吧？换钱回来修新办公楼。”

“你胡扯起来还跟真的似的！”唐考笑道，“一般说来，出土文物会被送到省市博物馆去，不过省博物馆我去过，那里的铁兵器数量还没我们这里多，我想S大应该不会这么慷慨，就算分流了一部分出去，大多数兵器还是保存在我们学校里的吧？只是不知道究竟藏在哪里。”

“还有更好的保管处吗？这里有专人值守，又安装了中央空调，一年四季保持恒温，完全符合古董文物的保存需求。”宇文微微一笑。

“你的意思是……其他兵器也在这里？”丁岚一下跳了起来，“可藏在哪里呢？就埋在这地底下？”

“怎么可能在地下啊？难道要拿点藏品出来还要撬地砖？”唐考笑了起来。

宇文不再答话，快步走到玻璃展柜后面贴墙的地方，挨个观察了一会儿，便开始用力侧向推动一个两米宽的中型展柜。

两个年轻人吃惊地发现，展柜缓缓推开之后，曾经被遮挡的墙上出现了一扇防盗铁门。

“我真笨，原来就这么简单，这个房间里隐藏了一个储藏室而已。”唐考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忍受着金属共鸣发出的噪音，宇文用削金断玉的塞施尔长刀毁坏了门锁，轻松地打开了防盗门，可当他摁开储藏室的照明时，站在门边的唐考与丁岚几乎要昏厥过去了——狭长的隐藏内室里，密密麻麻地收藏了上千件古代兵器！

“完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要想藏起一棵树，就把它藏到森林里。”唐考无可奈何地一摊手。

三个人轮流将兵器一件件地从储藏室搬到展厅外测试共鸣，一直搬到夕阳西下，也没有出现什么动静，而这些兵器才测试了不到一半。

就在三人都感觉十分疲惫时，丁岚的手机响了。

“喂……我现在很忙啊……你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吧。”还没等电话那边的人说

完话，丁岚就挂掉了电话。

“谁呀？张月晨？”唐考问道。

“还能有谁？就她缠我缠得最厉害。”丁岚有些不满地应道。

“你别赶她走啊，叫她帮忙给我们送三个盒饭来啊！”唐考叫了起来。

丁岚回头看了宇文一眼，宇文抹了一把汗，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可以到博物馆外面等她。”

很快，张月晨为正在干苦力的男生们带来了晚餐，三个人就坐在博物馆大门外的台阶上享用着简单的饭菜。

“唔唔……还是月晨好，买的都是十元一份的盒饭，每份饭还都加了荷包蛋！如果是方欣那家伙，肯定是买最便宜的五块钱一份的那种。”唐考嘴里塞满了米饭，说话有些含混不清。

“得了吧，就算方欣买的盒饭是五块的，也不会亏待你，她肯定会把我和宇文老师的菜都弄到你的饭盒里去。”丁岚的话使得一直面色严肃的宇文也露出了笑容。

亲密地坐在丁岚身旁的张月晨也微笑着说道：“瞎说什么啊，方欣学姐才不会干这种事情呢。”

丁岚扭过头来看了张月晨一眼，说道：“月晨，我们一会儿还有事，不如……你先回去吧。”不知为何，唐考总觉得丁岚对张月晨说话的语气有些冷淡。

看得出来，张月晨本还想撒撒娇，可她很快发觉丁岚不是在开玩笑，脸上的笑容便一下僵住了，丁岚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张月晨失落的神情，又转身和唐考说起了笑话。张月晨只好极为不满地站起身，目光怅然地向宇文和唐考挥了挥手，慢慢地走下了台阶。

“哎……你这样不太好吧？”唐考用手指捅了捅丁岚。

丁岚微微犹豫了一下，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有些事和女人是解释不清的，你要我怎么向她解释我们现在究竟是在干什么？”

“呃……”唐考也愣了一下。

一直沉默不语的宇文注视着张月晨的背影，觉得这个女孩走下台阶时的脚步声有些沉重。可对于年轻人们的感情问题，自己似乎没有什么资格干涉。

张月晨走到刚刚点亮的路灯下，突然站定了脚步，似乎想起了什么，转身就跑了回来。

“宇文老师，我差点忘记了！温雅老师托我告诉你，她碰到了你的日本学生，遇上很麻烦的事情，她今天会一直在外文楼三楼的教工休息室等你，直到你过去为止。”

宇文轻轻一叹，低声说道：“谢天谢地，今天总算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温大美女居然约宇文老师在教工休息室里见面，太主动了吧？”还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丁岚挤眉弄眼地对唐考说道。

究竟是先去温雅那里取回克力士剑，还是留守博物馆找出潜藏的邪兵？宇文一时犯了难。可想到无为子是牺牲性命才换来博物馆的暂时安宁，而温雅却一直在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心中的天平不禁倾斜了一下。

宇文扔掉手中的盒饭，快步走到张月晨身边，用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说道：“月晨同学，麻烦你先去一趟外文楼，告诉温雅老师，等这边的事处理完了，我会立刻过去的。另外，还请你提醒她一下，她现在手上的东西很危险，我不希望等会儿过去的时候还看见她拿着那东西，她最好赶紧把那玩意儿另外找个安全的地方收藏起来。”

张月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道：“好的，我这就去告诉她。”

“宇文老师是这么说的吗？”温雅将一缕柔顺的发丝捋到耳后，有些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嗯！”张月晨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原谅我了呢？”温雅低声念叨着，脸上带着喜忧参半的神情在休息室里来回走动。

“老师放心吧，虽然我不知道宇文老师所说的话指的是什么事情，但我看他并没有特别责怪您的意思。”张月晨十分乖巧地说道。

“哦……是吗？”温雅听张月晨这么一说，虽然明知是面前的女孩说来安慰自己的，但心情还是立刻舒畅了不少。“谢谢你帮我传话！这么晚了，耽搁你不少时间，你就先回去吧。”

“好，那我先走了！”张月晨脚步轻盈地走出休息室，掩上了房门。

待到房内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温雅开始有些慌乱地在杂物室里翻找起来，直到找出一个曾经用于存放锦旗的长大木匣。她轻轻吹去木匣上的一层积灰，不禁松了一口气，剩下的事，就是按照宇文的吩咐，将那奇怪的长剑收藏起来。

可当从体内抽出那柄克力士长剑，温雅才发觉要将长剑安然放入木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嗜血的邪兵怎会轻易放过宿主呢？已经洞察温雅意图的克力士剑竟然在极力抗拒温雅将它置于匣内！剑柄上陡然延伸出一簇有如水母的触手一般灵活蠕动的赤红色触须，紧紧地缠住温雅握持长剑的手臂，并钻入她细腻柔滑的肌肤之中，仿佛已和她体内的血脉连为一体。温雅大惊失色，拼命地摆动手臂，只想松开五指扔下长剑，可整个手掌就像被冻在寒冰之中，已经完全动弹不了。

冥冥之中，居然有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在温雅耳边飘荡。

“你不想拥有我赋予你的强大力量吗？”虽然汉语说得不是很标准，但这声音柔和而富有磁性。

“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用不着什么力量！”温雅咬牙说道。

“女人……也一样可以用力量来改变世界的！”

“算了吧，我虽然同情你的遭遇，也能理解你的愤怒，但我不想让你的仇恨也侵入到我的心中！既然宇文希望我把剑交还给他，我就一定要做到！”

“那你就试试看！”那声音忽然变得怒不可遏，钻入温雅臂内的触须也一下狂性大发，竟沿着手臂往温雅的头部窜去。

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袭击了温雅，仿佛有无数钢针强行扎入了她的头颅，她不禁抱头倒在了休息室的沙发上，痛苦地呻吟起来。

“挣扎，只是无谓的表现。”那声音又恢复了起初的平和。

“不！我……我不会让你控制我的！”温雅大口喘着粗气，握住长剑的右手早已麻木到没有了知觉，视线也因疼痛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她下意识地伸出左手拉住长剑护手处的弯拐。“不要低估了凡人的意志！”不知温雅从哪里涌出一股力量，随着她的一声轻叱，克力士剑居然被温雅一点一点地从右手中拉了出来！

两股意志的角斗，在温雅体内无声地进行着，左手与右手的争夺，更像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发作了癔症。

终于，温雅用尽全力地一扯，克力士剑“锵”的一声从她的手中甩飞了出去，在空中高速旋转几周之后，啞啦一下插在了水泥地上。

“你一定会后悔的……”那古怪的声音渐渐地微弱了下去。

“唉！”温雅长吁了一口气，身上已是汗出如浆。她虚弱地用手撑住一张课桌，抬手拭去额角的汗珠，这才发觉自己重新恢复知觉的右臂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触须钻入的痕迹，光滑的手臂依然保持着先前的白皙。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红色的触须，都是邪兵刺激大脑制造的幻觉而已。

“真是个可怕的东西，难怪宇文要把你封印起来。”温雅勉力支撑着走到克力士剑旁边，那邪兵竟然还在嗡嗡颤响，仿佛仍在心有不甘。她用木匣夹住长剑身躯，小心地将它从地上抽了出来，现在就是再借给温雅一个胆子，她也不敢直接用手去接触邪兵了。

扣上木匣的暗锁，便再也感觉不到邪兵有何异动，温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也总算是落了地。“现在……就等着你来找我了，宇文……”温雅走到窗边，痴痴地望着窗外远处的灯光，当她环抱双臂，触摸到自己身上的新衣时，温雅的脸上不禁现

出一缕温柔的笑容。

可温雅并没有注意到,就在此时,她身后的房门被人无声无息地推开了……对抗邪兵消耗了她太多的精力,疲惫的温雅早已放松了警惕。

当温雅从窗户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时,那人已将装有邪兵的木匣抱在了怀中!

“是谁?”温雅大声惊叫起来。

但还没等她转过身来,温雅便感到背心一凉!

那人影已经站在了温雅的背后!

“多谢你了,温雅老师,嘿嘿……”一个冰冷的笑声在温雅身后响了起来。

在学校的另一边,吃饱肚子的三个男人又一次走进博物馆,继续重复着单调的工作。闷声苦干了半个小时之后,唐考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略微有些忧虑地对宇文说道:“老师,恐怕一时半会儿的也找不出那邪物,我看……你还是先去温雅老师那里吧,让她等得太久也不太合适,这里有我们就行了。”

宇文犹豫了一下。

“说不定她真的碰上了柏叶,可以为我们提供很重要的消息呢!”丁岚也靠过来补充道。

“柏叶……”宇文想起这个名字,心中就像被人揪了一下,无为子前辈说得一点也没错,真的是平生大敌啊!

“好吧,我先过去一下,很快就回来,如果你们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要轻举妄动,一切都要等我回来再作决定。”说着,宇文从裤兜里拿出一串黑色佛珠,塞到了唐考的手里,“这是定灵珠,很有用的佛门法器,万一你需要移动塞施尔长刀,一定要先用它锁住刀柄,再接触这邪兵!”

离开博物馆之后,宇文径直往外文楼方向走去,外文楼里不开放自习教室,加上现在是周末的晚上,各种外语培训班也没有课,所以很少有人进出这栋五层高的楼。宇文顺着小路走过来,远远地往楼上看去,三楼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房间亮着灯,温雅应该就在那里吧!想起这个麻烦的温雅,宇文不禁挠了挠头皮。

走到大门附近,宇文忽然惊喜地发现,楼门旁花坛的阴影下,高大的玄罡就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卫兵,神情机警地蹲立在那里!

“你果然一直跟随着温雅,真是太辛苦了,没有被柏叶发现行踪吧?”宇文颇为高兴地蹲在玄罡身旁,使劲拍了拍它强健的肩背。他并没有注意到,远处的黑暗中,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

“走吧，和我一起上去，等打发了温雅老师，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宇文起身推开了玻璃门，玄罡则抬头警觉地看了看四周，才跟随着宇文走进了大楼。

刚走出三楼的电梯，玄罡忽然扬起了脖子，似乎在空气中嗅到了什么。宇文一见玄罡神情异样，立刻在手中祭出了虚灵金枪。

三楼的走廊灯被人关了，漆黑一片的走廊里，只有教工休息室里透出一线灯光。

猝然间，玄罡就像发狂了一般向前急奔而去，“咣”的一声撞开了教工休息室的门。

宇文一愣，也慌忙提枪追上前去，当他看清休息室的景象时，双眼瞳孔一下放大了！仿佛被人当头一棒砸在天灵盖上，宇文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

温雅安静地趴在一片血泊之中……

“天哪！”宇文扑上前去想将温雅从地上扶起来，慌乱中却踩在黏稠的血迹上，险些滑了一跤。

玄罡的眼睛里流露出无法置信的神情，喉间发出难以抑制的兽喘，步伐机械地移动到温雅的身边。

“温雅！温雅！”宇文将温雅抱在怀中，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身躯一片冰凉的温雅，竟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能用复杂的眼神无声地看着宇文。

有人用利器刺穿了温雅的身体，从后背到前胸，留下一个致命的贯通伤！

宇文看着自己满手的鲜血，终于明白，已经来不及了。

“那把剑呢？你为什么不用那柄邪兵抵抗？”宇文用力摇晃着温雅，声音变得有些嘶哑起来。

温雅的目光艰难地移动着，最后落在地上的一个长方形木匣上，可宇文分明地看见，那木匣子里是空的。

“我为什么要叫你放弃长剑啊！”宇文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如果温雅没有将长剑另行收到木匣中，恐怕就不会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毫无反应了。

温雅轻轻地摇了摇头，用残存的最后一点力气，将手中紧紧抓着的小记事本搭在了宇文的手臂上，平静地，停止了呼吸。

玄罡极其缓慢地低下头，轻轻地舔了舔温雅的手。

颤抖着双手将温雅平放在地上，宇文只觉得脑海里一片空白。悲伤吗？惋惜吗？为什么曾经麻木的心又开始悸动起来？他实在无法相信，短短的两天之内，他就失去了两个朋友。没错，虽然宇文一直不愿意承认，但温雅在他的心目中早已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温雅的面前，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说笑，也只有在温

雅的面前,他才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一醉方休……

突然,玄罡的耳朵刷的一下竖立起来,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休息室的大门。很快,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正向这边跑来。

宇文心中电光火石般一闪,快步冲上前去,“呼”的一下拉开了房门。

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同时对准了宇文的胸膛!



警车刺耳的鸣叫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外文楼发生人命案件的传言迅速传遍了学校。

“快去看啊，听说外文楼有个女老师死了！”图书馆里一群好事的学生全拥了出来，一时间人声鼎沸，连在博物馆里埋头苦干的唐考与丁岚也被惊动了。

外面虽然吵闹，一贯冷静的唐考却只是趴在窗边张望了一下，又钻进了储藏室，在他的心目中，宇文老师留下的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好奇心极重的丁岚却按捺不住，趁唐考不注意便悄悄溜出去打听。

随着越来越拥挤的人流，丁岚一路走到了外文楼，可还差二十余米的距离，他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外文楼前的道路已经被围观的人群堵了个水泄不通。仗着自己一米八的身高，丁岚的视线得以越过了一片涌动的头顶，可他也只能远远地看见好几辆警车顶上发出的灯光有节奏地旋转着，在外文楼的玻璃大门上投射出一片红蓝色的光斑。

“死的是什么人啊？”离丁岚不远的-一个女生似乎也是刚刚才赶到，正激动地向同伴询问情况。

“听说是外语系的一个女老师呢！而且好像就是最漂亮的那个！”

“啊？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吗？我知道她啊，好像是姓温吧？”

“不会是情杀吧？好可怜啊！”

丁岚心中咯噔一下，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

“肯定会的，一定是这几个女生乱嚼舌头……”丁岚头脑里一片混乱。不知所措的他想挤到前面去看个清楚，可前方密集的人群已经容不下他了。

忽然，前端的人群出现了一片骚动。

“出来了！出来了！杀人犯被押出来了！”有人高声喊叫着。

大门被推开了，先出来的是几个便衣打扮的人，手里都拿着手枪，紧接着，两个身着警服的彪形大汉紧紧地押持着一个人从外文楼里走了出来。那杀人嫌犯被警

察用一件旧夹克罩住了头，腕上也被戴上了手铐，很快就被推进了一辆警车。丁岚虽然看不见那人的脸，可看那高瘦的身材，浅蓝色的衬衫，熟悉的身影，分明就是刚才在博物馆分手的宇文树学！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不可能的！”丁岚用拳头堵住了嘴，心中默默地叫喊着，眼睁睁地看着警车分开人群，往远处驶去。

“姓名？”

“宇文树学。”

“年龄？”

“31。”

这是第四次审问了，虽然对方每次都会换一个审问人，但每次问的都是相同而重复的问题。宇文开始有些烦躁起来。

经过一番无聊的例行审问之后，坐在宇文对面的警察点燃了一支香烟。宇文眼神直愣愣地盯着那位身材发福的警察，忽然觉得这人点烟的姿势好像在哪里见过。

“宇文树学，好久不见了啊！”胖警察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宇文一下想起来了，面前这位警察就是当初调查易南行被害一案，跟着自己去学校的小树林取证的那位。只是事情过去了好几个月，宇文的记忆有些模糊了。

“你好！”宇文勉强地笑了一下。

“大家都见过面，就不用客套了吧？”胖警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香烟的长度一下缩短了四分之一，“我们说得直接一点吧，人是你杀的吗？”

“不是！”宇文坚决地摇了摇头，“这个问题我已经很明确地回答你们无数次了！我只是刚好在那个时候赶到现场而已！”

“四天前的夜晚，本案的受害人家中发生了异常爆炸，经过两天的事故调查，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使用雷管的痕迹，并排除了液化气泄露的可能，你对这件事怎么看？”胖警察眯着眼睛，双手交叉着抱在了一起。

宇文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与此事无关。”

“但是据当时在场的宿舍住户证明，曾有多人目睹你在爆炸发生后出现在现场，并与侥幸避过爆炸的受害人有过语言交流。这你也要否认吗？”

“我不否认，但这也不能证明我与爆炸有关啊！”宇文的声音略微提高了音量。

胖警察叹了口气，又问道：“你与受害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宇文微微迟疑了一下，答道：“同事关系。”

“真的不是恋人关系？”胖警察歪了歪脑袋。

“不是，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说完这句话，宇文心中忽然莫名地难受了一下。

“据与受害人共用办公室的几位同事证明，你在前天上午曾经去过受害人的办公室，撬开她的办公桌，并拿走了受害人的银行卡。你对此如何解释？”

“我只是受温雅所托，帮忙购买生活用品而已。难道这也有罪吗？”宇文正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宇文啊宇文，我真的很奇怪，今年的S大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各种事情都发生了不少，可为什么S大里发生的案子，十有八九都与你有关呢？”胖警察紧紧地皱着眉头，注视宇文的眼神就像看着一个外星人。

宇文避开了对方的目光，只顾盯着桌上一个正缓缓爬行的苍蝇。

“从易南行一案开始，到出现一个疯狂杀人的学生会干部隋凌——当然，那一次你是以一个挺身而出保护学生的英勇教师形象出现的，我是不是应该找你要个签名呢？”胖警察嘿嘿地笑了一下，“后来又发生了留学生奥斯丁失踪一案，据我调查，他是你班上的旁听生。到现在，你的同事温雅又被害了……”

审讯室里，发生了长时间的沉默。

“你以为警察们都是无所事事的傻瓜吗？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你！”胖警察抬起胡萝卜一般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宇文，“在内部联网档案里，我查到了你两年前被西安警方拘留的记录，档案显示，你曾经与一栋大厦里发生的碎尸案有关，虽然后来证明了你的清白，你被释放了，可没过多久，你曾经供职的那栋大厦就……”胖警察抬起握紧的右拳，突然伸开了五指，同时嘴里也有些夸张地发出了“嘭”的一声。

宇文依然面无表情，并不为之所动。

胖警察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腰，又从审讯桌后面绕了过来，站在了宇文的身前，突然，他猛地弯下了腰，一张肥嘟嘟的脸几乎要贴在了宇文的鼻子上，沉声说道：“你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宇文淡淡一笑，毫不畏惧地直视着胖警察，说道：“谢谢你的夸奖。”

胖警察退后一步靠在了桌子边，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看着胖警察逆光的黑影，宇文忽然心念一转，开口说道：“我建议你去查一个人，他也是我的学生，一个日本留学生，名叫柏叶伸宏。”

“柏叶伸宏？”胖警察一怔，在嘴里重复了一遍。

“对，我认为他与你关心的留学生奥斯丁失踪以及温雅宿舍爆炸两案都有关联。”宇文肯定地说道，“奥斯丁失踪以前，曾与柏叶伸宏交往甚密。至于那起爆炸，很可能是因为柏叶与我的私人恩怨而产生的报复行为。”

“私人恩怨？他为什么要报复你啊？”

“因为他的学科成绩不好，我曾经在课堂上当众羞辱过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又不能照实说明真相，宇文也只好编造谎言了。

“哈哈，你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日本人吧？”胖警察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转身在纸上写下了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宇文不禁苦笑了一下，如果是在从前，宇文断然不敢随便指证柏叶，涉外案件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就算指证了警察也未必愿意相信，可他现在的杀人嫌犯身份反倒让警察们不能忽视他的每一句话了。宇文现在只希望警察们能主动去调查一下柏叶，哪怕什么情况也发现不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尽量牵制一下柏叶也是好的。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吧。”

“你们这么快就赶到了现场，是什么人报的警？”

“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胖警察回头看了宇文一眼。

“那……我换一个问题。”

“嗯？”

“在你们证明我有罪之前，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是多久？”

“唔……刑事拘留你三天之后，我就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逮捕你，这个申请过程呢，最长可以延长到四天，如果检察院觉得我们逮捕你的证据不足的话，就会驳回申请，这个过程呢，最长可以延长到七天。如果我们拿不出足够的证据，那么恭喜你，十四天以后，你就自由了！”说到这里，胖警察顿了一顿，突然，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过我相信，在这两个星期里，我一定会找出你作案使用的凶器！”

“最后一个问题！”宇文忽然有些紧张地想站起身来，但沉重的脚镣限制了他的行动，“我还能见温雅最后一面吗？”

胖警察眼神古怪地看着宇文，嘴里缓缓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是吗？”宇文神情一下有些委顿。

“据调查，死者已经没有直系亲属在世，我们会在尸检之后，出面安排殡仪馆火化。”说完，胖警察快步走出了审讯室的大门，那背影看起来颇为肥硕，可那灯光下瞬间晃过的藏蓝色警服却让宇文的眼皮跳了一跳，勾起了他对某些往事的回忆。

“十四天……”宇文喃喃地说道，无力地靠在了椅背上。

两周之后，由于谋杀证据不足，宇文被无罪释放。

没有玄罡在身边的这十四天里，宇文每天晚上都要承受着噩梦的折磨，到被关

押的最后几天,他已经整夜无法合眼了。当他从单人囚房中被放出来,享受出狱前的洗澡权利时,看见穿衣镜中出现一个枯槁骨立的人影,宇文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那次提审之后,胖警察再也没有露面,宇文也无从得知他是否真的去调查了柏叶。

出狱前,警察们归还了宇文被捕时身上所携带的所有东西,当然,也包括温雅留下的那个记事本。拿起那小小的记事本,看着上面已经变成黑褐色的血迹,宇文心情复杂地在签收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请问,从这里出去以后,可以坐什么公共汽车回S大?”宇文轻声询问陪送自己走出拘留所的年轻警官。

“啊?你还要回S大吗?”年轻警官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

“怎么了?”宇文心中突然浮起一阵不祥的感觉。

“也没什么,你出去先买张报纸看看吧。”年轻警官拍了拍宇文的肩膀,将他送出了拘留所的大门。

由于拘留所毗邻近郊,外面的马路空荡荡的,过路车辆很少,行人也很少。宇文抬头看了看太阳的方向,向南走了几乎有一公里,才看见第一个卖报纸杂志的书摊。

顺手拿起一份报纸,宇文一瞥之下,目光顿时凝固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S大全面隔离进入第三天,高致病变异病毒又出现四例!”

就在自己被困的十四天时间里,S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宇文惊愕万分,连忙向书摊主人把前几天的过期报纸也一并买下,一屁股坐在书摊边研读起来。

瘟疫的发生突如其来,所有人都毫无防备。第一个病例是S大工商管理系的一个女生,她是在宇文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发病的,这位女大学生发了两天高烧,一直不见退烧,同寝室的同学便送她到校外的医院就诊,医生见她有肺炎的症状,便仔细进行了X光照片检查,意外地发现她的肺部出现了一片起因不明的阴影。经历过“非典”时期的医生,立刻警觉地进行了化验,可得到的结果让人十分惊讶,这位女生竟是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

这是S市第一次确诊有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相关部门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入S大追查病毒源头。就像是为了回应前来检查的医务人员一般,S大又连续发现了三个出现肺炎症状的病人,其中一人是物理系的某个男生,而另外两人则是食堂的工作人员。检查重点立刻集中到学生食堂,也只有这里,才会经常宰杀大量的鸡鸭。当医务人员在食堂剩余的活鸡身上发现H5N1病毒后,大家都微微松了口气,毕竟目前禽流感还只会从家禽身上传染到人体,查到病禽的源头,一切就好办了。在清除焚毁校内所有可能感染病毒的家禽之后,人们开始检查这批活鸡的进货渠

道,追查的重心随之转移到了校外。

可这只是一个开始,S大仅仅平静了两天,疫情就陡然爆发了!同一时间内,竟出现了十几例疑似病人,而且这些病人的住处都很分散,几乎遍布了整个校区!

正当学生们人心惶惶,谣言四散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也发生了。

医生们在一个患病的年轻大一新生身上,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高致病性变异禽流感病毒,对这株特殊的病毒进行分析后,禽流感病毒研究学者们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情况变成了现实——这株病毒是由禽流感病毒侵入人体之后,与人体内最常见的普通流感病毒相结合,发生突变而产生的。经过变异之后,这株本来只能从禽类感染人类的病毒改变了传染方式,变成了通过呼吸道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H5N1亚种变异病毒!

由于人类缺乏H5N1病毒的免疫能力,如果让这种变异病毒传播出去,无疑会引起一场大规模的流感灾难!政府当机立断,立刻对S大进行了全面隔离,所有的出入口都进行了武装封锁,校内人员一律不得外出!

宇文被释放的这一天,已经是S大全面隔离的第三天了,虽然学校里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但在高校这种人群密集的地方,预防手段还是见效甚缓,新型病毒的感染者人数依然在逐渐增加,而第一位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工商系女生,也在昨天夜里因为严重的并发症猝然离世。

一口气翻阅了几大摞报纸,宇文终于明白了S大目前的处境,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爆发这样严重的疫情呢?宇文心中疑云重重,眼前总在晃动着柏叶的笑容。

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回到被封锁的S大。不识路的宇文索性也不去找公共汽车站了,想先搭的士到S大附近再说,可现在的出租车司机们全都留了个心眼,车还没停稳就先问宇文要去哪里,一听说他要去S大的方向,司机们都摇头摆手表示不去,十分干脆地拒载了宇文。宇文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拦下的三辆出租车全都一溜烟跑掉了。

看来在市民的眼中,S大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魔窟,宇文长叹了一口气,也不知丁岚和唐考两个家伙,现在究竟如何了。

宇文正胡思乱想之际,路上驶来了第四辆出租车,他赶紧招手截停,出租车慢慢滑行过来,戴着口罩的中年司机照例歪过头来先问要去的方向,宇文这次不敢再说去S大,只报了个距离S大还有三站的地名。

司机犹豫了一下,说道:“上来吧!”

虽然马路上的车辆并不多,出租车也没有一个劲儿地加速赶路,只是保持着稳定的中等时速,看得出,这位司机是个谨慎的人。

宇文看了看司机脸上戴着的口罩，微笑着问道：“好像还没有报道在S大外面发现有病例吧？”

司机把口罩往下拉了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道：“干我们这一行，接触的人多，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倒也是，病毒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万一有个学生悄悄从S大里溜了出来，你也认不出来啊。”宇文顺着竿子搭话。

“唉！”司机突然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倒希望我那儿子能溜出来，只是现在的封锁这么严，他就是想逃也逃不出来啊。”

宇文不禁一愣。

原来这位师父的儿子恰好是S大今年的新生，一家人还没从儿子考上重点大学的喜悦中走出来，就发生了这么一档事。现在孩子被隔离在学校里，虽然每天都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但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感染病毒的危险自然比校外大了许多。

“没事的，S大里有将近四万学生呢，按比例来看，感染的机率并不高，再说现在大家都有了防范意识，比以前毫无准备的时候可要好多了。”宇文出言安慰道。

谁知道这么一开腔，就一下打开了这位司机师父的话匣子，从他儿子的出生一直唠叨到高考的辛苦，宇文几乎一路都在听司机说话，自己完全插不上嘴。

好不容易，宇文才插了一句自己关心的问题：“现在S大封锁了，学校里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就得靠外面统一供应了吧？”

“是啊，刚发布戒严隔离消息的时候，我特别不放心，觉得儿子留在学校里太危险了！还开车绕着学校周围跑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可以翻墙逃出来的地方，可这次政府如临大敌，居然在学校外围修筑了简易隔离墙！甚至不准我的出租车接近学校的外环线，看得出，这变异病毒比“非典”严重多了。而且隔离墙外面还有持枪的士兵巡逻，里面的学生是完全没有机会出来。现在东西两个校门都已经禁止出入了，只有南门和北门还开放着，我这两天出来跑活都会去南门那边的立交桥上远远地观望，每天中午都能看见运送食物的卡车从南门进去，几十辆车进出也得一辆辆地经过消毒检疫，不过看着食物的数量还挺多，孩子应该不会挨饿，我这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

“哦！从南门那边运进去的呀，既然你说这食物供应量挺大的，是不是南边有什么专卖食品的市场啊？”

“当然有啊，从这里一直往南走，有个南郊蔬菜果品批发市场。”

宇文心里有数了，原来学生们还可以到校外吃饭，校内的小饭店也可以分担不少饮食供应，现在全校封锁之后，学校食堂要喂饱四万张嘴可不是件小事，大批量

统一采购的话,总该有几辆卡车是从南郊批发市场过来的吧?

“嗯……师傅,我不去刚才说的那里了,你就送我去南郊蔬菜批发市场吧。”短暂思考之后,宇文决定改变目的地。

“可要去那里的话,回来我要放空车呀!”司机为难地挠了挠头。

“我会按计程表价钱的双倍给你算路费的,你能开快一点吗?”

“好嘞!”司机猛地一打方向盘,岔上了另一条路。

“老板是做蔬菜水果生意的吧?”中年司机还以为是自己刚才与宇文的一番谈话,让宇文发现了商机。

“嘿嘿……”宇文尴尬地笑了笑,顺口胡扯道,“我哪里是什么老板?一个菜农罢了。”

出租车风驰电掣地赶到南郊,宇文一下车就直往批发市场里钻。不出宇文所料,没费多少力气,他就在停车场里找到了好几辆印有“S 大后勤集团商贸中心”字样的卡车。

经过将近半个多小时的等待,宇文终于等到S大的卡车开始装车,可批发市场里的装卸工人们一看那卡车上印着“S大”的字样,全都如避瘟神般退开好几步,任凭那几个后勤集团的工作人员开出翻倍的工钱,并一再承诺这些卡车都已经过了消毒处理,工人们也死活不愿意接近这些车辆。

“唉!又和昨天一样,我们还是自己来吧。”司机们苦笑着开始卷袖子,“今天又要耽搁时间了。”

宇文见是如此情形,便悄悄脱去上衣系在腰间,打着赤膊从装卸工的队伍中插了出来,顺手就扛起一箱番茄,传给站在卡车货厢上的司机。这十多天的牢狱生活,让一头乱发胡子拉碴的宇文看起来还真有些像不修边幅的装卸工人,而他那熟练的搬运姿势,更好似从前就一直干这一行的。

几个司机见宇文如此卖力帮忙,个个都高兴地上来拍了拍宇文的肩膀,宇文也不多说话,只顾着在一筐筐蔬果和卡车间来回穿梭。

待到几辆卡车都装满各式蔬菜之后,宇文还主动帮着司机给货厢拉上了防雨帆布。一来二去,司机们都见熟了宇文,就在即将发车之际,他们也对在车队间走来走去的宇文毫无防备。眼看时机成熟,宇文便在大家都不曾注意的某个时刻,迅捷地跳上了车队最后一辆卡车的货厢,钻进满满一车的卷心菜之中。



第四十五章

星落

XINGLUO

货运卡车从南门进入S大时,守门的警卫照例拦下了卡车。当警卫跳上车来四处检查时,整个身躯都埋进卷心菜里的宇文微微有些紧张,好在那警卫并不十分认真,随便看了一眼就下了车。宇文的猜测没有错,目前这个情形,大家都不认为会有人愿意主动进入S大,警卫们防备的还是那些想逃离学校的人,所以检查重点都放在了出行的车辆上,对进入学校的卡车反倒不怎么上心。

摇摇晃晃的卡车终于驶过了关卡,一直在用屏心咒放慢呼吸减少空气需求的宇文总算可以掀开那些潮湿的卷心菜,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就在车队经过熟悉的大操场时,宇文悄无声息地跳下了车。

这里还是S大吗?宇文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是下午3点,往昔人声鼎沸的大操场此刻竟一个人也没有,四周完全是一片寂静!邻近操场的二教楼里看不到有学生出入的身影,更听不见老师们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只有远处的小路上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身穿白色大褂面戴口罩的医务人员,却也行色匆匆,不知要到何处去。

冷风刮落树上的枯叶,零零碎碎地洒落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就连往日寒暑假的时候,学校里也不会这般冷清。眼前种种景象,与当年“非典”肆虐时期的校园倒是十分相似。

不知道唐考与丁岚现在身在何处?依他们的性子,恐怕不会这么老老实实在宿舍里。还有博物馆中的那件邪物,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呢?宇文习惯性地走到自己平日打公用电话的小店前,想给唐考打个电话,可等他抬头一看,那小店早已经关门大吉。

忽然,宇文听到身后响起一声极为熟悉的犬吠,回头一望,他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来的果真是玄罡!“嘿嘿,老伙计,你是来为我接风洗尘的吗?”宇文蹲下身子,摸了摸玄罡光滑的脊背。那天夜里警察闯进教工休息室的一瞬间,玄罡就嗅到了警察手中枪支的金属气味,就在宇文冲到门口挡住警察视线时,它便迅速机敏地

从窗户跳了下去，逃过了警察的围捕。

“啊呀！宇文老师！你总算回来了！难怪刚才玄罡跑得这么快，原来是闻到你的气味了。”唐考一路小跑追赶着玄罡，也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宇文的面前。

“呵呵，跑步还戴着口罩，你也不怕一口气接不上来晕倒在路边啊？”宇文淡淡一笑，唐考这家伙也顺应潮流戴上了口罩，不过那白色口罩上被他用马克笔画上了一副龇牙咧嘴的獠牙，看上去十分搞笑。

“我这段时间经常打电话到公安局问关于你的情况，可他们什么都不肯说，急死我了！今天早上倒是听说了你无罪释放的消息，可现在倒是我们出不去了，不然一定会去接你的！”唐考拉下口罩，有些激动地握住了宇文的手。

“其实你们用不着这么担心，我是作为在现场被及时发觉的犯罪嫌疑人而被拘留的，他们一直找不到凶器，也就没法证明我是凶手，我迟早都会出来的。”宇文平静地说道。他伸出右手揉了揉玄罡的脑袋，又顺手拖住它的前爪，将它拉得人立了起来。唐考一眼望去，身形高大的玄罡只用双足站立时，体形竟与宇文有几分相似，过去的这两个星期，一人一狼都消瘦了许多。

“唉！可我们哪里知道这么多，也只能干着急，丁岚都已经在张罗给你找律师了。”唐考苦笑道。

“嗯？丁岚上哪去了？”宇文看了看唐考的身后。

“他……暂时和我分开，现在正留守在工作室里。”

“分开？为什么？”宇文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塞施尔长刀在丁岚的身上。”唐考面带歉意地从身上摸出定灵珠，递到了宇文的面前。

“啊？怎么会这样？是他不小心碰上的吗？”宇文十分讶异。

“说来话长……”唐考埋着头，脚一直在地上来回划动着，“温雅老师遇害的那天晚上，丁岚听到外面声音嘈杂，就跑出去看热闹，我则一直留在博物馆做共鸣测试，托你的福，我把那东西找出来了！”

“你找到那邪物了？”宇文又惊又喜。

“是的！”唐考忽然转过身来，将身上的夹克一撩，他的背上竟然用细绳捆绑着一把黑黝黝的断刀！只见这柄刀窄刃厚脊，刀形纤直，除去可以双手握持的细长刀柄，残余的刃部不会超过三十公分，而且整个锋刃都已被锈迹覆盖，几乎钝成了一把铁尺。奇怪的是，常见的铁锈都是红褐色，这断刀却不知为何锈痕竟是乌黑色。

“这就是那件能和邪兵引起共鸣的东西？”宇文将断刀从唐考背上取了下来，见惯了锋利无匹的邪兵，再看到这其貌不扬的断刀，宇文居然隐隐有些失望，不过

从这把刀的刀柄上来看,它的形制确实符合唐代横刀的军制要求,看来从朱执中一直流传到无为子的传言倒也不假。

“没错,就是这东西,只要它和那把塞施尔长刀之间的距离小于二十米,就会出现很夸张的共鸣。”说到这里,唐考顿了一顿,“既然无为子老先生说过这东西危险,我放在哪里都不放心,只好学你的样子藏在了背上,也正因如此,我暂时不能靠近丁岚,若不然的话,丁岚也会像当初的柏叶那样被邪兵从体内震伤的。”

“可丁岚这笨蛋怎么会被塞施尔长刀附体呢?普通人被那东西缠上是很难摆脱的啊!”宇文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隋凌大开杀戒的可怕场景。

“唉!都怪我不小心,找出邪物之后只顾着开心,就忘了去看管放在地上的邪兵,忽然间丁岚从门外闯了进来,二话不说便一把抓起那邪兵。那刀就像活了一样,“铮”的一声钻进了丁岚的体内。被邪兵附体的丁岚先是放声狂啸,然后说要去柏叶算账,为温雅老师报仇,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三步并成两步跑出了博物馆。我当时完全愣住了,等我跟着追出门,丁岚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后来我才听说你和温雅老师出事了,而丁岚拿到邪兵后就直奔留学生楼,因为他从方欣口中得知,柏叶就在留学生楼里。不过等他赶到那里,柏叶早就不见了,而且就像在空气中蒸发了一般,一直到今天,柏叶都没有再出现过。后来还有一个胖警察带着人去过留学生楼,好像也是去找柏叶的,不过他们也是一无所获。”

原来胖警察果真听从了自己的建议来调查过柏叶,只可惜柏叶实在太狡猾,居然先行一步躲藏了起来。宇文皱了皱眉头,又问道:“你们都怀疑是柏叶杀害了温雅吗?”

“难道不是他吗?只有柏叶才有理由为了陷害你而布下这个局!只可怜温雅老师,就这样变成了无辜的牺牲品!”唐考情绪有些激动地摊开双手。

“可惜没有证据啊!”宇文一声长叹,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你被带走后的第三天,警察们在整理温雅老师的遗物时,找到了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代为保管,毕业转交”几个字,而信封里面装的是两个存折,每个存折上有3万块钱,存折上的户名,写的是我和丁岚的名字。后来警察把存折转交给我们,我和丁岚试了一下,存折的密码就是我俩各自的生日。”唐考低声说道。

“她怎么会给你们留下一笔钱?”宇文微微有些吃惊。

“我和丁岚曾经帮她翻译了不少英文小说,这些钱大概就是出版商给的稿费吧,可能她怕我们得了这笔钱拿去胡乱浪费,所以帮我们存了起来。温雅老师被害之后,学校里一直传得沸沸扬扬,有些话说得很难听。不过我和丁岚都知道,温雅老师其实是个好人。”说着,唐考低下头,抽了一下鼻子。

听到唐考的一席话，宇文也沉默了。

隔了一会儿，唐考见气氛有些沉重，便岔开话题说道：“那天夜里，我匆匆忙忙地收拾了博物馆，还照着展厅陈列布置图把那些古董文物都按照原样摆放好，嘿，嘿……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不敢从博物馆那边路过，也不知道学校发现之后是怎么处理的，不过他们好像没有报警，后来疫情爆发，就更顾不上了吧。”

“你拿到这把断刀，一直都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出现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除了能和邪兵共鸣，这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当个宝一样成天背在身上。”唐考苦笑了一下。

“难道是因为弄断了，才失去了往日的力量？”宇文仔细察看那断损处，锈迹已经将横断面完全覆盖，看得出此刀断损的时间相当长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出土的时候被考古人员不小心折断的。

“宇文老师，既然你回来了，这断刀就交给你吧，说不定我们可以用它来偷袭柏叶！”

“柏叶心思缜密，上次在博物馆突然晕倒一次，现在肯定已经有了防备，而且让他还在间隔我们二十米的时候就察觉到我们的接近，恐怕只会打草惊蛇，我可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另外，柏叶与无为子前辈就是为了这把断刀才决一死战，姑且不管它是否还有用，这断刀还是不要随身带着的好。”

“那我找个地方埋起来？”

“埋起来的话，万一被柏叶撞大运从附近经过，不就被发现了？”

“这……”

宇文微微一笑，低声对唐考说了一个藏东西的地方。

“哈哈，好主意，反正现在学校里也没什么人来往，我这就去把断刀藏起来！”

“嗯，注意安全！藏好断刀以后，你就去把丁岚找来，我们需要见面商量一下，这件事，该有个结果了！”

“老师的意思是……”唐考隐隐猜到了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学校里爆发的这场瘟疫，和柏叶脱不了干系！他受了无为子前辈的雷击，恐怕已无力通过结界监控邪兵的去向，目前这个景况只对他一人有利，学校被封锁，所有可能拿着邪兵的人都出不了S大，同时也为他自己养伤拖延出了时间。这家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连对人类这么危险的病毒都放了出来，我不能再让他这么毫无顾忌地逍遥下去了！”宇文的目光扫过空旷的操场，脸上神情又重新变得坚毅起来。

唐考离开之后，宇文忽然想起了温雅给自己留下的那个小记事本，两周前从弥留的温雅手中拿到它，直到今天他都还没有机会打开来看一下。

摸出那记事本，黑色封皮上粗糙的触感让宇文仿佛碰到了凝固的血痕，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慢慢地走进操场，在一个篮球架下坐了下来。

翻开第一页，“前尘幻世”四个大字映入了宇文的眼帘，这页白纸已完全被温雅的鲜血沾染，黑色的钢笔字嵌在一片暗红色当中，甚是触目惊心。

宇文不忍再细看，连忙翻到后面几页，两页空白之后，娟秀的颜体小字布满了记事本——

自从拿到那柄长剑，我就觉得身体里仿佛多了一个“人”，他总在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我看见许多奇怪的场面，面对种种真实的场景，我感同身受，在记忆模糊遗忘之前，我最好还是把我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

在这里，温雅记下了她所看见的全部幻觉。

这位潜伏于我身躯中的“人”，是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很奇怪，虽然他自称“那撒拉”，而他的朋友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都叫他“铸师邦台”。他是马来西亚人，是乘船从海上来到中国的，海上的那场风暴几乎摧毁了他乘坐的大船，艰难地到达陆地后，他又长途跋涉，经过西南边陲的夜郎古道进入了蜀地。在客栈等待了将近一个月，铸师邦台才与其他三位先后到达的外国人会合，四人会合之后，便一同去见一位被他们尊称为高少监的人。

五人的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虽然大家分属不同的国家，却难得地都会说中国话，而且有如多年未见的兄弟般亲热。那位高少监似乎官职不低，倒也没有什么架子，驱开一众手下，与这几个外国人饮酒作乐，相谈甚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位高少监，抬起双手来，都是骨节粗大老趼累累，一看便是曾经长期干手工活路的人。对了，在酒席上，波斯来的壮汉介绍过自己，说他叫卡柯·路西亚；而那位叫井上纪良的儒雅青年，自然是一位日本人；还有一位名叫格鲁索尔的中年男子，长着一副白种人的相貌，却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五个人中，就属格鲁索尔的话最少，但他的酒量却是最好的。其余几人最后都不胜酒力说胡话了，他还依然默不作声地自斟自饮。

看到此处，温雅通灵的程度让宇文吃惊不小，难道她被邪兵附体之后，竟能比

莫非看到更多的东西？从文字中，宇文终于知道了莫非留下的画作中那几位外国人的名字，而由此看来，附着于克力士剑上的亡魂，应该就是这柄克力士剑的铸造者，因为在古代的马来西亚，铸剑师都会被尊称为“邦台”。而朝廷重臣高骈之子高方居然会和几个外国人如此来往，也着实有些奇怪。翻过一页，宇文继续看了下去。

四个外国人似乎是为了赶上一场祭奠仪式而来到中国的，斋戒三日之后，高少监便吩咐手下备齐香火蔬果以及猪牛羊三畜的牲牢，就在那高少监府第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颇为盛大的祭奠仪式。奇怪的是，他们拜祭的既不是佛门菩萨，也不是道家真人，而是两幅白布画像！其中一幅画像上，是一个左手握持石锤的干瘦老人，那位高少监起头颂念的祭文中，称这位画上老人为先师欧冶子！而另一幅白布上，则是个泼墨而就的半狮半虎的巨大徽记。这徽记墨色古朴，笔锋粗砺，在那柄蛇形怪剑上也刻有同样的徽记，不知这是否就是他们相互识别的同门标记。

这五人竟都是战国铸剑大师欧冶子门下？而那半狮半虎的仁兽驺虞，居然是欧冶子一门所独用的徽章？宇文愕然地看着手中的记事本，一页被时间之沙封存的往事正通过温雅笔下文字再次展现。

高少监的祭文是用文言文写的，我只能听懂前面不多的一部分。大概的意思是说：秦始皇荒淫无道，逼迫先祖门人流亡四方，还好大家都意志坚强，各自在异国他乡扎下根基，现在各家的后人又能重新相聚，实在是一大幸事。后面的祭文极为拗口，我也就无法明白了。祭奠师祖之后，四个老外便都拿出了自己从国外带来的得意作品，进行了一场极为复杂的兵器比试。在经过各式各样新削劈砍的测试之后，卡柯·路西亚带来的弯刀被一致认为是最锋利的武器，而井上纪良的长枪所展现出的坚韧耐久让大家都赞不绝口，格鲁索尔拿出来那柄短剑则有着与它的短小尺寸毫不相符的巨大破坏力，至于我体内这位铸师邦台打造的蛇形怪剑，自身的锋利程度虽然不如波斯弯刀，但刃身特意用酸液腐蚀出凹凸有致的“帕莫纹”，特别适合淬毒，虽然此举有些阴险，可若在战场上，这把蛇形怪剑的杀伤力无疑是最厉害的了，看来我还是不要去触碰这把蛇剑的好。作为留守中国本土的锻师代表，那位高少监拿出的是自己亲手锻铸的一把单手宽脊大刀，这把大刀也是难得一见的利器，不过与其他兵器相比却没有特别突出的优点，更在测试的后期不慎与波斯弯刀有过一次正面交锋，刀刃崩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看得出来，高少监对自己得意作品的表现很不满意，以至于在兵器比试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温雅文中的描述,和莫非画作上所绘的场景大同小异,原来这四位外国人的先祖虽然都是当年欧冶子门下一脉相承的铸剑名家,却因为未知的原由流亡到国外,在术界远东考古中发现的那份唐末文献里提到的五十年一次的聚会,看来就是欧冶子一脉流亡海外的门人所约定的,每隔五十年,便会派人回来祭奠师祖,并在同门间进行铸兵技艺的比试。一千多年过去,身在异乡的中国人已经被当地的生活环境所同化,研究出不同的冶炼锻造技艺,所造出的神兵利器自然也大不相同,各有千秋了。

兵器比试与锻造经验的交流持续到第七天,高少监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奉其父淮南节度使高骈之令,希望四位国外的同仁都能够留下来,在他的军器监中承担兵器制造的工作。可四位锻师千里迢迢出行多日,都已经思乡心切,现在也差不多完成了师门的任务,更是归心似箭,哪里还愿意留在唐末时局动荡的中国?但当他们婉言拒绝了请求之后,一直以来友善和蔼的高少监忽然翻脸不认人,竟然乘他们毫无防备时派人偷走了四件神兵利器,并将四个人都软禁了起来!事起猝然,四人愕然不已,想不到高少监会使出如此手段。而就在他们被软禁的这天夜里,南方天空中忽然掉下一枚形状怪异的陨铁,恰好砸在驻军营地大帐前的空地上。看着这块嵌入地面数十尺,足有战鼓般大小的天外来客,高少监认为这是天启之兆,暗合当前天下大势,顿时改变了主意,要四位锻师先用这枚陨铁合力为他打造一把绝世神兵,并许诺在绝世神兵完成之后就归还各人的兵器。爱物落在了高少监手上,四人不得不开始考虑他的请求,在一番商议之后,他们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四人在军器监中按照商议的打造方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柄陨铁刀的打造上,从前期的冶炼到后期的锻造打磨,无一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在第35天,他们穷尽精血,终于将这块天上落下的陨铁变成了一件削铁如泥的神兵——并将其命名为“星落”。听说兵器完成的消息后,高少监大喜过望,特意选了一个良辰吉日,率领全营士兵进驻军器监,以出征般盛大的仪仗队伍来迎接绝世神兵的降临。

文章行进到这里,原本娟秀端庄的字体忽然变得有些凌乱起来,看得出温雅写到此处时,内心中开始有了难以抑止的震荡。

为了鼓舞兵将士气,高少监要求星落刀必须与普通士兵佩戴的护身横刀完全一样,当高少监从卡柯·路西亚手中接过那柄黑黝黝的陨铁刀并高高举起时,台下

五千将士的欢呼声顿时响彻云霄！其余三位锻师不明白眼前的这些将士们为什么如此高兴，便悄悄询问身边一位情绪十分激动的年轻士兵。这位天平军士兵告诉他们，少主高方已经宣布，他们将于近期撤离蜀地，并带走近两年来打造的各式军器，与身在扬州拥兵自重的淮南节度使高骈会合，随时准备兼并两浙，割据一方，与混乱的末世唐朝彻底决裂！而陨铁星落刀的铸成，便是上天给予的吉兆，他们一定能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锻师们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卷入了一场即将来临的叛乱风暴，而星落刀的完成，并不代表高少监会放过他们，为了防止他们几位走漏风声，高方肯定会将他们全部挟持到扬州去，继续为他打造兵器。刹那间，四位锻师的心情一下堕入了冰谷，看着四周群情激昂的中国士兵，归家之日恐怕遥遥无期了。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高少监命令两个士兵走上点将台，让二人拔出他们的佩刀，置于高少监身前，接着，高少监缓缓抬起星落刀，猝然发力，向两柄平行并列的佩刀斩去。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星落刀并没有如众人想象的那样轻易地切断佩刀，而是当的一声被反激开来！全场忽然变得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用愕然的目光注视着星落刀。高少监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对付这种普通的唐大刀，就连格鲁索尔的那柄短剑都可以将其轻松斩断，为何这柄星落刀……他再次鼓起全力向那佩刀砍去，可结果依然不尽人意，竟然两柄刀上都出现了豁口！高少监怒火上涌，便如发狂一般接连砍去，星落刀上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锯齿。

所有的士兵都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眼睁睁看着少主高方在台上暴跳如雷。而四位锻师也惊讶无比，为何昨日还削铁如泥的宝刀忽然就变成了一片废铁？一直沉默寡言的格鲁索尔突然冒出了一句奇怪的话：“难道我们沮丧的心情让星落刀的刃纹也改变了走向？”可当时谁也不知道，格鲁索尔的这句话竟变成了他的遗言。他的话音刚落，随着“锵”的一声轻响，高少监手中的星落刀断了！半截刀刃腾空而起，反射出一缕刺眼的阳光，晃花了四位锻师的眼睛……

后续的文字，宇文不用再详细去看了，莫非留下的最后一幅画作，已经非常清晰地绘出了当时的场景，又恨又妒的高方，向四位锻师举起了屠刀……





第四十六章

源流

YUANLIU

合上记事本，宇文此刻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关于邪兵的起源来历前世今生，终于有一支贯穿时空的长箭将所有的碎片都串联了起来。

宇文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屠戮同门的高方受此事的影响，多少会有些闷闷不乐，而迷信的天平军将士肯定也不会再将此事看做吉兆。既然士气受挫，高方一定会将撤离蜀地之事延期。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无为子前辈也已说得很清楚了，这块天上落下的陨铁，果真不是凡间之物，四位顶尖锻师用毕生功力打造了星落刀，无意间也赋予了它可怕的魔力。即使星落刀断为两截，它还是替四位枉死的锻师展开了十分恐怖的报复，五千天平军将士和二千多工匠，全都变成了它的殉葬品，包括高方本人，最后也用星落刀自裁了。

这把断裂的星落刀所带来的历史牵连，并未因所有事件参与者的惨死而告终，作为此事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淮南节度使高骈，在痛失爱子之后，这位曾经“一箭贯双雕”而被称为“落雕侍御”的唐末名将也失去了争夺天下的勇气。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南征，一鼓作气攻下了广州。当时天下公认只有高骈能阻挡黄巢义军的如潮攻势，可他却任由黄巢回师北伐，渡江北上直捣长安，自己只是退守扬州，偏安一侧。僖宗皇帝几次三番下诏令，要他班师勤王，高骈却都以“甲兵数少，眼前防虑处多，但保淮南封疆”和“或恐余孽遁逃，最要先事布置”等等理由拒绝了朝廷的征召。可怜无能的僖宗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巢起义军攻克洛阳，拿下潼关，一路逼近了长安古城。宰相卢携因畏惧黄巢而自杀后，僖宗便仓皇弃离长安，逃到了四川成都。而此时的高骈，身为“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却没有借此机会自立为王，割据一方，反而整天与道士吕用之混在一起，走上了拜求神仙，炼丹寻长生之道的荒唐路。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僖宗恼怒高骈无情，削去了他的兵马都统和盐铁转运使官职。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高骈手下诸将都已经对他重用几个道士，沉迷于缥缈虚无的修仙之术极为不满。从黄巢那边叛降过来的部将毕

师铎奉高骈之命出屯高邮，而毕师铎出行之后，便暗中联合诸将，突然反攻扬州！城池陷落后，高骈被囚禁了起来，没过多久，就被毕师铎杀害。又过了十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为梁，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终于灭亡了。

后世史学家常常困惑，广明二年，黄巢在关中立足未稳，如果高骈、郑畋各率雄兵按原计划夹击关中，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是完全有可能就此平灭黄巢之乱，末世唐朝或者还可以再多坚持几年。可高骈却在关键时刻，将本已发往东塘的八万雄兵悄无声息地撤了回来，这样的撤兵，怎么会不引起朝廷对高骈忠诚的怀疑？高骈不可能不明白这样做的后果，这时候的他，理应学着黄巢造反才是，可他居然又选择了无所作为，直到被朝廷削权，被部将叛杀。

不过现在宇文终于明白了，是高方之死，让高骈顿感生死无常，而传闻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死在他手下的那些蜀籍突将冤魂回来复仇，也使他从此看淡了前半生的马上功绩。知晓军器监全营覆灭的那天起，这个曾经“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的名将高骈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没有星落刀之乱，这唐末乱世恐怕又会是另一番格局。想到此处，还真是验应了温雅在记事本上写的“前尘幻世”那四个字，宇文不禁发出一声长叹，轻咏了一首高骈所著的《边城听角》。

“席箕风起雁声秋，陇水边沙满目愁。三会五更欲吹尽，不知凡白几人头。”

恍然间，他手上微微一松，记事本轻轻地掉在了地上。

宇文一低头，却看见微风翻动着记事本，最后几页上似乎有用红笔写的字句。难道温雅还有什么遗漏内容是补写在最后的？他有些诧异地拾起记事本。

记事本的倒数第二页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心海中还藏有暗礁的你，哪怕在大笑的时候，眼神也会突然变得深不见底。”

而最后一页上，只有字迹潦草的五个字——“宇文，对不起！”

“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啊！”宇文紧紧地攥住那小小的记事本，仰头望着灰白色的天空，口中喃喃地说道。坐立在一旁的玄罡似乎看穿了宇文此刻的心情，也笔直地昂起背脊，向着天空放出一声哀伤的长啸。

晚餐聚会是在宇文的宿舍里举行的，现在食品统一供应，唐考与方欣只能去食堂打来了简单的饭菜，特殊时期，每个人能够打到的饭菜多少受了些限制，几个分量不是很足的不锈钢饭盒摆放在方桌上，看着便有些寒酸，好在丁岚从工作室带来从前存下的半箱啤酒，在座的人都倒上一杯，餐桌上立刻就有了久别重逢的宴会气氛。

“宇文老师好久没和我们在一块儿正经吃饭了吧？上次我们大伙聚餐，还是为刚到学校的莫非接风的时候。”方欣有些感慨地说道。

听到莫非这两个字，正往唐考杯中倒酒的丁岚忽然手腕微微颤了一下，啤酒泡沫便从杯口溢出了一些，唐考赶紧将嘴凑了上去，哧溜一下将泡沫吸进了嘴里。

方欣看了丁岚一眼，不禁轻轻叹了一口气，今天若不是因为张月晨没来，她还不怎么方便提起莫非这个名字呢。

宇文抿了一小口啤酒，对方欣说道：“我好像还欠你一顿饭呢，只可惜红砖阁关门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开张。”

“唉！我原来还想借你请客的东风，把温老师一并叫来吃饭，好等着看你们两人的笑话，可就这么一眨眼，温老师她……”提起温雅，方欣的眼圈就有些红了。

“柏叶那个狗杂种！居然敢对温雅老师下毒手！他最好找条阴沟躲一辈子，不然我一定要亲手剁了这个杂碎！”丁岚突然咬牙切齿地猛拍了一下桌子，自从被塞施尔长刀附体之后，他的脾气也变得有些暴躁起来。

丁岚拍打桌子的震响吓了方欣一跳，她的神情变得更加哀伤起来。男生们都不知道，方欣已经为温雅老师的死后悔了整整两个星期，如果那天她没有救柏叶，温雅老师恐怕就不会死了。

唐考连忙拍了拍丁岚的肩膀，劝道：“好了好了，先消消气，报仇也只是迟早的事情。你若是整天这样发脾气，恐怕血浆都要多消耗几包，你那还有剩的血浆吗？”

“还剩六七包吧！”丁岚有些闷闷不乐地答道。

宇文与唐考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有些担忧，丁岚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像通灵的温雅可以分离意志，主动脱离邪兵的控制。他完全不能克制邪兵嗜血的欲望，无论谁要强行夺去邪兵，丁岚的心智立刻就会被邪兵的血欲所占据，挥刀抵抗妄图夺刀的任何人。他现在看起来还算正常，也只是因为他在封校前就弄来了十袋血浆，被鲜血喂饱了的长刀，还暂时没有刺激丁岚的神经。可若是学校继续这么封锁下去，十袋鲜血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宇文心中早已暗暗下定决心，实在迫不得已，他也只能出手将丁岚打个半死再来夺刀了。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吧，温老师拥有胜过莫非的通灵异禀，她虽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为我们弄清了关于邪兵来龙去脉的一段唐末旧事。”宇文一仰脖，将杯中啤酒一饮而尽，又清了清嗓子，把温雅留在记事本上的文字给三个学生说了一遍。

听完宇文所叙，方欣忍不住脱口而出：“啊？这四位铸剑师父真是死得好冤枉！”

丁岚也听得浑身热血沸腾，忽然从体内抽出塞施尔长刀，声音低沉地说道：“难怪他们的亡魂一直不肯散去，附着在这四柄邪兵上苦待千年，一出土就立刻掀起了



血雨腥风。不过倒也想不到我手上这把长刀,竟然还是几位顶级锻师公认的天下最锋利长刀。”言语间,丁岚对长刀流露出无比欣赏的神色。

“锋利到极致,韧性上就会差一些,也更容易受损一些。”宇文凝视着长刀上不是很明显的焊接痕迹,说道:“反倒是十字枪攻用刃,守用棍,刚柔并济,难以制服,如果你与柏叶交锋,一定要小心才是。”

一直沉默不语的唐考忽然开腔问道:“难得四位锻师都没有忘祖,可为什么欧冶子一派的门人要被迫流亡海外呢?”

宇文似乎对此早有了自己的推断,胸有成竹地应道:“高方拜奠欧冶子祖师的祭文中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师祖们逃亡的原因,但他提到了秦始皇。秦始皇一统江山之后,施行暴政,又惧怕民众造反,便铁血行令,收缴天下兵器,销熔后铸成了传说中的十二金人。但仅是收缴兵器,还远远不能让始皇嬴政放心,他又下令搜捕所有民间会锻造兵器的能工巧匠,并将这些匠人们聚集在咸阳一概坑杀。销兵坑匠的消息传出来,民间的锻师们定然人人自危。而秦始皇所佩携的护身长剑就是欧冶子当年所铸的那把泰阿剑,他又怎会轻易放过欧冶子一派的后继门人?欧冶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铸造铁剑的锻冶宗师,他的门下弟子自然也只会将毕生之力用于锻造兵器,厄运猝降,这些只会打铁的男人们自然无法反抗天下无敌的凶狠秦军,只能背井离乡,逃亡到亚洲各地。只是没想到,逃得最远的人,竟然还越过了波斯北方的边境,在高加索扎下了根。现在高加索古邦曾经发现一批铜剑,制式居然与我们中国发现的周代柄首铜环短剑的形制十分相似,恐怕就是这一段远古历史上的工艺交流的证据了。”

“当年那批工匠中应该也有不愿意流离失所,而选择了隐姓埋名,铸剑为犁,从此不再以锻师身份出现的人吧?这位高少监高方,恐怕就是拜入了选择隐居的这一脉欧冶子门人中,才继承了欧冶子家的锻师身份。”丁岚抬手轻弹塞施尔长刀的刃锋,一阵龙吟般的颤声便传入众人的耳中。

“嗯,我也是这样猜测的。”宇文对丁岚点了点头,“秦始皇毁掉天下兵器,也阻止不了拿竹子削成标枪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暴秦灭亡后,汉代武器开始由铜兵全面向铁兵发展,这时候最出名的利器是一种将铁条反复折叠锻打而成的百辟刀,这种铸兵工艺的复苏,应该就是留在中国的欧冶子门人重新出山的结果。这样锻造出来的刀刃上会出现一种漂亮的纹路,但用手去抚摩,会有凹凸不平的粗糙感觉,这种类型的兵刃现在统称为糙面花纹刃。而你这柄塞施尔长刀是用少见的乌兹结晶花纹钢锻造,这些精美纹路用手去摸是不会有凹凸感的,这一类刀剑又被称做平面花纹刃。”

唐考夹起一片肥瘦参半的卤肉放在口中，缓缓说道：“宇文老师提到秦始皇所佩戴的泰阿宝剑，我原来也听说过一些相关的传说，《越绝书》中有记载，战国时的楚王曾经去请欧冶子为之铸剑，欧冶子与弟子干将二人‘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历时两年，才铸得铁剑三柄，取名‘龙渊’、‘泰阿’和‘工布’。这三把剑应该就是中国铁剑的老祖宗了吧？”

“没错，如果遵照历史记录，这三把神兵既是铁剑之祖，也是邪兵之祖！风胡子取此三剑献与楚王，楚王问：何谓龙渊、泰阿、工布？风胡子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纹，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纹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经，文若流水不绝。风胡子所说的这番话，是在赞扬三柄神兵上的绝美花纹，有如高山深渊般壮丽，又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这花纹并非只有美观的作用，锋刃中如果暗藏这种极细密的纹路，在斩切之间，就能起到锯齿的作用，自然要比寻常刀剑锋利许多，也只有花纹刃兵器才称得上是真正削金断玉的利器！只可惜这种花纹刃锻造技术，现今都已基本失传，虽然也有高科技仿制品出现，但究其细处，已不能与古剑相比了。”宇文说到最后，语气中颇有惋惜之意。

“再怎么珍贵的古剑，制造出来也只是为了杀人，为了这几柄杀人凶器，已经牺牲太多生命了，易南行、王立勋老师、隋凌、奥斯丁、无为子老先生，还有我们的温雅老师……”方欣说着说着，又有些哽咽了。

桌上的气氛一下变得凝重起来，男人们都喝起了闷酒，方欣并不知道，长长的死者名单中，还缺了个曾经无意接收了她的蓝牙短信的吴维。

见许久都没有人说话，宇文只好换了一个话题：“这几天禽流感病毒发作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你们周围的同学中有发现病例吗？”

“我们系里还算安全，目前一例都没有发现，但我们隔壁那栋宿舍有个冶金系的男生发高烧，结果一寝室的人都被强制送进隔离区了。”唐考摇了摇头。

“大家现在基本都不再外出了，每天窝在寝室里上网，打扑克的人都没有了，只有网络交流才是安全的。其实我倒觉得，这种时候，大家都应该参加一点体育活动，锻炼身体才能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嘛。”丁岚也接腔。

唐考又说道：“每天晚上，各系级都要集中点名和统一测量体温，一旦发现体温异常或者咳嗽什么的，你就等着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医生把你押送进隔离区吧，嘿嘿……”

“集中点名和测体温？这样岂不是更容易交叉感染啊？”宇文有些惊讶。

“没办法啊，学生太多，医务工作人员又不够，只能让各系自己集中管理学生了，而且要说相互感染，肯定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了，每天去食堂打饭的时候，还不是

几千学生凑在了一起？大家各安天命吧。”丁岚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眼圈有些发红的方欣无奈地说道：“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几个就都得去四教楼集中了，我是学生会干部，还得早一点过去呢。”

“如果此事与柏叶有关的话，他身上会不会有这种变异 H5N1 病毒的抗体呢？”唐考忽然想起宇文曾经说过这场瘟疫可能是柏叶制造的。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最早提出 H5N1 病毒可能跨越物种界限，在人群中引起新型流感暴发的人，就是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学专家田代真人。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防治禽流感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制，防止病毒的危险变异。可也说不定会有人主动去研究 H5N1 病毒的变异，利用科技手段推动病毒的变异进程，毕竟，这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化武器。”

“病毒生化武器……这可比邪兵什么的厉害多了……”唐考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道。

“如果目前的局面是柏叶造成的，那么他封锁学校的目的也已经达到，消失了两个星期，恐怕他的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丁岚，邪兵在你的身上，说不定柏叶很快就会在你面前出现的！”宇文郑重地警告丁岚。

“哈，我就怕他不愿意出现呢，如果老师有什么计划的话，我愿意担当引蛇出洞的诱饵，让这个家伙知道，诱饵也可能是有毒的，嘿嘿……”丁岚冷笑了一下，无比的自信心明显是缘于他体会到了邪兵的力量。

“计划吗？我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计划。”宇文皱着眉头，貌似不经意地看了方欣一眼，“目前这个状况，突发事件随时都会发生，我们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果真如宇文所说，他的话音刚落，一直趴在桌子下面的玄罡忽然叫了一声，紧接着，丁岚裤兜里的手机响了。

“什么叫？难道你比我的手机还先接到信号吗？”丁岚对桌下的玄罡做了一个鬼脸，才将手机掏了出来。

手机刚一接通，在座的人都听见了张月晨带着哭腔的声音。

“丁岚！快来救我啊！他们要送我去隔离区，我没有生病啊，我真的没有发烧……”

还没等丁岚反应过来，电话又猝然间中断了！

“糟了！莫非张月晨被病毒感染了？可昨天我还和她在一起，怎么一点征兆都没看出来？”丁岚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宇文。

宇文呼地一下站起身来，开口向方欣问道：“张月晨她们系是在哪里集中检测体温？”

方欣愣了一下才想起来，答道：“新闻系好像是在传播学院大楼里集中。”

“走！我们都过去看看！”宇文当机立断地一挥手。

四人带着玄罡一路小跑地赶到传播学院大楼外的草坪前，正看见两个身着白色防护服，脸上戴着医用口罩和防护眼镜的男人押着不停挣扎的张月晨从大楼里出来，而三楼的窗户边都站满了好事的学生，神情漠然地望着眼前的景象，他们似乎都不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事发生了。

“月晨！”丁岚忽然喊了一嗓子。

张月晨一见到丁岚，挣扎得更厉害了，一头长发甩动得左右飘荡起来，看得出她身边的两个医务人员都使出了浑身力气，才勉强按住了张月晨。

丁岚想跑到张月晨的身边，却被不知从何处而来的第三个医务人员给拦住了。

“你是她的男朋友吗？你的女朋友体温 39 度，按规定必须马上转移到隔离区。你去劝她一下吧，进隔离区又不是永远出不来了，只要检测出发烧的病因与禽流感病毒无关，我们会把她还给你的。”这位医务人员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丁岚说道。

“我不要进隔离区，我不要和病人住在一起，我会被他们传染病毒的！”张月晨又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

“月晨，你不要太紧张了！”丁岚将双手拢在嘴边高声叫道，“不会有事的，我经常和你在一起，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你只是太累了，去隔离区休息一下吧，体温下降了我就去接你出来！”

张月晨怔怔地看着丁岚，突然用力一掀，竟将一个比她高大半头的医务人员给推了个踉跄。那位医务人员吃惊地看着面前这身材苗条的漂亮女孩，不知她怎么会突然有了那么大的力气。

“丁岚！你答应了要来接我的！你可别忘了！”张月晨极为严肃地说完这句话，忽然放弃了反抗，十分主动地往隔离区的方向走去，她身后的两个医生倒好像是被她拖着向前走的。

“对不起，既然你经常与她接触，我可不敢保证你没事，请跟我来，让我给你检查一下！”拦在丁岚身前的医生见张月晨已经平静下来，又用力按住了丁岚的肩膀。

本就心烦意乱的丁岚忽然觉得心头有一股邪火升腾而起，猛地一回头，语气冰凉地对身旁的医生说道：“把你的爪子拿开！”

那医生被丁岚有如寒风般冷冽的目光扫过，就好像突然被人在后颈窝里塞了一块冰砖，浑身乍起的寒意让他瞬间一阵惊恐，极为机械地挪开了放在丁岚肩头的手掌。

宇文一看丁岚势头有点不对，怕是他体内邪兵又在蠢蠢欲动了，连忙对唐考使了个眼色。唐考会意，赶紧冲上前去将丁岚从医生面前拉开，满脸堆笑地向那位医生赔不是：“医生真对不起，我的朋友没有恶意的，谁看到自个女朋友生病了都不会好受，是吧？”

医生退后了两步，又色厉内荏地问道：“你们也是新闻系的吗？为什么不上去测体温？”

“我们不是这个系的，我们也马上就要集中了，这就走，这就走……”唐考硬拉着丁岚往后退开。

瞅着已经无戏可看，刚才还聚集在窗户边的学生们又呼啦一下尽数散开，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宇文和丁岚都远远地望着张月晨的背影，看着她越过草坪，走入华灯初上的车行道。

张月晨被人送走，丁岚又险些失控，站在方欣身后的玄罡却完全没有去关注，不知是否是宇文如此指使，它一直在十分警觉地仰首扫望四周，那双泛出异样光彩的明亮眼睛小心地监视着周围的每一栋建筑物。

突然，玄罡往前快跑了几步，对着工商管理学院的楼顶发出一声闷哑的吠叫。宇文一惊，急忙顺着玄罡目光的方向望去，暗蓝色的夜空下，一个轮廓模糊的男人身影出现在工商管理学院大楼的楼顶。

那人此刻正用手攀住楼顶水箱旁的卫星天线，从大楼边缘探出半个身子，似乎也在紧盯着渐行渐远的张月晨！就在张月晨跟随两个医务人员坐上路边的一辆医用急救车时，那天台上的男人也转过头来，远远地，与宇文的目光对接在一起！

宇文忽然浑身一震，抬起手臂直指那男人，高声喊道：“柏叶伸宏！”

与此同时，被玄罡叫声提醒的唐考和丁岚也已认出了柏叶，丁岚立刻条件反射般锵的一声亮出了塞施尔长刀！

柏叶明显已经发现了远处草坪上的几个对手，与宇文对望片刻后，他忽然一转身，模糊的身影一下消失在夜空中。

刹那间，宇文心中的某个担心似乎变成了现实。

“丁岚，快去追那辆车！千万别让他们把张月晨带进隔离区！”神情大变的宇文已经顾不上详细解释，话音还未落地，他与玄罡都已开始撒腿狂奔，像两支利箭一般直奔工商管理学院的大楼而去。

“明白！”丁岚眼中异光一闪，反手将长刀往身后一背，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急救车离去的方向追去。

一脸茫然的唐考眼睁睁看着宇文和丁岚快速离去，却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

他回头看了一眼同样愣立当场的方欣，忽然下定决心，跑上前去拉住了方欣的手。

“我们去哪儿？”方欣一怔。

“去拿我的武器！”唐考语气坚定地答道，“连丁岚都被叫上了场，看来是到最后决战了！”



丁岚沿着大道跑了一阵，急救车早已不见了踪影，自知直接去追急救车肯定追不上，他便脚下一转，另觅人行小道。当抄行捷径的丁岚赶到隔离区时，所耗的时间并不比一辆绕行大道的车慢多少，可附近却死活找不到那辆带走张月晨的急救车。

距离丁岚不远的S大临时疾病控制中心和疫情隔离区是用两栋并列在一起暂时腾空的研究生宿舍楼改造的，不过三天的时间，这里就已经收容了将近三百名疑似病人。疫情如此凶猛，让人感觉隔离区附近的空气都是危险的，两栋宿舍楼四周数百米范围内，除了偶尔有医务人员来往，其余的学生和教师们是绝对不愿意靠近的。

难道张月晨已经被送进去了？丁岚站在冷冷清清的隔离区外围，只怕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试探着向临时搭建的隔离区大门靠近，却被两名穿防护服的持枪士兵发现了，毫不客气地将丁岚推出了他们的监管范围。面对两名拿着枪的守卫，硬闯无疑不够现实，丁岚正有些束手无策，不远处从隔离楼里走出来的两个护士的谈话却让他暗暗吃了一惊。

“老王刚才不是说马上就有一个女性疑似病人要被送过来吗？怎么还没到啊？”

“就是，刚才还说已经上车了，要我们立刻做好准备，他们自己却拖拖拉拉的……”

两个护士的抱怨似乎证明了急救车还没有到达这里，莫非那辆车在半路上就出了什么意外？丁岚想起刚才张月晨拼命挣扎的模样，心下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连忙顺着车行大道往回走，这一路倒行又来到了化学楼附近。距离尚远，丁岚就发现大道旁的一盏路灯有些奇怪，好像比其他的路灯都矮了一截，待他走近一看，原来那根路灯铁柱下方竟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得弯折了下来！丁岚一惊，赶紧环顾四周，不出所料，那辆急救车此刻已经一头扎进了化学楼右侧的自行车棚里。

“月晨！”丁岚发出一声惊叫，那辆急救车虽然装有防撞栏，整个车鼻却已经深深地塌陷了下去，也不知刚才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事故发生时，急救车

在撞弯路灯柱后也没能减慢速度，依然重重地往楼墙上撞去。

救护车的后厢门大大地敞开着，丁岚三两步冲上前去，只看见一张滑出车外的急救床歪倒在地上，各种药物和针剂洒得满地都是，一片混乱之中，竟然不见张月晨的踪影！丁岚一把拉开驾驶室的车门，可里面只有两个浑身是血的医务人员，在剧烈的撞击下早已经断了气。

丁岚忽然注意到脚下车轮竟被整齐地切去了一半，不但车胎爆了，就连车胎中央的钢轴圈也缺了一大块。能够这样截停半路疾驶的救护车，恐怕只有柏叶才能做得到。可张月晨呢？难道她赶在柏叶到来之前先逃了？

远处骤然响起玄罡的咆哮，惊动了心绪茫然的丁岚，他一抬头，玄罡和宇文一先一后地在远处横向掠过，透过昏黄的路灯亮光看去，转瞬即逝的黑色身影就像两个从虚空中穿越而出的幽灵。

丁岚愣怔了一会儿，也迈开大步追了上去，手中持有塞施尔长刀的他，仿佛体内也拥有了源源不绝的精力，竟然可以一直保持短跑般的爆发速度，不一会儿，他便与宇文并驾齐驱了。

“急救车上的两位医生还活着吗？”看到丁岚从身后超越自己，宇文并不感觉吃惊。

丁岚有些沉重地摇了摇头。

“都怪我没能截住柏叶，又白白牺牲了两条性命！”宇文轻轻一叹，脚下跑得更快了，“柏叶扛着已经昏迷的张月晨，速度不会比我们快多少，这次绝对不能再让他逃了！”

“老师，他为什么要劫持月晨啊？月晨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啊！难道他知道邪兵在我手上，想以月晨来要挟我？可他为什么又要躲避我们呢？”丁岚十分不解。

宇文踌躇了一下，才低声说道：“丁岚，我说的话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丁岚一愣，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

“曾经被温雅老师带走的那柄克力士剑，恐怕现在落到了张月晨的手上。”宇文一字一句地说道。

“啊？你的意思是……”丁岚一时还没能反应过来。

“我是说，温雅老师也许就是被张月晨杀害的！”

“不可能！月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丁岚一下站定了脚步。

“大家都怀疑杀人的是柏叶，可你们也说了，柏叶在最近两周都没有再出现过，如果他能在承受无为子前辈的雷击后还有余力刺杀温雅的话，就没道理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放过你和唐考！温雅被害的那天，曾经托张月晨给我带话，这说明她们两

人有过接触,并且张月晨也知道温雅藏在什么地方,与柏叶相比,温雅不会对她有任何防备,她也因此有更好的刺杀条件。”

“为什么啊?月晨杀害温雅老师能有什么好处?”丁岚完全无法相信宇文的话。

“我一开始虽然也怀疑到她,但也与你一样,总觉得她没有杀人的动机。可你我都忘记了一件事,温雅手上的那柄克力士剑,正是几个月前易南行用来伤害张月晨的武器,张月晨应该是认得这柄邪兵的!她非常清楚克力士剑的威力。”宇文看了一眼前方,玄罡转了个弯,已经跑得看不见了。

“可你总不能……月晨怎么可能为了一把剑去杀人?”丁岚拼命地摇着头。

宇文有些哀伤地看着丁岚,缓缓说道:“就算我有千般怀疑,我也不敢相信她这样温婉可人的女孩子会动手杀人,直到今天柏叶对张月晨表现出了超常的注意力,我才强迫自己如此去设想。如果柏叶不是发现张月晨与邪兵有关系,他是绝对不会对这么个普通的女生动手的。毕竟只有柏叶自己知道,温雅不是他杀的。误伤也好,有意也罢,恐怕温雅的死都与张月晨脱不了关系,你若不相信,就追上柏叶救回张月晨,自己问个究竟吧。”说完,宇文又迅速地跑开了,只留下满脸惊愕神色的丁岚还站在那里。

柏叶肩上负着的张月晨虽然是个女孩子,总也有八九十斤,一路急奔下来,他还是有些吃力,不过更麻烦的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紧追而来的玄罡。

跑到空旷的大足球场时,眼看玄罡越来越近,柏叶索性放慢了脚步,到最后,干脆就停在了球场的中央。他这么一停,玄罡反倒有些顾虑起来,也随之减缓了速度,与柏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柏叶不慌不忙地将依然昏迷不醒的张月晨从肩上放了下来,小心地置于草地上,然后神色平静地等待着,直到宇文和丁岚也赶到了球场上。

“浑蛋!快把月晨还来!”丁岚刚才听到了自己无法接受的真相,积聚了一腔无名火正无处发泄,现在看到柏叶就如看见了仇人一般,怒气顿时爆发了,右手一翻,举起塞施尔长刀就要朝柏叶冲去。宇文怕丁岚吃亏,连忙一把拉住了他。

“呵呵,真难得啊,总算邪兵宿主都聚集在一块了,我就连你的塞施尔长刀一起收了吧。”柏叶笑吟吟地将自己的十字枪从体内祭出,并顺手摆了个中规中矩的四平枪势。

宇文见柏叶气定神闲,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竟看不出有任何重伤初愈的迹象,不禁为无为子老人的牺牲感到气苦。他冷冷地说道:“柏叶,你真是福大命大,还不知你上次是如何从尸魔纳什的手中逃脱,这次又侥幸避过了无为子前辈的舍命

一击。”

“无为子老先生那雷霆万钧的一击，我是万万避不开的，只不过依靠不动明王护符的灵力，勉强拣回半条命来。”说到无为子，柏叶脸上顿时肃然起敬，倒也不去隐瞒自己在崩雷诀下受伤的事实。“至于从尸魔手下脱困，倒真是十分侥幸。”说话间，柏叶从衣兜里取出一个玲珑的金铃。

宇文认得这是奥斯丁的东西，心里一下明白了：“难怪当时你能迅速逃离尸魔，原来你是得到了奥斯丁的遗物！”

柏叶回想起当时的危急时刻，心中还是隐隐有些发怵：“没错，不净人操控尸魔，都是用金铃作为灵媒，奥斯丁虽已神魂俱灭，但未施行净礼之前，尸魔不会离开他的身躯。这一点，宇文老师恐怕比我更清楚！如你所愿，我与式神都被突然现身的尸魔大力制住，险些就被它勒死，还好我在意识模糊之前拼命挣扎，无意间从奥斯丁的尸身上摸到了金铃。我用尽全力拽断连接金铃的细金丝线，总算切断了它与不净人之间的灵能联系，那怪物便一下消失了！”说到此处，柏叶看了宇文一眼，“难得你当时没有乘机致我于死地，现在是否有些后悔？”

宇文并未立刻答话，眼神微微飘离了片刻，才又问道：“奥斯丁的遗体，你可曾收拾？”

“古波斯不净人的强大力量着实令人敬佩，我倒想依照他们的古老习俗来为奥斯丁举行葬礼，可眼下实在没有天葬的条件，只好将他火化了，火能焚尽世间一切，也勉强算是完成他生前整日念叨的净礼吧。”柏叶微微低首，有些专注地看着手中的金铃。

“度人者终将度己，如此，甚好！”宇文低声念了一句佛偈，又抬起头来，“常言云，事不过三。你既然已经两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今天晚上恐怕就不会再有那么幸运了吧？”

“看来老师是存心想要与我做个了断，嗯……中国人常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想也差不多是时候了吧。”柏叶微微偏了一下头，手上十字枪顿时焰芒大盛。

“男人之间的事，不要牵连无辜，动手之前，还请你把张月晨还给我！”丁岚尽量克制着自己说话的语气。

“还给你？”柏叶哈哈一笑，“这女孩子手上可能藏有两柄邪兵，你说我会不会随便放过她呢？”

“两柄邪兵？”宇文和丁岚都是一惊，不知这是从何说起。

“你这女朋友心机缜密，城府颇深，我若不是机缘巧合夺得这东西，只怕也被她给瞒过了。”柏叶摇了摇手中金铃，一阵悦耳的铃声在风中飘荡起来，“最近两周我

避世养伤，闲极无聊便把玩这金铃，无意间居然在铃铛内壁深处发现了一枚只有半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微型数据存储芯片，这块 MemorySpots 上记录了奥斯丁在进入中国后近两年来的所有工作日志，由此看来，琐罗亚斯德教的背后有大型财团支持的传闻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据这份日志上的记载，易南行便是死在奥斯丁的手上。”

宇文和丁岚不禁对视了一眼，杀死易南行的凶手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现在他们终于知道，原来那个一拳击碎易南行胸骨的黑衣人就是奥斯丁。

“自从有易南行在学校水吧伤人的消息传出，我和奥斯丁都立刻察觉此事可能与邪兵有关，只不过奥斯丁先我一步，发现了易南行的行踪。关于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日志里写得很详细，奥斯丁一直在暗处监视易南行，所以丁岚和唐考去搭救张月晨，以及宇文老师刺伤易南行的事，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又见易南行逃到小树林中，从地下刨出其余几柄邪兵，便趁机出手截杀了脚上有伤的易南行！”

宇文这时才明白，难怪奥斯丁一直对自己有些不屑，原来他曾经见过自己与易南行搏斗而被踢得一身脚印的狼狈模样。

“之后便有了你我都看见了的那三条划破夜空的蓝光，易南行临死前居然用奇怪的手法将邪兵分别掷向了三个方向！奥斯丁没想到易南行还有这么一手，只好丢下还没断气的易南行去追逐邪兵。关于此事，日志上就记录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关键细节。”柏叶顿了一顿，才又继续说道，“奥斯丁动作迅猛，竟追上了两条亮光，可取回的却只有一件邪兵，那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柄十字枪！易南行是将十字枪的枪刃和枪柄分别掷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至于第三条蓝光，那把塞施尔长刀，应该是被隋凌路过时碰巧拾到。”

“你是说……一直没有露面的第四柄邪兵，易南行其实并没有将它掷出去？”宇文顿时明白了柏叶的意思，可此事也实在让人始料未及。

柏叶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等奥斯丁赶回来检查树林，易南行的尸体却又被宇文老师先一步带走了，他再三搜索，确定了第四邪兵并没有藏在树林中。”

“所以你就怀疑邪兵被易南行交给了张月晨？可张月晨被那浑蛋断手断脚，足足在医院躺了几个月，如果被邪兵附体，早就嗜血成狂了！怎么可能会安然出院？”丁岚还是不愿意相信张月晨已经变成了邪兵宿主。

“我可没说张月晨在那时候就得到了邪兵……”柏叶冷冷地看着丁岚，“事实上，心存疑虑的奥斯丁比我们都更早一步就调查了张月晨，并且确认了还住在医院里的张月晨不是邪兵宿主。但奥斯丁自始至终怀疑易南行曾经将藏匿第四邪兵的地点告诉了张月晨，所以他便耐心地等待着张月晨的病愈归来，这个关键细节奥斯丁隐瞒得非常严密，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奥斯丁的控制，现在，他已经



失去了争夺邪兵的资格。至于宇文老师的红颜知己温雅小姐,我猜想你们都会认为我下的手,虽然我曾经将她列入了黑名单,但她的死的确与我无关。真正的凶手我也很想知道是谁,这才冒着被病毒传染的危险,把一个体温超标的病人从医生手中夺过来啊,嘿嘿……”

“月晨是在回校之后才变成邪兵宿主的吗?如果真是这样,倒还可以解释她为何突然性情大变,竟谋害了温雅老师。可她为什么……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邪兵的事?”丁岚的情绪一下跌落到低谷之中,喃喃地念叨着。

“为什么?如果你的女朋友不愿意把秘密告诉你,那就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秘密隐瞒着她咯?”柏叶随口无心的一句话,却仿佛击中了丁岚的要害,他顿时哑口无言。

“你还有脸说自己冒着被病毒传染的危险,明明就是你下手用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将全校师生都卷进了危险之中!”提到病毒,宇文一下变得怒不可遏。

柏叶脸色微微一暗,沉声说道:“行了,H5N1病毒亚株在人类社会逐渐变异只是迟早的事,你们现在有了病毒样本,六个月后就可以研制出病毒抗体和免疫药物。假如以后出现世界性范围的疫情爆发,中国在疫苗开发上便可占得一定的先机!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世界各国对禽流感病毒样本的收集已经变成一种暗地里的竞争。只有收集到足够多类型的病毒样本,才能从容应对将来可能大规模突发的疫情。现在我所使用的变异病毒亚株是日本最近才研制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例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禽流感病毒,无论是作为生化武器还是进行药物研究,从哪个方面的价值来说都应该当成国家机密来保护,若不是因为温雅毁掉了我的式神结界,我又怎会被迫出此下策?如果不能控制整个校园,把邪兵宿主固定在某个范围之内,若是让邪兵流落到外界去,要寻回来就更不容易了。”

“照你这么说,你给我们带来的病毒还是一份大礼不成?”丁岚觉得面前这日本人的逻辑简直是颠倒黑白。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未必是件坏事啊!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分享禽流感病毒的样本,但各国之间多少都有一定的私心,病毒样本的分享一直有所保留。而且,我最先使用的是未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在激发了你们的疫情应急机制之后,才使用了变异的病毒亚株,这样就能保证将病毒传染限制于一定范围之内。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柏叶一本正经地作答道。

宇文心中虽然也承认柏叶所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他还是满面鄙夷地说道:“够了!不要再美化你散布病毒的动机,不管结果如何,你的所作所为始终只是为了你的私利。若是真心共享病毒样本,直接给中国卫生部打电话吧,又何必用无辜学

生做牺牲品？口口声声都说是为了邪兵，你的真正目的恐怕不是这四柄邪兵，而是那把星落刀吧？”

“星落刀？那把用陨铁打造的兵器名字是叫星落刀吗？”柏叶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兴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已经将它从博物馆带走了吧？”

“你们的间谍曾经从伊朗考古学家手中盗得一份文献，这让奥斯丁一直耿耿于怀。也不知道那个跟随着主人与阿巴斯王朝商团一同来到中国的波斯奴隶究竟在文献中如何回忆当年关于星落刀的事，竟会让你们都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秃鹫一般蜂拥而来。可星落刀的可怕之处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就像另一种形式的危险病毒，稍有不慎，只怕历史又会重演。”

柏叶神情肃然地说道：“重演？世界的进程不过是个没有拉开幕布的舞台，至于即将上演的剧本，恐怕早已经写好了。你我都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干涉这个剧本上演吧？”

宇文怔了一会儿，忽然嘴角一扯，淡淡地笑了：“看来多说也是无益，那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吧！”语毕，他双手一展，虚灵金枪带着一层青色薄雾，有如一条游龙般从宇文手中探出。

柏叶将十字枪奋力一振，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鲜血与铁锈气息的怪味。“来吧，你们可以一起上！”他竟挑衅地对着宇文招了招手。

面对神情倨傲的柏叶，宇文并没有马上作出回应，他一直盯着那还残留着暗红色斑痕的十字枪刃锋，总觉得上面还沾着无为子老人的鲜血。再加上空气中挥之不去的怪味，他又仿佛看见了死在自己怀中的温雅，以及满手黏糊糊的鲜血。

恍惚之中，心神不宁的宇文眼前景象居然起了变化，天地间仿佛垂下一帘灰色幕布，世间一切都变得只有黑白二色，那曾经在梦中出现的一片诡异阴霾，又从他身后侵袭而来，慢慢裹住了宇文的全身，并越收越紧。

站在一旁的丁岚正奇怪，大敌当前，宇文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反应，他回头一望，却骇然发现宇文竟然表情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他连忙伸手摇了摇宇文的肩膀，焦急地低声叫道：“老师！老师！你怎么了？”

猝然间，脸色铁青的宇文猛地睁开双眼，露出一副丁岚从未见过的狰狞面容，牙缝中蹦出一个硬邦邦的“杀”字！

听到一声令下，早已摩拳擦掌等得不耐烦的玄罡犹如一枚出膛子弹般径直向柏叶射去！





第四十八章

混战

HUNZHAN

面对一马当先迎面扑来的玄罡，柏叶并不敢掉以轻心，立刻将长枪刃锋向下低垂，手腕快速地一抖，凭空划出半波枪劲与地面平行推出。虽然看不见那道摧金断玉的虚空枪劲，但柏叶手上的细微动作却瞒不过玄罡的眼睛，它极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奔跑姿势，将前冲的步道轨迹拉成一个弧形，不用减速便巧妙地绕过了十字枪的无形枪劲，速度之快，也让柏叶来不及发出第二道远程攻击。柏叶见玄罡转瞬之间便杀到自己的面前，心底也暗暗叫了声好，它的躲避手段看似简单，却甚难把握，因为这需要对柏叶手腕左右抖动的幅度进行精密的测算，才能估计出那条看不见的枪劲宽度大概是多少。这头猛兽竟有着类似于人类的机敏头脑，难怪当年大阪一战，轻视玄罡不过是一匹野狼犬的人都已经成了它的爪下亡魂。

长枪号称百兵之王，优势就在于远程制敌，而这优势却是以与敌人保持一定距离为前提，玄罡似乎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一开始它便全力发挥出自己的速度优势，逼迫柏叶贴身近战。但柏叶终究不是普通人，自从克服对玄罡的莫名恐惧心理之后，他早就期待着与玄罡再次对决的这一天，时常将式神幻化成玄罡的模样进行虚拟演武，琢磨玄罡的各种攻击方式。此刻一击不中，他立即胸有成竹地化枪为棍，大力横扫十字枪的尾柄，快捷凌厉地一打一戳，便硬生生崩开了玄罡的獠牙利爪。

刚将玄罡格开，柏叶忽然感觉脸上仿佛有无数细沙吹拂，空中陡然现出一片黑影。他抬头定睛一看，从天而降的丁岚正高举塞施尔长刀，径直向他天灵劈去。丁岚借助邪兵之力高高跃起，已经突破了常人力量的极限，柏叶见丁岚单手挥刀势大力沉，多少还是有些忌惮塞施尔长刀的锋利，不敢直接用十字枪的铁木枪柄去架挡。眼见长刀就要劈中脑门，柏叶居然将身躯一沉，上半身后仰，双腿直插天空使出一记倒挂金钩，足尖一下踢中了丁岚的手肘关节。

丁岚只觉得臂弯一麻，手上蓄积的力量一下被化解了大半，他勉强借用身躯下坠之势继续将长刀下压，却被身处半空的柏叶从容不迫地反手一抽，十字枪抡起一个大圆，猛地将丁岚连人带刀给砸了下来。



柏叶翻身落地还未站稳,正前方宇文的虚灵长枪又迅猛无匹地直扎了过来,虽然柏叶的空翻落点只是后退了不到两步,落地时还佝着腰,但这已经给他留出了足够的反击空间,反背在身后的十字枪就势贴着柏叶后背向前疾刺而出,顿时与虚灵枪交错在一起。

双方长枪甫一接触,便激起了一簇四处溅射的碎灵火花。仅凭意念生成的虚灵金枪竟像有实体的真实武器一样和十字枪相互摩擦,连带着发出一种怪异的震响。

眼看柏叶的十字枪刺钩住了虚灵枪柄,竟一路猛推朝自己握枪的双手划来,宇文轻哼一声,索性双掌一推弃离已被压制的虚灵金枪,身形向右侧晃动之际,再次从手中幻化出第二柄虚灵枪。

十字枪原本钩锁的那支虚灵枪突然失去宇文的灵力支撑,一下转为虚无状态,柏叶只觉得贯注于十字枪上的力量忽然扑了个空,连忙抬腿跨步稳住前冲的身躯,刚保持了身体的平衡,宇文的第二柄虚灵枪又冷不丁从左下角斜刺了过来。

柏叶微微吃了一惊,脚下猝然发力后退,既是为了躲避宇文的虚灵枪,也是为了将刚才用力太猛冲过头的十字枪收回来,那枪刃上的横刺此刻便发挥了力量,在柏叶一拖之下,极快地从宇文腰后平平割来,宇文速度不及柏叶,若要硬往前冲追击,只怕后腰不保,他只好及时收枪回防架住倒刺,让柏叶得以从容后退。

一轮交锋之后,柏叶毫不费力地震开玄罡丁岚,却没料到会被宇文逼退,他不禁有些惊讶。本以为宇文武艺功底有限,与神兽玄罡和邪兵宿主丁岚相比应是最弱的一个,但宇文懂得扬长避短,利用虚灵枪可虚可实的特性进行攻击,就好像一个人同时带了许多柄长枪,一招一式间已经突破了传统枪术套路的范畴,对于只有一柄十字枪的柏叶来说,还真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

宇文审时度势,眼见己方轮番进击只会被柏叶各个击破,便沉声叫道:“快攻,并肩上!”

玄罡与丁岚会意,各自调整呼吸后,二人一犬竟同时往柏叶扑去,瞬间封住柏叶上中下三路!只见丁岚将长刀舞出一片雪亮刀光,纵身飞斩柏叶颈部,玄罡也张开血盆大口直攻柏叶下盘,宇文则运足劲力一气贯通,虚灵枪在两丈之外便有如奔雷般袭向柏叶胸腹中段。

“好完美的进攻组合!真不像是临时搭档啊。”柏叶沉心静气,将十字枪旋转得有如风车一般,宇文等人有如惊涛骇浪般的几番进攻都被他尽数荡开。

柏叶存心只守不攻,十字枪防护得滴水不漏,宇文一时间也拿他无可奈何。丁岚心中焦躁,便想绕行到柏叶身后,与宇文前后夹击,谁知他刚向侧面移动了几步,柏叶身后就晃出一个幽灵般的人影,一双湛蓝色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丁岚,似乎洞悉

了丁岚的一举一动。

“别怕！那是他的式神，以你目前的力量，式神不会是你的对手。”宇文察觉了丁岚的异动，立刻对他高声指引。

既然宇文这么说，丁岚也一下壮起了胆，手中弯刀一展，便斜斜地向那人影劈去。出人意料的是，那式神不但没有躲闪，却迎面向丁岚撞来。

就在式神离开柏叶身旁的那一刹那，宇文便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柏叶原本密不透风的防御忽然空门大开，露出了胸腹间的要害，不出五招，宇文便在玄罡的联手下轻易穿透了十字枪防线，可虚灵枪刺入柏叶身躯时的感觉却像扎进了一团巨大的棉花。

“糟了！”宇文慌忙扭头去看丁岚那边，丁岚却已经和那幽灵般的人影交上了手，原来那直奔丁岚而去的式神才是柏叶的本体，他们都中了柏叶的金蝉脱壳之计。

见对手赤手空拳，丁岚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是在与柏叶单打独斗，一时轻敌，顿时落了下风，待他看清面前的黑影露出诡异笑容，才恍然惊觉，可还没等到宇文赶来救助，他就被柏叶一记重拳击中了腹部。丁岚何时承受过这样巨大的力量，立刻感觉肚内一阵翻江倒海般的疼痛，他浑身剧烈一颤，弯刀也险些脱了手。

但打击并未就此结束，“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随着柏叶口中跳出九字真言，一条细长的火龙猛地从柏叶手臂上蹿出，沿着丁岚的腹部向外扩展，瞬间缠绕了他的全身。

“嗷啊！”浑身被烈焰灼烧的丁岚顿时发出一声惨呼，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宇文心急如焚，大喝一声搅动手中长枪，将假冒柏叶的式神给绞了个粉碎，可那式神在消散之前，还没忘记将手中的十字枪往空中用力一抛，长枪高高飞起，又笔直地落到柏叶身前。

也难怪宇文会被误导，他的对手虽是式神，但手中的十字枪却是真货。面对挥动中气魄十足的十字长枪，谁也没想到柏叶会大胆到暂时放开邪兵，再加上夜晚的球场内光线昏暗，就连机敏的玄罡也没能察觉眼前对手已被偷梁换柱。

眼看丁岚在地上痛苦地翻滚，身上的火龙却一直压不灭。宇文连忙飞奔到丁岚身前，单掌一划，一层薄薄的虚灵冰瞬间覆盖了丁岚全身，将那条狂乱肆虐的火龙给扑灭了。丁岚勉强用力挣破冰封，身上立刻飘起一层黑烟，他长吐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叫痛，便昏厥了过去。只见丁岚被烧坏的衣衫下裸露出大片身躯，肌肤上遍布着一条条仿佛被皮鞭抽打出来的细长黑色灼伤。

宇文连喊了丁岚好几声，他都没有答应，似乎刚才的挣破薄冰已经耗尽了他残存的力气，无奈之下，宇文只好将丁岚从球场中央往外拖。

柏叶颇有耐心地看着宇文所做的一切,直到宇文安顿好丁岚,他才顺手拔起插在地上的十字枪,面对宇文微微一笑,说道:“难得今天三英战吕布,这么快就倒下一个人,让我打得不够尽兴啊。”

宇文冷哼一声,扭头往地上啐了一口,正要说几句带刺的话,四周突然传来“哐”的一声巨响,原本一片昏黑的球场忽然亮如白昼,不知是谁打开了球场两头的巨型高杆照明灯。

“我没听错吧?居然有人在这里大言不惭,自比人中吕布,可惜我们实在没有他那样的厚脸皮,冒充不来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不然的话还可以给吕布大人应个景!”唐考的声音悠悠扬扬地从某处传了过来。

“嘿嘿,你小子刚入场就来抢我的台词啊?”宇文朗声大笑起来,似乎一点都没有因为丁岚的受伤而被挫低气势。

“都说踢球要看下半场啦,丁岚的位置就由我来接替吧。”唐考的声音是通过球场广播传来的,但此时的广播台上半个人影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他目前身在何处。

柏叶警觉地看着四周,唐考百步穿杨的箭术让他不得不小心提防。可在四台巨大的照明灯下,柏叶的眼睛始终有些看不清逆光的看台,更别提找到唐考的位置了。

“不过,你们就这么把张月晨扔在球场中央,一会儿打起来踩到人家不太好吧?”唐考忽然扯开了话题,“倒不如我叫个人来先把碍事的都抬下去,方欣!来帮个忙!”

“方欣?”柏叶微微一愣,目光在四周晃了一圈。果然,方欣的窈窕身影出现在球场入口的位置,她抬头看了柏叶一眼,又赶紧低着头快步向昏迷的张月晨跑去。

柏叶眉头一皱,正要往前跨出一步,只听见“嗖”的一声,一支响箭从他身后直直飞来。听到风声的柏叶转身抬枪便挡,截断箭身的同时,也顺手将一道枪劲甩向飞箭袭来的位置。可远处看台上只是传来噼啪几声脆响,锋利的枪劲只不过破坏了几张塑料椅的靠背。唐考曾经见识过十字枪的远程攻击威力,自然早有准备,在射出飞箭的同时就已经跑开了。

“哈哈,打不中我就拿椅子出气啊?你也太没品了,破坏公共财物可是要罚款的!”广播喇叭里又传来唐考的笑声。

宇文见唐考已经出手,也趁机出枪快攻,柏叶刚回身架住宇文的攻势,第二支飞箭又从另一个方向射来了,这一次瞄准的则是柏叶的下腰,他已来不及再用长枪去击落飞箭,只能择机闪身躲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面对看不见来处的冷箭,柏叶顿时感觉自己已被两面夹击,心里不禁隐隐有些不安。

“宇文老师,这家伙好像闪躲得挺快啊,下一箭我要射他的脚板,等我把他钉

在地上,你就方便揍他了。”唐考故意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似乎存心要扰乱柏叶的心绪。

暗箭不断地从各个方向飞来,就好似黑暗的看台上埋伏了许多人,柏叶不得不去分心提防,与宇文的交战便有些束手束脚,当玄罡也穿插进来对他猛攻时,柏叶竟被逼得连连后退。方欣也借此机会将张月晨拖到了场外,与受伤的丁岚放在一起。

“啊呀,真不知道你平日是怎么做人的,怎么连狗都讨厌你,见你就想咬。”隐藏在暗处的唐考嘴上不断东拉西扯,脚下却一直没有停步。他上蹿下跳地在看台上飞奔,再瞅准时机冷不丁地向柏叶射出一箭,十分有效地牵制住了柏叶,唐考从前的一番苦练终于起了作用,他竟能在五十米外精确狙击对手。但唐考心中也明白,自己不过是沾了球场两端高杆照明灯的光,时间一长,等柏叶的眼睛适应了看台的黑暗,自己难免就会露出行踪,眼下也只能希望宇文和玄罡能有所表现了。

忽然,唐考看见玄罡在攻击柏叶的同时把头扭向了自己,脸上居然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那表情就好像在暗示自己什么。这条巨犬果然不同凡响,柏叶看不见唐考,它倒看得一清二楚。

机会不多了,唐考极快地思考了一下,决定冒险一试。

一支劲道不是很足的飞箭呈抛物线射向球场中的战圈,柏叶耳中听得真切,立刻察觉这支箭的准头略失,自己不用特意躲闪,他放心地向前迈进一步,抬枪疾刺宇文。那支箭在柏叶肩旁两尺的位置飞过,倒朝着玄罡去了。

突然,玄罡原地起跳高高跃起,用它那有力的钢爪重重地一拍,竟将那支羽箭强行掉转了方向,柏叶一愣,却已经晚了。

猝然改向的飞箭力量虽然减弱了许多,但还是深深地扎进了柏叶的右臂,因为被唐考特意打磨过的箭头已经变得十分尖锐。

柏叶闷哼了一声,中箭之处立刻沁出一圈血迹,负痛的手臂无法再使出全力,宇文借机反击,虚灵枪居然掠过十字枪点中了柏叶的右肩,再次扩大了战果。

“BINGO!”眼看自己与玄罡的配合果真奏效,唐考忍不住一挥拳头叫出了声!

柏叶捂着右肩向后跳开,躲过了宇文与玄罡的进一步攻击,他看着自己正流血的伤处,忽然苦笑了一下,喃喃地念道:“没有了不动明王护符,我竟如此脆弱吗?”

“呵呵,你以为你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吗?”宇文略带嘲讽地笑道。

柏叶忍痛拔出羽箭,用力掷于地上,抬头对着空中喊道:“唐考,真是好箭法!可把你自己的新运动衣射坏了,就有点可惜哦。”

唐考一愣,目光便死死地盯住了柏叶,今天柏叶穿的是一件耐克黑色运动外套,刚才就一直觉得很眼熟。

“你又在胡说什么？”唐考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欠缺冷静了。

“我身上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吗？这帽子里面还绣着你的名字呀！”柏叶冷笑着将外套后面附带的帽子拉过来套在了头上。

唐考带着不解的眼神望向方欣，虽然隔得有些远，但他还是看见方欣脸上掠过一阵惊慌。其实方欣在刚才走进球场时就已经发现了，柏叶身上所穿的运动外套正是自己那天救他的时候给他披上的那一件，而那帽子里的名字却是唐考请她帮忙绣上去的。

“方欣，这……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衣服不是在你那里吗？”唐考的声音被广播喇叭放大了许多倍，语气中隐隐的责怪似乎也被放大了许多。

“唐考……你听我解释……”方欣有些焦急地想要辩解，却一下不知该从何说起。

宇文此刻也迷惘地扭头去看场外的方欣，不知这三人之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方欣……你不会真的……”唐考忽然又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个雨夜，方欣和柏叶曾并肩在自己面前走过……这个场景他本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了，可现在又十分清晰地脑海中浮现了出来。唐考一边说话，一边走下看台向方欣靠近，却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渐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暴露在灯光下。

“原来你躲在这里！”柏叶冷哼一声，忽然抡起十字枪划出两道破空枪劲，交叉着飞向唐考。

“快躲开！”宇文忽然醒悟，唐考是中了柏叶的诱敌之计，他连忙高声叫喊起来。还好唐考反应不错，刚听见宇文的叫喊就脖子一缩，整个人都蹲了下去。可他手中那把名牌长弓却没能躲过锋利的无形枪劲。

眨眼之间弓断弦伤，长弓就像一支试刀的毛竹那样被轻易削成两段，看着残存的弓弦无力地垂在自己的手腕上，唐考一下就愣住了。宇文这时才注意到唐考的打扮，为了腾出双手拉弓引箭，唐考就把一只手机用布条绑在自己的耳边，原来他就是这样用两个互相接通的手机，将声音传到广播室的麦克风旁。

可柏叶并不想就此放过唐考，他发出一声怒喝，手脚并用攀上看台，在方欣的尖叫声中径直向唐考冲去。失去长弓的唐考在手持邪兵的柏叶面前无疑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愣立片刻，才反应过来撒腿开逃。宇文和玄罡虽然也随后采取了行动，却始终慢了半拍，待到他们也跃上看台，柏叶已经高举长枪追杀到唐考身后了。

“给我受死吧！”腾空而起的柏叶眼中凶光毕露，用投掷标枪的姿势瞄准了唐考。

危急时刻，一个速度极快的人影从方欣身旁跃起，抢先落于柏叶与唐考之间，“锵”的一声架住了邪芒暴长的十字枪。柏叶只觉得有一团异常强大的气场堵在了



自己的去路,无论他使出多大的力量,也不能再将十字枪往前推动半分。

“是丁岚!谢天谢地!”距离最近的方欣这时才注意到,原本在自己脚边奄奄一息的丁岚竟不知在何时已苏醒过来,并飞身救下了唐考。

可奇怪的是,丁岚对方欣惊喜的叫喊完全没有反应,只是神情漠然地看着被自己用长刀架住的十字枪,并用一种沙哑怪异的腔调说道:“井上,你的枪该打磨了。”

柏叶一惊,感觉丁岚怎么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他手一松,将长枪收了回来,重新摆了个可攻可守的四平枪势。

“哎!老丁!多谢了,我没武器了,快帮我顶住这家伙!”唐考看清救下自己的正是丁岚,心中十分感激。但丁岚对他的话却充耳不闻,依旧用直愣愣的眼神看着柏叶。

“井上?”宇文皱着眉头,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间,他面对丁岚高声叫道,“卡柯·路西亚!”

丁岚居然立刻有了反应,扭头望向宇文这边。

“你面前这个家伙不是井上纪良,他是夺走井上的十字枪的那个人,高方!”宇文放开嗓门吼了起来。

“高方……高方……”丁岚念叨着这个名字,猝然间,他仰首发出震天怒吼,举刀便向柏叶砍来,塞施尔长刀划过的地方,一股森然杀气冲天而起。



柏叶仓促应战,顿时感觉眼前的丁岚好像换了一个人,那柄战刀虽然只是用极其简单的招数横劈竖砍,但每一击都充满了霸道的力量,柏叶若不使出全力抵挡,只怕随时都会被连人带枪劈为两段。

“难道真是古代亡者的灵魂附在了丁岚身上?”柏叶曾经看过那份波斯奴隶所口述的回忆录,对卡柯·路西亚这个名字十分熟悉,因为那波斯奴隶的主人正是卡柯·路西亚。据回忆录中所载,卡柯生前原本是古波斯东北部呼罗珊行省的一位贵族,他既是一位锻艺精良的工匠,又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名将。公元8世纪,卡柯曾经带领着波斯人奋勇抵抗意图统治整个波斯的阿拉伯人,为后来的波斯贵族们叛离阿拉伯人的阿巴斯王朝,建立塔希尔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不是因为在中国发生了意外,埋骨遥远的异国他乡,回到波斯后的卡柯也应该会成为割据一方的王者,而那昙花一现的塔希尔王朝也不会如此的短命。志在振兴古波斯荣光的奥斯丁不远千里前来取回卡柯的爱刀,其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恐怕更大于宝刀的锋锐吧!

眼见丁岚苏醒后竟变得更加勇猛,宇文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丁岚刚才受伤昏迷,正是自我意识比较虚弱的时候,潜伏在邪兵上的亡魂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一旦长时间没有外来意志干扰,这亡灵的意识便会慢慢掌握丁岚躯体的主导权。

虽然宇文暂时将卡柯·路西亚的仇恨引到了柏叶身上,增加了一位强大的帮手,可他心中却高兴不起来,如果一直让卡柯占据丁岚的躯体,丁岚的意识还回得来吗?但眼下这般局面,也只求能速战速决,解决了柏叶之后再来理会丁岚了。

柏叶右臂有伤,十字枪原本的灵动有力都只能发挥出七成,遇上久经沙场的卡柯·路西亚,顿时陷入了苦战,忽然半路上又杀出宇文和玄罡,柏叶不禁处处受制,被迫从看台上退到了球场中。一旁观战的唐考暗暗捏紧了拳头,只希望可恨的柏叶不出十招就被丁岚斩于刀下,可他瞥了一眼身边的方欣,却见她脸上神情复杂,竟看不出她究竟担心的是谁,唐考心中不禁有些不是滋味。

虽然柏叶落于下风,但进退有序,防守得法,一时间也还能勉强支撑。可性情暴

躁的卡柯在当年的战场上都是横冲直撞三两招就决出胜负，何时打过这样的拉锯战？他终于按捺不住狂性大发，振臂高呼之际，平地上顿时卷起一阵沙尘暴！刹那间，风沙飞扬遮天蔽日，竟挡住了两架巨大的高杆照明灯，所有人的视线都变得模糊起来。由于看不清对手，激战中的柏叶与宇文也被迫分离开来。

这一手宇文曾在对战隋凌时见识过，可与此刻这股拥有实形的狂沙相比，隋凌不过是小孩玩沙堡打翻了泥桶。

“哧……”随着空中传来的一声沉重鼻息，正疯狂扑打众人脸庞的细沙突然停止了窜动，竟然在半空中悬浮静止下来，淡黄色的沙粒充斥了整个球场的空间。宇文伸手去拨动眼前的沙粒，虽然可以将其拨开，但细沙们仿佛都脱离了地心引力，并不往地上掉落。紧接着，清越的马嘶声在柏叶与宇文的耳边响起，二人心中明白，这是卡柯在召唤他的沙漠战马。

“哼哼，波斯铁骑吗？”柏叶发出一阵阴沉的冷笑，猛然间单手高举十字枪，一股蓝色波光从枪刃尖端激射天空，并向四周扩散开来。湛蓝色光柱笼罩下，柏叶身边悬浮的沙粒突然全都落在了地面上，逐渐积聚成形，慢慢幻化成一匹高大的沙马。

宇文不禁大吃一惊，柏叶所做的一切和隋凌所为如出一辙，他竟是要和卡柯在马上决一胜负！可为何他也能用相同的方法召唤沙马呢？

沙马成形后，柏叶翻身上马，猛地一拽缰绳，那灰土色的骏马负痛嘶鸣，向后退入细沙构成的屏障之中，转眼间就已看不见柏叶的身影。

宇文看了看左右，视线所及之处只有黄沙一片，也不知柏叶与丁岚都退到了什么位置，他不禁一咬牙，怒道：“难道是欺负我没马，不带我玩不成？”宇文旋即对着空中吹了一声口哨，被骤起沙尘隔开的玄罡听到哨声，立刻闻声而至靠在了宇文脚边。

“老伙计，愿不愿意再玩玩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把戏啊？”宇文用半带商量的口气对玄罡说道，并拍了拍它的肩头。玄罡抬头瞥了宇文一眼，眼神渐渐变得苍茫，忽然全身绷紧，将一口钢牙咬得咔咔响。宇文一见，立刻向后退开两步，等待玄罡施法。

转瞬之间，一匹幽蓝色巨狼虚影浮现在玄罡上空，这狼形虚影昂首挺胸地舒展了一下身躯，又陡然下落，与玄罡融合在一起。随着虚影归位，玄罡绷紧的身体一下放松了，那浑身骨骼竟咯咯作响，饱满的肌肉也缓缓膨胀开来，不一会儿，玄罡的身躯就比先前大了两倍，变成一条两米多高的黑色巨狼！

“过了十岁，我就没骑过狼。”宇文挠了挠脑袋，“你可得悠着点。”由于不能像柏叶和卡柯那样幻化出马鞍，跨上玄罡脊背的宇文只能紧紧地揪住玄罡颈上的长毛，并放低重心，几乎是伏在了玄罡背上。

四周死一般的沉寂，悬浮在半空的黄沙触手可及，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坟墓的

深处，情不自禁地想要大口呼吸。唐考与方欣看不清球场内的情况，难免忐忑不安，两人却没注意到，刚才沙暴骤起时，他们都不自觉地牵住了彼此的手，十指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忽然，卡柯身下的骏马打了个响鼻，所有沙砾都在瞬间失去了支撑的力量，“哗”的一下尽数洒落在草地上，铺满草皮的球场眨眼间变成了黄沙漫野的干燥沙漠。

“都有了坐骑吗？”卡柯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句，便自顾自地驾马后退，一直走到球场中心才又转过身来。柏叶和宇文都明白，这是为了拉开距离便于冲锋，他们也照着卡柯的模样各自退后了三四十米，占据了两个角球点。

三个高大威猛的骑士互成犄角之势，相互对视片刻之后，马蹄声遽然响起！三人几乎同时催动了胯下的坐骑。柏叶与卡柯两人面对面地发起了冲击，宇文则将虚灵枪平挺着挟于腋下，骑着飞奔的玄罡，往二人即将交汇的中点冲去。

两匹沙马的速度越来越快，卡柯暗暗握紧了手中的邪兵，只等两马交错的那一刹那，便要将对对手斩于马下。宇文却估计柏叶未必会被卡柯一举击落，便将玄罡驱使到它的速度极限，打算在柏叶与卡柯交错而过之后，再从侧面追上柏叶，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就在三者之间的距离已不足十米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眨眼之间，宇文只觉眼前景象突然起了变化，就好像自己与柏叶的位置瞬间对调了一般，现在竟是卡柯迎面朝宇文猛冲了过来！

变故陡生，已容不得宇文去惊愕与思考，他立刻将手中虚灵枪化为虚无状态，生怕伤到丁岚的身躯，玄罡也犹如条件反射般侧腰倾身，想往一旁闪躲，可卡柯却没有宇文这样的顾忌，他只是恼怒眼前的对手为何突然变换成另一个不相干的家伙，手中的长刀依然平平地向宇文划去。

极快的速度造成了难以控制的伤害，玄罡不能眼睁睁看着宇文被邪兵所伤，它猛地一弓身子，将宇文从身上掀了下去，然后抬起巨爪凌空拍去，竟将卡柯身下沙幻骏马的头颅击了个粉碎！卡柯眼见张牙舞爪的巨狼瞬间击毙坐骑，手中的塞施尔长刀立刻方向一转，深深地插进了玄罡体内。邪兵力量非同小可，玄罡顿时发出一声惨叫，但它与卡柯前冲的速度都实在太快，巨大的动能使它身不由己地一头撞向卡柯胸前。被卡柯亡魂操纵的丁岚早就是伤痕累累，在刚才对柏叶的追击中又严重透支了这个年轻人的体力，眼下再被铜筋铁骨的玄罡重重一撞，无论卡柯精神力量如何强大，这个普通人的脆弱身躯也已经扛不住了，整个人顿时蜷成一团，从马上倒摔落地。

那匹被玄罡击杀的沙马虽然连脑袋都没有了，但惯性的作用还是让这无头马

身继续往前疾冲,被玄罡抛至半空的宇文躲闪不及,只能硬承了这股冲击。人马相撞,宇文顿时痛呼一声,落地后还在沙地上接连翻滚了好几圈,而直到此时,无头沙马才现出原形,散成了一摊黄沙。

眼看玄罡和丁岚都已无法站立,受伤稍轻的宇文刚要忍痛起身,柏叶又如鬼魅般从侧面驾马杀出,用十字枪的尾柄狠狠地抽打在宇文的腰腹处。宇文腰间顿时一阵剧痛,他就像一根折断的小树般弯下了腰,“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细小的血珠撒在沙地上,还来不及向下渗透,那片铺在地上的厚厚一层黄沙却慢慢地变得透明了,看来丁岚的躯体已不足于支撑邪兵的力量,使得卡柯的强大灵力也正渐渐地退去。

“你……你是怎么做到的?”宇文抬手拭去嘴角的血迹,极不甘心地看着柏叶,不知柏叶究竟是玩了什么把戏,竟然兵不血刃就让宇文、玄罡和丁岚三败俱伤!

柏叶跳下沙马,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沙子,平静地说道:“其实很简单,卡柯幻化出来的沙漠,为我制造海市蜃楼提供了条件,我用地火暗中加热了这些地上的沙子,下热上冷,使得接近地面的空气密度和半空中的空气密度出现了巨大差异,光线穿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便产生了折射,让你和卡柯看见了类似海市蜃楼的幻景。”

宇文看了看身旁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玄罡和丁岚,不禁长叹了一口气,一番苦战才勉强占据优势的己方,竟被柏叶瞬间瓦解。不过柏叶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造出以假乱真的蜃景,利用外界条件自如地操纵光线,也是极不容易了。无为子第一次见到柏叶,就说他是宇文平生大敌,倒还真是一语成谶。

柏叶见宇文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似乎还想举枪反抗,他便又用枪柄重重地砸在宇文的后颈上。宇文顿感天旋地转,啪嚓一下跪倒在地上。

“你要杀我也没关系,不过请你放过这几个年轻人。”宇文用一只手撑住地面,顽强地昂起头,目光投向不远处正惊慌失措而又心急如焚的唐考与方欣。

唐考刚才还对自己的运动衣为何穿在了柏叶身上而疑窦丛生,可后来形势急转,他也顾不上再去追问方欣,待到漫天风沙骤起时,二人相互担心,双手早已情不自禁地牵在了一起。

柏叶抬头望去,视线却落在唐考与方欣紧扣的双手上,他的脸色微微一变,赶紧扭转了头,似乎很不愿意看见这一场景。

宇文却将柏叶这一细微的神情变化尽数纳入眼中,不禁为唐考极度担心起来。

柏叶寂然回头,语气低沉地对宇文说道:“宇文老师,虽然确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父亲。可杀你又有什么用?对于早已参透了生死的黄泉引路人来说,死,恐怕是

一种解脱吧？”

“你父亲的死，我很抱歉！”宇文从口中吐出一口血沫。

“说对不起能有什么意义？我最讨厌中国人的这种虚伪！不过我更讨厌日本人将这种虚伪学到了极致！”柏叶猛地抬腿踢中宇文的腹部，粗暴地打断了宇文，顿了一顿，他又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要杀的，偏偏就是你身边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痛苦！”说完，柏叶就径直往倒在地上的丁岚走去。

“你已经伤害了许多我身边的人，难道还不够吗？”宇文望着柏叶的背影，注视柏叶的目光变得冰冷起来。

刚才那一撞，撞断了丁岚的两根肋骨，剧痛之下，本我的意志强行镇压了邪兵上的卡柯亡魂，倒让丁岚的意识复苏了。丁岚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走到他身旁的柏叶，他本能地举起了塞施尔长刀，想要阻挡柏叶的接近。可柏叶只是抬手给他脸上来了一拳，就顺手夺去了丁岚手中的长刀。丁岚此刻过于虚弱，已经无法为自己保留邪兵了。

“失而复得，可喜可贺！”柏叶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仔细看着手中的塞施尔长刀，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

就在此时，宇文把耳朵贴在了地上，似乎在仔细倾听着什么，然后他再次挣扎着站起身，对场边的两个年轻人招了招手。唐考一怔，用手指了指自己，宇文却摆了摆手，又指了指唐考身旁的方欣。方欣迟疑了一会儿，见柏叶依旧背对着宇文，便赶紧跑了过来。

“方欣，对不起，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宇文的脸色十分苍白。

方欣微微一怔，但还是点了点头。

宇文便把头凑到方欣耳边，轻声地说了起来，渐渐地，方欣的眼睛睁大了。她神情惊恐地扭头看着宇文：“老师，真的要这样做吗？”

宇文郑重地点了点头，低声说道：“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事态紧急，现在唯一能阻止柏叶的，恐怕就只有你了。”

“可我……”方欣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求你了！方欣！”宇文焦急地望着面前的女孩，“如果你不肯帮忙，玄罡、丁岚，还有唐考，他们一个也逃不出柏叶的魔掌啊！柏叶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方欣眼里衔着泪花，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远处的柏叶。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谁呢？”柏叶将夺来的塞施尔长刀挂在腰间，左手提着十字枪，在倒地不起的丁岚与玄罡之间来回走动了几次，最后选择停在玄罡的身前。

玄罡的身躯已经恢复到正常大小，刚才刺入体内的那一刀，不但切断了它的肩

骨,刀上进发的罡劲也严重震伤了玄罡的内脏,就算玄罡能够自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恢复。

“唉!还是先从你开始吧。”柏叶冷笑着踢了玄罡一脚,“虽然你不过是萧别离那老东西的一条狗,可我的父亲,毕竟是死在你的尖牙下。”他竟然蹲下身去,伸出两个手指用力捅进玄罡的伤口中。

强忍剧痛的玄罡大口地喘着粗气,用刚烈的眼神死死盯着柏叶。

“嗜血的野兽,我父亲颈上动脉涌出的鲜血会让你更加兴奋吗?”柏叶收回手,神情冷漠地舔了舔手指上沾染的鲜血。突然,他抬腿踩住玄罡的头颅,将枪刃缓缓地插进了玄罡的后颈!

突如其来的野兽惨嚎几乎要刺破了方欣的耳膜,她痛苦地转过身来,满脸是泪地对宇文说道:“我答应你!”

“我欠下你的情,一定会还你!”宇文神情极为严峻。

方欣忍着眼泪,脱下身上的短夹克,露出一件湖蓝色的真丝衬衫。

“来不及了!”宇文猛地冲上前来,拉住方欣的衣领用力一撕,随着崩飞的纽扣,少女露出了洁白如玉的身躯。

“啊?宇文老师,你……你在干什么?”不远处的唐考惊呆了。

“快去吧!”宇文三两下扯坏方欣的衣衫,又用力将她往场外推了一把,做完这一切,他仿佛耗尽了自己的力气,重重地跌坐在地上。

方欣抬手捂着胸口,有些羞愧地看了唐考一眼,快步跑出了球场。

“救命啊!有流氓!”很快,校园上空开始回荡着方欣的尖叫声。

宇文并不担心没人来答理方欣,当他将耳朵贴在地上听见远处隐隐有密集的震动时,就知道附近将有大批的学生经过。最先被方欣的叫声引来的,是刚从计算机系里出来的一大群男生,众目睽睽之下,方欣更加哭得梨花带雨。漂亮的女同学在校园里遭遇流氓,顿时激起了男生们的义愤,而当他们听说干坏事的居然还是日本人时,便如一支火把扔进了晒干的草垛,所有人都在刹那间燃烧起来了。

一传十,十传百,在好事者的推动下,有日本人非礼中国女生的消息瞬间传遍了学校。不出宇文所料,刚才四周十分安静,只是因为全校的学生们都被集中到各自的系级大楼中做当天的统一体温测试。而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做完了检查,正要从楼里出来回到各人的寝室里去,此时的校园里,正是一天之中户外人员最多的时候。

正在折磨玄罡的柏叶听见方欣的喊叫,不禁愕然地回过头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喊声究竟意味着什么。等到柏叶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劲时,一群人数众多

的男女学生已经拥进了足球场。

“就是他，他不但非礼我，还打伤了来救我的老师和同学！”在方欣的义正词严的指证下，受伤的丁岚和宇文也是柏叶罪行的铁证。

“方欣……你为什么？”柏叶目瞪口呆地望着方欣，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人群愤怒了。“狗日的日本流氓！打死他！”类似的谩骂声掺杂着各地方言此起彼伏。

“我没有对她做过什么！”柏叶本能地想尝试辩解，但他的声音已经没有人能听得见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生冲在了最前面，准备让这个日本色狼尝尝苦头。

眼看向自己走来的学生个个都是气势汹汹，柏叶开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略显痛苦的眼神却一直追随着方欣的身影，面对表情复杂的柏叶，方欣心中颇为矛盾不安，但她很快使用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低声说道：“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然后，她决然地避开了柏叶的目光，退到了人群后方。

“别靠得太近！小心他手上有武器！”宇文怕那几个不知深浅的学生受到伤害，连忙高声提醒，可那些血气方刚的男生们哪里听得进劝阻，脚下更是没有半点犹豫。

手上虽然提着十字枪，但柏叶并没有打算将矛头对准这些普通的学生，可他没有退出几步，身后又响起了巨大的喧哗声，柏叶一回头，球场的另外几个入口也被激愤的人群堵塞了。

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了，柏叶没想到竟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了这么多人，饶是他艺高胆大，面对一片汹涌的人潮，他还是隐隐有些不安起来。人群组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已将柏叶团团围住，有几个自忖勇猛的男生几乎冲到了他的面前。为了防止形成围攻之势，柏叶不得不杀一儆百，他单手抡起十字枪，在自己身前荡出一个半圆，枪芒极快地向那几人的下盘划去，锋刃扫过之处，几个男生的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划伤，一时间血如泉涌，惨叫连连。但即便如此，柏叶也已是手下留情，若换是奥斯丁在场，只怕这几个男生的大腿全都要被连根卸下来。

没想到这日本流氓居然还敢动手反抗，本已收拢的人群立刻惊叫着急速向外退开，柏叶索性操起长枪一轮空舞，又将包围圈逼得扩大了许多。

“快！趁着场面还没完全混乱，去把玄罡和丁岚拖回来。”宇文暗中拽了拽唐考的衣角。

可唐考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完全没有注意到宇文的暗中指示。在唐考的眼前，不断有人拥入球场，场内逐渐站不下人，更多的人就开始爬上看台，很快，整个看台也完全被学生所填满，但还有无数刚刚赶来的人看不见场内的情况，只能聚集在球场外围的附近，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而站在球场看台最高处的人则自发地

将身子探出场外，向球场外围的人群高声喊叫，不断转述场内此刻正在发生的情况。

宇文扯了好几次唐考的衣角，他都毫无反应，宇文终于忍无可忍地在唐考腰上打了一拳，他才蓦然醒悟，想起了还躺在球场中央的玄罡和丁岚。“兄弟，来帮忙搭个手！”唐考顺手拉住身旁一个膀大腰圆的男生，“我们去把受伤的人救回来。”

乘着柏叶空舞长枪逼退人群的时候，唐考与那男生急速冲进场内拖回玄罡和丁岚，柏叶虽然看在眼里，倒也没有出手阻拦。唐考见柏叶没有动静，又顺便将那几个被划伤大腿的莽夫也拖回人群之中，只是黄绿色的草地上留下了几条长长的斑驳血迹。

学生们先是为唐考的勇敢发出欢呼，但当他们看见地上的血迹时，又变得更加群情激愤起来。“干掉日本猪！为受伤的同学报仇！”开始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

可面对不断挥舞长枪的柏叶，并没有谁能真正接近他，在柏叶与人群之间，出现了一个十多米宽的真空地带。

场面尴尬地进入了僵持状态，柏叶没能预料局势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在宇文的操纵下，自己竟变成了众矢之的，虽然这些普通人组成的包围圈不足为惧，但要想在不伤害这些人的前提下突围，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柏叶心中反复斟酌，竟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可供选择，一向沉稳的柏叶，也开始焦躁起来。

站在人群前端的宇文一直紧盯着柏叶的一举一动，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中猜测着柏叶的心理变化。眼前的情况虽然都还尚在宇文的预料之中，但柏叶究竟会作出何等应对，宇文心中也全然没有把握。将如此之多的凡人卷入这场术界争斗，实在是冒险之极，这场用无数生命作为赌注的博弈，也是被逼无奈的宇文孤注一掷了。宇文现在只希望自己在与柏叶有限的几次交手中，对柏叶的性格分析没有发生太大的偏离。

“用石头砸他！”不知是谁大喊着从人群中扔出了第一块碎石头，那块毫无准头的碎石距离柏叶还有四五米时就落在了地上，不过它依然向前滚动着，直到滚到柏叶的脚边。

但这块石头却是一个提醒了众人的信号，场内微微安静了一下，便有更多的人在脚边寻找可以投掷出去的东西，并将它用力地掷向柏叶。

面对凌乱飞来的杂物，柏叶很轻易地就能躲闪开，但他的脸上开始出现愤懑的神情，似乎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羞辱。忽然，柏叶微微一跺脚，手上邪兵再次隐隐现出蓝芒，宇文顿时明白，柏叶已经动了杀机，意图用邪兵开道突出重围了。

宇文连忙将双掌覆于地上，暗中运起残存不多的一点灵力。一簇普通人无法看见的虚灵沙悄悄地洒在柏叶面前的草地上，并组成了一行字——“你是想踩着尸体

出去吗？”

柏叶不经意地一低头，看见那行文字后不禁愣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宇文一眼。

“你应该能够看得见，现在我身后的人群已经完全堵死了所有的出路，并且前方的学生也已被后面的人流堵住而无处可退了，如果你想依靠十字枪杀出一条血路，你的枪下至少要增加上千个无辜亡魂，才能够打开这血肉通道。”虚灵沙灵巧地游动着，不断变换着显示的文字。

柏叶开始犹豫起来，十字枪上的蓝芒也随着他的呼吸闪烁了两下。

“我当然知道你完全有能力冲杀出去，但你若是对这些普通民众大开杀戒，又有无数的目击者，你还想能有机会走出中国国境吗？一旦警方正式对你进行搜捕，你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是逃不出去的！”

足球场中并没有多少可供投掷的石头，学生们又将一瓶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砸了进去，过得一会儿，就连几个钢质的水壶也飞了进去！

柏叶一边动作轻盈地左躲右闪，一边用长枪将那些飞来的异物一一挡开，忽然，他把十字枪用力插在面前的虚灵沙上，与此同时，宇文面前也出现了一团虚灵沙。

“你不要逼我！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这里所有的目击者全部杀掉！”虚灵沙构成了只有宇文才看得见的几个凌乱的大字。

宇文苦笑了一下，重新排列了柏叶眼前的文字——“想要把学校变成修罗道场吗？而且无论此刻你如何抉择，你这次潜入中国的任务都已经失败了，今夜一过，S大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恐怕你再也没有机会拿到此行的最终目标——星落刀。就算你能把这里所有的目击者都干掉，也能躲过警方的重重追捕而逃回日本，可指派你前往中国的那些人呢？他们恐怕不会容忍一个失败者的回归吧？等待你的，只会是一把锋利的胁指！”

胁指，是一种日本武士切腹自尽时使用的短刀。当柏叶看见这些文字时，他的目光一颤，神情顿时变得无比萧索。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吗？”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简单的文字交流，竟似将柏叶逼入了绝路。

“石头不够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石头！”当场内的学生向场外如此高喊时，场外顿时聚集了一群自告奋勇的人。“那边不是有工地吗？我们马上就去搬运石头！”

陷入狂热状态的人群是非常可怕的，工地大门被学生们强行撞开，一辆接一辆的双轮小推车将工地上的石块运送到球场外围，很快，就像战场上分发弹药一般，几乎每个男生的手上都分到了两块石头。

柏叶吃惊地看着人们相互传递石块,每一张戴着口罩的脸,此刻仿佛都变成了蒙面的凶徒,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才让他们如此疯狂?作为一个日本人,柏叶恐怕永远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明白了……你真的是黄泉引路人!”柏叶传来的文字中终于透出一股绝望。

“若要保留一个术者的尊严,你……还是自裁吧!”宇文犹豫片刻,还是用虚灵沙将这行字显示了出来。

柏叶若有所思地望着虚灵文字,突然神情平静地盘腿坐了下来,仿佛完全放弃了抵抗!

人群微微停滞了一下,又遽然骚动起来!宇文神色严峻地望着柏叶,忽然后退了一步,融入即将沸腾的人群之中。

“砸死他!”随着某人一声愤怒的叫喊,铺天盖地的石块如飞蝗一般砸向了柏叶。漫天飞舞的无数碎石瞬间遮挡了照明灯光,一片巨大的阴影覆盖在球场中央!

就在石块即将击中柏叶前的那一刹那,柏叶忽然圆瞪双眼,就如一头猛虎般从地上一跃而起,手中的两柄邪兵被他挥舞得有如风车一般,竟从密集的飞石间强行穿越了出来!

“宇文树学!我不服!”随着一声冲天长啸,柏叶蹂踏着地上迅速堆叠起来的碎石凌空飞起,在半空中用犀利的目光极快地扫视着包围自己的人群,当他陡然发现藏在人群前端的方欣时,柏叶便如一只大鹏般在空中翻了个身,直直地向方欣扑去。

虽有邪兵护体,柏叶还是没能完全躲避开那集结了众人力量的飞石,被石块击中而在眉骨和额角留下的几处挫伤此刻已是鲜血直冒,渐渐糊住了他的眉眼。

看到那手持利器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学生们全都吓得四散开来,唯独满脸惊惧的方欣没能迈开脚步躲闪,似乎已经被满脸是血凶神恶煞的柏叶吓呆了。

柏叶身形一闪,落地瞬间已将塞施尔长刀架在了方欣的脖子上,然后左手一振,将十字枪平平地指着前方,高声怒吼道:“全部给我闪开!不然我就先动手杀了她!”

眼看这日本人竟然冒着石雨冲到人群之中,而且还劫持了一个人质,手中仍拿着石块的学生们都愣住了,方欣附近的人群顿时不由自主地向球场中心退去,给柏叶面前留出了一个空档。

柏叶十分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学生,小心地防范人群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异动。当他的眼角余光扫过方欣惊恐的面容时,柏叶心中忽然莫名一痛,不由轻声说道:“无论是谁这么做都可以,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陷害我的人是你。”

可刚说完这句话,柏叶就发现了一件让他极为不安的事情。

宇文不见了!在周遭的人群中竟然看不到宇文的身影,但在投石之前,宇文分

明就在人群前端的！柏叶的心一下提了起来，难道这个让人无法捉摸的黄泉引路人又在使出什么古怪的手段？

就在柏叶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包围自己的人潮中时，一阵猝然升起的胸闷感觉覆盖了柏叶的中枢神经，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掌紧紧地扼住了他的心脏！柏叶一低头，却看见一截带着古怪铭文的青色枪头刺穿了自己的胸口。

“柏叶伸宏……你分心了……”身旁的方欣忽然开口说话，发出的却是男子的声音。而那半截枪刃，就是从方欣的手掌中现出的。

“噤……噤……”柏叶口中响起沙哑的嘶喊，脸上带着无法置信的神情望着方欣，原本一脸惶恐神色的方欣此刻却不再害怕，只是脸上神情变得十分疲惫。她从容地一低头，在柏叶的刀锋下绕过，并向后退了两步。

刺入柏叶胸膛的枪尖左右摇动了两下，然后“嚓”的一声抽了出去，鲜血一下从伤口汹涌而出，在柏叶胸前浸润开来，仿佛一朵盛开的血红玫瑰。

从柏叶身旁走开，方欣的身形一下伸长了许多，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用力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脸部，一捧细沙哗的一下尽数流淌下来，虚灵细沙尽数散去，露出的却是宇文瘦削的脸庞。

柏叶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一时疏忽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宇文用虚灵沙幻术伪装成方欣的模样，也只有天生就能看见虚灵的柏叶才会上当，恐怕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柏叶劫持的是宇文，而柏叶竟然在贴身劫持之后也没能察觉。他到现在才看见，真正的方欣早已遵照宇文的吩咐躲到了唐考身旁，用一件外衣遮住了自己的脸。

一切都没有脱离宇文的预料，在宇文设下的局势逼迫下，不甘心被学生围攻的柏叶只能选择劫持人质这条路，而一旦他如此选择，所挑选的人质也只会是一个人，那就是他心中一直挂念而又伤害了他的方欣！

孤注一掷终于迎来了险胜，就如古代那些名垂千古的刺客一样，在刺出那猝不及防的一枪时，宇文已经下了同归于尽的决心，因为柏叶架在他脖子上的弯刀也随时可能会划出一段死亡的弧线。但面对着宇文幻化出来的方欣面容，受到致命一击的柏叶并没有选择挥动弯刀。

心脉已被虚灵枪截断，柏叶只能体内灵力苦苦强撑，但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了，用十字枪撑住身体才勉强站立的柏叶，目光正渐渐地失去了焦点。

想起柏叶误以为自己是方欣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宇文不由轻轻一叹，操控虚灵沙在柏叶眼前的地面上组合起来。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看到宇文留下的文字，意识已经开始有些模糊的柏叶嘴角轻轻一牵，握紧十字枪的双手鼓起了自己最后一点气力。

宇文眼前也最后一次出现了虚灵文字。

生死去留，棚头傀儡，

一线断时，落落磊磊。

宇文所写的，是六祖惠能圆寂前所说的四句佛偈，而柏叶所回的，则是日本能剧大师世阿弥所著作品《花镜》中的名句。

“善哉！”宇文闭上眼睛，轻轻抬起手来，将地上那簇虚灵沙抹散了。



就如来时一般突然，人群的消散也只用了极短的时间。足球场上重新恢复了寂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场地中央多了一个碎石堆砌的小山，远远望去，活似一个新砌而成的坟墓。

小石山前，并排插着两件冷冰冰的兵器，看上去就像是被埋葬者的墓碑。

“要抽烟吗？”唐考掏出一盒已经压扁了的三五。

靠坐在球场边缘休息椅上的宇文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唐考从烟盒中抖出两支皱巴巴的烟卷，并排叼在自己唇上点燃后，分了一支给宇文。

“咳……咳咳……我也要……”一直平躺在宇文脚边的丁岚竟然自己支撑着坐了起来。

“行啊你，居然这么快就能动了！你是不是属蟑螂的啊？”唐考惊喜地拍打着丁岚的肩膀。

“别碰我……痛……痛死了！”丁岚面孔扭曲地捂着右肋，“你到底给不给？”

唐考晃了晃空烟盒，表示已经没有烟了。

宇文狠狠地抽了一口手上的香烟，又一言不发地递给了丁岚。

三个男人就这么并排坐着，若有所思地望着那灰白色的石头坟墓。方欣却站在距离他们有些远的地方，披着唐考的外衣，双手抱在胸前，抬头望着星光闪耀的夜空。

宇文扭头看了一下方欣，悄悄对唐考问道：“她没事吧？”

唐考摇了摇头，说道：“自从你告诉她柏叶的最后遗言，她就一直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可能多少受了一点刺激吧。”

宇文又瞥了方欣一眼，夜风正轻轻吹拂她额前的秀发，她的眼眶里似乎有什么在闪动。

“你们知道吗？日本有评选年度汉字的习惯。”宇文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嗯？”唐考和丁岚同时转过头来。

“去年的日本年度汉字，是‘爱’字。”宇文微微歪着头，目光有些忧郁地望着前方。

“哦。”两个年轻人似懂非懂地应道，“那今年的年度汉字呢？”

“今年的？还得等些日子才知道，要到年底才能评选出来。”宇文淡淡地说道，“不过我猜，今年大概会是个‘命’字吧！”

“命？”唐考先是一愣，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呵呵，我一直以为老师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相信这个吗？”丁岚有点想笑，却又怕牵扯到痛处，脸上的表情便十分古怪。

宇文长吁了一口气，抬手指了指夜空，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没错，谋事在人。死了一个日本人，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报警，所以没有警车来，可为什么一直没有救护车或者医生护士什么的来理睬我们啊？”丁岚眯着眼睛往大路的方向张望了一下，又失望地低下了头，“我可不想自己走到医院去。”

“不会有什么救护车了。”唐考有些郁闷地说道，“你忘记S大已经被封锁了吗？我打了几次120急救电话了，他们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还告诉我说学校隔离区那边有的是医生。”

“咳咳……我可不想被送到隔离区去！”丁岚立刻表示反对。

“等天亮吧，现在是不会有人答理我们的。”宇文索性闭上了眼睛，“断两根肋骨是死不了人的。”

“我当然死不了！玄罡这怪物也会自己愈合，可张月晨昏迷了这么久，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啊？”丁岚有些不满宇文对张月晨的冷淡，回过头去想看看躺在场外的张月晨情况如何。

可就这么一回首，丁岚立刻被吓了一跳，张月晨竟面无表情地站在他们身后不过一步的地方，眼神空洞地看着自己。

“啊，月晨，你醒了吗？”丁岚很快反应过来，欣喜地问道。

“嗯。”张月晨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转身便向方欣走去。

宇文听见丁岚说话，猛地睁开了眼睛，见张月晨走向方欣的步伐越来越快，心念电转之下，他刷地一下站起身来。可宇文忘了自己也受伤不轻，动作过大了一些，立刻感觉胸口一阵气血翻腾，顿时鼻血长流！

“老师你怎么了？”唐考惊慌地扶住了宇文。

“快拦住张月晨！”宇文表情痛苦地捂住口鼻，闷声叫道。

“拦住张月晨？”三个男人中唯一能够行动自如的唐考却完全不懂宇文是什么意思，他莫名其妙地看了张月晨一眼，不过犹豫了五秒钟，便已经来不及了。

张月晨快步走到方欣身后,突然出手勒住了方欣的脖子,并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宽刃短剑,抵住方欣白皙的颈部。这一次,方欣真的成了人质!

“月晨!你发什么神经?”丁岚呆了一呆,忽然大声吼了起来。

“坎查短剑!杀害温雅老师的果然是你!”宇文怒道。

“唐……唐考……”方欣忽然被人用利器制住,心下不由一阵慌乱,而那坎查短剑锋利异常,竟让她产生了冰凉剑锋已经嵌入肌肤之中的错觉,吓得她颤声向唐考求救。

“这……这……”事起太过突然,饶是唐考平日机敏沉着,此刻也慌了手脚。

“唐考学长,我曾经听丁岚哥说过,你们在博物馆里找到了一样东西,现在……就请把那东西交给我吧!”张月晨说话的口气十分冷静,一点都不像一个柔弱的大二女生。

“张月晨,把刀放下来,要什么都好说——你要那么危险的东西干什么?”唐考拧着眉头反问道。

“哼,只要有了星落刀,就能拥有改变世间一切的力量!你们和这些外国人打得你死我活,不都是为了争夺星落刀吗?”张月晨冷哼一声,似乎觉得这是明知故问。

“谁告诉你这些传闻的?星落刀只会带来恐怖与死亡,何况那刀已经断了,早就失去了魔力!”宇文提起脏兮兮的衣角在满是血污的脸上胡乱抹了一把,眼神凶悍地盯着张月晨。

“又想骗我!易南行挖出来的石书上说过,星落刀本来就是断的!只要四柄邪兵聚集在一起,就能让星落刀重新激活!”张月晨开始挟持着方欣,慢慢往球场中央移动。

“易南行挖出来的石书?”宇文等人面面相觑,难道易南行找到的东西还不止是四柄邪兵?

“易南行曾经对我说,只要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寻找星落刀,可以去礼堂后面的树林中寻找,他会将这柄短剑和石书埋在那里留给我。我原以为他是在哄我,就一直没放在心上,没想到,我爱的男人一直在骗我,而易南行说的却全是真话。”张月晨看着手中精美绝伦的坎查短剑,眼神中忽然流露出一丝伤感。

宇文这时才明白,当初易南行绑架张月晨,只为了想和张月晨分享他的惊人发现,难怪当初丁岚和唐考在工地救人时,张月晨会说易南行已经答应放她回去了。可惜还没等一片痴情的他踏上寻找星落刀之路,就死于非命,再也无法向自己心仪的女孩兑现自己的承诺。

至于张月晨口中所说的石书,或许只是一块刻上文字的石板,那玩意儿说不定不是高方所留,而是那个逃回波斯的奴隶所编撰的。宇文一直奇怪,当年蜀郡军器

监横生变故，高方都没能逃出来，为何独有卡柯·路西亚的一个随身奴仆能逃出生天。现在回想起来，恐怕只是因为他是欧罗巴人种，那些亡魂没有选择他作为附身对象，才留下了他的一条小命。

星落刀作祟，军器监到最后几乎就没有活人了，高方最终悔恨莫及而将四柄邪兵深埋于土中，应该就是指使这个波斯奴隶干的，并且多半在完事之后放走了他。而这个奴隶却很可能会因主人卡柯·路西亚之死而心存恨意，便乘机在埋藏邪兵时留下歪曲事实的石书，想误导发掘出邪兵的后来者，甚至在自己回到波斯后写下的回忆录中也提及了此事，才让柏叶与奥斯丁如获至宝，不远千里趋之若鹜。

柏叶和奥斯丁两个身份特殊的异人也就罢了，没想到这深埋千年的石书落在张月晨的手里，居然让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也起了异心，实在是害人不浅。可现在不是敬歔感慨的时候，面对手持坎查短剑的张月晨，宇文只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思索解决危机的办法。

“月晨，难道……难道温雅老师真的是你害死的？”丁岚质问的语气有些犹豫，他见张月晨脸颊上有两团病态的绯红，说不定她真的已经被流感病毒感染，心中不由很是难受。

提到温雅，张月晨的目光不禁退缩了一下，略微有些愧疚地对丁岚说道：“我……我只是想要那把剑……我手上虽然有了这把短剑，但我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不能像易南行和隋凌那样……我不是存心害温雅的！我只是一时失手……”

“你知道为什么你被邪兵附体也没能拥有非凡的力量吗？那是因为坎查短剑当年的主人格鲁索尔本就是只会锻造打铁的工匠，而不像塞施尔弯刀与克力士长剑的主人是将军与武士出身。其实你错了，你已经受到了邪兵的影响，你心中的怨恨早已被那邪恶的力量放大到不正常的地步了！刺死温雅的那一刀，分明是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从背后刺入的，这就是你说的失手？就算你是失手伤了温雅吧，可后来报警陷害我的人也是你！你又如何解释？”宇文抬手戟指张月晨，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呵呵……不错，我就是要陷害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引来了那个什么小师妹，丁岚又怎么会被那女生迷得神魂颠倒，继而对我无理不睬？”张月晨忽然对宇文大声吼叫起来。但她很快又转向丁岚，和颜悦色地说道：“丁岚，我知道你现在心中的人已经不是我了，不过没关系，等我拿到星落刀，你就会对我死心塌地的。”

张月晨一言既出，三个男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此说来，一切的起因都是为情所困吗？

“张月晨，你太糊涂了，星落刀怎么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的感情呢？”宇文看着张月晨手中的坎查短剑，脑海里不断浮现这柄短剑从背后插进温雅身体时的景象。

他忍了又忍,才让自己说话的口气尽量趋于正常。

“哼!谁要信你的鬼话?”张月晨鄙夷地看了宇文一眼,“唐考,快说吧!星落刀究竟在哪里?”

唐考不知所措地回望宇文。

“千万别说!后果不堪设想!”宇文咬紧牙关对唐考说道。

“真的不肯说?”张月晨冷笑着将短剑轻轻移动了一下,方欣脖颈上顿时现出一条细细的血痕,鲜红的血液刚从皮下渗出,就被饥渴的短剑吸吮而去。

方欣发出一声惊叫的同时,唐考也坚持不住了:“不要!我说……断刀就藏在学校西南方最高的水塔顶上。”

唐考口中所说的水塔,正是宇文刚进学校观测邪兵能量波动时所攀爬的那一座,星落刀藏在它的顶部,便与地面之间有了足够的高度,就算柏叶拿着邪兵从水塔下经过,也不会有共鸣发生。

“哼,谅你也不敢骗我!”张月晨拖着方欣一路退到球场中央的石堆前,拔起柏叶尸身旁的十字枪和塞施尔长刀,又慢慢往球场另一端的出口移动,直到出了球场入口大门,张月晨才猛地将方欣往前一推,转身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

宇文大意失荆州,竟然让一个别有心机的普通女生夺去了所有邪兵,一时间急火攻心,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在地上。

见情形不对,唐考连忙架住宇文,将他扶到丁岚身旁坐下,又追上前去照看惊魂未定的方欣,方欣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痕,忽然后怕不已,一下抱住唐考哭出了声。

“真他妈的混蛋……”眼前乱糟糟的情况,让唐考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他忽然推开方欣,冲上看台拾起自己那把已经断成两截的长弓,急匆匆地返回到宇文身边。

“还好只是削断了一张弓片,换上备用弓片就可继续使用,我这就去追张月晨!”唐考扬起半截断弓,希望自己还有挽回败局的机会。

宇文苦笑了一下,指了指西南方的天空,低声说道:“恐怕已经晚了……”

唐考顺着宇文手指望去,只见远方隐隐有一团淡青色光芒,正冉冉向上升起。

“四柄邪兵终于聚首,开始与星落刀相互感应了……那团不断上升的光芒,就是一意孤行的张月晨在攀爬水塔。”宇文叹息道,“她倒也聪明,没有把坎查短剑留在体内,自然也就不受邪兵共鸣的影响,我刚才还抱有最后一点希望,期望她会被共振击晕,现在看来,这点小小侥幸也破灭了。”

唐考二话不说,就想要往亮光的方向跑,可宇文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不要再过去送死了,你孤身一人不会是邪兵宿主的对手……事已至此,浩劫难逃,至少让我先保住你们几个吧!”

说完,宇文将定灵珠拿在手上,用力捶了自己胸口一拳,口中立刻喷出一大口鲜血,尽数淋在定灵珠上,他忍住疼痛弯下腰身,用血淋淋的定灵珠在地上画出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将唐考丁岚和正全力复原的玄罡都画入圈子之内,然后又对方欣招了招手,示意她也站进圈子里面来。

“这是在干什么?画地为牢吗?”丁岚在一旁嘀咕道。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宇文口中念念有词,双膝跪地趴在地上,迅速地用定灵珠在大圈内画写着各种奇怪的文字。

“老师是在设立法阵?”唐考有些不解地问道。

“……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宇文根本顾不上回答唐考,只是拼命地在地上写写画画,鲜血不够了,就将定灵珠塞进嘴里蘸一下。

方欣忽然感觉四周狂风大作,再抬头看了看天上,不知何时起,满天星光已被云层遮盖,就像有一只大手捂住了天幕。她心中不由有些莫名的害怕,便紧紧地靠在了唐考身后。

“……唯传见法性,出世破邪宗!”宇文铿锵有力地念出最后一句法咒时,手上也画下了最后一笔,定禅破邪大阵终告完成。

就在这时,西南方的水塔顶端忽然现出一道直飘天际的紫色焰芒,紧接着又是一次剧烈的闪光,那么一瞬间,整个S大居然亮如白昼!

历时千年,邪兵再聚!四锻师之灵又重新回到耗费他们无数心血的杰作上,蒙尘已久的星落刀再次苏醒了!

“砰!砰!砰砰!”金石相撞的沉闷响声接连不断地从四周传来,宇文费力地攀上看台高处,吃惊地发现附近所有面朝西南方向的鸱吻灵动仪全都松开了大口,刚才的声音便是这些鸱吻口中的铜珠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砸在坚硬地面上发出的声声闷响。灵动仪的异常反应表明,西南方正出现一股无法想象的强大灵力波动!

紧接着,一团影影绰绰的白影开始在水塔下方聚集,并越聚越密,很快,白影就占据了水塔四周数百平米的空地。但由于相隔甚远,宇文还暂时无法看清那迅速扩张的巨大白影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午夜1点的校园,绝大多数的人都已陷入沉睡之中,对于自己生活的空间正被某种异物侵占,他们是毫无知觉的。

仿佛有人在暗中指挥一般,原本四处扩张毫无章法的白影忽然收缩了一下,似乎略做了些整顿,竟列队成形,猝然间以惊人的速度径直往宇文这边冲了过来。

从水塔到球场之间并无太多建筑，白影在宽阔的道路上横冲直撞汹涌而来，所到之处未见有半点阻碍。跟随着宇文走上高处的三个年轻人看到远处的怪异情形，难免有些恐慌，转身逃跑肯定是来不及了，他们都无法想象这白影冲到自己跟前时会是何等感觉，两个男生都忍不住后退了几步，方欣更是紧紧地攥住唐考的胳膊，将头伏在唐考肩上不敢再看。唯独宇文神色坚毅，目光炯炯地望着西南方。

近了！转眼之间，白影便如猛涨的海潮般涌到球场外围，当宇文终于看清那邪兵激发的古怪白影究竟为何物时，他顿觉手脚一阵发凉。

那白影竟然是一支装备齐整的古代军队！冲在最前面的军士，已可看到身着晚唐军装，队伍前排一列完全没有生气的灰白色旌旗中，还可隐隐看到一杆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高”字，这分明就是当年高骈手下在军器监被邪兵所制而全军覆没的五千天平军！

“快！赶紧下去！”眼看势如破竹的白影军团就要冲进球场，宇文连忙将大家赶下高台，站入他刚才设下的法阵当中。须臾之间，白影就杀到众人的眼前，近距离的接触下，唐考他们才发现那些灰白色的士兵亡魂竟依然保持着死亡前那一刹那的临界状态，每个士兵的身上都遗留着刀砍枪戳让人触目惊心的可怕伤痕，只是已不再有鲜血涌出，而他们脸上狰狞到极点的神情，仿佛还凝固在千年前惨烈厮杀的瞬间。

面临如此可怕的景象，自然将几个年轻人吓得两腿发软，方欣更是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尖叫。但亡魂白影刚一触碰到宇文设下的法阵边缘，一圈陡现的金光便挡住了它的去路，法阵四周的白影顿时剧烈地翻腾起来，手持利器的兵士残影也开始扭曲变形，与此同时，阵中众人都听见了一阵极为凄厉的哭喊声，那声音又尖又惨，仿佛冤魂夜泣一般，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宇文双手合十，口念法诀，突然双目圆睁，怒喝了一声“退！”法阵外围立刻金光暴长，白影便如被利斧竖劈般分裂开来，从法阵两侧越过。但在经过法阵之后，这队白影军团又自行复原连接，继续向前奔行。身处定禅破邪大阵保护之中的几个人仿佛站在汪洋中的一片孤岛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诡异恐怖的白影四处涌动，悄无声息地从自己身边蔓延过去。

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处于急行军状态的亡魂军团很快便穿越了宇文等人，继续往前奔行，只不知何时才会停下脚步。直到看见玄罡绷紧的身躯渐渐放松下来，确认四周已暂时不受白影军团的影响，宇文才长舒了一口气，不再耗力维持破邪法阵。

“原来……这才是星落刀的真相……”宇文望着远去的亡魂，喃喃自语道，

“难怪当年的蜀郡军器监会全营覆没，这星落刀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它唯一的用途，就是摄魂夺魄，让曾经在这片大地上因为战争而死于非命的亡魂们再次回到人间，而每次亡魂复苏，便会去附身控制它们所遇到的活人，并造成更多可怕的杀戮，就如滚雪球一般，加入亡魂军团的死灵越来越多，星落刀便由此得以控制更多亡魂。”

“你是说……它们是想附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自相残杀？”唐考打了个寒战。

“现在看来，就是这样……”宇文表情木然地回答道。

“可现在它们是在往宿舍区的方向急行啊！等他们冲进宿舍，我那些同学们岂不是全要被这群亡魂控制住了吗？”丁岚走上前来，激动地抓住了宇文的手臂。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宇文摇了摇头，“因为我的无能，让事件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赶紧去从张月晨的手中夺下星落刀，或许还能有所挽回，但看它们的速度，只怕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众人回头望去，五千魔军已经开始进入学生宿舍前的篮球场，最多还有五分钟，便会全面侵入所有的宿舍楼，唐考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被这群亡魂附体后的学生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老师，你不能只救我们几个啊！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方欣无助地拽住宇文，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

“莫非S大今夜真是难逃此劫吗？”宇文咬紧牙关扼腕长叹，内心深处悔恨不已。

就在众人即将绝望之际，东南方的天边忽然亮起一缕金色光芒，有如利箭般径直飞向那白影军团，这缕光芒的色泽与宇文的定禅破邪阵所激发的金光极为相似，片刻之后，垂直插在白影行进道路前的细长光线竟陡然横向展开，拉出一幅庞大无比的光幕，挡住了亡魂军团的去路。金色光幕之中，更隐隐透现出一尊蓄发佛陀的庄严法相。

“即色寂灭三昧，若证此三昧时，心生大欢喜。或见诸境界不得取着，灭除一切诸重罪障！”随着一声悠长梵音在校园上空高扬激荡，白影军团再也无法前行半步，层层叠叠地挤成了一团。

“宇文老师，这是谁来帮我们了？”看到有高人出手相助，唐考真是又惊又喜。

“佛顶破魔陀罗尼印结界！”宇文呆了一呆，“师父……是师父到了！”

“师父？来的是老师的师父吗？岂不是我们要叫师祖？”丁岚吃惊得张大了嘴。

邪兵释出的亡魂军团虽然前行受阻，却并没有就此罢休，也在暗中不断蓄积力量，灰白色的白影委顿片刻之后，忽然又气焰大盛，欲图强行突破结界，白影与金色佛光此消彼长，展开剧烈的拉锯对抗，弄得在远处观战的几位心情也是七上八下，

不知后果如何。

众人都被那气势磅礴的佛魔斗法所吸引,唯有玄罡不为所动,在宇文身旁发出了一声长啸。

啸声顿时提醒了宇文,他一惊之下,忍不住喊了起来:“快!我师父也只能暂时为我们争取时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S大真的要变成人间地狱了!”



第五章

了断

LIAODUAN

当前目标,自然是追寻引起这场可怕骚乱的张月晨,但当宇文他们一路急奔赶到水塔下时,起初看见的邪兵启动的光芒已经消失殆尽,张月晨也早已不知去向。不知是不是因为受到邪兵的影响,原本是水泥砌成的灰白色水塔此刻已经变成了可怕的赤红色,就好像有个巨人将一桶血水当头泼在了巨大的水塔上,走近一看,塔身上还闪耀着湿润黏稠的红色光芒。

“张月晨会去哪里呢?你应该知道吧?”从高塔上下来,宇文立刻焦急地拽住了丁岚。

丁岚有些慌张地望着宇文,愣了好一会儿,才蓦然叫道:“我想起来了,她每次生闷气,都会一个人躲到荷花池附近!”

“荷花池?范围这么大……”宇文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下,“当年朱执中道长也曾被星落刀所蛊惑,是高方的自杀才让他恢复了正常,我们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张月晨,夺回星落刀。必要的话,就算杀死她也在所不惜!”宇文斩钉截铁的口气让几个年轻人不禁心中一震。

“但张月晨不会让我们这么多人随便接近她,荷花池,还是一个人去比较好。而且……”宇文眼神严峻地扫了丁岚一眼,竟然从腰后拔出一把小刀递到了丁岚面前,“这件事……恐怕只能由丁岚来做!”

那柄小刀虽短,却也十分锋利,大概是宇文随身携带应急所用的。

唐考和方欣都一下瞪大了眼睛,宇文竟要丁岚亲手去解决张月晨?可看宇文脸上坚毅的神情,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

刹那之间,方欣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什么是黄泉引路人……

丁岚低头沉默了许久,才颤抖着手接过宇文手中的水果刀,并开口说道:“好吧,既然张月晨性情大变是由我引起的,我来结束这件事也是理所当然。”

宇文微微张口,欲言又止,但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荷花池,是学校里平日最为清幽僻静的地方,也是夏天情侣们约会的好去处,

不过现在已是初冬,满池荷叶都枯黄败落了,池边冷风骤起,只会让人徒生颓意。

丁岚步幅缓慢地绕着荷花池走了一圈,就像在心不在焉地寻找着什么丢失的东西,但他经过了池塘边的每一张石凳,都没有见到张月晨的踪迹。他心下一片茫然,不知除了此处还能去什么地方寻找。

不经意间,丁岚抬头望向荷花池的中央,却一下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池心有个人工小岛,并建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张月晨现在就安静地坐在那小亭中,仿佛是凝固在风景中的一个影子。丁岚看了看脚下,荷花池虽然不大,但池水颇深,小岛也与池边相隔甚远,还真不知道张月晨是如何走上那漂亮的小凉亭的。不过丁岚已经顾不上许多,他立刻甩掉脚上的皮鞋,扑通一声跳进了荷花池,直接向池心小岛游去。

当浑身湿淋淋的丁岚赤足走近小亭时,张月晨仍是背对着他木然呆坐在亭中,似乎完全没有察觉丁岚的接近。她手中抱着的正是那把黑黝黝的星落刀,其余三柄邪兵则被她胡乱地扔在了地上,四邪兵中唯独不见坎查短剑的身影。

刚才爆发启动的那队白影似乎大大消耗了星落刀的灵力,此刻它已不再和其他邪兵产生共鸣。安静的星落刀怎么看都只是一截废铜烂铁,丁岚实在无法想象它如何控制着五千古代亡魂,并随时准备着袭击校园里的四万师生。

“你还真会闹中取静啊,外面都乱成那样了,你倒好,躲到这里看风景来了。”丁岚不敢贸然接近,便倚在亭柱上,用半开玩笑的轻松语气提醒张月晨自己的到来。

张月晨浑身一震,缓缓地转过头,大眼睛里含着一汪泪水:“丁岚,你果真来找我了,我还以为星落刀的传说是骗人的呢!”

“你……你怎么就这么傻呢?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啊!”心如乱麻的丁岚勉强在脸上装出笑容。

张月晨猛地站起身来,一下扑入丁岚怀中:“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弄成这样的,我只是想要你回来啊!”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将眼泪全擦在了丁岚的胸前。

被张月晨拦腰用力一抱,丁岚受伤的肋骨部位又开始疼痛难忍,他不禁闷哼了一声,额头上顿时沁出了冷汗。

“啊?你受伤了吗?”张月晨有些紧张地抬头望着丁岚,脸上关切的表情竟是那样的楚楚动人。

“好了好了,我没事,你也不要哭了,没有人会怪你的,只要你把星落刀交出来就行了。”丁岚柔声安慰着张月晨,眼睛却始终盯着她手中的断刀。

张月晨的眼神忽然变得异样起来,她轻声说道:“对不起,我不能给你,没有星落刀,你又会离开我的。”



“小傻瓜，那你是不是一辈子都准备把这刀挂在身上呢？天天背着这么一块废铜烂铁，实在太难看了！”丁岚做了个鬼脸，把张月晨给逗笑了，但她很快就收起了笑容，颇为严肃地说道：“要我把刀给你也行，但你得发个誓！”

“发誓？”丁岚一怔。

“嗯，你要发誓，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去想那个叫莫菲的女生！”

“就这么简单？我还以为是要我多看别的女孩一眼就被天打五雷劈呢。”

“嗯，就这么简单，你快发誓吧！”张月晨十分期待地眨了眨眼睛。

“好！”丁岚郑重其事地举起一只手，“我发誓，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再去想……想……”

就像一台卡带了的老式录音机，丁岚不断地重复着那个“想”字，却始终说不出那个人的名字……不知说过多少爱情谎言的花花公子，却在关键时刻卡壳了。丁岚终于发现，自己已将莫菲深深嵌进了心底，哪怕只是关于她的一句简单谎言，也受到了自己本能的抗拒。

张月晨脸上的微笑凝固了。

“月晨……对不起……”丁岚不知所措地说道。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只是表现出了你的真心而已。”虽然还伏在丁岚的怀中，但张月晨的声音却突然变得无比冷静，“我真够傻的，还一直以为星落刀真能改变世间的一切，可到最后，竟然连一个人的心都改变不了。其实，我只是嫉妒莫菲而已，为什么她可以如此轻易地夺去我心爱的男人，而我却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

丁岚心中隐隐一痛，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算了，我不想再勉强你了。可是丁岚，自从我出院回来，你就再也没有吻过我，我现在只想要你一个真心真意的吻，可以吗？”张月晨的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凉。

刹那间，丁岚理解了张月晨的心境，自己不是和她一样吗？追求的都是那种可以无限接近而最终还是只能绝望的爱情。

丁岚久久凝视着她的眼睛，突然伸出左手捧起了张月晨精致的脸庞。

四片火热的嘴唇紧紧地接触在一起，仿佛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分离。

猝然间，丁岚别在后腰上的手机剧烈地震动起来，他的心也随之颤抖了一下。

这是藏在暗处的宇文在用约好的信号提醒丁岚。现在，就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丁岚手腕向下一翻，小刀立刻悄悄地滑出了袖筒，稳稳地落在他的手中，刀尖则对准了张月晨的后颈。

只须用力扎进去，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秒，两秒，三秒……时间一点点流逝，丁岚却像被人施放了石化魔法，持刀的



那只手一直没有动。

短暂的时间里,丁岚脑中闪过无数静止的画面。汹涌如潮的死灵军队,碎石堆砌的巨大坟墓,身处极度恐慌之中而四处逃窜的学生们,以及在摄像机前巧笑嫣然的女孩。这所有的记忆碎片犹如一幅幅幻灯片般在他眼前滑过,但最后定格在他脑海中的,却是莫菲那张冷漠苍白的脸!

忽然,丁岚的手指一松,小刀无声无息地掉在了草地上。他闭上双眼,用刚才还拿着小刀的手再次拥紧了张月晨,在那个无比漫长的吻上投入了更多复杂的感情。

然而,耳边倏然擦过的瑟瑟风声惊扰了意乱情迷的丁岚,他的唇间突然尝到了一股甜腥的味道。丁岚愕然地睁开眼睛,看见的却是张月晨嘴中涌出的汩汩鲜血,以及一支横向贯穿张月晨纤细脖颈的长箭!

张月晨眼神迷茫地看着丁岚,似乎还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微微张开了嘴,但喉中只能发出几个沙哑的音节,已构不成完整的字句了。

“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我这就带你去医院!”惊惶失措的丁岚连忙环顾四周,终于在小岛的另一端看见一条简陋的木舟停靠在岸边,这木舟大概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平日打扫小岛卫生时用的,张月晨一定就是划着它来到了人工岛上。

可还没等到丁岚将她抱到小舟旁,就只见张月晨的一只手轻轻地在他脸上拂过,然后脑袋无力地向后一仰,带着神秘的笑容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停止呼吸,她仍然紧紧地握着星落刀,仿佛只要它还在手上,丁岚就永远不会离开。

“月晨!”丁岚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号。

暗淡无光的星落刀上,有一条蓝色亮线犹如天边的流星一般闪过,瞬间就消失了。

“扑通!扑通!”远处又有两个人跳下了水,原来宇文和唐考也一先一后地往池心游了过来。当他们踏上人工岛时,丁岚正呆若木鸡地坐在张月晨的尸体旁,面无表情的脸上竟看不出是喜是悲。

“谢天谢地,星落刀和邪兵都在这里,这场噩梦总算是结束了。”宇文脱下身上的湿漉漉的外套铺在张月晨身旁,又掘出不少泥土洒在外套上,然后轻轻扳开张月晨握紧的手掌,极小心地用定灵珠缠住星落刀的刀柄,这才将断刀平放在外套上,连带着泥土一起仔细地包裹了起来。

“老丁,你没事吧?”唐考则伸手到丁岚的面前,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丁岚目光呆滞地看了唐考一眼,视线却定在唐考反背于身后的长弓上。他愣了一会儿,便将手搭在唐考的手腕上,就在借力起身之际,丁岚忽然重重地一拳打在唐考的脸上!

唐考猝不及防地挨了一记重拳，立刻痛哼一声往后翻倒了下去，差点滚出人工岛的边界再次掉进水中。

“你的血是冷的吗？你怎么就能忍心用箭瞄准张月晨？”丁岚扬起拳头又想扑上前去。

“丁岚！你疯了吗？”宇文慌忙将丁岚从唐考身旁拉开，“我早就猜到你下不了手，才叫唐考暗中准备弓箭的，你要揍就来揍我吧！”宇文抓住丁岚的拳头搁在了自己的胸前。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她啊？”丁岚猛地从宇文手中抽回拳头，痛苦呐喊的嘴里还残留着张月晨的鲜血，就是那股让人心悸的死亡气息使得此刻的他心如刀割。

“为什么？就在你放弃小刀的时候，张月晨却在你身后举起了坎查短剑！如果不是唐考当机立断，现在死的就是你了！”宇文终于按捺不住，朝着丁岚大声吼叫起来。

“坎查短剑？”丁岚一怔。

宇文阴沉着脸指了指丁岚身后，丁岚回头一看，那柄还闪着寒光的坎查短剑就插在离他不远的草地上。随着张月晨生命的终结，坎查短剑也从她的手中滑落，深深嵌入泥土之中。

“不会的！张月晨怎么会想要杀我？不会的……不可能！”宇文的话比张月晨的突然死亡更加沉重地打击了丁岚，他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了。

宇文突然抬手给了丁岚一记耳光，语气冰冷地说道：“你真的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吗？”

吃了一记耳光，狂躁的丁岚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低着头走到唐考身边，伸手将朋友拉了起来，并低声说道：“老唐，对不起……我太感情用事了。”

唐考揉了揉青紫了一块的腮帮子，叹了口气，除了能够拍拍丁岚的肩膀之外，他也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

丁岚不再说话，神情凄然地抱起张月晨的尸身，缓缓地走进水边的小舟中。

“老师，我是不是真的很冷血？”唐考十分懊丧地站到宇文身旁，“刚才射出那一箭，我居然一点都没有犹豫。”

见唐考表情痛苦地攥紧背在身上的长弓，宇文不禁吁声长叹：“唉……你没有做错什么，不必背上这么沉重的心理负担。”

“也许吧！”唐考忧伤的目光投向了岛边。

静静的水面上，有一叶小舟在轻轻摇晃。

方欣和玄罡一直留守在荷花池边等待，自然也就目睹了池心小岛上所发生的

一切,当她在远处看见丁岚挥拳向唐考打去时,除了担心惊叫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最后三个男生还是共同乘坐一艘小船回到了岸边,并没有真的为此翻脸。

情绪低落的丁岚上岸后就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抱着张月晨的尸身坐在路边石凳上,并紧紧地握住了她冰冷的小手。

方欣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去打搅丁岚,现在这个时候,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是无力的。

唐考走到宇文身旁,低声问道:“老师,你已经将星落刀封印了吗?”

宇文将手掌按在用衣服包裹起来的星落刀上,让他放心的是,这柄断刀上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有灵力震荡了。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气,对唐考用力点了点头。

“谢天谢地,一切都结束了……”唐考心中石头落地,才发觉自己浑身乏力,双腿发软,这一夜间的动荡剧变,全靠胸中一口气硬撑下来的。

宇文侧首向宿舍区的方向望去,但视线被两栋并排的实验大楼所阻挡,看不到别离先生和亡灵军团的战况如何。不过既然张月晨已死,想来那些亡灵也该散了吧。

“老师,虽然事情弄成这样,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张月晨的错,但我还是想找个地方把她安葬了,可以吗?”丁岚忽然站起身来说道。

“呃……这样啊!”宇文瞥了一眼贯穿张月晨脖颈的那支练习箭,突然意识到这支箭很可能会给唐考带来麻烦,“好,你去吧。不过,就不要留下墓碑什么的了。”

丁岚也明白宇文的意思,虽然心中有些酸楚,还是点了点头。但丁岚终究是受了伤的人,抱着张月晨还没走出多远,他就不得不停下脚步喘气。

“我来帮你吧!”唐考快步追上丁岚,诚恳地伸出了手。

丁岚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将怀中的张月晨交给了唐考。

“老师,我也去搭个手。”方欣终于找到了安慰丁岚的机会,连忙回头给宇文打招呼。

“去吧,我这里也没什么事了。”经历如此痛苦而漫长的一夜,宇文总算可以勉强给了方欣一个微笑。

“老师,你不去见见你的师父吗?今天多亏他出手相救呢。”方欣本已走出几步,又折返回来问道。

“呃……这你就不用管了。”宇文无力地摆了摆手。

目送年轻人的背影远去之后,宇文孤单一人坐在石凳上,身旁只剩下了玄罡。

“我说,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你想不想去看看老先生呢?”宇文仿佛是在对玄罡说话,又仿佛只是自言自语。

玄罡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只有一个人开口的对话，只是面无表情地打了个呵欠。

“呵呵，我这说话的口气，是不是越来越像老师了？有时候，我还真以为我就是个历史老师呢。”宇文略微有些自嘲地笑了起来。他很清楚，自己仍在不自觉地逃避着与师父的见面，虽然离开别离先生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他心中的那个结却始终没有解开。

凌晨3点的夜空，有些微薄的霜雾，空气里弥漫着萧条的寒冷，让人愈发地心灰。

“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也差不多该趁机离开这里了。”宇文伸手轻抚着玄罡的后背，那些已经干涸的血迹将原本顺滑的毛粘连在一起，摸上去还隐隐有些扎手，“我不打算再去惊动唐考他们了，更不想说那些只会徒增伤感的告别话，你看如何？”

玄罡忽然从宇文手下站起身来，朝着那堆从小船上搬下来就胡乱叠在一起的邪兵嗥叫了几声。

“哦！你不提醒我的话，差点就忘了这几件麻烦东西！”话是这么说，宇文怎会真的忘记这些历经千辛万苦付出惨痛代价才夺回的邪兵呢？只是该如何处置这些邪兵，又成了一件令人头痛的事，身心俱疲的宇文是在本能地回避着这个棘手的问题。

他将四柄邪兵在地上整齐地一字排开，又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星落刀压在邪兵上。

如此危险的东西，理应尽数毁掉才是，但这些古物既是早已失传的古代铸剑艺术巅峰之作，其本身又承载了一段厚重的历史渊源，若是决定就此销毁，宇文还真有些下不了手。宇文倒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向世人展示这些稀世邪兵的地方，可又有哪一家博物馆能容纳这样的东西呢？

“唉！只要我还留着这些东西，迟早会有第二个柏叶或者奥斯丁找上门来。”宇文思来想去，最终仍是只有轻轻叹了一口气，“我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看见城郊有几家小型炼钢厂，还是都送到那里去，熔了吧！”

玄罡一声不吭地跑开了，不一会儿，它竟然用嘴拖回一大把长长的藤条。

“哟！你的主意不错。”宇文顿时明白了玄罡的意思，“原来你也还记得我会用藤条编织东西啊？”

柔韧的藤条在宇文的双手下密密地交织在一起，扎实地将邪兵们无法收敛的锐利锋芒缠裹了起来，这样处理一下，常人就算无意间触碰到邪兵，也不会立刻被控制，而宇文要将它们带出学校也不至于太过打眼。

不过要将四件邪兵都妥善地收入藤鞘，还是耗费了宇文不少时间，特别是那

支十字长枪，身量太过长大，玄罡又跑开了一次才收集到足够的藤条来缠裹它。

将眼前的一切处理完毕，宇文已经累得有些睁不开眼睛，不知不觉间，席地而坐的他就这么背靠石凳进入了梦乡。



第五二章

禁咒

JINZHOU

蒙眬之中，宇文仿佛看见了许多自己曾经认识的人，那些面孔很是熟悉，可他却叫不出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围在宇文身旁，用极快的语速相互交谈着什么，宇文虽然听得很清楚，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很快，这些人又都行色匆匆地不辞而别，宇文心下着急，正要伸手挽留，手上所触却是一片虚空！

就在梦中的宇文惶恐不安时，一个女孩带着哭腔的声音和玄罡焦急的吠叫惊醒了他。

宇文睁开眼睛，看见的竟是满脸泪痕的方欣，也不知她是遭遇了什么事情，头发上居然粘连着许多碎草，脸上也有几处轻微的擦伤。

“老师！快救救唐考和丁岚吧！他们被一群亡灵军团的士兵抓走了！”方欣哭诉道。

“啊？”宇文大吃一惊，骨碌一下从地上翻身站了起来。待他站稳脚跟，才看见方欣身后竟还站着一个肩宽体阔、身材魁梧的中年壮汉。

这位身穿旧式对襟大褂的中年汉子虽然貌不惊人，两只手掌却几乎比常人大了一倍，若是握成拳头，简直就是一对擂钵！他的身后还背着一个不知装了何等物事的硕大登山包，整个人看着就像一座凭空出现的小山。

“大师兄？你也来了？”宇文又是一声惊呼。

“大师兄？”方欣愣了一下，惊讶地回望了中年壮汉一眼。

“宇文，星落刀可在你手中？”壮汉声音粗莽，肩上竟然还扛着张月晨的尸身。

“尚在。”宇文低头看了一眼裹挟断刀的衣服，“这是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我们想把张月晨埋到南苑的小山上，三个人轮流抬着她上坡，大家都累得不行，可刚上到小山顶，一小队亡灵军团的士兵就像风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伸手就把唐考和丁岚勒住，唐考一看不对，猛地推了我一下，我就和张月晨的尸身一起滚下了山坡。那队士兵没有管我的死活，就像一团浓雾一样把唐考和丁岚给

裹走了！我躲在草丛中半天没敢起来，忽然又出现一队亡灵，在山坡上来回飘行，眼看他们就要发现我了……”说到这里，方欣抬头看着那位壮汉，“然后，这位大叔就出现了，出手救下了我。”

“师父不是已经遏制了亡灵军团吗？怎会有零散的亡魂出现？”宇文不解地望着那壮汉。

壮汉低沉地答道：“虽然刚才你从这已经死去的女孩手中夺下了星落刀，但亡灵军团既然已经出现，就不会因为星落刀的封印而消失，并且，由于突然失去了星落刀灵力的统一控制，亡灵军团在瞬间分崩离析，师父猝不及防，陀罗尼印结界也没能桎梏所有亡灵，以致不少散落的亡魂开始在校园中流窜，我便是受师父之命，将这些孤魂野鬼导回结界之中！”

“可我那两个学生呢？”宇文焦急地叫道。

“我没能救下他们，现在大概也随着那队孤魂，被我驱入结界之中了。”壮汉微微低下了头。

宇文一怔，脸上的神情凝固了。

“宇文老师，唐考……唐考还有救吗？”方欣的声音剧烈颤抖起来。

“别急，现在还不能确定什么。”宇文虽然嘴上安慰方欣，但心中也只觉两个年轻人已是凶多吉少。忽然，他十分郑重地用双手按住方欣的双肩，低声说道，“方欣，还记得吗？我答应过你的，我欠下你的情，一定会还你，放心吧，我会让唐考和丁岚安全回到你身边的！”

“嗯！”方欣抬手拭去脸上的泪珠，眼下她能依靠的，也只有宇文一人了。

忽然间，壮汉抬起一只手掌扶在耳边，仿佛在聆听着什么，紧接着，他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对宇文说道：“宇文！师父叫你现在立刻过去！他现在就在体育馆的天台上。”

宇文沉吟片刻，应道：“好！”

天幕上的星光已经渐渐稀落，暗夜仿佛堕入了永恒。

在壮汉的带领下，宇文等人连同玄罡一起，都来到了学校西边的体育馆，走上巨大的拱形天台，便可俯视距离体育馆不远的宿舍区。

“喏，师父便在那里施法！”壮汉抬手一指。

一个身形高大瘦削的黑影正单脚踏在天台边缘的低矮围栏上，右手掐握黑色念珠，左手紧执一根暗金色伏魔金刚杵，双手之间显现出一团蒸腾冉冉金气的菱形法阵，远处那围堵住白影军团的结界，就是由这菱形法阵所投射而成的。从此处放眼望去，金色佛光已改为圆形围墙，将那五千天平军亡魂团团围住，不过那些狰狞亡魂仍然气焰不灭，依旧在拼命冲击结界。

宇文缓缓走向天台边缘，直到看见地面上打向体育馆外壁的投射灯光照亮了黑影的脸。

“师父？”宇文的声音竟因激动而颤抖起来。

那黑影正是萧别离！虽然已是须发尽白，但别离先生腰板挺得笔直，眼中闪耀着睿智的光芒，一点都不像年逾七十的古稀老人。只见他上身穿了一件 Burberry 的双排扣驼色长风衣，在法阵周围强大的旋转气流下，长风衣的后襟正高高扬起随风摆动。老人下身则搭配着简约的黑色长裤，两条长腿稳稳地钉在地上，丝毫不受乱风影响，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庞因岁月流逝而留下沟壑般的皱纹，却难以掩饰别离先生眉宇间的一股英武气概。

“宇文树学，多年不见，别来无恙？”老人侧首微微一笑，笑容中居然有几分挟带着亲情的温润。

“我……”心潮澎湃的宇文纵有千言万语，也一时语塞了。

方欣突然见到这么一个气宇不凡的老人，正十分吃惊，转头一看，玄罡也兴奋不已地冲上前去靠在那老人身旁，难道这老人真的就是那传说中的别离先生？

“小妹妹，我们要和你的老师谈点事，你可不可以回避一下？”壮汉猝然上前两步，目光迎上方欣，注视方欣的双目中遽然闪过一点幽光。

“哦。”方欣应了一声，脸上惊讶的神情一下放松了下来，脚步缓慢地走到一旁，神色安宁地看着地面，不再向宇文这边张望。

“大师兄的催眠术又精进了许多啊！”宇文不禁赞叹了一声，原来在那一瞬间的双目对望中，方欣就已被那壮汉催眠了。

“嘿嘿，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壮汉憨厚地笑了一下，“只是觉得让普通人在旁边听我们谈话，有些不方便而已。”

“宇文，你手上所拿的，就是无为道人守护的那件邪物吧？”别离先生淡淡问道。

“是的，这就是引起动乱的罪魁祸首——星落刀。”宇文将断刀双手呈上。

“星落刀……”别离先生微微沉吟，将右手中的念珠交于左手，继续维持法阵运转，然后单手接过了断刀，“都是人自己惹的祸，倒要怪责在一件死物上吗？只是可惜了无为子，一代英豪竟为此物而陨落。

“师父已经知道关于这刀的来龙去脉了吗？”

“此刀相关来历，我已从琐罗亚斯德教使者送来的文献中看到了。”别离先生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断刀上的纹路。

“琐罗亚斯德教？他们怎么会找到师父的？”

“奥斯丁身亡之后，琐罗亚斯德教不愿邪兵落入日本人手中，便托人来拜访我，

虽然他们已被迫退出星落刀的竞争,但还是希望我可以从中干预,以便能从我这里拿回从属古波斯的塞施尔弯刀。可自从奥斯丁与柏叶伸宏这两个新一辈顶尖高手进入S大,这场三国邪兵争夺战就已经引起了术界的暗中关注,有好事之人分别从伊朗和日本取得那份古波斯奴隶留下的回忆录文档副本,并将之在术界内部小范围传播。一部分了解内情的无聊老家伙们立刻在国外开出了外盘,下注博弈这场争斗的输赢结果。我虽然很早就听到一点关于这场豪赌的风声,但并不想搅入这趟浑水,就算琐罗亚斯德教的人来求我,我也没有答应出手,想来无为子也未必会喜欢我插手吧!起初的战况报告中并没有无为子的名字,因为没人知道他在暗中守护星落刀,而你作为一名黄泉引路人,虽然有资格参与争斗,但那赔率还真是让人惨不忍睹。不过事态发展出人意料,赢面最高的‘不净人’奥斯丁竟然率先出局,战况报告中也首度出现了无为子的名字。可惜你的力量在外人眼中实在有限,就算无为子参与进来,中方的赔率还是比日方高出少许……”

“战况报告?难道我们一直被人监视着?”宇文吃惊不小。

别离先生沉默了一下,才开口说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们在S大上空释放了‘观察者’,你们在室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观察者’的眼睛。”

宇文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和柏叶、奥斯丁斗得你死我活,竟然被人当成一场赌博游戏中的棋子,他的脸上渐渐现出了愤怒的神情。

“既然师父已不打算参与此事,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这里?”宇文的声里已不再带有先前的激动。

“邪兵归属,自有天意,我确实不曾打算干涉,但三天前S大正式宣布封校,并爆发H5N1变异病毒危机,使得大量无辜的普通人卷入了风波,柏叶伸宏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安全界线,我又怎能坐视不理?可惜我手上有要事耽搁,直到昨日才得以脱身。我与你大师兄匆忙赶来,见校外封锁严密,便想等到午夜时分夜深人静再潜入学校,可就这么短短一夜,校内便已形势大变。自从无为子对阵柏叶壮烈牺牲,赔率便呈现一边倒的局势,没想到你竟能逆转局面,击败柏叶,想来那帮老东西现在肯定是损失惨重啊,哈哈……”别离先生忽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声中隐隐有为宇文自豪之意。

宇文却神色惨然,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伸手指向那金色佛光,低沉地说道:“师父,我知道自己已铸下大错,没能阻止星落刀释放它的恐怖力量,眼下这般情形,还请师父想办法解决才是。”

别离先生微微一叹,说道:“可惜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已经帮不上什么忙,这群疯魂虽是由星落刀释出,但此刻已和星落刀没有了关联,陨铁铸成的星落刀,蕴藏

的是宇宙中最为神秘的暗物质能量,以我们人类目前的知识体系,尚不能给予它完整的表述,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导向的控制,它所引出的亡灵军团,我也只能用结界暂时阻挡,要我出手彻底击溃这群魔物,我确实无能为力。”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宇文没料到师父也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

“便是无边佛法,也得依循能量守恒,这群魔物的力量已超越我的修为,我能用结界封锁它们,已是极限了。”老人严肃地摇了摇头。

宇文眼中期待的目光一下暗淡了下来,既然连别离先生都没有办法,那这场混乱恐怕就没有谁能够阻止。一旦别离先生力竭,亡灵军团冲破结界,仍然会将整个S大一举毁灭。

“别那么轻易放弃,既然叫你过来,便是还有一个机会!”别离先生的声音一转。

“还有办法吗?师父怎么不早说?”宇文心中一喜。

别离先生忽然出手在空中一划,竟然凭空挤压空气折射光线,在半空中造出一个硕大的凸透镜,宇文透过这面放大镜,正好可以清晰地看见远处结界中的详细情况。在那群可怕的亡魂之间,被掳去的丁岚与唐考正拼命地呼喊挣扎着,就像汹涌波涛中的两片树叶,一起一伏,时隐时现。

“啊!他们还活着!”宇文顿时大喜过望,但心情转瞬间又跌入谷底,就算两个年轻人还活着,又有谁能将他们解救出来呢?

“你是真的不知道这方法吗?”别离先生眼中有冷酷的异样光芒闪过,“只需这两人中的一个做为血祭灵媒,你便可祭起同属暗物质能量的金刚血锢降魔咒,连锁爆发的冲击可在刹那间毁灭这群疯狂的魔物!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能力!”

宇文的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无比,他完全没有想到,师父给自己留下的竟是这样一个选择!这一直想要拼命忘记的血锢禁咒,最终还是要找上门来吗?

“我知道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你的学生,此刻你定然有些不舍,但眼下情况危急,已不容你再踌躇犹豫,有你大师兄帮忙,尚可在二人中救出一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作出选择,要牺牲哪一个?”别离先生指着镜中显现的两个年轻人,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究竟是左边,还是右边?”

宇文不忍再看镜中的二人,步伐沉重地走到天台边缘,眼神迷茫地看着下方,左,还是右?

左边,牺牲的是唐考;右边,牺牲的是丁岚。不管宇文选择哪一边,两人中的一个都会被血锢禁咒所殃及。痛苦的宇文紧闭双眼,深深地埋下了头。

风,轻轻扬起宇文额前的长发。

“做不到……我做不到……”宇文忽然开始喃喃自语。

“嗯？你说什么？”别离先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我做不到！我不是杀人机器，更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我再也不会施展这只会引来天谴的血铜降魔咒，我现在只想完完整整地救回唐考和丁岚！因为我答应过这个女孩，一定要把她的恋人和朋友都安全地带回来！”宇文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爆发，他竟然对着别离先生咆哮起来！

“你对我发什么疯？”萧别离霎时脸色一沉，呼的一下伸手抓住宇文の领口，用力拽到自己跟前，鼻尖几乎贴在了宇文の脸上，“此间校内的四万师生，和那两人相比，孰轻孰重？”

“人的价值不是用简单的数目来衡量的！”宇文毫不畏惧地与别离先生对视。

“蠢货！又在为你的软弱寻找借口，不能抛弃人世间的庸俗情感，如何担当黄泉引路人？”说话间，别离先生脸上已蒙上一层寒霜。

眼看平日喜怒不形于色的别离先生勃然动怒，玄罡和那中年壮汉都吓得神色大变，惊惶地往后退了一步。宇文却哈哈一笑：“师父，你今天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用那两个年轻人做血祭灵媒。”

“谁准许你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萧别离有如刀锋般锐利的目光在宇文脸上扫过，忽然抬手一拳击中字文の腹部，本已受伤不轻的宇文立刻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星星点点地溅在别离先生的驼色风衣上。

“打吧，打死了最好，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您捡回来的，您要怎么处置都行！”宇文斩钉截铁地说完，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真要杀了你，只怕莫非那丫头会恨我一辈子！”萧别离发出一声极轻微的叹息，“两年前的断龙台一役，你曾经成功使用了血铜降魔咒，我还以为你能够就此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可没想到如今你还是如此冥顽不灵。”言语间，老人手一松，放开了宇文の衣领。

“血铜禁咒——我实在不想再用它来伤害朋友了。”宇文颓然地坐倒在地上。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意气用事，也许，你真的不适合做一个黄泉引路人。既然不愿认我这个师父，那就把我教授给你的一切都还回来吧！”萧别离一拂衣袖，不再看着宇文。

“拿去吧拿去吧，你要真能让我忘记一切，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宇文说到最后，竟有几分癫狂了。

“宇文，不要太放肆了！你逃下山这么多年，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解除纠缠你的梦魇的方法，你这样忤逆师父，有没有想过师父的感受？”一直没有说话的中年壮汉也忍不住开口了。

“大师兄，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师父的恩情，可我真的无法做到他那样的冷血，可以忍心放弃我的学生，就像他当年在昆仑山放弃六师弟那样！”宇文猛地一摆手，仿佛要与不堪回首的过去完全决裂。

此言一出，中年壮汉也沉默了。

“宇文，莫要怪我没有提醒你，我的灵力已经消耗太多，不足以支撑更多的时间，五分钟后，陀罗尼印结界崩塌时，这里的凡人可都是你害死的，包括你那两个宝贝学生，也同样难逃一死！”别离先生的声音冷冷地飘了过来。

生死攸关之际，四万师生的性命正逼迫着宇文作出最后的选择。

“生死去留，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知为何，宇文脑海中响起的竟然是柏叶临终前的留言，与此同时，柏叶和奥斯丁的容貌也浮现在宇文眼前。

刹那间，宇文心中灵光闪现，似乎找到了解决一切的关键。

“且慢！我有办法了！”宇文突然大叫一声，呼地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

壮汉和玄罡都又惊又喜，不知宇文想到了什么办法。

“大师兄，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学生，就拜托你将他们从结界中救出了！至于血祭灵媒，我另有选择！”宇文十分肯定地对壮汉说道，“不过我还得请师父将星落刀归还于我，我另有他用。”

别离先生冷冷地看着宇文，顺手一抛，将星落刀又扔给了宇文。

“血铜降魔禁咒，每次启动皆需活人性命作为灵媒，既然要活人，那我就造一个活人出来！”宇文喃喃自语之间，忽然将壮汉背到天台的张月晨尸身给揽到了身边。

“难道你要施展魂魄傀儡之术？”别离先生微微一怔，“你从何处习得这等东洋邪术？”

“曾经见阴阳道传人柏叶伸宏用过一次，我只是在这里照猫画虎而已。”宇文答道。

“阴阳道——他们都是用式神借代魂魄，你又哪里有式神可供驱使？”别离先生只怕宇文是被逼得发了疯。

“我不用什么式神，我这里有现成的魂魄可用！”宇文将手中的星落刀迎风一展，挂在刀柄处的定灵珠也左右摇摆起来。事不宜迟，宇文口中开始运念法诀，梵音声声，定灵珠的色泽也随之起了变化，渐渐地，珠串竟变得黑白相间，阴阳互融。在定灵珠法力的逼迫中，星落刀也有了反应，黝黑的锈斑之下，开始有暗光浮动。

宇文忽然唇舌翻滚，所念法诀不知不觉间便换成了连他自己也不懂的日文，他虽然从未学习过日文，但当日柏叶利用奥斯丁的尸身作法时，施法关窍竟已被宇文

尽数偷听记下，宇文利用自己那异于常人的超凡记忆力，居然能将魂魄僵之术模仿得八九不离十！

就在众人屏气凝神之际，星落刀霎时光芒大盛，一股青气从断刃处冉冉升起。眼见时机成熟，宇文猛地高举断刀，一下插入张月晨尸身的背脊之中！

一击之下，张月晨的尸身居然昂首高呼，自行冲出了几步。

“哼哼，好一个借尸还魂！”别离先生的声音里竟也有了几分赞叹。

“千年前用邪物星落刀自裁的军器监总管高方，其魂魄定然被星落刀所吸取，现在，是让这个引起一切的罪魁祸首弥补过失的时候了。”宇文轻轻一叹，又对那人唤道，“高方！”

“何人叫我？”张月晨猛地一回头，秀丽的眉目间却流露出一股男子气概。

“高方！你手下那五千天平军，死后依然不肯平息，仍要在人世间作乱，你这位高少监是不是也该追究个监察不力之罪？”宇文指着远处那五千魔军，朗声对高方叫道。

高方先是一愣，不明宇文所说何事，旋即站到天台边眺目远望，倒也认得那五千兵士曾是自己的属下。

“我这可是在阿鼻地狱之中？”高方喃喃道。

“不错，这里正是阿鼻地狱，你一意孤行，铸造邪兵，连累害死手下兵士，以至于他们怨气冲天，不肯轮回转世，现在要借你魂魄一用，送他们上路，你可愿意？”宇文倒也机智，立刻借着高方的话头引他入局。

高方本还有些将信将疑，可突然看见远处那佛顶结界中隐约出现的佛陀法相，顿时拜倒在地，对着佛光连连磕头，口中还不住地叫道：“高方知错，生前便已悔恨不已，如今既有赎罪机会，还望使者成全！”

事态紧急，宇文也顾不得再和这个死人演戏了，对身旁壮汉使了个眼色，壮汉会意，立刻飞身跃下天台，高速下坠之中，那壮汉不慌不忙地回手抛出一支飞钩，挂住天台上的水箱铁架，在一根细绳的牵引下从容落地。落到地面之后，壮汉立刻有如猛虎下山一般，急速往法阵猛冲，宇文在天台上遥遥望去，就好像看到一枚速度惊人的炮弹向那白影军团轰去。

转眼之间，壮汉便冲到法阵跟前，面对数千魔物，壮汉毫不畏惧地用巨手撕开结界，一下纵身融入灰白色的魂潮之中。数十秒后，壮汉果然挟着两个年轻人从结界中全身而退，毫发无伤地往安全地带跑去。

就在此刻，宇文这边也已经准备停当，高方双手合十，盘腿坐在地上，脸上被宇文密密麻麻地画上了血咒。“丁岚，请原谅我用张月晨的身躯施法，相信你也会同

意,这是月晨的最佳归宿吧。”宇文心中默默地念道。

别离先生那边也已经到达了极限,陀罗尼印结界正慢慢地失去光芒。老人再怎么咬牙支撑,也难以继续维持。

忽然金光一闪,结界失效了!魔军顿时奔腾而出,正欲往四面八方散去。

“如是妄念自休止,烟雾幻城阳焰见。乃呈如初发曙光,无云晴空次第现!”宇文口中一喝,金刚血钢降魔咒再次启动了!

一轮巨大的烈阳虚焰顿时从拱顶天台浮起,径直往魔军轰去!

禁咒既出,张月晨的躯体和高方魂魄也随风消散了,转瞬之间,便只剩半截断刀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



十分钟之后，壮汉驮着昏迷不醒的两个男生回到了体育馆天台，向别离先生复命：“报告师尊，五千魔军已被尽数灭杀，无一遗漏！”

“嗯！”别离先生沉吟片刻，未置可否，眼睛却转向了一旁的宇文。

施行禁咒，宇文的凡人身躯又一次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他早已精疲力竭地坐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别离先生面无表情地看着宇文，忽然沉声叫道：“西关！”手掌间顿时聚起淡淡一层白光。

壮汉一惊，连忙弯腰应道：“在！”

“给我架住这孽障！”别离先生右手毅然一挥。

“这……”壮汉略有踌躇。

“可是要抗命？”别离先生冷冷问道。

“是！”壮汉不敢再言语，伸出一双蒲扇般的大手，猛地从宇文身后抓住他的双臂，用力往后一扳，宇文负痛，却只是闷哼了一声。壮汉忽然自行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一只脚勾住宇文的一条腿，另一只脚抵在宇文的后腰上，宇文就这样被双脚离地架在了半空中，整个身躯绷成了一张弯弓。

宇文倒悬的头颅正对着别离先生，他依然目光炯炯地望着老人，似乎很清楚师父是何用意。

“你既然对我这个师父早有不满意，又一直被“黄泉引路人”这个身份所束缚，我也不为难你，难得今年思得一个法门，可以让你解脱，你就把我教授给你的东西，一一归还吧！”别离先生口气坚决，似乎已下定了决心。

宇文低声说道：“师父，你要如何处置我都行，但还有一事要拜托你，请你一定要把我这三个学生带出校外，我怕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别离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宇文，冷冷应道：“我答应你就是！”话音刚落，老人双脚陡然发力，矫健的身影竟腾空而起！待到飞升冲劲一竭，他便倒翻了一个筋斗，头

朝下直直地向宇文落去。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眼看下坠速度越来越快，别离先生忽然口中高念法诀，带着一簇白光的右手呈手刀之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插向宇文的胸口！

犹如被强大的电流袭击一般，宇文顿时浑身剧烈抽搐起来，双目圆瞪几欲裂眶而出，殷红的鲜血混杂在白沫中从唇边急涌。

一股巨大的气场包裹住处于施法状态的三人，别离先生竟在半空中垂直悬停了数秒。忽然白光一收，老人以一个极为漂亮的翻身姿势落在地上，并顺势单臂一摆，将宇文凌空摔了出去。可怜宇文浑身散出袅袅雾气，“砰”的一声砸在地上，在落地之前他就已经昏迷了。

躺在地上的壮汉骨碌一下翻身站起，正要上前察看宇文的情况，却被别离先生出言喝止：“西关！带上那个女孩子，我们该走了！”壮汉愣了一下，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转身向方欣走去。

只有玄罡不顾一切地冲到宇文身旁，用头拱着他的腰部，将面朝地面的宇文推得翻了个身，可宇文依然毫无反应，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外界的动静。

“玄罡，还不走吗？从今以后，他就不再需要你的守护了。”别离先生修长的身影出现在玄罡身旁。

黑犬轻轻舔了舔宇文的手心，忽然仰天长嚎，那悲伤的狼嚎穿破了虚空，直达九霄云外。

唐考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见的居然是海关的钟楼。大钟的时针正指着凌晨4点30分，路灯昏黄的光线照在他的身上，竟感觉有些莫名的温暖。唐考猛地坐起身来，才发觉自己是躺在马路上，还没等他看清四周景象，方欣却一下冲上前来紧紧地抱住了他。

“我……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悲喜交加的方欣搂住唐考的脖子，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嘿嘿……嘿嘿嘿……”死里逃生的唐考已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只好傻笑了起来。

“啊，你们也在这里吗？”丁岚也是刚刚醒来，正对自己为何会躺在校外的大街上百思不得其解。

方欣和唐考此刻却无心理睬丁岚，失而复得的心情，让他们都只想去关注面前的爱人。

丁岚看见不远处有一位神色严峻的老人正与一个面相憨厚的壮汉在低声交谈着什么,他便悄悄地向方欣问道:“他们是谁啊?是他们把我们救出来的吗?”

“嘘……他们是宇文老师的师父和大师兄,是宇文老师拜托他们两位来救你们的,你可得好好谢谢他们啊。”由于对那两人有些说不清的敬畏,方欣只敢小声地回答着唐考。

“那……宇文老师呢?他又去哪里了?”丁岚环顾四周,并未看见宇文的身影。

“宇文老师……”方欣怔了一下,她忽然奇怪地发现自己想不起刚才发生的事情了。玄罡缓缓走上前来,沉默地看着方欣,虽有洞察一切的双眼,却无法向他们述说什么。

壮汉见三个年轻人都有些迷茫,便走上前来,和颜悦色地说道:“你们先休息一下,天亮之后,你们就可以各自回家了,如果家不在这个城市的,也可以先跟着我们,无论怎样,学校那边你们就不要急着回去了。”

“宇文老师不和我们一起走吗?”唐考追问道。

“他……”壮汉微微迟疑了一下,“宇文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不和我们同行,他要我对你们说一声再见。”

“啊……”这一声再见,让三个年轻人心口俱是一沉,宇文突如其来的离别,使得他们仿佛心头被人掏空了一块,而且不知为何,他们都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这次分手之后,恐怕就再也不能和宇文老师见面了。

“西关,你过来一下。”远处老人平静的声音里竟有着不怒自威的气势。

“哦,我马上来。”被叫做西关的壮汉赶紧跑了过去。

“这些东西太过危险,我看还是不要带出去了。”别离先生指了指扔在地上的几件邪兵。

“师父决定了的事情,不用再向我征询意见了吧?”西关随意地拾起一件邪兵,仔细看了看那外层包裹的藤条,忽然问道,“宇文这编织藤条的手艺,好像还是师父教他的吧?”

别离先生一愣,接过西关手中的邪兵细细地看了一会儿,沉吟片刻,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忽然,他低声喝道:“取我的邪兵谱来!”

“是!”西关恭敬地一弯腰,反手从身后的登山包中抽出一个足有半人高的巨大卷轴,挑开封条迎风展开,卷首顿时现出遒劲有力的三个墨书大字——“邪兵谱”。接着他又探手在那登山包中一抓,拿出一管用紫金布袋裹住笔头的毛笔,腾不出手来,西关便用牙齿拉开紫金布袋的捆系细绳,布袋脱落,露出的竟是一支蘸满朱砂

的巨型狼毫！

别离先生手上运劲一抖，霎时震断那根根藤条，塞施尔弯刀挣脱藤鞘束缚，再次放出异样光彩。老人凝视片刻，接过西关手中递来的狼毫在刀身上重重一抹，弯刀上下顿时敷满了鲜红的朱砂，他又反手一拍，将弯刀用力按在西关手中展开绷紧的白布卷轴上，弯刀的外形立刻被拓印在卷轴上。

“波斯塞施尔弯刀，大马士革花纹钢所铸，锋利异常，无可比拟，邪兵谱排行第八位！”紧接着，别离先生又用狼毫在长刀印痕旁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注释。

西关托着白布卷轴，似乎对别离先生的举动并不陌生。

剩下几柄邪兵，别离先生也都如法炮制，留下鲜红的朱砂拓印之后再加上注释排行：

“扶桑十字枪，暗光花纹钢所铸，坚韧不拔，意志刚烈，邪兵谱排行第十一位！”

“马来克力士长剑，糙面花纹钢所铸，刃承酸蚀，暗蕴毒芒，邪兵谱排行第十五位！”

“高加索坎查短剑，焊接花纹钢所铸，脊宽锋锐，以小搏大，邪兵谱排行第十八位！”

待到四柄兵器都留名邪兵谱，别离先生望着四张拓印上都有的圆形狮虎徽记，不禁冷笑起来：“哼哼，仁兽驯虞吗？真是自欺欺人。”

西关不胜感喟地说道：“兵器锻师的技艺达到巅峰，也是杀人艺术达到了巅峰，邪兵上刻下仁兽驯虞纵然有些虚伪，至少还可平衡一下锻师内心的愧疚吧。”

“锻师本人，也只是兵器的一部分而已，隐藏在一切实背后的争夺之心，才是罪魁祸首吧！只要这世上还有利益的争夺，邪兵就不会消失，若要修订我这本邪兵谱，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封笔的那一天了。”一声长叹之后，别离先生使用双手紧紧擒住四柄邪兵，只见一团白光闪过，半透明的冰纹顿时布满了邪兵周身。别离先生用纯厚的灵力在双手之间制造出几乎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空间，竟让邪兵的韧性急剧降低，而产生了金属的低温脆性现象。

“都给我散了吧！”别离先生一声低吼，将力量尽数贯注于手中，四柄邪兵的锋刃全部应声碎裂开来，崩上半空化成一片漫天闪耀的光芒！四锻师精魂无处寄托，也化成一片青色薄雾，缓缓消散在空间之中。

“师父，还有这一把。”西关上前一步，将星落刀呈到别离先生眼前。

“星落刀，陨铁所铸，无刃无锋，害人无数，邪兵谱排行第二位！”面对这柄断刀，别离先生竟用右手指尖划破左手掌心，将掌中鲜血涂抹在断刀上，为它在邪兵谱上留下血红的拓印。

“这种东西，本就不该出现在地球上。”西关有些憎恶地说道。

别离先生一言不发，用力将它往地上一掷，断刀立刻深深插入泥地之中，老人双

掌一合,掌心鲜血顿时化为一团青莲般的火焰,从手中喷薄而出,火焰裹挟住地上那把断刀,三千度的高温下,星落刀纵然是天外异物,也还是很快被熔成了一摊铁水。

“前尘往事,一了百了!也好……也好……”别离先生抬头凝望天际,随手将狼毫笔抛给了西关。邪兵之乱,终于告一段落。

西关见别离先生已将邪兵尽数毁掉,便将邪兵谱一卷,准备收藏起来。

“等等!”别离先生忽然一挥手,“排行邪兵谱第一位的宇文树学,还是……注销了吧!”

“明白!”西关啪的一声将邪兵谱卷轴拉到尽头,用狼毫重重地画下了一笔!

清晨的寒风冻醒了昏迷中的宇文,衣衫单薄的他瑟瑟发抖地站起身来,发觉自己依然身处体育馆的天台上。

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天边也只是蒙蒙发亮,四周陷入一片死寂之中,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

嘴里仿佛被人撒了一把铁渣,一股难以忍受的金属锈味弥漫在宇文的口中,他费力地吞咽了一下口水,低头看了看自己苍白的双手。

师父真的已经把一切都取走了吗?

宇文开始尝试唤醒体内的灵力,但反复试了几次之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徒劳,青色的虚灵火球始终没能出现在他的手中。宇文嘴一咧,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别离先生果然说到做到,封锁了他的灵能中枢,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使用任何灵力了。

揉了揉僵硬的手指,宇文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忍着全身关节的剧痛,他晃晃悠悠地走到天台边缘。

昨夜一场恶战,此刻已无半点痕迹,空气中散发着好闻的泥土气息,不远处的宿舍区平静如常,似乎正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到来。

被血钢禁咒所击中的五千魔军早已散灭于虚空之中,一切虚恶幻梦,仍是尘归尘,土归土。

失去了灵力,又失去了玄罡,自己恐怕已不能算是一个黄泉引路人了吧,可不就是自己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吗?黄泉引路人这个身份,实在太沉重了。

宇文面容苦涩地笑了笑,或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邪兵谱排行第一位——宇文树学

出生地不明，身负密宗血铜降魔咒，以人命为灵媒介质，可爆发毁灭性的冲击力量。

邪兵谱排行第二位——星落刀

产地唐代古蜀，天降陨铁所铸，具备暗物质力量，无刃无锋，伤人无数。

星落刀锻造于晚唐，锻造原形为当时军中赫赫有名的唐横刀。唐帝国通过开明的政治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从唐初的统一之战到盛唐时期所有的对内对外战争，都出现了在冷兵器历史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武器——唐刀。古籍《唐六典》卷一六武库令丞职掌条记载：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障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

日本出土的圭手直刀也是唐末流传到日本的，形制上是非常接近横刀的。横刀佩带范围宽，应该是大量生产和制造的兵器，手绳从仪刀的环挪到刀柄中间，是为了防止刀脱手后的工艺，这样的工艺一直流传到明清，这样的佩刀在以后的演化中就成了军队士兵和普通人防身的随身兵器。

横刀虽然有名，但形制并不特殊，终是唐军中使用的普通武器，而同为横刀形制的星落刀之所以威力无比，是因它用陨铁打造而成，并蕴藏神秘的暗物质力量。

暗物质是一个天文名词，宇宙中除质子、中子、电子等会发光的物质以外，还存在着在原则上就不会发光的物质，或者说，它们自身不仅不能发光，而且也不会反射、折射或散射光，亦即对各种波长的光都是完全透明的物体，这就是暗物质。暗物质的总质量是普通物质的六倍，在宇宙能量密度中占了 1/4，更重要的是，暗物质主导了宇宙结构的形成。暗物质的本质在天文学中现在还是

个谜,现代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的暗物质,也可能会带来未知的暗能量,对人类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

邪兵谱排行第八位——塞施尔弯刀

产地波斯,大马士革花纹钢所铸,锋利异常,无可比拟。

波斯塞施尔弯刀,大马士革花纹钢所铸,在波斯语里 Shamshir 的原意是狮子的尾巴,早期亦称为 Abbasi。这种长刀可说是所有伊斯兰世界里长型弯刀的代表作品,如现今沙特阿拉伯的国旗上,两把交错的弯刀就是塞施尔,故此类优良的长刀特别为世界各国收藏家所重视。

塞施尔长刀几乎都是大马士革花纹钢制成,刃身成一体弯曲,与土耳其的 Kilich 长刀不一样,通常不开血槽,近刀尖处上方也不开锋。十字型护手,刀柄部分与一般伊斯兰教的刀剑一样,以两片牛角或象牙等制成,再以铆钉固定,也有全以金属制成的(通常多为阿拉伯式的 Shamshir),一般而言差异不大,但在刀柄头的部分则一眼即可鉴别其差异。

邪兵谱排行第十一位——十字镰枪

产地日本,暗光花纹钢所铸,坚韧不拔,意志刚烈。

扶桑十字枪,暗光花纹钢所铸,宝藏院流枪术是日本古武道中著名的枪术流派,流祖宝藏院觉禅房法印胤荣是奈良兴福寺的学问僧,好武艺,与柳生但马守宗严一起在上泉伊势守门下学习剑术。此外又收留四处修行的枪术高手大膳大夫盛忠,努力修炼枪术;及后在从猿泽池边看见新月的倒影,从中得到灵感创造出镰枪(十字枪),并创立了宝藏院流枪术,一直流传至今。

十字枪不但可以刺,更可以使出卷落、斩落、打落、擦入、叩落等立体和平面的技巧,这样的发明在古代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武器。宝藏院流枪术在姿势方面因为用的是在穿着盔甲时的动作,所以腰部沉低;刺击的部位也是人体的前面、侧面、前胸和大腿(这些都是盔甲遮蔽的薄弱部位)。宝藏院流枪术的口诀中有这样一句:“刺即成长枪,斩即成剃刀,割即成钩镰。”

邪兵谱排行第十五位——克力士长剑

产地马来西亚,糙面花纹钢所铸,刃承酸蚀,暗蕴毒芒。

马来克力士长剑,糙面花纹钢所铸,克力士剑看似大都相似,实际上,根据

其尺寸、外形及工艺特征可以分成上百个品种,不同地区的克力士剑也各有特点。爪哇的克力士剑被认为是最标准的,其全长通常为30~50cm。其剑身主要分为直形和曲形两大类,直形代表静,曲形代表动。克力士剑的弯曲点必须凑成单数,双数的弯曲点为不吉的克力士剑。弯曲越多的克力士剑越佳,表示佩带者社会地位越高。但是现今有许多工匠为了卖个好价,不顾章法,打造出15至33个弯曲点的克力士剑。这些克力士剑弯曲不雅,为劣等品。

制作克力士剑的“邦台”是一些特殊人物,这个职业世代相传,且从不外传。他们的工作被看做是一种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艺术。克力士剑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表面的花纹,这种花纹与大马士革花纹不同,它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帕莫”,是通过各种成分的金属经过精巧的反复折叠锻打而成的,呈现出类似于植物叶脉一样的图案,这些图案大致可分为五大类:散播的谷物、豆蔻的花、直上之花、可可树的枝叶、生姜的花。其他都是这五种图案的变种,在锻造时可能是加入了砷化物如砒霜等。因此,很多人认为克力士的刃是有毒的。

邪兵谱排行第十八位——坎查短剑

产地高加索,焊接花纹钢所铸,脊宽锋锐,以小搏大。

高加索坎查短剑,焊接花纹钢所铸,通称为Kindjal,此处称短剑,因其刃身呈直线(少部分有曲刀身者),两边开刃。坎查短剑的剑刃多为平面钢质,花纹钢较少,但钢质仍极佳,刃面上多以金线镶嵌波斯花草、铭文和称之为“生命之瓶”的小瓶子形,这些图文多半造型优美典雅,件件不同,是现代化之艺术无法仿制的。近代所制作的,大多无此美丽之工艺。

坎查短剑几乎都有二至多条的血槽,一则为了刺入敌人身体后,便于拔出;二则是为了减轻刃身的重量。高加索短剑中最常见者,长度约40公分左右,直刃双边开锋,几乎所有的高加索战士都会在腰际挂上一把,直至二次大战初仍然如此。据说高加索人还擅长以此种坎查短剑作飞刀暗器方式使用,投掷而出以伤敌。

浑沌

自古以来,浑沌的真实形象便十分不明确。《山海经》中较早记述了浑沌神话,第二卷《西山经》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浑敦即浑沌,在这里的记载中,似乎说明浑沌的形象为识歌舞的神鸟,但又说明,它其实是“帝江”。

那么“帝江”又是何人?帝江在古文记载中,实际是帝鸿,古音“江”是与“鸿”通用的。而帝鸿便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始祖——黄帝!

在《子不语·蛇王》中有记载:楚地有蛇王者,状类帝江,无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柜,浑浑而行,所过处草木尽枯。既然蛇王状类帝江,那岂不是说浑沌其实是巨蛇的形象?联系到上古神话中,与黄帝并称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巨蛇一说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

还有一种来历不明的说法称浑沌是像狗熊一样的动物,人类无法看见它,也无法听见它,它经常咬自己的尾巴并且傻笑;如果遇到高尚的人,浑沌便会大肆施暴;如果遇到恶人,浑沌便会听从他的指挥。浑沌是《封神演义》中鸿钧道人的原型。

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浑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脸!《庄子·应帝王》中曾经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悠,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悠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悠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没有耳鼻口目的浑沌,最终死在了好心的朋友手中。

虽然浑沌的具体形象就如它的词条本意一般模糊不清,但中国人自古便对不明所以的东西心存敬畏,所以浑沌也自然与饕餮、穷奇、檮杌齐名,位列上

古四凶之首！

凿齿

凶魔，持铜盾，兽头人身，不入五行，有齿半丈，其利断冥！

关于凿齿，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找到这样的记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淮南子·本经篇》有云：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窫窳、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者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根据古籍记载，凿齿是古代传说中居住在中国南部沼泽地带的巨人。他长有像凿子一样的长牙，这对长牙穿透他的下巴，一直垂到膝部，手中常常持有一面青铜大盾。这个似人似兽的形象，其实应该是在古代北方民族的神话中被妖魔化的中国南方部落的象征，后来便被列入后羿射日时代被后羿诛杀的六兽之一。

饕餮

人面虎身，其形如狸，嗜食人肉，凶兽，属性为金，破刀兵，惧火灵。

关于饕餮，它又被称为“窫窳”，传说中曾经是天神，被名为“危”的神杀死，后来被复活，但是变成了食人的怪兽，关于它的外形，说法也比较多，比如人面龙身，也有的说是人面牛身马腿，或者说龙头虎身，不过共同特性，就是动作极为迅捷灵活，捕杀人类毫不留情，同样被列入后羿射日时代被诛杀的六兽之一。

檮杌

《神异经·西荒经》曾有记载：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檮杌。

《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另有记载：颡项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诘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

无论古籍中的哪一项记载，都将檮杌定位于顽劣不化的凶人或者凶兽，所以檮杌也被列于上古四凶之一。但事实上，桷者，断木也。杌者，下基也。这都是它本身的字意。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史书叫做《春秋》，晋国的史书叫做《乘》，而楚国的史书，就叫做《檮杌》。

千年古木轰然倒下，留下的树桩便是桷杌，树桩上有什么呢，有年轮！用这

个含义给史书赋名,也只有浪漫的楚国先人可以做到了。无奈当时楚国与秦国交恶,不巧的是北方贵族们后来又掌握了中国的话语权,于是这个用来诬蔑南方部族的词便以另外一个含义流传下来,至于栳机的本意,则慢慢地湮没在故纸堆里面,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驺虞

关于驺虞,古代传说已经很多。《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有记载: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虞,乘之日行千里。《毛诗》卷一:驺虞,鹄巢之应也。鹄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彼茁者葭,一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一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驺虞虽是狮虎一般的肉食动物,却非自死之兽不食,故而有仁兽和瑞兽的称呼,它虎躯狮首,体魄伟岸,白毛黑纹,尾巴修长,性格温驯,仪态优雅,动作敏捷,奔跑如飞,如果哪个朝代看到有驺虞出现,都会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

在繁多的中国古钱币中,“驺虞峙钱”是一种奇特的珍稀古钱币,钱币的正面是圆润婉转、古朴凝重的“驺虞峙钱”四个篆书体字,背面为素,无任何文字和图饰。其名称本已很独特,其用途在诸多钱币学书中说法也不一样,这就更显得极为珍贵。

钦原

《山海经·西次三经》有云:昆仑山,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惹鸟兽则死,惹木则枯。

昆仑山自古以来便是珍禽异兽聚集之处,异物钦原,尚不知其究竟是飞禽还是巨虫,但它蜇中鸟兽便死,蜇中树木即枯的可怕毒性,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昆仑系神话乃是中国上古神话的重要分支,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司山上众神聚集一般,传说中国的昆仑山上也存在着无数神仙,甚至包括西王母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既然此地如此重要,有钦原这样古怪的生物守卫圣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邪兵谱/纳兰元初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317-2226-7

I. 邪… II. 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8087号

邪兵谱

Xiebing Pu

作 者/ 纳兰元初

责任编辑/ 徐秀梅 高 璐

装帧设计/ 天地坊·刘婷瑜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07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226-7

邪兵谱

黄泉引路人之一

还记得「断龙台」吗？

两年过去了，宇文树学带着灵犬玄罡离开了那个令人伤心的城市，也离开了曾经让他魂牵梦萦的女孩。

以历史教师的身份现身于大学校园中的宇文，似乎与某种怪异的能量波动有关。但他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已经有人无意中触动了秘门——

蓝光闪动，邪兵出世。刀光剑影之中，一场血雨腥风的争夺就此展开，卷入其中的无辜者，皆要付出生命代价。更有身怀绝技的异国奇士，虎视眈眈觊觎邪兵……

强敌四伏，校园再无往日宁静；荆棘密布，黄泉引路人又将如何应对？

上架建议 玄幻·悬疑

ISBN 978-7-5317-2226-7



9 787531 722267 >

定价：39.80元